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胡雪岩全传——红顶商人

 **eBOOK**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内 容 简 介

胡光墉（1823—1885），字雪岩，安徽绩溪人。

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先生在《胡雪岩》（上、中、下）一书中，已讲述到胡雪岩依靠王有龄在官场中的势力，结交中外各式人物，层层投靠，精巧运动，经营丝茶、军火生意，大发其财，发迹于上海、杭州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讲述了此后发生的故事。太平军李秀成兵围杭州，胡雪岩间道潜出，购运大批粮食欲解危城之围，无奈城中清军因饥饿而无力突破铁围接粮，杭州终为太平军雄师所下，王有龄自缢。胡雪岩随即转倚左宗棠为奥援，为其出谋划策、筹措军饷，镇压太平军。时左宗棠立意办洋务，以增实力，但钱财匮乏，胡雪岩即以精细的谋划，与洋商谈判，借得巨额资金，力助左宗棠西征并办洋务，从而开我近代外债的先河。胡雪岩的作为，使他深得左宗棠器重并出奏保荐，遂蒙廷赏，将受二品顶戴，获赏穿黄马褂、赐紫禁城骑马的殊荣，赫赫然成为晚清唯一戴红顶子的商人。

高阳先生在其《胡雪岩》、《红顶商人》之后的《灯火楼台》（此书亦为本公司出版）中，向读者铺叙了胡雪岩在为左宗棠办洋务和镇压捻、回起义大开钩源，并立功封官之后，商事达于鼎盛，生活极其腐化，因而临近衰落的过程。

胡雪贮存器全传——红顶商人

“禀大帅”戈什哈向正在“饭后一局棋”的曾国藩请个安说，“浙江的差官求见。请大帅的示：见是不见？”

曾国藩正在打一个劫，这个劫关乎“东南半壁”的存亡，非打不可，然而他终于投子而起。

“没有不见之理。叫他进来好了。”

那名差官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行装，九月底的天气，早该换戴暖帽了，而他仍是一顶凉帽，顶戴是亮蓝顶子，可知是个三品武官。

“浙江抚标参将游天勇，给大帅请安。”那游天勇抢上两步，跪下去磕头，背上衣服破了个大洞，露出又黄又黑的一块皮肉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！”曾国藩看他那张脸，仿佛从未洗过似地，内心老大不忍，便吩咐戈什哈说，“先带游参将去息一息，吃了饭再请过来说话。”

“回大帅的话，”游天勇抢着说道：“卑职奉敝省王抚台之命，限期赶到安庆，投递公文，请大帅先过目。”

“好，好！你给我。你起来说话！”

“谢大帅！”

游天勇站起身来，略略退后两步，微侧着身子，解开衣襟，取出一个贴肉而藏的油纸包，厚甸甸地，似乎里面装的不止是几张纸的一封信。

那油纸已经破裂，但解开来看，里面的一个尺把长的大信封却完好如新，曾国藩接到手里，便发觉里面装的不是纸，是一幅布或绸。翻过来先看信面，写的是：“专呈安庆大营曾制台亲钧启”，下面署明：“王有龄亲笔谨缄”。

再拆开来，果不其然，是一方折叠着的雪白杭纺，信手一抖，便是一惊，字迹黑中带红，还有数处紫红斑点，一望而知是血迹。王有龄和血所书的，只有四个海碗大的字，“鹄候大援”，另有一行小字：“浙江巡抚王有龄谨率全省数百万官民百拜位求”。

曾国藩平生修养，以“不动心”三字为归趋，而此时不能不色变了大营中的幕友材官，见了这幅惊心动魄、别具一格的求援书，亦无不动容，注视着曾国藩，要看他如何处置。

曾国藩徐徐卷起那幅杭纺，向游天勇说道：“你一路奔波，风尘劳苦，且先休息。”

“是，多谢大帅。”游天勇肃然答说：“卑职得见大帅，比什么都安慰，种种苦楚，这时都记不起来了。只求大帅早早发兵。”

“我自的道理。”看他不愿休息，曾国藩便问他浙江的情形，“你是哪天动身的？”

“卑职是九月二十从杭州动身的。那时余杭已经沦陷。”游天勇答道，“看样子，现在杭州已经被围。”

“杭州的城池很坚固。我记得《一统志》上说，是十个城门。”曾国藩念道：“‘候潮听得清波响，涌金钱塘定太平。’宋仁宗的时候，处士徐冲晦，愿子孙世世不离钱塘，说是永无兵燹之灾。想来杭州可以守得住。”

他念的那两句诗，游天勇倒是听过，是拿杭州的十个城门，候潮门、清波门等等缀成诗句，至于什么宋朝人的话，他就莫名其妙了。只是听语气，说杭州守得住便无发兵之意，游天勇大为着急，不能不说话。

“杭州的城坚固，倒是不错。不过守不长久的。”

“喔，”曾国藩叉开五指，抓梳着胡须问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你倒说来我听听。”

“杭州存粮不足……”

杭州虽称富足，但从无积米之家。浙西米市在杭州东北方一百里处的长安镇，杭州的地主，每年所收租谷，除了留下一家食米之外，都运到长安镇待价而沽，所以城里无十日之粮。这年春夏，青黄不接之际，米价大涨，而杭州经过上年二月间的一场激战，城中早已艰苦度日。本来是想等新谷登场，好好作一番储粮的打算，谁知兵败如山，累累满野，全部落了空。

“唉！”曾国藩深深叹息，“在浙东的张玉良、李定太，如果肯拼命抵挡一阵就好了。”他接着又问，“守城最要紧的是粮食丰足。王抚台难道就不想办法？”

“王抚台也在极力想办法，去年就出告示，招商采买，答应所过地方，免抽厘税。不过路上不平靖，米商都不敢来。”游天勇说，“卑职动身的时候，听说王抚台预备请胡道台到上海去采办粮食军人，也不知运到了没有？”

“哪个胡道台？”曾国藩问，“是胡元博吗？”

“不是。是胡雪岩。”

“喔，喔，是他！听说他非常能干？”

“是！胡道台很能干的，杭州城里，大绅士逃的逃，躲的躲，全靠胡道台面，借粮借捐维持官军。”

曾国藩点点头，默想了一下杭州的形势，随又问道：“钱塘江南岸呢，现在浙江的饷源在宁绍，这条路总是畅通的吧？”

“是，全靠这条路。不过……”

“你说！有什么碍口的？”

“回大帅的话，过钱塘江，萧山、绍兴、宁波一带，都归王大臣管，他路王抚台不和。事情……”游天勇略微摇一摇头，说不下去了。

王大臣是指钦命团练大臣王履谦。曾国藩亦深知其人，并且曾接到他来信诉苦，说绍兴、宁波两府，每月筹饷十万两银子解送省城，而王有龄未发一卒渡江。现在听游天勇的话，似乎事实并非如此。但不论谁是谁非，将帅不和，兵民相仇，总不是好兆。浙江的局势，真个令人灰心。

“你下去休息。”以曾国藩的地位，若有所处置，自不需跟游天勇明说，更不必向他作何解释，只这样吩咐：“你今晚上好好睡一觉，明来取了回信，即刻赶回杭州去复命。公文、马匹、盘缠，我会派人给你预备。”

“是！”游天勇站起身来请个安，“多谢大帅。”

* * *

跑上海、安庆的轮船，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四明号，船上的买办叫萧家骥，原是上海的富家子，生就一副喜欢搜奇探秘的性格，最初是因为好奇，拜了古应春做老师学英文。再由他的“师娘”七姑奶奶而认识了“舅舅”尤五，他跟着七姑奶奶的孩子这样叫，因而对漕帮也有了渊源。但是，他跟胡雪岩一样，是一个深懂“门槛”里的内幕，却是个在“门槛”外面的“空子”。

为了曾国藩派李鸿章领兵援沪，四明号接连跑了几趟安庆，到得事毕，已在深秋，萧家骥方得抽空去看古应春。

古应春很得意了，先跟胡雪岩合作丝茶生意，很发了点财，及至江浙局势大变，丝茶来路中断，改行经营地皮，由于躲避战争的富室大族，纷纷涌向上海租界，地价大涨特涨，越发财源茂盛。而且近水楼台，选地鸠工购料

都方便，所以在新辟的二马路上，造了一所极精致的住宅，一家三口——七姑奶奶生了个儿子，倒用了上十口的下人。

他们师弟的感情一向深厚，自然先谈些旅途情况之类的闲话，说不到几句话，听得七姑奶奶的声音，接着便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浓妆艳抹，一张银盆大脸，白的格外白，红的格外红，加以首饰炫耀，更令人不可逼视。

“师娘要出门？”萧家骥站起身来招呼。

“是啊，有两个远道来的亲戚，去见见上海的市面。逛逛洋行兜兜风……”

“这么冷的天去兜风？”古应春打断她的话笑道：“你在发疯！”

古应春就爱捉他妻子话中的漏洞，七姑奶奶听惯了不理他，只管自己往下说：“中午请客人吃番菜，下午去看西洋马戏。晚上还没有定，要不要在一起吃饭？”

“不必了！晚上回家吃饭。这两天蟹好，我去弄一篓蟹来。”

“对！”七姑奶奶大为高兴，“今年还没有好好吃过一顿蟹。”接着又叹口气，“遭劫！兵荒马乱，蟹的来路都断了。这个年头，做人真没味道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要不知足了！”古应春说，“你住在夷场上，不忧穿、不忧吃，还说做人没有味道，那么陷在长毛那里的人呢？”

“就为的有人陷在长毛那里，消息不通，生死不明，叫人牵肠挂肚，所以说做人没有味道。”说着，便是满脸不欢。

“顾不得那么多了。”古应春用劝慰的语气说：“你们去逛逛散散心，晚上回来吃蟹。”

七姑奶奶没有再说什么，低着头走了。

古应春亦不免黯然，“局势很坏。”他摇摇头，“杭州只怕就在这几天完蛋。”

“胡先生呢？”萧家骥问道，“不晓得在杭州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信来。”古应春忽然流下两滴眼泪，“这么一个好朋友，眼看他失陷在里面，也不晓得将来还有没有见面的日子？这两天晚上跟你师娘谈起来，都是一整夜睡不着觉。”

“吉人天相！”萧家骥劝慰他说，“我看胡先生，不管他的相貌、性情、行为，都不象是遭劫的人。再说，以胡先生的眼光、心思，又哪里会坐困愁城，束手无策？”

这几句话很有用，古应春想了好一会，点点头说：“我也怎么样都看不出他是短命相。”

在古家吃了饭，师弟二人，同车而出，古应春将他送到了船公司，自己便到他的做地产的号子里，派“出店老司务”去买蟹，特为关照：只要好，价钱不论。

有这一句话，事情就好办了。那老司务也很能干，到内河码头上等着，等到一只嘉兴来的船，载来十几篓蟹，眼明手快，先把住一篓好的下放手，然后再谈价钱。

“五钱银子一个，大小不论，这一篓三十二个，格外克己，算十五两银子。”

“十五两银子，还说克己？”

“要就要，不要拉倒。你要晓得，蟹在嘉兴不贵，这一路到上海，是拿性命换来的，难道不值五钱银子一个？”说着，货主就要来夺回他的货色。

老司务哪里肯放，但是也不能照数付价，摸出十二两现银，塞到货主手里，此人不肯接，软磨硬吵，十四两银子成交。

将蟹送到古家，七姑奶奶刚好回家，拿蟹来看，只见金毛紫背，壮硕非凡，取来放在光滑如镜的福建漆圆桌上，八足挺立，到处横行。那老司务看着，不由得就咽唾沫。

七姑奶奶本性厚道，也会做人，当时便对老司务说，“买得多了，你拿几个带到号子里，跟同事分着尝尝。”说着便从篓子里拎了一串出来，恰好五尖五团，整整十个，就手递了过去。

老司务却不肯要，无奈七姑奶奶执意要大家分尝，只好带了回去。然后亲自下厨，指挥厨子用紫苏蒸蟹，接着又开箱子找出一套银餐具，小钳子、小钉锤，做得极其玲珑可爱。

正在吃得热闹的当儿，只见人影幢幢，有人声，也有脚步声。七姑奶奶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就怕见这种情形，一下子吓得手足发软、脸色苍白，因为她家在她六岁的时候，遭过一阵火灾，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，快三十年了，印象不消，余悸犹在。

“不要这样子，”她又气又急地喊，“你们在乱什么？”

一句话没有完，只见男仆扶进一个人来，七姑奶奶越发惊心，但总算还好，一眼瞥见古应春是好好的。他抢上几步，亲手揭开门帘，不断地喊，“扶好，扶好！”又抽空向里说了句，自是对七姑奶奶而发：“快叫人搬一张藤靠椅来！”

惊魂初定的七姑奶奶问道：“谁啊？”

不知从哪里闪出来一个萧家骥，接口说道：“胡先生！”

“哪个胡先生？”

“还有哪个？小爷叔！”

七姑奶奶一听心就酸了，急急往门口迎了出去，正好男仆扶着胡雪岩到门口，灯光映照，哪里还认得出来？

“是小爷叔？”

“七姐！”满脸于思、憔悴异常的胡雪岩勉强笑了笑，露出一嘴森森的白牙，“是我。”

“真的小爷叔？”七姑奶奶双泪交流，“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这时候哪里有工夫说话？”古应春不耐烦地催促：“还不快搬藤椅来？”

七姑奶奶赶紧回身指挥丫头，搬来一张藤椅，铺上褥子，男仆们七手八脚地将胡雪岩扶着躺下，她这时才发觉，胡雪岩一条腿受伤了。

“快请医生来！拿姜汤！”古应春一叠连声地吩咐：“熬粥！”

事出突兀，七姑奶奶乱了枪法，倒是萧家骥比较镇静：“师父，你让胡先生先坐定了再说。”

胡雪岩那边坐定下来，已有丫头端来一碗红枣姜汤，他一面喝，一面喘气，手在发抖，腿在抽筋，那副样子看在七姑奶奶眼里，视线立刻就模糊了。

“这是虚极了！”古应春对他妻子说，“这时候还不能多吃东西，你把那支老山人参拿出来。”

这是因为胡雪岩已经两个月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，坐只小船一路逃出来，由于身上带着公事，不敢露面，昼伏夜行穿过一个接一个的太平军防区，沿途也不容易弄到食料，就算有，也不能尽情饱餐，因为肠胃太弱，骤饱之下，

无法消化。相传每年冬天开施粥厂，头一天总有几个穷汉因为过于贪吃而胀死，七姑奶奶也懂这个道理，急急去取了那支出自大内、珍藏已久的吉林老人参来，让胡雪岩嚼咽而食，扶保元气。

“小爷叔，”七姑奶奶望着他那条受伤的腿说：“我看看你的伤口。”

说着，就要伸手去捧他的脚。胡雪岩急忙往里一缩。伤是在嘉兴附近为太平军盘问时，一句话不对劲被砍了一刀，无医无药，在荒郊野庙胡乱找了些香灰掩敷，从小褂子上撕了些布条扎紧，如今正在溃烂，血污淋漓，肮脏不堪，所以胡雪岩不愿让她沾手，“七姐，你不要动它。”胡雪岩说一句便喘气，停了一下又说了两个字：“我饿！”

“我晓得，我晓得！粥在熬了。”七姑奶奶想到一个办法，“我先弄些东西来给小爷叔吃。”

她亲自入厨，舀了一碗现成的鸡汤，撇去浮油，撕一块脯子肉剁成肉泥，倒在汤里，然后取一块米粉做的奶糕，在鸡汤中捣碎泡化，成了一碗“浆糊”，亲手捧给胡雪岩。

一闻见香味，胡雪岩先就忍不住连连咽回着唾沫，接到手里恨不得一下子吞进肚里，但他想到，过于露出“馋相”，会伤他们夫妻的心，所以不得不强自抑制着，装得斯文从容地，一匙一匙舀着吃。

一大碗浆糊吃得光光，实在意有未足，便用无可奈何的声音说道：“七姐，五脏庙还在造反。”

“小爷叔，”古应春劝他，“等下再吃！”

“喔！”胡雪岩点点头，但脸上是异常失望的神色。

七姑奶奶大为不忍，但也不能不顾他的肠胃，随即说道：“这样吧，弄点吃不坏的东西来吃。”

于是装了几盘零食，松子、杏仁、蜜枣、金橘饼之类，为他“煞馋”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伤科医生到了，检视伤口，认为相当严重，总要半个月才能行动。

“这，这办不到，”胡雪岩很着急他说，“至多三、五天，我一定要回去。”

“什么？”七姑奶奶急急问道，“小爷叔，你还要回去？回杭州？”

“是阿！杭州城里，多少张嘴都朝天张大了在等我。”

“小爷叔是受王抚台的重托，特为到上海来买米的。”古应春向七姑奶奶解释：“这是救命的事，小爷叔确是不便耽搁，我已经派人去请五哥来商量了。不过，”他转脸向伤科医生问道：“先生，无论如何要请你费心，不管用什么贵重药，总要请你想个法子，让我们这位小爷叔，三、五天以内，就能走动。”

“真的。”这时的七姑奶奶也帮着恳求，“郎中先生，你要做做好事，我们这位小爷叔早到一天，杭州城里就要多活好些人。这是阴功积德的大好事，郎中先生，你一生看过的病人，没有比这位再要紧的。”

最后这句话很有力量，伤科医生大为动容，将他的伤口左看右看，攒眉咂嘴了好半天，说出一句话来。

“办法是有，只怕病人吃不起痛苦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胡雪岩咬一咬牙说，“什么痛我都不在乎。只要早好！”

“说说容易。”伤科医生大摇其头，“看你的样子，人是虚弱到了极点，痛得厉害，人会昏过去。等我想想。”他转脸问道：“古先生，你不是认识

外国医生？”

这一说，提醒了古应春，悔恨不迭，只为胡雪岸的模样，令人震惊，一时昏聩，竟想不起请西医，如今倒不便“另请高明”了。

“是呀！”他只好先回答了再说。

“外国医生的看法来得慢，不过他们有两样药很管用，你能不能去要点止痛药来。”

“这，”古应春面有难色，他知道西医跟中医不同，不曾诊视过病人，不肯随便给药，而且止痛的药也不止一种，有外敷，有内服，“要哪一种止痛药，总得有个药名才好。”

“药名就说不出来了，叽哩咕噜的洋文，弄不清楚。”伤科医生略停一下，下了决心，“算了！耽误时候，也不是一回事，我先动手。”

于是他从药箱里取出一个布包，一打开来，雪亮耀眼，是几把大小不同的刀钳，然后用新棉花擦拭伤口，运刀剜去腐肉，疼得胡雪岩满头大汗。古应春和七姑奶奶心惊肉跳，也陪着他淌汗，同时还得故作镇静，想出话来安慰病人，七姑奶奶象哄小孩似地，不断地说：“不疼，不疼，马上就好了。”

毕竟好了，敷上止血定痛的“降香散”，包扎妥当，伤科医生自己也大大地舒了口气，“总算还好，没有变成破伤风。”他说，“‘金疮出血太多，其脉虚细者生’。如今千万要好好照料，疏忽不得。”

接着他又说了许多禁忌，不能劳动，不能生气，不能大说大笑，还要“忌口”，咸、酸、辣和热酒、热汤都不能喝，连热粥也在禁忌之列。

“糟了！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刚喝了一大碗热鸡汤。”

“喝也喝过了，提它干什么？”古应春说，“以后小心就是了。”

等伤科医生一走，古应春要改请西医来看，七姑奶奶不赞成，胡雪岩也表示不必，因为他自觉痛楚已经减轻，证明这位伤科医生有些手段，自不宜更换医生。

“我精神好多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办大事要紧。五哥怎么还不来？”

“今天是他一个徒弟续弦；在吃喜酒，我已经派人去追了。

小爷叔，”古应春说：“有事你先分派我。”

“好！”他探手入怀，掏摸了好半天，才掏出一个油纸包，递了给古应春。

打开油纸包，里面是惊心动魄的王有龄的两通血书，一通致闽浙总督庆端，乞援以外，更望设法督催一直逗留在衢州的李元度，带领所募的湘勇，往杭州这方面打，好牵制太平军，减轻杭州的压力。

还有一通是给江苏巡抚薛焕的，要求筹饷筹粮，同时附着一件奏稿，托薛焕代缮拜发。其中详叙杭州被围绝粮，归咎于驻在绍兴的团练大臣王履谦，勾结劣绅，把持地方，视省城的危急，如秦人之视越。更骇人听闻的是，居然唆使手下戕害命官。九月二十四，太平军攻占钱塘江南岸的与杭州隔水相望的萧山，绍兴知府廖宗元派炮船，出战拦击，众寡不敌，清军败退。王履谦和萧、绍一带的团练，平时就与清军不和，猜忌甚深，这时以为炮船通敌，回来是替太平军带路，王履谦便下令包围活捉，格杀不论。廖宗元得报，知道这纵非诬陷，也是极严重的误会，赶紧亲自出城弹压。王履谦手下一声呼啸，将廖宗元从马上拉下来痛殴，王履谦袖手旁观，默赞其事。这一番内江，替太平军制造了战机，太平军长驱猛扑，兵不血刃而陷绍兴。城破的前一天，王履谦携带家眷辎重，由绍兴逃到宁波，经海道逃到福建，而杭州的粮道，

也就此断了。王有龄自然要参劾王履谦，措词极其严厉，甚至有“臣死不瞑目”的话，可以想见他对王履谦怨恨入骨。

“这两封血书，”古应春问道，“怎么样处置？”

“都送薛抚台……”

“好。”古应春不等他话完，就要起身，“我连夜送去。”

“这倒不必。明天一早送去好了，我还有话。”

“是！你说。”

“我要托你面见薛抚台。”胡雪岩虽然气弱，但低微的语声中，仍然显得很有决断：“米，我自己想办法，运米的船，回头要问五哥，能够不麻烦官府最好。不过，他要替我派兵护运。”

“这条路通吗？”

“有一条路好走，你不明白，五哥知道，等他来了再说。”胡雪岩又说：“还有几首诗，也请你送给薛抚台，你说我因为腿伤，不能当面去见他，要问杭州惨状到什么样子，请他看这几首诗就知道了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又在衣襟中摸索半天，才掏出几张极皱的纸。古应春摆在桌上抹平了细看，标题叫《辛酉杭城纪事诗》，作者名叫张荫桀。一共是十二首七绝，每首都有注解，看到第五首，古应春念道：

“雍容铃阁集簪裾，九月秋清气象舒。

无数妖氛惊乍逼，十门从此断军书。”

诗下的注解是：“九月二十六日，贼以数十万众围城，十门紧闭，文报从此不通，居民如笼中鸟，釜中鱼。”

古应春念到这里，屈指数了一下：“今天十一月初五，围了四十天了。”

“四十天不算多，无奈缺粮已久，围到第十天就人心大乱了。”胡雪岩叹口气说：“你再看下去。”

接下去看，写的是：

“十面城门十面围，大臣谁是识兵机？

国人望岁君胡胄，传说张巡整队师。”

注是：“十月初六日，张军门玉良援到，大获胜仗，即派况副将文榜于下午入城见王中丞有龄，请城内连夜移兵出扎，便可与张军门联络，以通粮道。饶军门从旁阻之云：‘明日总来得及。’不料伪逆李秀成连夜筑成木城，于是饷道与张营隔绝。而十城隔壕，亦遍筑土城。当张军门令况副将入城见中丞，以灭贼自任，百姓延颈颀伺，均言贼必扑灭。”

看完这首诗和原注，古应春问道：“饶军门是谁？”

“饶廷选。这个人因为救过广信府，靠沈夫人出了大名，其实没用。”胡雪岩叹口气说：“我劝过王雪公多少次，说他因人成事，自己胆子小得很。王雪公不听我的话。救杭州就靠这个机会，错过这个机会，神仙来都没救了。”

“张王良呢？”古应春又问，“这个人大家都说他不行，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你再往下看，下面有交代。”

诗中是这样交代：

“桓侯勇健世无双，飞炮当前气肯降？

万马不嘶军尽泣，将星如斗落长江。”

“怎么？阵亡了？”

“阵亡了。”胡雪岩摇摇头，“这个人也耽误了大事，嘉兴一败，金华兰谿又守不住，杭州就危险了。不过，总算亏他。”

“诗里拿他比做张飞，说得他很好。”

“他是阵亡殉国的，自然要说得他好。”胡雪岩黯然说道：“我劝王雪公暂且避一避。好比推牌九摇摊一样，这一庄手气不顺，歇一歇手，重新来过。王雪公不肯，他说他当初劝何根云，守土有责，决不可轻离常州，现在自己倒言行不符，怎么交代得过去？”

“看起来王雪公倒是忠臣。”

“忠臣？”胡雪岩冷笑：“忠臣几个钱一斤？我看他……”

语声哽咽欲绝。古应春从未听胡雪岩说过什么愤激的话，而居然将“忠臣”说得一文不值，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沉痛悲愤。只是苦干没有话可以安慰他。

“先吃饭吧！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天大的事，总也得吃饱了才好打主意。而且小爷叔真的也饿了。”

“提到杭州，我哪里还吃得下饭？”胡雪岩泪汪汪地抬眼，“你看最后那两首诗。”

古应春细细看了下，颜色大变，七姑奶奶不免奇怪，“怎么了？”她问，“说的什么？”

“你听我念！”古应春一个字一个字地念。

“剜肉人来非补疮，饥民争啖事堪伤。

一腔热血三升泪，强作龙肝凤脯尝。”

“什么？”七姑奶奶大惊问道：“人吃人？”

古应春不即回答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注解：“兵勇肆掠，居民鸣锣捕获，解送凤山门王中丞常驻之处。中丞询实，请王命尽斩之，尺积道旁，兵士争取心肝下酒，饥民亦争啖食之。‘食人肉’，平日见诸史乘者，至此身亲见之。”

就这一段话，将厅前厅后的人，听得一个个面无人色，七姑奶奶连连摇头：“世界变了！有这样的事！”

“我也不大相信。小爷叔，真有其事？”

“不但真有其事，简直叫无足为奇。”胡雪岩容颜惨淡地喘着气说：“人饿极了，什么东西都会吃。”

他接下来，便讲杭州绝粮的情形。这年浙西大熟，但正当收割之际，太平军如潮水般攻到，官军节节败退，现成的稻谷，反而使太平军得以作长围久困之计。否则，数十万太平军无以支持，杭州之围也就不解而自解了。

杭州城里的小康之家，自然有些存粮，升斗小民，却立刻就感到了威胁。米店在闭城之前，就已歇业。于是胡雪岩发起开办施粥厂，上中下三城共设四十七处，每日辰、申两次，每次煮米一石，粥少人多，老弱妇孺挤不到前面，有去了三、四次空手而回的。

没有多久，粥厂就不能不关闭。但官米还在计口平卖，米卖完了卖豆子，豆卖完了卖麦子。有钱的人家，另有买米的地方，是拿黄金跟鸦片向旗营的八旗兵私下交换军粮。

又不久，米麦杂粮都吃得光光，便吃药材南货，熟地、米仁、黄精，都可以代饭，枣栗之类，视如珍品，而海参、鱼翅等等席上之珍，反倒是青穷人的食料。

再后来就是吃糠、吃皮箱、吃钉鞋（钉鞋是牛皮做的）、吃浮萍、吃草恨树皮。杭州人好佛，有钱人家的者太太，最喜欢“放生”，有处地方叫小

云栖，专养放生的牛羊猪鸭，自然一扫而空了。

“杭州城里的人，不是人，是鬼，一个个骨头瘦得成了一把，望过去脸上三个洞，两个洞是眼睛，一个洞是嘴巴。走在路上，好比‘风吹鸭蛋壳’，飘飘荡荡，站不住脚。”

胡雪岩喘口气，很吃力地说，“好比两个人在路上遇着，有气无力在谈话，说着，说着，有一个就会无缘无故倒了下去。另一个要去扶他，不扶还好，一扶头昏眼花，自己也一跟头栽了下去，爬不起来了。象这样子的‘倒路尸’，不晓得有多少？幸亏是冬天，如果是夏天，老早就生瘟疫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七姑奶奶急急问道：“府上呢？”

“生死不明。”胡雪岩垂泪说道：“早在八月里，我老娘说是避到乡下好，全家大小送到北高峰下的上天竺，城一关，就此消息不知。”

“一定不要紧的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府上是积善之家，老太太又喜欢行善做好事，吉人天相，一定平安无事。”

“唉！”古应春叹口气。

这时已经钟打八点，一串大蟹，蒸而又冷，但得知素称佛地的杭州，竟有人吃人的惨状，上上下下，谁都吃不下饭。七姑奶奶做主人的，自不能不动，但草草终席，塞责而已。

吃饱了的，只有一个闻信赶来的尤五，吃他徒弟的喜酒，自然奉为上宾，席间听得胡雪岩已到的消息，急于脱身，但仍旧被灌了好些酒，方得离席。此时一见之下，酒意去了七八分，只望着胡雪岩发愣。

“小爷叔，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五哥，你不要问他了。真正九死一生，现在商量正事吧！”

“请到里头来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我替小爷叔铺排好了。”

她将胡雪岩的卧室安排在古应春书斋旁边的一间小屋，裱糊得雪白的窗子，生着极大的火盆，一张西洋铜床铺得极厚的被褥，同时又预备了“独参汤”和滋养而易于消化的食物，让他一面吃，一面谈。

实际上是由古应春替他发言，“五哥，”他说，“杭州的人们都要活活饿死了，小爷叔是受王抚台的重托，到上海来办米的，越多越好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浙江藩库发了两万银子，现银没法带，我是空手来的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钱庄里也不知道怎么样？五哥，这笔帐只好以后再算了。”

“钱小事，”古应春接口说道，“我垫。”

“也用不着你垫”尤五接口说道，“通裕庄一千石米在仓里，另外随时可以弄一千石，如果不够，再想办法。米总好办，就是怎么样运法？”

“运河不通了，嘉兴这一关就过不去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只有一条路，走海道经鳌子门。”

鳌子门在海宁，是钱塘江入海之处，在明朝是杭州防备倭患的第一门户。尤五对运河相当熟悉，海道却陌生得很，便老实说道：“这我就搞不清楚了。要寻沙船帮想办法。”

沙船帮走海道，从漕米海运之议一起，漕帮跟沙船帮就有势不两立的模样。现在要请他跟沙船帮去打交道，未勉强人所难，胡雪岩喝着参汤，还在肚子里盘算，应该如何进行，古应春却先开口了。

“沙船帮的郁老大，我也有一面之识，事到如今，也说得冒昧了。我去！”

说着，就站起身来，尤五将他一拉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不要忙，等我想

一想。”

胡雪岩依然非常机敏，看出尤五的意思，便挣扎着起身，七姑奶奶赶紧一面扶，一面问，“小爷叔，你要啥？”

胡雪岩不答她的话，站起身，叫一声：“五哥！”便跪了下去。

尤五大惊，一跳老远，大声说道：“小爷叔，小爷叔，你这是为啥？折煞我了。”

古应春夫妇，双双将他扶了起来，七姑奶奶要开口，他摇摇手说：“我是为解杭州之围求五哥！”

“小爷督，你何必如此？”尤五只好说痛快话了：“只要你说一句，哪怕郁老大跟我是解不开的对头，我也只好去跟他说好话”

他跟郁老大确是解不开的对头。郁老大叫郁馥华，家住小南门内的乔家滨，以航行南北洋起家，发了好大一笔财。本来一个走海道，一个走运河，真所谓“河水不犯井水”，并无恩怨可言，但从南漕海运以后，情形就很不同了。尤五倒还明事理，大势所趋，不得不然，并非郁馥华有意想承揽这笔生意，打碎漕帮的饭碗，但他手下的小弟兄，却不是这么想。加以沙船帮的水手，趾高气扬，茶坊酒肆，出手阔绰，漕帮弟兄相形见绌，越发妒恨交加，常起摩擦。

有一次两帮群殴，说起来，道理是漕帮这面欠缺。但江湖事，江湖了，而郁馥华却听信了江苏海运局中几个候补佐杂的话，将尤五手下的几个弟兄，扭到了上海县衙门。知县刘郁膏是江苏的能员，也知道松江漕帮是“百足之足，死而不僵”，不愿多事，同时古应春在上海县衙门也算是吃得开的，受尤五之托，去说人情。两下一凑，刘郁膏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传了尤五到堂，当面告诫一番，叫他具了“不再滋事”的切结，将人领了回去。

这一下结怨就深了。在尤五想，连县大老爷都知道松江漕帮不好惹，网开一面，郁馥华反倒不讲江湖义气，不想想大家都是“靠水吃水”，一条线上的人。既然如此，两不往返，尤五特地召集所属码头的头脑，郑重宣布：凡是沙船帮的一切，松江潜帮，不准参预。有跳槽改行到沙船帮去做水手的，就算“破门”，从今见面不认。

郁馥华自己也知道做错了一件事，深感不安，几次托人向尤五致意，希望修好。尤五置之不理，如今却不得不违反自己的告诫，要向对方去低头了。

“为小爷叔的事，三刀六洞，我也咬一咬牙‘顶’了，不过这两年，我的旗号扯得太足，一时无法落篷。难就难在这里。”

“五哥，你是为杭州呀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腿伤了，没办法跟郁老大去办交涉，话说回来了，出海进蟹子门这一段，不要紧，一进蟹子门，反有风险，郁老大作兴不骨点头。只有你去托他，他要买你一个交情，不骨也得肯。至于你说旗号扯得太足，落不下篷，这也是实后，我倒有个办法，能够让你落篷，不但落篷，还让你有面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小爷叔，你不要问我，你说怎么样，就怎么样。其实我也是说说而已，真的没有办法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见郁老大。”

“不会让你太受委屈。”胡雪岩转脸说道：“老古，我请你写封信，写给何制台……”

“写给何制台？”古应春说，“他现在不知道躲在哪里？”

“这难道打听不到？”

“打听是一定打听得到的。”尤五接口说道，“他虽然革了职，要查办，

到底是做过制台的人，不会没人晓得。不过，小爷叔，江苏的公事，他已经管不到了，你写信给他为啥？”

“江苏的公事他虽管不到，老长官的帐，人家还是要买的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想请他交代薛抚台或者上海道，让他们出来替五哥跟郁老大拉拉场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”尤五乱摇双手，“现在的官儿，我跟他们身分不配，这种应酬，场面上尴尬得很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

古应春倒觉得胡雪岩的话，大有道理，便道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如有地方大员出面调停，双方都有面子，应该顺势收逢了。这还在其次，”他接下来讲第二个理由：“为了小爷叔的公事，郁老大的沙船是无论如何少不了的，不过风险太大，就算买五哥你的面子，欠他的这个情，将来很难补报。有官府出面，一半就等于抓差，五哥，你的人情债不就可以轻得好多？”

“老古的话，一点不错。”胡雪岩连连点头，“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既然他们都这样说，尤五自然同意，于是胡雪岩口述大意，古应春代为执笔，写好了给何桂清的信，约定第二天一早分头奔走，中午都得办妥。至于运米的细节，要等尤五跟郁馥华言归干好以后才谈得到。

* * *

安顿好了两拨客人，七姑奶奶上床已交半夜子时了，向丈夫问起胡雪岩的公事，听说其中有写信给何桂清的这一段周折，当时就“跳”了起来。

“这是什么时候？还容得你们‘城头上出棺材，大兜大转’！且不说杭州城里的人都快饿死光了，光是看小父叔这副样子来讨救兵，就该连夜办事。”她气鼓鼓他说，“真正是，看你们男子汉，大丈夫，做事怎么这样子娘娘腔？”

古应春笑了，“你不要跟我跳脚，你去问你哥哥！”他说：“不是我劝，五哥跟郁老大的过节还不肯解呢！”

“等我去！”七姑奶奶毫不迟疑地，“等我去跟五哥说。”

不用她去，尤五恰好还有私话要跟妹夫来说，一开门就遇见，见她满脸不悦的样子，不由得诧异。

“怎么？跟哪个生气？”

古应春一听这样，赶紧拦阻：“七姐，你跟五哥好好说。五哥有五哥的难处，只要你讲得有道理，五哥会听的。”

“好，我就讲道理。五哥，你进来坐，我请问你一句话，是小爷叔的交情要紧？还是什么制台、抚台的面子要紧？”

“你问这话啥意思？”

“自然有讲突。你先回了我的话，我再讲缘故给你听。”

“当然小爷叔的交情要紧。”

“好！”七姑奶奶脸色缓和下来了，“我再同一句，杭州被围，跟我们潜帮与郁老大的过节，五哥，你倒放在天平上秤一秤，哪一方来得重？”

尤五哑然，被驳得无话可说。古应春又高兴，又有些不安，因为虽是舅舅至亲，到底要保持一分客气，有些话不便率直而言，现在有了“女张飞”这番快人快语，足以折服尤五，但又怕他妻子得理不让人，再说下去会使得尤五起反感，希望她适可而止。

七姑奶奶长了几岁，又有了孩子，自然亦非昔比，此时声音放得平静了：“依我说，小爷叔是想替你挣面子，其实主意不大高明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必有高明主意？”古应春点她一句：“倒不妨慢慢说给五

哥听一听，看看行不行得通？”

“要做官的出来拉场，就有点吃罚酒的味道，不吃不行……”

“对！”尤五一拍大腿，大为称赏，“阿七这话说到我心里了，小爷叔那里我不好驳，实实在在是有些这样的味道。”

“江湖事，江湖了。”七姑奶奶又有些慷慨激昂了，“五哥，你明天去看郁老大，只说为了解杭州之围和小爷叔的交情，向他低头，请他帮忙。这话传出去，哪个不说你大仁大义？”

尤五凝神想了一下，倏然起身，一句话不说就走了。他要跟妹夫说的私话，就是觉得不必惊动官府，看看另外有更好的办法没有？这话，现在也就不必再说了。

一到小南门内乔家滨，老远就看到郁家的房子，既新且大。郁馥华的这所新居落成不久，就有小刀会起事，为刘丽川用了三年，咸丰五年大年初一，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由法国海军提督辣尼尔帮忙，夺回了上海县城，郁馥华收复故居，大事修葺，比以前更加华丽了。

尤五还是第一次到郁家来，轻车简从，无人识得，他向来不备名帖，只指一指鼻子说：“我姓尤，松江来的。”

尤五生得劲气内敛，外貌不扬，衣饰亦朴素得很，郁家的下人不免轻视，当他是来告帮求职的，便谈谈地说了句：“我们老爷不在家，你明天再来。”

“不，我有极要紧的事，非见你家老爷不可。请派人去找一找，我就在这里立等。”

“到哪里去找？”郁家的下人声音不好听了。

尤五是极有涵养的人，而且此来既然已下了降志以求的决心，亦就容易接受委屈，便用商量的语气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这里现成的条凳，让我坐等，可以不可以？”

郁家门洞里置两条一丈多长的条凳，原来供来客随带的跟班和轿伕歇脚用的，尤五要坐，有何不可？尽管请便就是。

这一坐坐了有个把时辰，只见来了一辆极漂亮的马车，跨辕的俊仆，跳下车来，将一张踏脚凳放在车门口，车厢里随即出来一名华服少年，昂然入门。

这个华服少年是郁馥华的大儿子郁松年，人称“郁家秀才”，郁馥华虽发了大财，总觉得子侄不得功名，虽富不贵，心有未足，所以延请名师，督促郁松年下帷苦读。但“场中莫论文”，一直连个秀才都中不止，因而捐银五万，修葺文庙，朝廷遇有这种义举，不外两种奖励，一种是饬令地方官为此人立牌坊褒奖，一种是增加“进学”，也就是秀才的名额。郁馥华希望得到后一种奖励，经过打点，如愿以偿。

这是为地方造福，但实在也是为自己打算。学额既已增加，“入学”就比较容易，郁松年毕竟得青一矜。秀才的官称叫做“生员”，其间又有各种分别，占额外名额的叫做“增生”，但不论如何，总是秀才，称郁松年为“郁家秀才”，表示这个秀才的名额，是郁家斥巨资捐出来的，当然有点菲薄的意味在内。

但是郁松年倒非草包，虽不免纨绔习气，却是有志于学，彬彬有礼，当时已经在下人一片“大少爷”的招呼声中，进入屏门，忽然发觉有异，站定了，回身注视，果然看到了尤五。

“尤五叔！”他疾趋而前，请了个安，惊喜交集地问，“你老人家怎么

在这里？”

“我来看你老人家，”尤五气量甚宽，不肯说郁家下人的坏话，“听说不在家，我等一等好了。”

“怎么在这里坐？”郁松年回过脸去，怒声斥责下人：“你们太没有规矩了，尤五爷来了，怎么不请进去，让贵客坐在这里？”

原先答话的下人，这才知道自己“有眼不识泰山”。自家主人跟尤五结怨，以及希望修好而不得的经过，平时早就听过不止一遍，如今人家登门就教，反倒慢客，因此而得罪了尤五，过在不有，说不定就此敲碎了绝好的一只饭碗，所以吓得面无人色。

尤五见此光景，索性好人做到底了，“你不要骂他，你不要骂他。”他赶紧拦在前面，“管家倒是一再邀我进去，是我自己愿意在这里等，比较方便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郁松年才不言语，“尤五叔，请里面坐！”他说，“家父在勘察城墙，我马上派人去请他回来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！实在是有点要紧事，不然也不敢惊动你老人家。”

“尤五叔说哪里话？请都请不到。”

肃客入厅，只见华堂正中，悬一块蓝底金字的匾额，御笔四个大字：“功襄保赤”。这就是郁馥华此刻去勘察城墙的由来。当收复上海时，外国军舰在浦江南码头开炮助攻，从大南门到大东门的城墙，轰坏了一大片，朝廷以郁家巨宅曾为刘丽川使用，郁馥华难免“资匪”之嫌，罚银十万两修复城墙，而经地方官陈情，又御赐了这一方匾额。如今又有太平军围攻上海的风声，郁馥华怕自己所修的这段城墙，不够坚固，万一将来由此攻破，责任不轻，所以连日勘察，未雨绸缪。

听郁松年说罢究竟，尤五趁机安了个伏笔，“令尊一向热心公益，好极，好极！”他说，“救人就是救己，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。”

“是！”郁松年很恭敬地问道：“尤五叔是先吩咐下来，还是等家父到了再谈？”

“先跟你谈也一样。”于是尤五将胡雪岩间关乞粮的情形，从头细叙，谈到一半郁馥华到家，打断了话头。

“尤五哥，”郁馥华是个中号胖子，走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又喘又笑地说，“哪阵风把你吹来的。难得，难得！”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件事来求你，正跟你们老大谈。”

郁松年接口提了一句：“是要运粮到杭州……”

郁馥华脑筋极快，手腕极其圆滑，听他儿子说了这一句，立刻就猜想到一大半，急忙打岔说：“好说，好说！尤五哥的事，总好商量。先坐定下来，多时不见，谈谈近况。尤五哥，你的气色好啊，要交鸿运了！”

“托福，托福。郁老大，今天我来……”

“我晓得，我晓得。”郁馥华不容他谈正事，转脸向他儿子说道：“你进去告诉你娘，尤五叔来了，做几样菜来请尤五叔，要你娘亲手做。现成的‘糟钵头’拿来吃酒，我跟你尤五叔今天要好好叙一叙。”

尤五早就听说，郁馥华已是百万身价，起居豪奢，如今要他结发妻子下厨，亲手治饌款客，足见不以富贵骄人，这点象煞不忘贫贱之交的意思，倒着实可感，也就欣然接受了盛情。

摆上酒来，宾主相向而坐，郁馥华学做官人家的派头，子弟侍立执役，

任凭尤五怎么说，郁松年不敢陪席。等他执壶替客人斟满了，郁馥华郑重其事地双手举杯，高与鼻齐，专敬尤五，自然有两句要紧话要交代。

“五哥，”他说，“这几年多有不到的地方，一切都请包涵。江海一家，无分南北西东，以后要请五哥随处指点照应。”说着，爷脸干了酒，翻杯一照。

尤五既为修好而来，自然也于了杯，“郁老大，”他也照一照杯，“过去的事，今天一笔勾销。江海一家这句话不假，不过有些地方，也要请老大你手下的弟兄，高抬贵手！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”郁馥华惶恐他说了这一句，转脸问道：“看福全在不在？”

尤五也知道这个人，是帮郁馥华创业的得力助手，如今也是面团团的富家翁。当时将他唤了来，不待郁馥华有所言语，便兜头作了个大揖，满脸赔笑地寒暄：“尤五叔，你老人家还认得我吧？”

“喔，”尤五有意眨一眨眼，作出惊喜的神气，“是福全哥，你发福了。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尤五叔，你叫我小名好了。”

“真的，他们是小辈，尤五哥你客气倒是见外了。”郁馥华接着转脸告诫福全：“你关照下去，江海一家，松江漕帮的弟兄，要当自己人一样，处处尊敬，处处礼让。尤五叔有啥吩咐，就跟我的话，一式一样。”

他说一句，福全答应一句，神态不但严肃，而且诚恳。江湖上讲究的是“受人一尺，还人一丈”，尤五见此光景，少不得也有一番推诚相与、谦虚退让的话交代。

多时宿怨，一旦解消，郁馥华相当高兴。从利害关系来说，沙船帮虽然兴旺一时，而漕帮到底根深蒂固，势力不同，所以两帮言归于好，在沙船帮更尤其来得重要。郁馥华是个极有算计的人，觉得这件事值得大大铺张一番，传出去是尤五自己愿意修好，岂不是足可以增加光彩与声势的一种好事？

打定了主意，当即表示，就在这几天，要挑个黄道吉日，大摆筵席，略申敬意。言语恳切，尤五不能也不宜推辞，当下未吃先谢，算是定了局。

这一下情分就更觉不同，郁馥华豪饮快谈，兴致极好。尤五却颇为焦急，他是有要紧事要谈，哪有心思叙旧？但又不便扫他的高兴，这样下去，等主人喝得酩酊大醉，岂不白来一趟？

等了又等，也是忍了又忍，快将忍不住时，郁松年看出苗头，提醒他父亲说：“爹！尤五叔有事要跟爹商量呢！”

“喔，喔，是的。”郁馥华不能再装马虎了，随即转脸说道：“尤五哥，你倒请再说一遍看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有一批米，要借重老大你的船，走海道，由海宁进鳖子门，入钱塘江，运到杭州。”尤五又说，“杭州城里的人，不但吃草根树皮，已在吃人肉了，所以这件事务必要请老大你帮忙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尤五哥，你的事，一句话。不过，沙船帮的情形，瞒不过你，鳖子门这条路从来没有去过，水性不熟，如果搁浅，岂不耽误大事？”他紧接着说，“当然，漕帮弟兄可以领路，不过沙船走在江里，路道不对。这样子，我马上找人来商量，总要想条万全之计，好不好明天给你回话？”

听得这一说，尤五颇为不悦，心里在想，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到哪里都是冒险，就算承平时，风涛险恶，也没有什么保险不出事的把握。说要想一条万全之计，不就是有心推托，想是这样想，当然决没有发作的道理，

不过话要点他一句，“郁老大，”他说，“亲兄弟，明算帐，人情归人情，生意归生意，请你仔细盘算一下，运费出公帐，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？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尤五哥，你误会了，我决不是在这上头打算盘。为的是……”郁馥华觉得怎么样说都不合适，而且也要问问路上的情形，便改口问道：“尤五哥，那位胡道台，我久仰大名，好不好领我会一会他？”

胡道台就是胡雪岩，这几年连捐带保，官运亨通。成了浙江省城里亦官亦商的一位特殊人物，尤五原就有意替他们拉拢见一面，现在郁馥华自己开口，当然毫无推辞，而且表示：“说走就走，悉听尊便。”

“今天太匆促了！一则喝了酒，二则，草草未免不恭，准定明天一早，我去拜访。不知道胡道台耽搁在哪里？”

“他住在舍亲古应春家。明天一早我来接。”

“原来是考古那里。我们也是熟人，他府上我去过，不必劳驾，我自己去就是了。”

谈到这里，告一段落，而且酒也够了，尤五起身告辞。一回到古家，七姑奶奶迎上前来，虽未开口，那双眼睛却比开口还显得关切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尤五不答，只问胡雪岩的伤势如何？这倒是使得七姑奶奶可以高兴的，夸赞伤科医生有本事，胡雪岩的痛楚大减，伤口好得很快，预计三天以后，就可以下床走动了。

“这也是人到了这里，心就安了。”七姑奶奶又说，“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郁老大如果肯帮忙，真比吃什么药都有用。”

“帮忙是肯帮的，事情没有那么快。先跟小爷叔谈了再说。”

于是从头谈起。一旁静听的七姑奶奶，先是一直含着笑，听到郁馥华说要明天才有回话，一下子跳了起来。

“这明明是推托嘛！”

“七姐，”胡雪岩赶紧拦住她说：“人家有人家为难的地方。你先不要着急，慢慢儿商量。”

“我是替你着急。小爷叔！”

“我晓得，我晓得。”胡雪岩依旧从容不迫地，“换了我是郁老大，也不能不仔细，海面上没有啥，一进了鳖子门，走在钱塘江里，两岩都是长毛，她自然要担足心事。这件事只有这样办，一方面，我们要跟他说实话，哪里有危险，哪里没有危险，出了危险，怎么样应付？一方面要得请他放点交情，冒一冒险。俗语说：‘前半夜想想人家，后半夜想想自己’。我们现在先想自己，有什么好处到人家那里，人家肯看交情上头，冒一冒险。”

对！”“尤五不胜倾倒，”小爷叔这两句话入情入理，照这样去想，事情就可以办通了。”

“好吧！”七姑奶奶无可奈何，转个念头，自己女流之辈，可以不必来管这桩大事，便即说：“天塌下来有长人顶，与我不相干，你们去商量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“七姐！”胡雪岩急忙喊道：“有件事非跟你商量不可。你请回来！”

她自然又立脚站定，胡雪岩原是听她的话近乎赌气，其实并没有什么事要她商量，不过既已说出口，倒又不得不找件事跟她商量了。

灵机一动，开口只道：“七姐，上海我半年不曾过来了，最近有没有好的馆子？”

“有啊！”七姑奶奶答道：“新开一家泰和馆，一统山河的南北口味，我吃过几次，菜呱呱叫。”

“地方呢，宽敞不宽敞？”

“岂止宽敞？庆兴楼、复新园、鸿运楼，数得出的几家大馆子，哪一家都没有它讲究。”七姑奶奶问道：“小爷叔，你是不是要请客？”

“我的心思瞒不过七姐。”胡雪岩笑着回答，是有意恭维她一句，然后转脸看着尤五说：“五哥，你既然委屈了，索性看我们杭州一城人的面上，委屈到底，请你出面请个客，拿郁老大手下的大小角色都请到，我们漕帮弟兄，最好也都到场，给足了他面子，看他怎么说？”

“好的。一句话。”

“那就要托七姐了，定泰和馆的席。名归五哥出，钱归我出“这用不着你交代。”七姑奶奶抢着说，“就不知道有多少人，要定多少桌席？”

这当然要问尤五，他慢吞吞地答道：“要么不请，请了就不管他多少人了。我只备一张帖子，统请沙船帮全体弟兄，拿泰和馆包下来，开流水席，有一桌算一桌。”

“这倒也痛快。就这么说了。”胡雪岩向七姑奶奶拱拱手：

“拜托，拜托！”

七姑奶奶最喜欢排场热闹，一诺无辞，但粗中有细，想了想问道：“哪一天请？”

“不是要快嘛！”尤五答说，“要快就在明天。”

七姑奶奶不作声，将挂在门背后的皇历取了下来，翻了翻说，“明天怕不成功，是好日子，总有人做亲，要在那里请客。后天是个平日，‘宜祭把、订盟，余事不宜’。不晓得可不可以？”

“可以！”胡雪岩接口便说：“我们这就算‘订盟’。”

事不宜迟，七姑奶奶当时便取了一封银洋，亲自坐马车到泰和馆去定席。尤五便找古家的帐房赵先生来，写好一封大红全帖，送到乔家滨郁家，同时又派人去找他一个心爱的徒弟李得隆来办事。

他们兄妹在忙，胡雪岩一个人躺在床上盘算，等尤五再回进来时，他已经盘算停当了。

“五哥，我们现在一桩桩来谈，米怎么样？”

“我已经关照下去，今天下午就可定局。”尤五答道：“虽说多多益善，也要看郁老大有多少船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只要他有船，我就有米。”

“那好。我们谈船。郁老大怕来伯去，是怕长毛。不过不要紧，长毛在岸上，我们在江里，他们没有炮船，就不必怕他。至多坐了小划子用洋枪来攻，我们自己能有一批人，备它几十杆好枪，说开人就开火，打他个落花流水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这批人，我也想好了，不知道老古跟杨坊熟不熟？”

尤五懂他的意思，点点头说：“很熟的。就不熟也不要紧。”

“何以呢？”胡雪岩问。

“小爷叔，你的意思是不是想借洋将华尔的人？”

“对啊！”胡雪岩问，“不是说洋将跟上海道的交涉，都是杨坊在居间接头的吗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杨坊是‘四明公所’的董事，宁波也是浙江，为家乡的事，他没有不肯出力的道理，就算不认识，一样也可以请他帮忙。”

“我对此人的生平不大清楚，当然是有熟人从中说话，事情更容易成功。”

不过，我想是这样，行不行得通，还不晓得。先要问一问老古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不必问他，”尤五手一指：“现成有个人在这里。”

这个人就是萧家骥。他是一早跟了古应春去办事的，由于胡雪岩关照，王有龄的两封血书要面递薛焕，所以古应春一直守在江苏巡抚设在上海的行署中，等候传见。为怕胡雪岩惦念，特地先派萧家骥回来送信。

“你看，”胡雪岩对尤五说，“这就是我刚才盘算，要借重洋将的道理。官场办事，没有门路，就叫行不通，要见薛抚台一面都这么难，哪里还能巴望他派兵替我们护粮。就算肯派，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走得动的。”他加重语气又说：“我主意打定了，决定我们自己想办法。”

于是尤五将他的打算告诉了萧家骥，萧家骥静静地听完，并未作声。

“怎么样？家骥！”胡雪岩催问首，已看出他另有主意。

“这件事有个办法，看起来费事，其实倒容易。”他说，“不如请英国或者法国的海军提督，派兵船护送。”

“这……”尤五首先就表示怀疑，“这行得通吗？”

“行得通的。”萧家骥说：“外国人另有一套规矩，开仗是一回事，救人又是一回事。如果说：这批米是军粮，他们就不便护送，为了救人，当然可以。”

听这一说，胡雪岩大为高兴，但是，“这要怎么样说法，跟哪个去接头？”他问。

“我就可以去！”萧家骥自告奋勇，但立刻又加了一句：“不过先要问问我师父。”

“你的师父当然赞成，”尤五接口说道，“不过，我始终不大相信，只怕没有这么好的事。”

“那也不妨双管齐下。”胡雪岩问萧家骥：“你看，我们自己出钱，请华尔派几十个人保护，这个办法可以不可以试一试？”

“试是没有什么不可以试的。”萧家骥答说：“不过，我看很难。为什么呢……”

为的是第一，华尔部下的“佣兵”，已经为上海道吴煦“惯”坏了，花了大钱，未必能得他们的出死力，第二，这批佣兵是“步军”，在水上能不能发挥威力，大成疑问。

“说得有道理。”胡雪岩最不肯掩没人的长处，对萧家骥大为欣赏，“家骥，这件事倒要请你好好帮我一个忙。”

“胡先生言重了，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就是。”

一个赏识，一个仰慕，于是尤五有了一个计较，暂且不言，要等古应春回来了再说。

* * *

“薛抚台见着面了。”古应春的神情不愉，“小爷叔，王雪公要想指望他肯出什么大力，恐怕是妄想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胡雪岩很沉着的问。

不问还好，问起来叫人生气。薛焕念了一大遍苦经，又怪王有龄在浙江自己不想办法练军队，军饷都接济了皖南和江西，如今局势一坏，连带上海亦吃紧，又提到他在江苏的时候，如何跋扈刚愎，言下大有落到今日的光景，是自取其咎之意。

“也难怪他！”古应春又说：“京里闹得天翻地覆，两个亲王都送了命，如今又是恭王当政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曾国藩也快到两江来了，薛抚台署理两江总督跟实缺江苏巡抚的两颗印把子，看起来摇摇欲坠，心境当然不好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你没有来之前，我跟五哥还有家骥，都商量过了，本来就不想靠他。不过，他到底是江苏巡抚，王雪公的折子，一定只有请他拜发。不知道这件事，他办了没有？”

“这他不敢不办。”古应春说，“连催李元度的公事，都已经交待下去。我还怕下面太慢，特意打了招呼，答厘所有的公事，明天都一起办出。”

“那就不管它了。我们商量我们的。”

于是尤五和萧家骥将刚才所谈经过，原原本本说了给古应春听。这在他是个很大的安慰，本来为了要见薛焕，将大好时光，白白糟蹋，不但生气，而且相当着急。照现在看起来，路子甚多，事情并不是无处借手，因此愁怀一去，精神大为振作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们要把宗旨先定下来，请兵护送的事，能够说动英、法提督派兵护送，不但力量够强，足可保险，而且还不用花钱，不过有两层顾虑，第一，恐怕仍旧要江苏巡抚出公事，第二，不是三、五天之内可以办得成的。”

“慢就不行！”胡雪岩立即答说，“我现在度日如年，巴不得明天就走。”

“要快只有雇华尔的部下。这笔钱，恐怕不在少数。”

“要多少？”

“要看雇多少人，每个人起码三十两银子，死一个抚恤一千。照五十个人算，最少一千五，如果……”

如果全数阵亡，就得另外抚恤五万，话到口边，古应春才发觉这话太丧气，果然如此，胡雪岩的性命自然也就不保，所以把话硬咽了下去了。

胡雪岩却不以为意，“一千五就一千五，带队官总要多送此，我不在乎。倒是，”他指着萧家骥说，“他的顾虑不错，只怕在岸上打惯了仗的，一上了船，有劲使不出，有力用不上。”

“这要问他们自己才知道。虽说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性命到底是拿钱换不来的，如果他们没有把握，当然不敢贸然答应。我们局外人，不必自作聪明。”

古应春最后这句话，颇有告诫学生的意味，因而原有一番意见想陈述的萧家骥，就不便开口了。

“说到杨坊，我也认识，交情虽不深，倒承他不弃，还看得起我。今天晚上我就去看他。”

“对了！我们分头行事。此刻大家规定一下，米跟沙船，归我，请洋将归你，”尤五对古应春说，“还有件事，你要调一批现头寸来。”

“这不要紧！”胡雪岩从手上取下一个戒指，交给古应春：“我往来的几家号子你是晓得的，看存着有多少头寸，你随意调度就是。”

戒指是赤金的，没有一两也有八钱，其大无比，其俗也无比，但实际上是一枚图章，凭戒面上“胡雪岩印”四个朱文篆定，调集十万八万银子，叱咤立办。不过以古应春实力，也还用不到此。

“不必！你这个戒指片刻不离身，还是你自己带着。”

“不然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另外还有用意。这一次回杭州，好便好，如果将来再不能见面，一切托你料理。人欠欠人，等我明天开出一张单子来交给你。”

托到后事，无不惨然，古应春也越发不肯收下他那枚戒指图章，拉过他的手来，硬要替他戴上，正在拉拉扯扯的时候，七姑奶奶回来了，少不得询问究竟。大家都知道她重感情，说破了一定会惹她伤感，所以彼此使了个眼色，随意扯句话掩饰了过去。

“菜定好了，八两银子一桌的海菜席，包他们四十桌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那里老板说是亏本生意，不过要借这桩生意创招牌。人家既然看得这么重，人少了，场面不够热闹，面子上不好看，五哥，我倒有点担心。”

“担什么心？叫人来帮场面、吃酒席，还怕没有人？回头我会关照李得隆。”

“那么郁老大那里呢？”

“这你更可以放心。小爷叔想的这个办法，在郁老大求之不得，来的人一定多。”尤五又说，“你再要不放心，我叫李得隆放个风出去，说我们包了泰和馆，大请沙船帮，不来就是看不起我们。”

“那好。我叫人去通知，再预备十桌在那里。”七姑奶奶一面说，一面就走了出去。

“七姐真有趣。”胡雪岩笑道：“好热闹，一定是福气人。”

“闲话少说，我还有一桩事，应春，你看如何？”尤五说道：“小爷叔要人帮忙，我说实话，你我去都没啥用处。我派李得隆，你派萧家骥，跟了小爷叔一路到杭州。”

“嗯！”古应春略有迟疑的神情。

“不必，不必。”胡雪岩最知趣，赶紧辞谢。

古应春实在很为难。因为萧家骥跟他的关系，与漕帮的情形不同，漕帮开香堂收徒弟，师父之命，其重如山，而且出生入死，不当回事。萧家骥到底只是学洋文，学做生意的徒弟，到这种性命出入的事，不便勉强，要问问他本人。

但是胡雪岩这方面的交情，实在太厚，能有一分力，一定要尽一分力，决说不出推辞的话来。同时看出胡雪岩口称“不必”，脸上却有失望的表情，越觉得过意不去了。

想一想只有老实说：“小爷叔，如果我有亲兄弟，我都一定叫他跟我去。家骥名为徒弟，到底姓萧，我来问问他看。”说到这里，发觉话又不妥，如果萧家骥胆怯不肯去，岂不又显得自己的徒弟“不够料”，因而只好再加一句掩饰的话：“他老太太病在床上，如果病势不碍，我想他一定会去的。”

话刚完，门外有人接口，是萧家骥的声音，他正好走了来听见，自告奋勇：“我去！我一定去！”

这一下解消了古应春的难题，也觉得脸上很有光彩，但胡雪岩却不能不辞谢，他也知道萧家骥母亲病在床上的话，是古应春为了体恤徒弟，有意留下的一个退步。只是“光棍好做，过门难逃”，而且这个“过门”，古应春不便来打，要自己开口。

“家骥，我晓得你义气。不过为人忠孝当先，令堂老太太身体不舒服，你该留下来侍奉。”

“不碍，不碍！”萧家骥也很机警，很快地答说：“我娘胃气痛是老毛病，两三天就好了。”

“那就这样吧！”古应春站起身来：“既然你要跟了去，一切事情要接得上头才好，你跟我一起去看‘大记’杨老板。”

* * *

杨坊开的一家专销洋庄的号子，就叫“大记”，师徒二人到了那里，杨坊正在大宴客商，相邀入座应酬一番，亦无不可，但古应春为了表示事态紧急，坚辞婉拒，同时表示有个不情之情：需要当时就单独交谈。

“好！”杨坊慨然许诺，“请到这面来。”

就在客厅一角，促膝并坐，古应春开门见山地明来意，杨坊吸了口气，样子显得颇为棘手似地。

“杨兄，恕我再说句不该说的话，浙东浙西，休戚相关，看在贵省同乡的面上，无论如何要请你想办法。”

“我自然要想办法，自然要想办法。”杨坊一叠连声地说：“为难的是，最近华尔跟吴道台闹意气。洋人的脾气很倔，说好什么都好，犯了他的性子，不容易说得进话去。现在只有这样：我先派人去约他，今天晚上见个面。等我敷衍完了客人，我们一起去。便菜便酒，你何妨就在这里坐了。”

说到这话，古应春自然不便再推辞，入席酬酢，同时在肚子里盘算，如何说动华尔。

“师父，我想我先回去一趟，等下再来。”萧家骥忽然说道：“我要好好去问一问胡先生。”

“问什么？”

“洋人做事情仔细，又是打仗，路上的情形，一定要问得清清楚楚，不然决不肯答应。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杨坊大为赞话，这位小阿弟实在有见识。那你就快去吧！两个钟头谈得完谈不完？”

“够了。”

“好。我就约华尔九点钟碰头，八点半钟情你无论如何赶了来。”

萧家骥不到预定的时间，就已去而复回，除了将他想到该问的情形都问明白以后，还带来胡雪岩一句话。

“师父！胡先生叫我跟师父说：请将不如激将！”

这真有点“军师”的味道了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付下来这样一个“锦囊”。古应春在颠簸的马车上，反复体味着“请将不如激将”这六个字。

* * *

华尔扎营在沪西静安寺附近，杨坊是来惯的，营门口的卫兵拿马灯一照，挥挥手放行，马车一直驶到华尔的“签押房”。

介绍过后，四个人围坐在一张小圆台上，杨坊开个头，说古应春是浙江官场的代表之一，有事相恳。接着便由古应春发言，首先补充杨坊的话，表

明自己的身份，说浙江官场的正式代表是胡雪岩，一个受有清朝官职的很成功的商人，而他是胡雪岩所委派的代表。

说到这里，华尔提出第一个疑问：“胡先生为什么要委派代表？”

“他受伤了。伤势很重，为了希望在三到五天以内赶回去，他需要遵守医生的嘱咐，绝不能行动。”古应春说：“他就住在我家养伤。”

“喔！”华尔是谅解的神态：“请你说下去。”

于是古应春道及本意，提出希望以后，还有一翻恭维，说华尔一定会站在人道的立场，助成这场义举，而他的勇敢的部下，亦一定会圆满达成任务。

说到一半，华尔已在不断摇头，等他说完，随即用冷峻的声音答道：“抱歉！我很同情，但是没有办法给你们什么帮助。”

“这太叫我失望了。”古应春问道：“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不能予以帮助的原因？”

“当然！第一，浙江不是我应该派兵的范围，第二，任务很危险，我没有把握。”

“第一个理由，似乎不成立。我已经说过，这是慈善任务……”

“不！”华尔抢着说：“我有我的立场。”

“你的立场不是助顺——帮助中国政府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华尔很勉强地说，“我必须先顾到上海。”

“但是，抽调五十个人，不至于影响你的实力。”

“是不是会影响，要我来判断。”

“上校，”杨坊帮着说好话，“大家都对你抱着莫大的希望，你不应该这样坚拒。”

“不！”华尔尽自摇头，“任务太危险。这是毫无价值的冒险。”

“并不危险！”古应春指着萧家骥说：“他可以为你解释一切情况。”

“不！我不需要听他的解释。”

这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且大有鄙视之意，古应春忍不住火发，想到胡雪岩的话，立即有了计较，冷笑一声，而凝寒霜地对杨坊说：“人言不可信。都说客将讲公理正义，急人之急，忠勇奋发，谁知道完全不是这回事。一群胆怯贪利的佣兵而已！”

说到最后这一句，华尔勃然变色，霍地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古应春喝道：“你说谁是胆怯贪利的佣兵？”

“你应该知道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！”华尔咆哮着：“你必须道歉，我们不是佣兵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正规军队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正规军队，一定受人指挥，请问，你是不是该听命于中国官员？是薛还是呈，只要你说了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这一下击中了华尔的要害，如果承认有人可以指挥他，那么找了可以指挥他的人来下命令，岂不是自贬身分。

“说老实话，贪利这一点，也许我过分了，但是我不承认说你胆怯也是错了！”

“你最大的错误，就是这一点。说一个军人胆怯，你知道不知道是多么大的侮辱？”

古应春丝毫不让，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：“如果是侮辱，也因为你自己

的表现就是如此！”

“什么！”华尔一把抓住了古应春的肩，使劲地摇撼着：“你说！我何处有胆怯的表现？”

一看他要动武，萧家骥护师心切，首先就横身阻挡，接着杨坊也来相劝，无奈华尔的气力大，又是盛怒之际，死不放手。

古应春却是神色泰然，冷冷说道，“凡是胆怯的人，都是勇于私斗的。”

一句话说得华尔放了手，转身对杨坊说道：“我必须维持我的威信，此人的行为，所侮辱的不是个人，是整个团体。这件事相当严重。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，他将要担负一切不良的后果。”

杨坊不知道古应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不免怨责：“这样子不大好！本来是求人的事，怎么大破其脸？如今，有点不大好收场了。”

他是用中国话说的，古应春便也用中国话回答他：“你放心！我就要逼得他这个样子！我当然有合理的解释。”

杨坊哪知道他是依照胡雪岩“请将不如激将”这条“锦囊妙计”，另有妙用，只郑重其事地一再嘱咐：“千万平和，千万平和，不要弄出纠纷来。”

“你请放心，除非他蛮不讲理，不然一定会服我。”古应春用中国话说了这几句，转脸用英语向华尔说：“上校！杭州有几十万人，濒临饿死的命运，他们需要粮食，跟你我现在需要呼吸一样。如果由于你的帮助，冒险通过这条航路，将粮食运到杭州，有几十万人得以活命。这是‘毫无价值的冒险’吗？”

一句话就将华尔问住了。他卷了根烟就着洋灯点燃，在浓重的烟气中喷出答语：“冒这个队，没有成功的可能。”

“是不是有可能，我们先不谈，请你回答我的话：如果冒险成功，有没有价值？”

华尔被逼得没有办法，只能承认：“如果能成功，当然有价值。”

“很好！”古应春紧接着他的话说：“我认为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，当然也愿意做有价值的事。你应该记得，我向你说过，这个任务并不危险，萧可以向你说明一切情况。而你，根本不作考虑，听到洪杨的部队，先就有了怯意。”

“谁说的！”华尔大不服气，“你在侮蔑我。”

“我希望你用行为表现你的勇敢，表现你的价值。”

“好！”华尔受激，脱口说道：“让我先了解情况。”说着，便站起身来，走到一张地图面前立定。

事情有了转机，杨坊既佩服，又兴奋，赶紧取了桌上的洋灯，同时示意萧家骥去讲解情况。连古应春一起跟着过去，在洋灯映照下都望着墙壁上所贴的那张厚洋纸画的地图，这比中国的舆图复杂得多，又钉着好些红蓝小三角旗，更让人看不明白。但萧家骥在轮船上也常看航海图，所以略略注视了一会，便已了然。

“在海上不会遭遇任何敌人，可能的危险从这里开始。”萧家骥指着鳌子门说：“事实上也只是一处比较危险的地方，因为海面辽阔，洪杨部队没有炮艇，不能威胁我们的船只。只有这一处，南北两座山夹着，是个隘口，也就是闻名的‘浙汉潮’所以造成的由来，冲过这个隘口，江面又宽了，危险也就消失了。”

“那么这个隘口的江面，有多宽？”

“没有测量过。但是在岸上用长枪射击，就是打到船上也没有力量了。”

华尔摇摇头：“我不怕步枪。”他接着又问：“有没有炮台？”

“决没有。”古应春在旁边接口。

“即使没有炮台，也一定有临时安置的炮位。如果是我，一定在这里部署炮兵阵地。”

“你不要将洪杨部队，估计得太高。”古应春又说，“他们不可能了解你们的兵法。”

这一点，华尔认为说得不错，他跟太平军接过许多次仗，对此颇有了解，他们对洋枪尚不十分熟练，很可能忽略用炮火扼守要隘的战法。再进一步看，即使懂得，亦用不着防守这个隘口，因为在这一带的清军，兵力薄弱，更无水师会通过这个隘口增援杭州，那么，布炮防守，岂不是置利器于无用之地。

但是，“多算胜”的道理，中外兵法都是一样的，华尔觉得还是要采用比较安全的办法，所以又问：“这个隘口，是不是很长？”

“不会。”古应春估计着说：“至多十里八里路。”

“那么，用什么船呢？”

“用海船。”

所谓海船就是沙船，华尔学的是陆军，对船舶是外行，不过风向顺逆之理总知道的，指着地图说道：“现在是西北风的季节，由东向西行使，风向很不利。”

“不一点，”古应春很谨慎地答道：“我想你不必过虑。除了用帆以外，总还有其它辅助航行的办法。海船坚固高大，船身就具备相当的防御能力，照我想，是相当安全的。”

“这方面，我还要研究，我要跟船队的指挥者研究。最后，我们能在黑夜之间，偷渡这个隘口，避免跟洪杨部队发生正面的冲突。”

这样的口气，已经是答应派兵护航了，杨坊便很高兴地说：“谢谢上校！我们今天就作个决定，将人数以及你所希望补助的饷银，定规下来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五十个人，我照数派给你们。其他的细节，请你们明天跟我的军需官商量。”

“好的！”杨坊欣然答道：“完全遵照你的意思。”

于是“化干戈为玉帛”，古应春亦含笑道谢，告辞上车。

“老古，”在车中，杨坊表示钦佩：“你倒是真有一套。以后我们多多合作。”

“侥幸！亏得高人指点。”古应春说：“也是胡道台一句话：请将不如激将。果然把华尔激成功了。”

“原来胡道台也是办洋务的好手。”

“他倒不十分懂洋务，只是人情熟透熟透！”

“几时我倒要见见他。”杨坊又说：“华尔的‘军需官’，也是我们中国人，我极熟的。明天晚上我约他出来吃花酒，一切都好谈。”

“那好极了。应该我做东。明天早晨，我就备帖子送到你那里，请你代劳。”

“你做东，还是我做东，都一样，这就不去说它了，倒是有句话，我要请教：杭州不是被围了吗？粮船到了那里，怎么运进城？”

这句话让古应春一愣，“啊，”他如梦初醒似地，“这倒是！我还没有

想到。等我回去问了，再答复你。”

“可以不可以今天就给我一个确实回音？”

到了杭州的事，此刻言之过早，而且米能不能运进杭州城，与杨坊无干，何以他这么急着要答复？看起来，别有作用，倒不能不弄个明白。这样想着，便即问道：“为什么这么急？”

“我另外有个想法。如果能运进杭州城，那就不必谈了，否则……”杨坊忽然问道：“能不能此刻就替我引见，我想跟胡道台当面谈一谈。”

“这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于是马车转向，直驶古家，车一停，萧家骥首先奔了进去通知。胡雪岩很讲究礼节，要起床在客厅里迎接会面，七姑奶奶坚决反对，结果折衷办法，起床而下出房门，就在卧室里接见客人。

女眷自然回避。等古应春将杨坊迎了进来，胡雪岩已经穿上长袍马褂，扶着萧家骥的肩，等在门口了。

彼此都闻名已久，所以见礼以后，非常亲热，互相仰慕，话题久久不断。古应春找个机会，插进话去，将与华尔交涉的经过，略略说了一遍，胡雪岩原已从萧家骥口中，得知梗概，此刻少不得要向杨坊殷殷致谢。

“都是为家乡的事，应当出力。不过，”杨坊急转直下的转入本题：“粮船到了杭州，不晓得怎么运进杭州？”

提到这一层，胡雪岩的脸色，马上转为优郁了，叹口气说：“唉！这件事也是失策。关城之先，省城里的大员，意见就不一，有的说十个城门统统要关，有的说应该留一两个不关。结果是统统关了。这里一关，长毛马上在城外掘壕沟，做木墙。围困得实腾腾。”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喘息了一下又说：“当初还有人提议，从城上筑一道斜坡，直到江边，作为粮道。这个主意听起来出奇，大家都笑。而且工程也浩大，所以就没有办。其实，此刻想来，实在是一条好计，如果能够这么做，虽费点事，可是粮道不断，杭州就能守得任！”接着，又是一声长叹。

听得这样说法，古应春先就大为着急：“小爷叔，”他问：“照你这么说，我们不是劳而无功吗？”

“这也不见得。”胡雪岩说：“只要粮船一到，城里自然拼死命杀开一条血路，护粮进城。”

杨坊点点头，看一看古应春，欲语不语地，胡雪岩察言观色，便知其中有话。

“杨兄，”他说，“你我一见如故，有话尽请直说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当然也希望杭州的同乡，有一口活命的饭吃。不过，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去打算，万一千辛万苦将粮船开到杭州，城里城外交通断绝，那时候，胡先生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请问杨兄，依你看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在商言商，这许多米，总不能送给长毛，更不能丢在江里。”杨坊说道：“如果运不进杭州城，可以不可以请胡先生改运宁波？”

原来他急于要见胡雪岩，是为了这句话。古应春心想：此人倒也是厉害角色，“门槛”精得很，不可小觑了他。因此，很注意地要听胡雪岩如何回答。

“杨兄的话很实在。如果米运不进杭州城，我当然改运别处，只要不落在长毛手里，运到什么地方都可以。”说到这里，胡雪岩下了一个转语：“不

过，杨兄的话，我倒一时答应不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宁彼的情形，我还不晓得，许了杨兄，倘或办不到，岂不是我变成失信用。”

“宁彼的情形，跟上海差不多……”

因为宁波也有租界，江苏的富室逃到上海，浙东的大户，则以宁波租界为避难之地。早在夏天，宁波的士绅就条陈地方官，愿集资五十万两银子，雇英法兵船代守宁波。及至萧绍失守，太平军一路向东，势如破竹，攻余姚、下慈溪、陷奉化，宁波旦夕不保，于是英、法、美三国领事，会商以后，决定派人到奉化会晤太平军守将范汝增，劝他暂缓进攻宁波。范汝增对这个请求，不作正面答复，但应允不伤洋人。因此三国领事已经会衔了布告，保护租界，但陆路交通，近乎断绝，商旅裹足，也在大闹粮荒。杨坊的打算，一方面固然是为桑梓尽力，另一方面亦有善贾而沽，趁此机会做一笔生意的想法。

不过杨坊的私心，自然不肯透露，“胡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据我晓得，逃在宁波的杭州人也不少。所以你拿粮食改运宁波，实在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唯一出路。”

“那么，到了宁波呢？如果不能上岸，又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的。英、法、美三国领事，哪一位都可以出面保护你，到那时候，我当然会从中联络。”

“既然如此……”胡雪岩矍然而起，因想好了主意，一时兴奋，忘却腿伤，一下子摔倒在地，疼得额上沁出黄豆大的汗珠。

萧家骥动作敏捷，赶紧上前扶起，古应春了也吃了一惊，为他检视伤势。乱过一阵，胡雪岩方能接着他自己的话说下去。

“杨兄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做一笔交易。杭州缺粮，宁波也缺粮，我们来合作，宁波，我负责运一批米过去，米、船，都归我想办法。杭州这方面，可以不可以请你托洋人出面，借个做善事的名义，将我这一批米护送进城？”

“这个办法……”杨坊看着古应春，颇有为难的神情。

“小爷叔，做生意，动脑筋，不能不当你诸葛亮。”古应春很委婉他说，“可惜，洋务上，小爷叔你略为有点外行，这件事行不通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因为外国领事出面干预，要有个名目，运粮到宁波，可以‘护侨’为名，为的洋人不能没有食物接济，但杭州的情形就不同了，并非英法美三国侨民需要救济，而救济中国人，要看地方，在交战区域，民食军粮是无从区分的。”

等古应春解释完了，杨坊接着补充：“八月里，英国京城有一道命令给他们的公使，叫做‘严守中立’，这就是说，哪一面也不帮。所以胡先生的这个打算，好倒是好，可惜办不通。”

胡雪岩当然失望，但不愿形诸颜色，将话题回到杨坊的要求上，慨然说道：“那就一言为定了。这批米如果运不进杭州城，就转运宁波。不过，这话要跟郁老大先说明白，到时候，沙船不肯改地方卸货，就要费口舌了。”

“这一层，我当然会请应春兄替我打招呼，我要请胡先生吩咐的是粮价……”

“这不要紧！”胡雪岩有力地打断他的话，“怎么样说都可以。如果是做生意，当然一分一厘都要算清楚，现在不是做生意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杨坊不免内惭，自语似地说：“原是做好事。”

谈话到此告一段落，古应春怕胡雪岩过于劳累，于伤势不宜，邀了杨坊到客厅里去坐，连萧家骥在一起，商定了跟华尔这方面联络的细节，直到深夜方散。

* * *

第二天大家分头办事，只有胡雪岩在古家养伤，反觉清闲无事，行动不便，不能出房门，一个人觉得很气闷，特为将七姑奶奶请了来，不免有些微怨言。

“我是不敢来打扰小爷叔，让你好好养伤。”七姑奶奶她解释的好意，“说话也费精神的。”

“唉！七姐，你哪晓得我的心事。一个人思前想后，连觉都睡不着，有人谈谈，辰光还好打发。”

谈亦不能深谈，胡雪岩一家，消息全无，谈起来正触及他的痛处。因此，平日健谈的七姑奶奶，竟变得笨嘴拙舌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？

“七姐，”胡雪岩问道：“这一阵，你跟何姨太太有没有往来？”

何姨太太就是阿巧姐。从那年经胡雪岩撮合，随着何桂清到通州，不久，何桂清果然由仓场侍郎，外放浙江巡抚，升任两江总督，一路扶摇直上。阿巧姐着实风光过一阵子。

“好久没有见到她了。”七姑奶奶不胜感慨地，“那时候哪个不说她福气好？何大人在常州的时候，我去过一次，她特为派官船到松江来接我，还有一百个兵保护，让我也大大出了一次风头。到了常州，何大人也很客气。何太太多病，都是姨太太管事，走到哪里，丫头老妈子一大群跟着，那份气派还了得！人也长得越漂亮了，满头珠翠，看上去真象一品夫人。哪晓得何大人坏了事！前一晌听人说，人都老得认不得了。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工夫急白了头发，看起来真有这样的事。”

“这样说起来，她倒还是有良心的。”

“小爷叔是说她为何制台急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中阿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听王雪公说，何制台的罪名不得了。”

“怎样不得了？莫非还要杀头？”

胡雪岩看着她，慢慢点头，意思是说：你不要不信，确有可能。

“这样大的官儿，也会杀头？”七姑奶奶困惑地，大有不可思议之感。

“当然要杀！”胡雪岩忽然出现了罕见的激动，“不借一两个人头做个榜样，国家搞不好的。平常作威作福，要粮要饷，说起来是为了朝廷、为了百姓，到真正该他出力的时候，收拾细软，一溜了之。象这样的人，可以安安稳稳拿刮来的钱过舒服日子，而尽心出力，打仗阵亡的人，不是太冤枉了吗？”

七姑奶奶从未见过胡雪岩有这样气急败坏的愤激之态，因而所感受的冲击极大。同时也想到了他的境况，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。

“小爷叔，”她不由自主地说：“我看，你也用不着到杭州去了，粮船叫五哥的学生子跟家骥押了去，你在上海养养伤，想办法去寻着了老太太，拿一家人都接到上海来，岂不甚好？”

“七姐，谢谢你！你是替我打算，不过办不到。”

“这有什么办不到？”七姑奶奶振振有词他说：“这一路去，有你无你都一样。船归李得隆跟沙船帮的人料理，洋将派来保护的兵，归家骥接头。你一个受了伤的人，自己还要有人照应，去了能帮什么忙？越帮越忙，反而

是累赘。”

“话不错。不过到了杭州，没有我在从中联络，跟王雪公接不上头，岂不误了大事？”

想一想这话也不错，七姑奶奶便又问道：“只要跟王抚台接上头，城里派兵出来运粮进城，小爷叔，就没有你的事了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就这样，小爷叔，你不要进城，原船回上海，我们再商量下一步，怎么样想法子去寻老大大。”七姑奶奶又说，“其实，小爷叔你就在杭州城外访查也可以，总而言之，已经出来了，决没有自投罗网的道理。”

“这话也说得是……”

听他的语气，下面还有转语，七姑奶奶不容他出口，抢着说道：“本来就是嘛，小爷叔，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，捐班的道台，跟何制台不同，没有啥守土的责任。”

“不尽是为公，为的是交情，”胡雪岩说：“我有今天，都是王抚台的提拔，他现在这样子为难，真正是在十八层地狱里受熬煎，我不跟他共患难，良心上说不过去。”

“这自然是义气，不过这份义气，没啥用处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倒不如你在外头打接应，还有用些。”

这话说得很有道理，但胡雪岩总觉得不能这么做。他做事一向有决断，不容易为感情所左右。其实，就是为感情所左右。也总在自己的算盘上先要打得通，道穿了，不妨说是利用愿情。而对王有龄，又当别论了。

“唉！”他叹口气，“七姐，我何尝不知道你是一句好话，不但对我一个人好，而且对王雪公也好。不过，我实在办不到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！既然对你好，对他也好，又为什么不这么做？小爷叔，你平日为人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是的。我平日为人不是这样，唯独这件事，不知道怎么，想来想去想不通。第一，我怕王雪公心里会说：胡某人不够朋友，到要紧关头，他一个人丢下我不管了。第二，我怕旁人说我，只晓得富贵，不知道啥叫生死交情。”

“噯！”七姑奶奶有些着急了，因此口不择言：“小爷叔，你真是死脑筋，旁人的话，哪里听得那么多，要说王抚台，既然你们是这样深的交情，他也应该晓得你的心。而况，你又并没有丢下他不管，还是替他在外面办事。”说到这里，她觉得有一肚子的议论要发：“为人总要通情达理。三纲五常，总也要合道理，才有用处，我最讨厌那些伪道学，或者不明事理的说法，什么‘君要臣死，不能不死，父要子亡，不得不亡’！你倒想想看，忠臣死了，哪个替皇帝办事？儿子死了，这一家断宗绝代，孝心又在哪儿？”

胡雪岩笑了，“七姐，”他说，“听你讲道理，真是我们杭州人说的‘刮拉松脆’，好痛快！”

“小爷叔，你不要恭维我，你如果觉得我的话，还有点道理，那就要听我的劝！”七姑奶奶讲完君臣、父子，又谈“第五伦”朋友：“我听说大书的说‘三国’，桃园结义，刘关张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这话就不通！如果讲义气的好朋友，死了一个，别的都跟着他一起去死，这世界上，不就没有君子，只剩小人了？”

“这话倒是。”胡雪岩兴味盎然，“凡事不能寻根问底，追究到底，好些话都不通。”

“原是如此！小爷叔，这天把，我夜里总在想你的情形，想你，当然也要想到王抚台。我从前听你说话，他曾劝过何制台不要从常州逃走，说一逃就身败名裂了！这话现在让他说中。想来杭州即使不保，王抚台也决不会逃走，做个大大的忠臣。不过，你要替他想一想，他还有什么好朋友替他料理后事？不就是小爷叔你吗？”

这话说得胡雪岩矍然动容，“七姐，”他不安地，“你倒提醒我了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！”七姑奶奶合掌当胸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：“小爷叔，你总算想通了。”

“想是还没有想通。不过，这件事我倒真的要好好想一想。”

于是他一面跟七姑奶奶闲谈，一面在心里盘算。看样子七姑奶奶的话丝毫不错，王有龄这个“忠臣”是做定了！杭州的情形，要从外面看，才知道危险，被围在城里的，心心念念只有一个想法：救兵一到，便可解围。其实，就是李元度在衢州的新军能够打到杭州，亦未见得能击退重重包围的太平军。破城是迟早间事，王有龄殉节，亦是迟早间事。且不说一城的眼光，都注视在他身上，容不得他逃，就有机会也不能逃走，因为一逃，不但所有的苦头都算白吃，而且象何桂清这样子，就能活又有什么味道？

“我想通了。”胡雪岩说：“王雪公是死定了！我要让他死得值。”

“是嘛！”七姑奶奶异常欣慰，“原说小爷叔是绝顶聪明的人，哪里会连这点道理都想不通？常言道的是‘生死交情’，一个人死了，有人照他生前那样子待他，这个人就算有福气了。”

“是阿！他殉了节，一切都在我身上，就怕……”

他虽没有说出口来，也等于说明白了一样，这倒不是他自己嫌忌讳，是怕七姑奶奶伤心。然而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以七姑奶奶的性情，自然也会有句痛快话。

“小爷叔，这一层你请放心。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一切都在我们兄妹夫妻身上。”

“是了！”胡雪岩大大地喘了口气，“有七姐你这句话，我什么地方都敢去闯。”

这话又说得不中听了，七姑奶奶有些不安：“小爷叔，”她惴惴然地问：“你是怎么闯法？”

“我当然不会闯到死路上去。我说的闯是，遇到难关，壮起胆子来闯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不瞒你说，这一路来，我遇见太平军，实在有点怕，现在我不怕了，越怕越误事，索性大胆去闯，反倒没事。”

由浏河出长江，经崇明岛南面入海，一共是十八号沙船，最后商量定规，保护的洋兵一共是一百二十个人，一百士兵，大多是“吕宋人”，十二个官长，七个吕宋人；三个美国人，还有两个中国人算是联络官。分坐两号沙船，插在船队中间胡雪岩是在第一条船上。同船的有萧家骥、李得隆、郁馥华派来的“船老大”，李庆山，还有一个姓孔的联络官。一切进退行止，都由这五个人在这条船上商量停当，发号施令。

一上船，胡雪岩就接到警告，沙船行在海里，忌讳甚多，舵楼上所设，内供天后神牌的小神龛，尤其不比等闲。想起“是非只为多开口”这句话，胡雪岩在船上便不大说话，闲下来只躺在铺位上想心理。但是，别人不同，萧家骥虽惯于水上生活，但轮船上并无这些忌讳，姓孔的更不在乎，李庆山和李得隆识得忌讳，不该说虽不说，该说的还是照常要说。相形之下，就显得平日谈笑风生的胡雪岩仿佛心事重重，神情万分抑郁似地。

于是姓孔的提议打麻将，萧家骥为了替胡雪岩解除寂寞，特地去请他入局。

“五个人怎么打。除非一个人做……”

说到“做”字，胡雪岩缩住了口，他记起坐过“水路班子”的船，“梦”字是忌讳的，要说“黄梁子”便接下去：“除非一个人做黄梁子。”

萧家骥一愣，想了一下才明白，“用不着。”他说，“我不想打。胡先生你来，解解厌气。”

于是胡雪岩无可无不可的人了局。打到一半，风浪大作，被迫终止。胡雪岩又回到铺上去睡觉，心里不免忐忑不安，加以不惯风涛之险，大呕大吐，心里那份不宁帖，真有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之感。

“胡先生，不要紧的！”萧家骥一遍一遍地来安慰他。

不光是语言安慰，还有起居上的照料，对待胡雪岩真象对待古应春一样，尊敬而亲热。胡雪岩十分感动，心里有许多话，只是精神不佳，懒得去说。

人夜风平浪静，海上涌出一轮明月，胡雪岩晕船的毛病，不药而愈，只是腹肌难忍，记得七姑奶奶曾亲手放了一盒外国饼干在网篮，起床摸索，惊醒了熟睡中的萧家骥。

“是我！”他歉然说道：“想寻点干点心吃。”

“胡先生人舒服了！”萧家骥欣然说道，“尾舱原留了粥在那里，我替你去拿来。”

于是萧家骥点上一盏马灯，到尾舱去端了粥来，另外是一碟盐鱼，一个盐蛋，胡雪岩吃得一千二净，抹一抹嘴笑道：“世乱年荒，做人就讲究不到哪里去了。”

“做人不在这上面，讲究的是心。”萧家骥说，“王抚台交胡先生这样的朋友，总算是有点眼光的。”

“没有用！”胡雪岩黯然，“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就算到了杭州，也还不知道怎么个情形，说不定就在这一刻，杭州城已经破了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萧家骥安慰他说：“我们总要朝好的地方去想。”

“对！”胡雪岩很容易受鼓舞，“人，就活在希望里面。家骥，我倒问你，你将来有什么打算？”

这话使萧家骥有如逢知音之感，连古应春都没有问过他这句话，所以满

腹大志，无从诉说，不想这时候倒了有倾诉的机“我将来要跟外国人一较短长。我总是在想，他们能做的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做？中国人的脑筋，不比外国人差，就是不团结，所以我要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，联合起来，跟外国人比一比。”

“有志气！”胡雪岩脱口赞道：“我算一个。你倒说说看，怎么样跟他们比？”

“自然是做生意。他到我们这里来做生意，我们也可以到他那里去做生意。在眼前来说，中国人的生意应该中国人做，中国人的钱也要中国人来赚。只要便宜不落外方，不必一定要我发达。”

胡雪岩将他的话细想了一会，赞叹着说：“你的胸襟了不起。我一定要帮你，你看，眼前有啥要从外国人那里抢过来的生意。”

“第一个就是轮船……”

于是，从这天起，胡雪岩就跟萧家骥谈开办轮船公司的计划，直到沙船将进鳖子门，方始停了下来。

依照预定的计划，黑夜偷渡，越过狭处，便算脱险，沿钱塘江往西南方向走，正遇着东北风，很快地到了杭州，停泊在江心。但是，胡雪岩却不知道如何跟城里取得联络，从江心遥望，凤山门外，太平军集结，仿佛数十里连绵不断，谁也不敢贸然上岸。

“原来约定，是王雪公派人来跟我联络，关照我千万不要上岸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我只有等、等、等！、王有龄预计胡雪岩的粮船，也快到了，此时全力所谋求的，就是打通一线之路，直通江边，可以运粮入城。无奈十城紧围，战守俱穷，因而忧愤成疾，肝火上升，不时吐血，一吐就是一碗，失血太多，头昏目眩，脸如金纸，然而他不肯下城休息，因为休息亦归于无用，倒不如勉力支撑，反倒可收激励士气的效用。

困兵的士气，倒还不坏，但俗语道得好：“皇帝不差饿兵”，打仗是费气力的事，枵腹操戈，连路都跑不动，哪谈得到拼杀？所以每天出城攻击，太平军一退，清军亦随即鸣金收兵。这样僵持了好久，一无成就，而城里饿死的人，却是越来越多了。先还有做好事的人，不忍见尸骨暴露，掘地掩埋，到后来埋不胜埋，只好听其自然，大街小巷“路倒尸”不计其数，幸好时值冬天，还不致发生疫病，但一城的尸臭，也熏得人够受的了。

到了十月底，城外清军的营盘，大都为太平军攻破，仅存的，只有候潮门外，副将曾得胜一营，至今未破。这一营的不倒，是个奇迹，但说穿了不希奇，城外比较容易找粮食，真的找不到了，到太平军营盘里去找，反正打仗阵亡也是死。绝粮坐毙也是死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去夺太平军的粮食，反倒是死中求活的一条生路。因此，曾军打起仗来，真有“视死如归”之概。说也奇怪，太平军真有些敌不住曾得胜营，往往失利。但是，这一营也只能自保，要想进击取胜，实力悬殊过甚，到底无能为力。

只是王有龄却对这一营寄以莫大的期望，特别下令仁和知县吴保丰，将安置在城隍上的一尊三千斤重的大炮，费尽力量，移运到曾得胜营里，对准太平军的壁垒，大轰特轰。太平军倒是从这一带退却了，但仍无法直通江边，因为大炮射程以外，太平军仍兵多将广，重重隔阻，处处填塞，始终杀不开重围。

就在这时候，抓住一名探子。探子极易分别，因为城里的人，不是面目浮肿，就是骨瘦如柴，走路挪不了三寸，说话有气无力，如果遇到一个气色

正常，行动舒徐，说话不必侧耳就可以听得清楚的，必是从城外混进来的，这样一座危城，还有人跳了进来，其意何居？不问可知。果然，抓住了一顿打，立刻打出了实话，此人自道是太平军所派，送一封信来给饶廷选部下的一名营官，约定里应外合的日期，同时也从他口中得到一个消息，说钱塘江中，停泊了十几号大船，满装粮食。这不问可知，是胡雪岩的粮船到了。王有龄徒觉精神一振，当即去看杭州将军瑞昌，商量如何杀开一条血路，能让江中的粮食运入城内。

不需多作商量，便有了结果。决定请副都统杰纯，当此重任。事实上怕也只有此人堪当重任。杰纯是蒙古人，他祖先驻防杭州，已有好几代，杰纯本人是正六品骁骑校出身，武艺娴熟，深得军心，积功升到正四品的协领，颇为瑞昌所倚重。

咸丰十年春天，杭州城第一次为太平军攻破，瑞昌预备自刎殉职，杰纯劝他不必轻生，认为安徽广德来的太平军，轻骑疾进，未有后继，不足为忧，不妨固守待援。瑞昌听了他的话，退守满营，营盘在西湖边上，实际是一座子城，俗称满城。因为防御得法，太平军连攻六天不下。杰纯的长了守城阵亡，杰纯殒而不哭，认为长子死得其所，死得其时。到了第七天，张玉良的援兵到了，杰纯策马突出，当者溃散，配合援军，大举反攻，将太平军逼出城外十几里。以此功劳，赏戴花翎，升任为宁夏副都统，但仍旧留在杭州，成了瑞昌的左右手。

这次杭州再度吃紧，杰纯战功卓著，赐号巴图鲁，调任乍浦副都统，这是海防上的一个要缺，但乍浦已在太平军手中，所以仍旧留防省城。杭州十城，最关紧要的就是北面的武林门和南面的凤山门，凤山门原由王有龄亲自坐镇，这一阵因为呕血过多，气衰力竭，才改由杰纯防守。胡雪岩的粮船，就泊在凤山门外的江面，让杰纯去杀开一条血路，亦正是人和地利，两皆相合的顺理成章之事。

* * *

围凤山门的太平军主将叫做陈炳文，照太平天国的爵位，封号称为“朗天义”。他本来要走了，因太平军的军粮，亦渐感不敷，李秀成已经拟定行军计划，回苏州度岁，预备明年春天，卷土重来。但陈炳文已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口中，得知城内绝粮，已到了人吃人的地步，所以翻然变计，坚持不走，同时也知道城内防守，以凤山门为重点，因而又厚集兵力，一层夹一层，直到江边，弹丸之地，集结了四万人之多。

等到粮船一到，遥遥望见，陈炳文越发眼红，一方面防备城内会冲出来接粮，一方面千方百计想攻夺粮船，无奈江面辽阔，而华尔的部下防守严密，小划子只要稍稍接近，便是一排枪过来，就算船打不沉，人却非打死打伤不可。

一连三日，无以为计，最后有人献策。仿照赤壁雇兵，大破曹军的办法，用小船满载茅柴，浇上油脂，从上游顺流而下，火攻粮船。

陈炳文认为此计可行。但上游不是自己的战区，需要派人联络，又要禀报忠王裁夺，不是一两天所能安排停当的。同时天气回暖，风向不定，江面上有自己的许多小划子，万一弄巧成拙，惹火烧身，岂不糟糕？因而迟疑未发。就在这时候，粮船上却等不得了。

因为一连三天的等待，胡雪岩度日如年，眠食俱废。而护航洋兵的孔联络官，认为身处危地，如果不速作处置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不断催促胡雪岩，

倘或粮食无法运上陆地，就应依照原说，改航宁波。沙船帮的李庆山口中不言，神色之间亦颇为焦急，这使得胡雪岩越发焦躁，双眼发红，终日喃喃自语，不知说些什么，看样子快要发疯了。

“得隆哥，”萧家骥对胡雪岩劝慰无效，只好跟李得隆商议，“我看，事情不能不想办法了，这样‘并’下去要出事。”

“是啊！我也是这样在想。不过有啥办法呢？困在江心动弹不得。”李得隆指着岸上说：“长毛象蚂蚁一样，将一座杭州城，围得铁桶似的，城里的人，怎么出得来？”

“就是为了这一点。我想，城里的人出不来，只有我们想法子进城去，讨个确实口信，行就行，不行的话，胡先生也好早作打算。这样痴汉等老婆一般，等到哪一天为止？”

李得隆也是年轻性急，而且敢冒险的人，当然赞成萧家骥的办法，而且自告奋勇，愿意泅水上岸，进城去通消息。

“得隆哥，”萧家骥很平静地说：“这件事倒不是讲义气，更不是讲客气的。事情要办得通，你去我去都一样，只看哪个去合适？你水性比我好，人比我灵活，手上的功夫，更不是我比得了的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李得隆笑道，“你少捧我！前面捧得越高，后面的话越加难听，你老实说，我能不能去？”

“不是我有意绕弯子说话，这种时候，杂不得一点感情意气，自己好弟兄，为啥不平心静气把话说清楚。我现在先请问你，得隆哥，你去过杭州没有？你晓得我们前面的那个城门叫啥？”

“不晓得。我杭州没有去过。”

“这就不大相宜了。杭州做过宋朝的京城，城里地方也蛮大的。不熟，寻不着。这还在其次，最要紧的一点是，你不是听胡先生说过，杭州城里盘查奸细严得很，而且因为饿火中烧，不讲道理。得隆哥，”萧家骥停了一下说：“我说实话，你不要动气。你的脾气暴躁，口才不如我。你去不大相宜！”

李得隆性子直爽，服善而肯讲道理，听萧家骥说得不错，便即答道：“好！你去。”

于是两个人又商量了如何上岸，如何混过太平军的阵地，到了城下，如何联络进城，种种细节，大致妥当，才跟胡雪岩去说明其事。

“胡先生！”是由李得隆开口，“有件事禀告你老人家，事情我们都商量好了，辰光也不容我们再拖下去了，我说了，请你老人家照办，不要驳回。请你写封信给王抚台，由家骥进城去送。”

李得隆其实是将胡雪岩看错了。他早就想过，自己必须坐守，免得城里于辛万苦派出入来，接不上头，造成无可挽救的错失，此外，只要可能，任何人都不妨进城通消息。所以一听这话，神态马上变过了。

“慢慢来！”他又恢复了临大事从容不乱的态度，比起他这两天的坐卧不宁来，判若两人，“你先说给我听听，怎么去法？”

“泅水上去……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！”第一句话就让他大摇其头，“湿淋淋一身，就不冻出病来，上了岸怎么办？难道还有客栈好投，让你烤干衣服？”

“原是要见机行事。”

“这时候做事，不能说碰运气了。要想停当再动手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你听我告诉你。”

他也实在没有什么腹案，不过一向机变快，一路想，一路说，居然就有了一套办法，整套办法中，最主要的一点是，遇到太平军，如何应付？胡雪岩教了他一条计策：冒充上海英商的代表，向太平军兜售军火。

“好得你会说英语，上海洋行的情形也熟，人又聪明，一定装得象。”胡雪岩说：“你要记住，长毛也是土里土气的，要拿外国人唬他。”

——交代停当，却不曾写信，这也是胡雪岩细心之处，怕搜到了这封信，大事不成，反惹来杀身之祸。但见了王有龄，必须有一样信物为凭，手上那个金戒指本来是最真确的，又怕引起太平军的注意，胡雪岩想了半天，只有用话来交代了。

“我临走的时候，王抚台跟我淡了好些时候，他的后事都托了我。他最钟爱的小儿子，名叫茗云，今年才五岁，要寄在我名下，我说等我上海回来再说。这些话，没有第三个人晓得，你跟他说了，他自然会相信是我请你去的。

这是最好的征信办法，萧家骥问清楚了“茗云”二字的写法，紧记在心。但是，一时还不能走，先要想办法找只小船。

小船是有，过往载运逃难的人的渡船，时有所见，但洋兵荷枪实弹，在沙船上往来侦伺，没有谁敢跟近。这就要靠李得隆了，借了孔联络官的望远镜，看准远远一只空船，泅水迎了上去，把着船舷，探头见了船老大，先不说话，从身上摸出水淋淋的一块马蹄银，递了过去，真是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”，很顺利地雇到了船。

这时天色将暮，视界不明，却更易混上岸去。胡雪岩亲自指点了方向，就在将要开船时，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。

“喂，喂，船老大，你贵姓？”

船老大指指水面：“我就姓江。”

“老江，辛苦你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你拿我这位朋友送到岸上，回来通个信给我，我再送你十两银子。决不骗你，如果骗你，叫我马上掉在钱塘江里，不得好死。”

听他罚得这么重的咒，江老大，似乎颇为动容，“你老爷贵姓？”他问。

“我姓王。”

“王老爷，你老人家请放心，我拿这位少爷送到了，一定来报信。”

“拜托，拜托！”胡雪岩在沙船上作揖，“我备好银子在这里等你，哪怕半夜里都不要紧，你一定要来！你船上有没有灯笼？”

“灯笼是有的。”江老大也很灵活，知道他的用意，“晚上如果挂出来，江风一吹，马上就灭了。”

“说得有理。来，来，索性‘六指头搔痒’，格外奉承你了。”胡雪岩另外送他一盏燃用“美孚油”的马灯，作为报信时挂在船头的信号，免得到时候洋兵不明就里，误伤了他。

等萧家骥一走，李得隆忍不住要问，何以要这样对待江老大，甚至赌神罚咒，唯恐他不信似地。是不是不放心萧家骥？

“已经放他出去了，没有什么不放心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是防这个船老大，要防他将人送到了，又到长毛那里去密告讨赏。所以用十两银子拴住他的脚，好叫他早早回来。这当然要罚咒，不然他不相信。”

“胡先生，实在服了你了。真正算无遗策。不过，胡先生，你为啥又说姓王呢？”

“这另外有个缘故，钱塘江摆渡的都恨我，说了真姓要坏事。你听我说那个缘故给你听，二十年前……”

二十年前的胡雪岩，还在钱庄里学生意，有一次奉命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县去收一笔帐款，帐款没有收到，有限的几个盘缠，却在小菜馆里掷骰子输得只剩十个摆渡所需的小钱。

“船到江心，收钱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到我面前，我手一伸进衣袋里，拿不出来了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李得隆问。

“也叫祸不单行，衣袋破了个洞，十个小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漏得光光。钱塘江的渡船，出了名的凶，听说真有付不出摆渡钱，被推到江里的事。当时我自然大窘，只好实话实说，答应上岸到钱庄拿了钱来照补。叫啥说破了嘴都无用，硬要剥我的衣服。”

“这么可恶！”李得隆大为不平，“不过，难道一船的人，都袖手旁观？”

当然不至于，有人借了十文钱给他，方得免褫衣之辱。但胡雪岩经此刺激，上岸就发誓：只要有一天得意，力所能及，一定买两只船，雇几个船伕，设置来往两岸不费分文的义渡。

“我这个愿望，说实话，老早就可以达到。哪知道做好事都不得！得隆，你倒想想看，是啥道理？”

“这道理好懂。有人做好事，就有人没饭吃了。”

“对！为此钱塘江摆渡的，联起手来反对我，不准我设义渡。后来幸亏王抚台帮忙。”

那时王有龄已调杭州知府，不但私人交情，帮胡雪岩的忙义不容辞，就是以地方官的身分，为民造福，奖励善举，亦是责无旁贷的事。所以一方面出告示，不准靠摆渡为生的人阻挠这件好事，一面还为胡雪岩请奖。

自设义渡，受惠的人，不知凡几，胡雪岩纵非沽名钓誉，而声名洋溢，就此博得了个“胡善人”的美名。只是钱塘江里的船家，提起“胡善人”，大多咬牙切齿，此所以他不肯对江老大透露真姓的原因。

小小的一个故事，由于胡雪岩心情已比较开朗，恢复了他原有的口才，讲得颇为风趣，所以李得隆听得津津有味，同时也更佩服了。

“胡先生，因果报应到底是有的。就凭胡先生你在这条江上，做下这么一桩好事，应该决不会在这条江上出什么风险。我们大家都要托你的福。”

这两句许说得很中听，胡雪岩喜逐颜开地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一定如你金口。”

不但胡雪岩自己，船上别的人，也都受了李得隆那几句话”

的鼓舞，认为有善人在船，必可逢凶化吉。因而也就一下子改变了前两天那种坐困愁城、忧郁不安、令人仿佛透不过气来的味道，晚饭桌上，兴致很好，连不会喝酒的李得隆也愿意来一杯。

“说起来鬼神真不可不信。”孔联络官举杯在手，悠闲地说，“不过行善要不叫人晓得，才是真正做好事，为了善人的名声做好事，不足为奇。”

“不然。人人肯为了善人的名声，去做好事，这个世界就好了。有的人简直是‘善棍’。胡雪岩说，‘这就叫‘三代以下，唯恐不好名’。”

“什么叫‘善棍’？”李得隆笑道，“这个名目则是第一次听见。”

“善棍就是骗子。借行善为名行骗，这类骗子顶顶难防。不过日子一久，总归瞒不过人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什么事，一颗心假不了，有些人自以为聪明

绝顶，人人都会上他的当，其实到头来原形毕露，自己毁了自己。一个人值不值钱，就看他自己说的话算数不算数，象王抚台，在我们浙江的官声，说实话，并不是怎么样顶好，可是现在他说不走，就不走，要跟杭州共存亡，就这一点上他比何制台值钱得多。”

话到这里，大家不期而然地想到了萧家骥，推测他何时能够进城，王有龄得到消息，会有什么举动，船上该如何接应。

“举动是一定会有的。不过……”胡雪岩忽然停杯不饮，容颜惨淡，好久，才叹口气说：“我实在想不出，怎样才能将这批米运上岸，就算杀开一条血路，又哪里能够保得住这条粮道畅通？”

“胡先生，有个办法不晓得行不行？”李得隆说：“杭州不是有水城门吗？好不好弄几条小船，拿米分开来偷运进城？”

“只怕不行……”

话刚说得半句，只听一声枪响，随即有人喊道：“不能开枪，不能开枪，是报信的来了。”

于是胡雪岩、李得隆纷纷出舱探望，果然，一点星火，冉冉而来，由远渐近，看出船头上挂的是盏马灯。等小船靠近，李得隆喊一声：“江老大！”

“是我。”江老大答应着，将一根缆索抛了过来。

李得隆伸手接着，系住小船，将江老大接了上来，延入船舱，胡雪岩已将白花花一锭银子摆在桌上了。

“那位少爷上岸了。”江老大说，“我来交差。”

“费你的心。”胡雪岩将银子往前一推，“送你做个过年东道。”

“多谢，多谢。”江老大将银子接到手里，略略迟疑了一下才说：“王老爷，有句话想想还是要告诉你：那位少爷一上岸，就叫长毛捉了去了。”

捉去不怕，要看如何捉法？胡雪岩很沉着地问：“长毛是不是很凶？”

“那倒还好。”江老大说，“这位少爷胆子大，见了长毛不逃，长毛对他就客气点了。”

胡雪岩先就放了一半心，顺口问道：“城里有啥消息？”

“不晓得，”江老大摇摇头，面容顿见愁苦，“城里城外象两个世界。”

“那么城外呢？”

“城外？王老爷，你是说长毛？”

“是啊！长毛这方面有啥消息？”

“也不大清楚，前几天说要回苏州了，这两天又不听见说起了。”

胡雪岩心里明白，太平军的军粮亦有难乎为继之势，现在是跟守军僵持着，如果城里有粮食接济，能再守一两个月，太平军可以不战自退。但从另一方面看，太平军既然缺粮，那么这十几船粮食摆在江面上，必启其觊觎之心，如果调集小船，不顾死命来扑，实在是件很危险的事。因此，这晚上他又急得睡不着，心心念念只望萧家骥能够混进城去，王有龄能够调集人马杀开一条血路，保住粮道，只要争到一天的工夫，就可以将沙船撑到岸边，卸粮进城。

* * *

萧家骥果然混进城了。

被捕之时，太平军就对他“另眼相看”，因为凡是被捉的人，没有不吓得瑟瑟发抖的，只有这个“新家伙”——太平军对刚被捉的人的通称——与众不同。因此别的“新家伙”照例双手被缚，这个的辫子跟那个的辫子结在

一起，防他们逃走，对萧家骥却如江老大所说的，相当“客气”，押着到了军营，问话的语气亦颇有礼貌。

“看你样子，是外路来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干什么行当？”一个黄衣黄帽，说湖北话的小头目问。

“我姓萧，从上海来。”萧家骥从容答道：“说实话，我想来做笔大生意。这笔生意做成功，杭州城就再也守不住了。”

那小头目听他口气不凡，顿时肃然起敬，改口称他：“萧先生，请问是什么大生意？怎么说这笔生意成功，他们杭州就会守不住？”

“这话我实在不能跟你说。”萧家骥道：“请你送我去见忠王。”

“忠王不知道驻驾在哪里？我也见不着他，只好拿你往上送。不过，萧先生，”那小头目踌躇着说：“你不会害我吧？”

“怎么害你？”

“如果你说的话不实在，岂不都是我的罪过？”

萧家骥笑了。见此人老实可欺，有意装出轻视的神色，“你的话真叫人好笑，你怎么知道我的话不实在，我在上海住得好好的，路远迢迢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跟你实说吧，我是英国人委托来的，要见忠王，有大事奉陈。”他突然问道：“请问尊姓大名？”

“我叫陆德义。”

“见了忠王，我替你说好话，包有重赏。”李秀成治军与其他洪杨将领，本自不同，一向注重招贤纳士，所以陆德义听了他这话，越发不敢怠慢，“萧先生，”他很诚恳地答道：“多蒙你好意，我先谢谢，不过，今天已经晚了，你先住一夜，我派人禀报上头，上头派人来接。你看好不好？”

这也不便操之过急，萧家骥心想，先住一夜，趁这陆德义好相与，打听打听情形，行事岂不是更有把握？便即欣然答道：“那也好。我就住一夜。”

于是陆德义奉之为上宾，设酒款待。萧家骥跑惯长江码头，而陆德义是汉阳人，因而以湖北近况为话题，谈得相当投机，最后谈到杭州城内的情状，那陆德义倒真不失为忠厚人，愀然不乐，想当前战况，他叹口气说：“一想起来，叫人连饭都吃不下。但愿早早地能打完了这一仗，再这样围困着，只怕杭州的百姓都要死光了。”

“中阿！”萧家骥趁机说道，“我来做这笔大生意，当然是帮你们，实在也是为杭州百姓好。不过，我也不懂，忠王破苏州，大仁大义，百姓无不感戴。既然如此，何不放杭州百姓一条生路。”

“现在是骑虎难下了。”陆德义答道：“听说忠王射箭进城，箭上有封招降的书信，说得极其恳切，无奈城里没有回音。”

“喔！”萧家骥问道：“招降的书信怎么说？”

“说是不分军民满汉，愿投降的投降，不原投降的遗散。忠王已经具本奏报天京，请天王准赦满军回北，从这里到天京，往返要二十几天，‘御批’还没有回来。一等‘御批’发回，就要派人跟瑞昌议和。那时说不定又是一番场面了。”陆德义说：“我到过好多地方，看起来，杭州的满兵顶厉害。”

这使得萧家骥又想起胡雪岩的话，杭州只要有存粮，一年半载都守得住，因而也越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，所以这一夜睡在陆德义的军营里，一遍一遍设想各种情况，盘算着如何能够取信于李秀成，脱出监视，如何在遇到清军以后，能够使得他们相信他不是奸细，带他进城去见王有龄？

这样辗转反侧，直到听打四更，方始朦胧睡去，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，

突然惊醒，只听得人声嘈杂，脚步匆速，仿佛出现了极大的变故。萧家骥一惊之下，睡意全消，倏然坐起，凝神静听，听出一句话：“妖风发了，妖风发了！”

这句话似乎在哪里听过，萧家骥咬紧了牙，苦苦思索，终于想到了，是在沙船上无事时，听胡雪岩谈过，太平军称清军为“妖”，“妖风发了”，就是清军打过来了。

一想到此，又惊又喜，急忙起床，扎束停当，却还不敢造次，推开一条门缝，往外张望，只见太平军蜂拥而出，手中的武器，种类不一，有红缨枪、有白蜡杆、有大砍刀、也有洋枪。

枪声已经起了，杂着呼啸之声，忽远忽近，忽东忽西，随着风势大小在变化，似乎清军颇不少。

怎么办？萧家骥在心中自问，要脱身，此时是大好机会，但外面的情况不清楚，糊里糊涂投入枪林弹雨中，死了都只怕没人知道，岂不冤枉？然而不走呢？别的不说，起码要见李秀成，就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，耽误了工夫不说，也许陆德义就死在这一仗中，再没有这样一个讲理的人可以打交道，后果更不堪设想。

就在这样左右为难之际，只见院子外面又闪过一群人，脚步轻，语声也轻，但很急促，“快，快！”有人催促，“快‘逃长毛’，逃到哪里算哪里！”

“逃长毛”是句很流行的话，萧家骥听胡雪岩也常将这三个字挂在口头，意思是从太平军那里跑掉，而“逃到哪里算哪里”，更是一大启示。“逃！”他对自己说，“不逃，难道真的要跟李秀成做军火生意？”

打定主意，更不怠慢，不过虽快不急，看清楚无人，一溜烟出了夹弄，豁然开朗，同时闻到饭香，抬头一看，是个厨房。

厨房很大，但似乎没有人。萧家骥仔细察看着，一步一步走过院落，直到灶前，才发现有个人坐在灶下烤火，人极瘦，眼睛大，骤见之下，形容格外可怖，吓得他倒退了两步。

那人却似一个傻子，一双虽大而失神的眼，瞅着萧家骥，什么表情都没有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他问。

“你不要来问我！”那人用微弱的声音答道，“我不逃了！逃不掉的，听天由命了。”

听得这话，萧家骥的心凉了一半，怔怔地望着他，半晌无语。

“看你这样子，不是本地人，哪里逃来的？”

看他相貌和善，而且说话有气无力，生趣索然似地，萧家骥便消除了恐惧戒备之心，老实答道：“我从上海来。”

“上海不是有夷场吗？大家逃难都要逃到那里去，你怎么反投到这里来？”那人用听起来空落落的绝望的声音说：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！何苦？”

“我也是无法，”萧家骥借机试探，却又不便说真话，“我有个生死至交，陷在杭州，我想进城去看他。”

“你发疯了！”那人说道，“杭州城里人吃人，你那朋友，只怕早饿死了，你到哪里去看他？就算看到了，你又不能救他，自己陷在里头，活活饿死。这打的是什么算盘？真正气数。”

话中责备，正显得本心是好的，萧家骥决定跟他说实话，先问一句：“你

老人家贵姓？”

“人家都叫我老何。”

“老何，我姓萧，跟你老人家老实说吧，我是来救杭州的，也不是我，是你们杭州城里鼎鼎大名的一位善人做好事，带了大批粮食，由上海赶来。叫我到城里给王抚台送信。”萧家骥略停一下，摆出一切都豁出去的神态说：“老何，我把我心里的话都告诉你，你如果是长毛一伙，算我命该如此，今年今月今日今时，要死在这里。如果不是，请你指点我条路子。”

老何听他说完，沉思不语，好久，才抬起头来，萧家骥发觉他的眼神不同了，不再是那黯然无光，近乎垂毙的人的神色，是闪耀着坚毅的光芒，仿佛一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那方寸眸子中似地。

他将手一伸：“信呢？”

萧家骥愕然：“什么信？”

“你不是说，那位大善人托你送信给王抚台吗？”

“是的。是口信。”萧家骥，“白纸写黑字，万一落在长毛手里，岂不糟糕？”

“口信？”老何踌躇着，“口信倒不大好带。”

“怎么？老何，”萧家骥了解了他的意思：“你是预备代我去送信？”

“是啊！我去比你去总多几分把握。不过，凭我这副样子，说要带口信给王抚台，没有人肯相信的。”

“那这样，”萧家骥一揖到地，“请老何你带我进城。”

“不容易。我一个人还好混，象你这样子，混不进去。”

“那么，要怎样才混得进去？”

“第一，你这副脸色，又红又白，就象天天吃大鱼大肉的样子，混进城里，就是麻烦。如果，你真想进城，要好好受点委屈。”

“不要紧！什么委屈，我都受。”

“那好！”老何点点头，“反正我也半截入土的了，能做这么一件事，也值！先看看外头。”

于是静心细看，人声依旧相当嘈杂，但枪声却稀了。

“官军打败了。”老何很有把握地说，“这时走，正好。”

萧家骥觉得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，听一听声音，就能判断胜负，未免过于神奇。眼前是重要关头，一步走错不得，所以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老何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早就知道了。”老何答道：“官军饿得两眼发黑，哪里还打得动仗？无非冲一阵而已。”

这就是枪声所以稀下来的缘故了。萧家骥想想也有道理，便放心大胆地跟着老何从边门出了太平军的营地。

果然，太平军已经收队，满街都是，且行且谈且笑，一副打了胜仗的様子。幸好太平军走的是大街，而老何路径甚熟，尽从小巷子里穿来穿去，最后到了一处破败的财神庙，里面有七、八个乞儿，正围在一起掷骰子赌钱。

“老何，”其中有一个说：“你倒没有死！”

老何不理他，向一个衣衫略为整齐些的人说：“阿毛，把你的破棉袄脱下来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借给这位朋友穿一穿。”

“借了给他，我穿啥？”

“他把他的衣服换给你。”

这一说便有好些人争着要换，“我来，我来！”乱糟糟地喊着。

老何打定主意，只要跟阿毛换，他的一件破棉袄虽说略为整齐些，但厚厚一层垢腻，如屠夫的作裙，”已经让萧家骥要作呕了。

“没有办法。”老何说道：“不如此就叫不成功。不但不成功，走出去还有危险。不要说你，我也要换。”

听这一说，萧家骥无奈，只好咬紧牙关，换上那件棉袄，还有破鞋破袜。萧家骥只觉满身虫行蚁走般肉麻，自出娘胎，不曾吃过这样的苦头，只是已穿上身，就决没有脱下来的道理。再看老何也找人换了一身衣服，比自己的更破更脏，别人没来由也受这样一份罪，所以何来？这样想着，便觉得容易忍受了。

“阿毛！”老何又说：“今天是啥口令？”

“我不晓得。”

“我晓得。”有人响亮的回答，“老何，你问它做啥？”

“自然有用处。”老何回头问萧家骥：“你有没有大洋钱，摸一块出来。”

萧家骥如言照办，老何用那块银洋买得了一个口令。

“但是，这是什么口令呢？”萧家骥问。

“进城的口令。”老何答道，“城虽闭了，城里还是弄些要饭的出来打探军情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”

在萧家骥却太有用了，同时也恍然大悟，为何非受这样的罪不可。

走不多远，遥遥发现一道木城，萧家骥知道离城门还有一半路程。他听胡雪岩谈过杭州十城被围以后，王有龄全力企图打开一条江路，但兵力众寡悬殊，有心无力。正好张玉良自宫阳撤退，王有龄立即派人跟他联络，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，张玉良从江干往城里扎营，城里往江干扎营，扎住一座，坚守一座，不求速效而稳扎稳打，总有水到渠成、联成一气打开一线生路的时候。

由于王有龄的亲笔信，写得极其恳切，说“杭城存亡，视此一举，不可失机误事”，所以张玉良不敢怠慢，从江干外堤塘一面打、一面扎营，扎了十几座，遇到一条河，成了障碍，张玉良派人夺围进城，要求王有龄派兵夹击，同时将他扎营的位置，画成明明白白的图，一并送上。王有龄即时通知饶廷选调派大队出城，谁知饶廷选一夜耽误，泄漏机密，李秀成连夜兴工，在半路上筑成一座木城，城上架炮，城外又筑土墙，墙上凿眼架枪，隔绝了张玉良与饶廷选的两支人马，而且张玉良因此中炮阵亡。

这是胡雪岩离开杭州时的情形，如今木城依旧，自然无法通过，老何带着萧家骥，避开太平军，远远绕过木城，终于见了城门。

“这是候潮门。”

“我晓得。”萧家骥念道：“候潮听得清波响，涌金钱塘定太平。”

这两句诗中，嵌着杭州五个城门的名称，只有本地人才知道，所以老何听他一念，浮起异常亲切之感，枯干瘦皱，望之不似人形的脸上，第一次出现了笑容，“你倒懂！”他说，“哪里听来的？”

萧家骥笑笑答道：“杭州我虽第一次来，杭州的典故我倒晓得很多。”

“你跟杭州有缘。”老何很欣慰地说，“一定顺利。”

说着话，已走近壕沟，沟内有些巡逻，沟外却有人伏地贴耳，不知在干

什么？萧家骥不免诧异却步。

“这些是什么人？”

“是瞎子。”老何答道，“瞎子的耳朵特别灵，地下再埋着酒坛子，如有啥声音听得格外清楚。”

“噢！我懂了。”萧家骥恍然大悟，“这就是所谓‘瓮器’，是怕长毛挖地道，埋炸药。”

“对了！快走吧，那面的兵在端枪了。”

说着，老何双手高举急步而行，萧家骥如法而施，走到壕沟边才住脚。

“口令！”对面的兵喝问。

“日月光明。”

那个兵不作声了，走向一座辘轳，摇动把手，将一条矗立着的跳板放了下来，横搁在壕沟上、算是一道吊桥。

萧家骥觉得这个士兵，虽然形容憔悴，有气无力，仿佛连话也懒得说似地，但依然忠于职守，也就很可敬了。由此便想：这里清军的纪律，还没到那样糟不可言的地步，既然如此，何必自找麻烦，要混进城去。

想到就说：“老何！我看我说明来意，请这里驻守的军官，派弟兄送我进城，岂不省事？”

老何沉吟了一下答道：“守候潮门的曾副将，大家都说他不错的，不妨试一试。不过，”老何提出警告：“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说不清，也是实话。到底怎么回事，你自己晓得，不要前言不搭后语，自讨苦气。”

“不会，不会！我的话，货真价实，那许多白米停在江心里，这是假得来的吗？”

听这一说，老何翻然改计，跟守卫的兵士略说经过，求见官长。于是由把总到千总、到守备，一层层带上去，终于在候潮门见到了饶廷选的副将曾得胜。

“胡道台到上海买米，我们是晓得的。”曾得胜得知缘由以后，这样问道：“不过你既没有书信，又是外路口音，到底怎么回事，倒弄不明白，怎么领你去见王抚台？”

萧家骥懂他的意见，叫声：“曾老爷！请你搜我身子，我不是刺客，公然求见，当然也不是奸细。只因为穿越阵地，实在不能带什么书信，见了王抚台，我有话说，自然会让他相信我是胡道台派来的。如果王抚台不相信，请曾老爷杀我的头。我立一张军令状在你这里。”

“立什么军令状？这是小说书上的话。我带你去就是。”曾得胜被萧家骥逗得笑了，不过他的笑容比哭还难看。

“是！”萧家骥响亮地答应一声，立即提出一个要求：“请曾老爷给我一身弟兄的棉军服穿！”

他急于脱卸那身又破又脏的衣服，但轻快不过片刻，一进了城，尸臭蒸熏，几乎让他昏倒。

* * *

王有龄已经绝望了！一清早，杰纯冲过一阵，就是萧家骥听到枪声的那时刻，十几船活命的白米等着去运，这样的鼓励，还不能激出土兵的力量来，又还有什么人能开粮通道，求得一线生路？因此，他决定要写遗折了：

窃臣有龄前将杭城四面被围，江路阻绝，城中兵民受困各情形，托江苏抚臣薛焕，据情代奏，不识能否达到？现在十门围紧，贼众愈取愈多，迭次

督同饥军，并密约江干各营会台夹击，计大小昼夜数十战，竟不能开通一线饷道。

城内粮食净尽，杀马饷军，继以猫鼠，食草根树皮，饿浮载道，日多一日，兵弁忍饥固守，无力操戈。初虞粮尽内变，经臣等涕泣拊循，均效死相从，绝无二志，臣等奉职无状，致军民坐以待毙，久已痛不欲生……

写到这里，王有龄眼痛如割，不能不停下笔来。他这眼疾已经整一年了，先是“心血过亏，肝阳上逼，脾经受克，肺气不舒”，转为“风火上炎”，而又没有一刻能安心的时候，以致眼肿如疣，用手一按，血随泪下，见到的人，无不骇。后来遇到一位眼科名医，刀圭与药石兼施，才有起色，但自围城以来，旧疾复发，日重一日，王有龄深以为恨，性命他倒是早已置之度外，就这双眼睛不得力，大是苦事。如果是其他文报，可以口授给幕友子侄代笔，但这通遗折，王有龄不愿为人所见，所以强睁如针刺般疼痛的双眼，继续往下写：

第残喘尚存，总以多杀一贼，多持一日为念，泣思杭城经去年兵燹之后，户鲜盖藏，米粮一切，均由绍贩运，军饷以资该处接济为多。金、兰不守后，臣等早经筹计，须重防以固守绍一线饷源，乃始则饬宁绍道台张景渠，继又迭饬运司庄焕文，记名道彭斯举，各带兵勇设防，均经王履谦议格不行，又夏袒庇绅富，因之捐借俱穷，固执已见，诸事掣肘。臣等犹思设防堵御，查有廖宗元与湖绅赵景贤，历守危城，一载有余，调署绍兴府，竭筹布置。乃违大绅不愿设防之意，诬以通贼痛殴，履谦从旁袖手，比及城陷而走，卒致廖宗元城亡与亡，从此宁绍各属相继失陷，而杭城已为孤注，无可解救矣……

写到这里，王有龄一口怨气不出，想到王履谦携带家眷辎重，由宁波出海到福建，远走高飞，逍遥自在，而杭州却受此直古所无的围困，自己与驻防将军瑞昌，纵能拼得一死报君主，却无补于大局，因而又奋笔写道：

王履谦贻误全局，臣死不瞑目。眼下饷绝援穷，危在旦夕，辜负圣恩，罪无可逭。惟求皇上简发重兵，迅图扫荡，则臣等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现在折报不通，以后更难输达，谨将杭城决裂情形，合词备兵折稿，密递上海江苏抚臣薛焕代缮具奏。仰圣瞻天，无任痛切惊惶之至。

遗折尚未写完，家人已经闻声环集，王有龄看着奶妈抱着的五岁小儿子，肤色黄黑，骨瘦如柴，越发心如刀割，一恸而绝。

等救醒过来，只见他的大儿子喬云含着泪强展笑容，“爹！”他说，“胡大叔派人来了。”

“喔，”这无论如何是个喜信，王有龄顿觉有了精神，“在哪里？”

“在花厅上等着。”喬云说道：“爹也不必出去了，就请他上房来见吧！”

“也好。”王有龄说，“这时候还谈什么体制？再说，胡大叔派的人，就是自己人。请他进来好了。”他又问：“来人姓什么？”

“姓萧！年纪很轻，他说他是古应春的学生，”

进上房，萧家驥以大礼拜见。王有龄力弱不能还礼，只叫：“萧义士，萧义士，万不敢当。”

萧家驥敬重他的孤忠苦节，依旧恭恭敬敬地一跪三叩道，只有由喬云在一旁还了礼，然后端张椅子，请他在王有龄床前坐下。

“王大人！”

萧家驥只叫得这一声，下面的话就说不出来了。这倒不是怯官，只为一路而来，所见所闻，是梦想不到的惊心惨目，特别是此一刻，王家上下，一

个个半死不活，看他们有气无力地飘来飘去，真如鬼影幢幢，以至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此身究竟是在人间，还是在地狱？因而有些神智恍惚，一时竟想不起话从哪里开头？

于是反主为客，王有龄先问起古应春：“令师我也见过，我们还算是干亲。想来他近况很好？”

“是，是。托福，托福！”

等话出口，萧家骥才发觉一开口就错，王有龄眼前是这般光景，还有何福可托？说这话，岂不近乎讥讽？

这样想着，急图掩饰失言，便紧接着说：“王大人大忠大义，知道杭州情形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感动的。都拿王大人跟何制台相比……”

这又失言了！何桂清弃地而逃，拿他相比，自是对照，然仿佛责以与杭州共亡似地。萧家骥既悔且愧又自恨，所以语声突住，平日伶牙利齿的人，这时变得笨嘴拙舌，不敢开口了。谁知道这话倒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用，王有龄不但不以为忤，脸上反而有了笑容，“上海五方杂处，议论最多。”他问：“他们是怎么拿我跟何制军相比？”

既然追问，不能不说，萧家骥定定神答道：“都说王大人才是大大的忠臣。跟何制台一比，贤愚不肖，更加分明了。大家都在保佑王大人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了。”

“唉！”王有龄长长地舒了口气，“有这番舆论，可见得公道自在人心。”他略停一下又问：“雪岩总有信给我？”

“怕路上遇到长毛，胡先生没有写信，只有口信。”萧家骥心想，胡雪岩所说，王有龄向他托孤的话，原是为了征信之用，现在王有龄既已相信自己的身分，这话就不必再提，免得惹他伤心，所以接下来便谈正题：“采办的米，四天前就到了，停在江心，胡先生因为王大人曾交代，米船一到，自会派人跟他联络，所以不敢离开。一直等到昨天，并无消息，胡先生焦躁得食不甘味，夜不安枕，特为派我冒险上岸来送信，请王大人赶快派兵，打通粮道，搬运上岸。”

话还未定，王有龄双泪直流，不断摇头，哽咽着说：“昨天就得到消息，今天也派兵出城了。没有用！叫长毛困死了，困得一点气力都没有了。可望而不可接，有饭吃不到口，真叫我死不瞑目。”

说到这里，放声一例，王家大小，亦无不抢天呼地，跟着痛哭。萧家骥心头一酸，眼泪汨汨而下，也夹在一起号淘。

“流泪眼看流泪眼”，相互劝慰着收住了眼泪，萧家骥重拾中断话头，要讨个确实主意。

问到这话，又惹王有龄伤心，这是唯一的一条生路，关乎全城生存，明知可望而不可接，却又怎么能具此大决断，说一声，算了！你们走吧！

不走等机会又如何？能办得到这一点，自然最好，虽然画饼不能充饥，但是望梅或可止渴，有这许多米停泊在钱塘江心，或许能激励军心，发生奇迹。王有龄见过这样的奇迹，幼时见邻家失火，有个病足在床的人，居然能睦步冲出火窟。人到绝处想求生时，那份潜力的发生，常常是不可恩议的。

然而这到底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。这许多米摆在那里，太平军必起夺粮之心，就算他们自己未绝粮，但为了陷敌于绝境，亦必千方百计动脑筋不可，或明攻，或暗袭，只要一于此，胡雪岩十之八九会葬身在钱塘江中，追随伍子胥于地下，呜咽朝夕，含恨千古。转念到此，王有龄凄然下泪，摇头长

叹：“何若‘临死还拉个垫背的’？萧义士，你跟雪岩说：心余力绌，坐以待毙。请他快走吧！”

其实这倒是萧家骥想讨到的一句话，但听王有龄说出口来，他反答应不下了。

“王大人！再筹划筹划看！”

“不用筹划了。日日盼望，夜夜盘算，连想派个人跟雪岩联络，都不容易办得到。唉，”王有龄痛心欲绝地说：“我什么都不错，只错了两件事，一件是当初有人劝我从城上筑一条斜坡，直到江边，派重兵反守，以保粮路，我怕深累民力，而且工程浩大，担心半途而废，枉抛民力，不曾采纳。如今想来，大错特错。”

这实在是个办法，有了这条路，当然也难免遭太平军的袭击，但九次失败，一次成功，城内亦可暂延残喘，决不会象现在这样被困得一点点生路都找不到。

当然，这话要说出来，会更使王有龄伤心，所以只好反过来说，“那也不见得。”他说，“照我一路看到的情形，长毛太多，就有这条斜坡，也怕守不住。”

“这不去说他了。第二件事最错！”王有龄黯然说道：“被围之初，有人说该闭城，有人说要开城放百姓，聚讼纷坛，莫衷一是。我不该听了主张闭城的人的话，当初该十门大开，放百姓去逃生才是正办。”

“王大人，你老也不必懊悔了。说不定当初城门一开，长毛趁机会一冲，杭州早就不保。”

“原来顾虑的也就是这一点。总当解围是十天半个月的事，大家不防守一守，开城放百姓，会动摇军心。哪知道，结果还是守不住。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我对不起大家啊！”说到这里，又是一场号陶大哭。

萧家骥再次陪泪，而心里却已有了打算，哽咽着喊道：“王大人，王大人，请你听我说一句。”

等王有龄悲伤略减，萧家骥提出一个办法，也可以说是许诺，而实在是希望，希望粮船能再安然等待三天，更希望城内清军能在这三天以内，杀出一条血路，运粮上岸。

“但愿如此！”王有龄强自振作着说，“我们内外相维，尽这三天以内拼一拼命。”

“是！”为了鼓舞城内军队，萧家骥又大胆作了个许诺：“只要城内官兵能够打到江边，船上的洋兵一定会得接应，他们的人数虽不多，火器相当厉害，很得力的。”

“能这样最好。果然天从人愿，杭州能够解围，将来洋兵的犒赏，都着落在我身上。多怕不行，两万银子！”王有龄拍着胸脯说：“哪怕我变卖薄产来赔，都不要紧。”

“是了。”萧家骥站起身来说：“我跟王大人告辞，早点赶回去办正事。”

“多谢你！萧义士。”王有龄衷心感激地说：“杭州已不是危城，简直是绝地，足下冒出生入死的大险来送信，这份云天高义，不独我王某人一个人，杭州全城的文武军民，无不感激。萧义士，”他一面说，一面颤巍巍地起身，“请受我一拜！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萧家骥慌忙扶住，“王大人，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。”

一个坚辞，一个非要拜谢，僵持了好一会，终于还是由王有龄的长子代父行礼，萧家骥自然也很感动，转念想到生离几乎等于死别，不由得热泪盈眶，喉头梗塞，只说得一声：“王大人，请保重！”扭头就走。

踉踉跄跄地出了中门，只听里面在喊：“请回来，请回来！”

请了萧家骥回去，王有龄另有一件大事相托，将他的“遗疏”交了给萧家骥：“萧义士！”这一次王有龄的声音相当平静：“请你交付雪岩保管。城在人在，城亡人亡，只听说杭州失守，就是我毕命之日，谓雪岩拿我这道遗疏，面呈江苏薛抚台，请他代缮出奏。这件事关乎我一生的结果，萧义士，我重重拜托了。”

见他是如此肃穆郑重的神情，萧家骥不敢怠慢，重重地应一声：“是！”然后将那道遗疏的稿子折成四叠，放入贴肉小褂子的口袋中，深怕没有放得妥当会遗失，还用手在衣服外面按了两下。

“喔，还有句话要交代，这道遗疏请用我跟瑞将军两个人的衔名出奏。”王有龄又说，“我跟瑞将军已经约好了，一起殉节，决不独生。”听他侃侃而谈，萧家骥便掩没了悲伤，从容拜辞；“王大人，”他说，“我决不负王大人的付托。但愿这个稿子永远存在胡先生手里！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王有龄用低微但很清晰的声音说：“再请你转告雪岩，千万不必为我伤心。”

胡雪岩岂有不伤心之理？接得王有龄的遗疏，他的眼圈就红了，而最伤心的，则是王有龄已绝了希望。他可以想象得到，王有龄原来一心所盼的是粮船，只怕胡雪岩不能顺利到达上海，到了上海办来粮食，又怕不能冲破沿途的难关到达杭州。哪知千辛万苦，将粮运到了，却是可望而不可接，从此再无指望，一线希望消失，就是一线生机断绝，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王有龄的心化成为冰，有生之日，待死之时，做人到此绝境，千古所无，千古所悲。

然而胡雪岩却不能不从无希望中去找希望，希望在这三天中发生奇迹。这是个飘渺的希望，但就悬此飘渺的希望亦似乎不易，形势在一夜之间险恶了，太平军一船一船在周围盘旋，位置正在枪弹所够不到的地方，其意何居，不言可知。因此，护送的洋兵，已在不断催促，早作了结。

“要请他们等三天，只怕很难。”李得隆说，“派去的人没有回来，总要有确实信息再说，这句话在道理上，他们就不愿也没奈何。现在家骥回来了，刚才一谈杭州的情形，大家也知道了。没有指望的事，白白等在这里冒极大的危险，他们不肯的。”

“无论如何要他们答应。来了一趟，就此回去，于心不甘。再说，有危险也不过三天，多的危险也冒过了，何在乎这三天？”

“那就早跟他们说明白。”李得隆说，“沙船帮看样子也不大肯。”

“只要洋兵肯了，他们有人保护，自然没有话说。这件事要分两方面做，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胡雪岩说：“请你们两位跟联络的人去说：我有两个办法，随他们挑……”

胡雪岩盘算着，两个办法够不够，是不是还有第三条兼筹并顾的路，想了半天，只有两个办法。

“第一个办法，如果城里能够杀出一条血路，请他们帮忙打，王抚台犒赏的两万银子，我一到上海就付，另外我再送一万。如果有阵亡受伤的，抚恤照他们的营规加一倍。这样等过实足三昼夜，如果没有动静，开船到宁波，我送三千银子。”

“这算得重赏了。他们卖命也卖得过。”李得隆又问：“不过人心不同，万一他们不肯，非要开船不可呢？”

“那就是我的第二个办法，他们先拿我推在钱塘江里再开船。”

胡雪岩说这话时，脸色白得一丝血色都没有，李得隆、萧家骥悚然动容，相互看看，久久无语。

“不是我吓他们！我从不瞎说，如果仁至义尽他们还不肯答应，你们想想，我除死路以外，还有什么路好走？”

由于胡雪岩不惜以身相殉的坚决态度，一方面感动了洋兵，一方面也吓倒了洋兵，但通过联络官提出一个条件，要求胡雪岩说话算话，到了三天一过，不要再出花样，拖延不走。

“尽人事而听天命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留这三天是尽尽人事而已，我亦晓得没用的。”

话虽如此，胡雪岩却是废寝忘食，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，日日夜夜在船头上凝望。江朝呜咽，虽淹没了他吞声的饮泣，但江风如剪，冬宵寒重，引发了他的剧烈的咳嗽，却是连船舱中都听得见的。

“胡先生，”萧家骥劝他，“王抚台的生死大事，都在你身，还有府上

一家，都在盼望。千金之躯，岂可以这样不知道爱惜？”

晚辈有责备之词，情意格外殷切，胡雪岩不能不听劝。但睡在铺上，却只是竖起了耳朵，偶尔听得巡逻的洋兵一声枪响，都要出去看个明白。

纵然度日如年，三天到底还是过去了，洋人做事，丝毫没有通融，到了实足三昼夜届满，正是晚上八点钟，却非开船不可。

胡雪岩无奈，望北拜了几拜，权当生奠。然后痛哭失声而去。

到了甬江口的镇海附近，才知道太平军黄呈忠和范汝增，从慈溪和奉化分道进攻，宁波已经在两天前的十一月初八失守。不过宁波有租界，有英美领事和英法军舰，而且英美领事，已经划定“外人居住通商区域”，正跟黄呈忠和范汝增在交涉，不希望太平军进驻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胡雪岩有气无力地说，“我们回上海？”

“哪有这个道理？胡先生，你精神不好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办。”

于是萧家骥雇一只小船，驶近一艘英国军舰，隔船相语，军舰上准他登船，同时见到了舰长考白脱。

他的来意是要跟杨坊开在宁波的商号联络，要求军舰派人护送。同时说明，有大批粮食可以接济宁波。

这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件事，“在‘中立区’避难的中国人，有七万之多，粮食供应，成为绝大的问题，你和你的粮食来得正是时候。不过，我非常抱歉，”考白脱耸耸肩说：“眼前我还没有办法达成你的意愿。你是不是可以在我船上住两三天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领事团正在跟太平军交涉。希望太平军不进驻中立区，同时应该维持市面。等谈判完成，你的粮食可以公开进口。但在目前，我们需要遵守约定，不能保护任何中国人上岸。”

“那么，是不是可以为我送一封信呢？”

考白脱想了想答道：“你可以写一封信，我请领事馆代送。同时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领事。”

萧家骥如言照办。考白脱的处置也异常明快，派一名低级军官，立即坐小艇登岸送信，同时命令他去谒见英国驻宁波的领事夏福礼，报告有大批粮食运到的好消息。

为了等待复信，萧家骥很想接受考白脱的邀请，在他的军舰上暂住下来，但又不放心自己的船，虽说船上有数十名洋兵保护，倘或与太平军发生冲突，麻烦甚大。如果跟考白脱要一面英国国旗一挂，倒是绝好的安全保障，却又怕属于美国籍华尔的部下，认为侮辱而拒绝。左思右想，只有先回船守着再说。及至起身告辞时，考白脱正好接到报告，知道有华尔的兵在，愿意取得联络，请萧家骥居间介绍。

这一下无形中解除了他的难题，喜出望外，连声许诺。于是由军舰上放下一条救生艇，陪着一名英国军官回到自己船上，洋兵跟洋兵打交道的结果，华尔的部下接受了英军的建议，粮船悬挂英国国旗，置于考白脱的保护之下。

到这地步，算是真正安全了。萧家骥自觉这场交涉办得异常得意，兴冲冲地要告诉胡雪岩。到了舱里一看，只见胡雪岩神色委顿异常，面色难看得很。

“胡先生，”他大惊问说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要病了。”

萧家骥探手去摸他的额头，其烫无比，“已经病了！”他说，“赶快躺下来。”

这一躺下来就起不来了，烧得不断谵语，不是喊“雪公”，就是喊“娘”。病中神智不情，只记得已到了岸上，却不知卧疾何处。有一天半夜里醒过来，只见灯下坐着一个人，且是女人，背影苗条，似乎很熟，却一时再也想不起来是谁。

“我在做梦？”

虽是低声自语，自也惊动了灯下的人，她旋转身来，扭亮了洋灯，让胡雪岩看清了她的脸，这下真的象做梦了，连喊都喊不出来！

“你，你跟阿巧好象！”

“我就是阿巧！”她抹一抹眼泪强笑着，“没有想到是我吧？”

胡雪岩不答，强自抬起身子，力弱不胜，摇摇欲倒，阿巧赶紧上来扶住了他。

“你要做啥？是不是要茶水？”

“不是！”胡雪岩吃力地说，“我要看看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这是哪里，你是不是真的阿巧？”

“是啊！我是真的阿巧。我是特为来看你的，你躺下来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
话太多了，无从说起，其实是头上昏昏沉沉地，连想都无从想起。胡雪岩只好躺了下来，仰脸望望帐顶，又侧脸望望阿巧，先要弄清楚从得病到此刻的情形。

“人呢？”他没头没脑地问。

“你是说那位萧少爷？”阿巧答道，“他睡在外房。”

在外房的萧家骥，已经听见声音，急急披衣起床来探视，只见胡雪岩虽然形容憔悴，但眼中已有清明的神色，便又惊又喜地问道：“胡先生，你认不认得我？”

“你？”胡雪岩不解地问：“你不是家骥吗？”

“这位太太呢？”

“她是何姨太太。”胡雪岩反问一句：“你问这些做啥？倒象我连人都认不得似地。”

“是啊！”萧家骥欣慰地笑道：“前几天胡先生你真的不认得人。这场湿瘟的来势真凶，现在总算‘扳’回来了。”

“这么厉害！”胡雪岩自己都有些不信，咽着气说：“我自己都想不到。几天了？”

“八天了。”

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在英国租界上，杨老板号子里。”萧家骥说，“胡先生你虚极了，不要多说话，先吃点粥，再吃药。睡过一觉，明天有了精神，听我们细细告诉你。”

这“我们”很明显地包括了阿巧姐，所以她接口说道：“萧少爷的话不错，你先养病要紧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什么情形都不知道，心里闷得很。杭州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消息。”

胡雪岩转脸想问阿巧姐时，她正站起身来，一面向外走，一面说道：“我

去热粥。”

望着那依然袅袅婷婷的背影，再看到萧家骥似笑非笑，有意要装得不注意的诡秘神情，胡雪岩仍有相逢在梦中的感觉，低声向萧家骥问道：“她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昨天到的。”萧家骥答道：“一到就来找我，我在师娘那里见过她一次，所以认得。她说，她是听说胡先生病重，特为赶来服侍的，要住在这里。这件事师娘是知道的，我不能不留她。”

胡雪岩听得这话，木然半晌，方始皱眉说道：“你的话我不懂，想起来头痛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”

“难怪胡先生。说来话长，我亦不太清楚，据她说，她去看师娘，正好师娘接到我的来信，听说胡先生病很重，她要赶来服侍。师娘当然赞成，请师父安排，派了一个人护送，坐英国轮船来的。”

“奇怪啊！”胡雪岩说：“她姓人可何，我姓古月胡，何家的姨太太怎么来服侍我这个病人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？当然是在何家下堂了。”萧家骥说，“这是看都看得出来的，不过她不好意思说，我也不好意思打听。回头胡先生你自己问她就明白了。”

这一下，大致算是了解了来龙去脉。他心里在想，阿巧姐总不会是私奔，否则古应春夫妇不致派人护送她到宁波。但是“但是，她的话靠得住靠不住？何以知道她是你师娘赞成她来的？”

“不错！护送的人，就是我师父号子里的出店老司务老黄。”

胡雪岩放心了。老黄又叫“宁波老黄”，他也知道这个人。胡雪岩还想再细问一番，听得脚步声，便住口不语，望着房门口，门帘掀动，先望见的是阿巧姐的背影，她端着托盘，腾不出手来打门帘，所以是侧着进来。

于是萧家骥帮着将一张炕几横搁在床中间，端来托盘，里面是一罐香粳米粥，四碟清淡而精致的小菜，特别是一样糟蛋，为胡雪岩所酷嗜，所以一见便觉得口中有了津液，腹中也辘辘作响了。

“胡先生，”萧家骥特地说明这些食物的来源，“连煮粥的米都是何姨太从上海带来的。”

“萧少爷，”阿巧姐接口说道：“请你叫我阿巧好了。”

这更是已从何家下堂的明显表示。本来叫“何姨太”就觉得刺耳，因而萧家骥欣然乐从，不过为了尊敬胡雪岩，似乎不便直呼其名，只拿眼色向他征询意见。

“叫她阿巧姐吧。”

“是。”萧家骥用亲切中显得庄重的声音叫一声：“阿巧姐！”

“嗯！”她居之不疑地应声，真象是个大姐姐似地，“这才象一家人。”

这话在他、在胡雪岩都觉得不便作何表示。阿巧姐也不再往下多说，只垂着眼替胡雪岩盛好了粥，粥在冒热气，她便又嘬起滋润的嘴唇吹得不太烫了，方始放下，然后从腋下抽出白手绢，擦一擦那双牙筷，连粥碗一起送到胡雪岩面前，却又问道：“要不要我来喂你？”

这话提醒了萧家骥，有这样体贴的人在服伺，何必自己还站在这里碍眼，便微笑着悄悄走出去。

四只眼睛都望着他的背影，直待消失，方始回眸，相视不语，怔怔地好一会，阿巧姐忽然眼圈一红，急忙低下头去，顺手拿起手绢，装着醒鼻子去

擦眼睛。

胡雪岩也是万感交集，但不愿轻易有所询问，她的泪眼既畏见人，他也就装作不知，扶起筷子吃粥。

这一吃粥顾不得别的了。好几天粒米不曾进口，真是饿极了，唏哩呼噜地吃得好不有劲，等他一碗吃完，阿巧姐已舀着一勺子在等了，一面替他添粥，一面高兴地笑道：“赛过七月十五鬼门关里放出来的！”

话虽如此，等他吃完第二碗，便不准他再吃，怕病势刚刚好转，饱食伤胃。而胡雪岩意有未餍，说好说歹才替他添了半碗。

“唉！”放下筷子他感慨着说：“我算是饱了！”

阿巧姐知道他因何感慨，杭州的情形，她亦深知，只是怕提起来惹他伤心，所以不理他的话，管自己收拾碗筷走了出去。

“阿巧，你不要走，我们谈谈。”

“我马上就来。”她说，“你的药煎在那里，也该好了。”

过不多久，阿巧姐将煎好了的药送来，服待他吃完，劝他睡下。胡雪岩不肯，说精神很好，又说腿上的伤疤痒得难受。

“这是好兆头。伤处在长新肉，人也在复原了。”她说，“我替你洗洗脚，人还会更舒服。”

不说还好，一说胡雪岩觉得浑身发痒，恨不得能在“大汤”中痛痛快快地泡一泡才好，他也象扬州人那样，早就有“上午皮包水，下午水包皮”的习惯。自从杭州吃紧以来，就没有泡过“澡塘”，这次到了上海，又因为腿上有伤，不能入浴。虽然借助于古家的男佣抹过一次身，从里到外换上七姑奶奶特喊裁缝为他现制的新衣服，但经过这一次海上出生入死的跋涉，担忧受惊的冷汗，出了干、干了出，不知几次？满身垢腻，很不舒服，实在想洗个澡，无奈万无劳动阿巧姐的道理。

他心里这样在想，她却说到就做，已转身走了出去，不知哪里找到了一只簇新的高脚木盆，提来一铤子的热水，冲到盆里，然后掀被来捉他的那双脚。

“不要，不要！”胡雪岩往里一缩，“我这双脚从上海上船就没有洗过，太脏了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阿巧姐毫不迟凝地，“我路远迢迢赶了来，就是来服侍病人的，只要你好好复原，我比什么都高兴。”

这两句话在胡雪岩听来，感激与感慨交并。兵荒马乱，九死一生，想到下落不明的亲人，孤立无援的杭州，以及困在绝境，眼看着往地狱里一步一步在走的王有龄，常常会自问：人生在世，到底为的什么，就为了受这种生不如死的苦楚？现在却不同了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苦也有乐，是苦是乐，全看自己的作为。真是《太上感应篇》上所说的：“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”。

这样转着念头，自己觉得一颗心如枯木逢春般，又管用了。

脑筋亦已灵活，本来凡事都懒得去想，此刻却想得很多，想得很快。等阿巧姐替他脚洗好，便又笑道：“阿巧，送佛送到西天，索性替我再抹一抹身子。”

“这不大妥当。你身子虚，受不得凉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胡雪岩将枯瘦的手臂伸出来，临空捣了两下，显得很有劲似的说：“我自己觉得已经可以起床了。”

“瞎说！你替我好好睡下去。”他将他的脚和手都塞入被中，硬扶他睡

倒，而且还掖紧了棉被。

“真的。阿巧，我已经好了。”

“哪有这种事？这样一场病，哪里会说好就好？吃仙丹也没有这样灵法。”

“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你就是仙丹。仙丹一到，百病全消。”

“哼！”阿巧微微撇着嘴，“你就会灌米汤。睡吧！”她用纤纤一指，将他的眼皮抹上。等她转身，他的眼又睁开了。望着帐顶想心事。要想知道的事很多，而眼前却只有阿巧好谈。

阿巧却好久不来，他忍不住喊出声来，而答应的是萧家骥，“胡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你不宜过于劳神。此刻半夜两点钟了，请安置吧！”

“阿巧呢？”胡雪岩问道：“她睡在哪里？”

做批发生意的大商号，备有客房客铺，无足为奇，但从招待堂客，有些商家的客房，甚至忌讳堂客，因为据说月事中的妇女会冲犯所供的财神。杨坊的这家招牌也叫“大记”，专营海鲜杂货批发的商号，虽然比较开通，不忌妇女出入，但单间的客房不多，所以阿巧姐是由萧家骥代为安排，借住在大记的一个伙计家中，与此人的新婚妻子同榻睡了一夜。

“今天不行了，是轮到那伙计回家睡的日子，十天才有这么一天，阿巧姐说，‘人家喷喷香、簇簇新的新娘子，怎好耽误他们夫妻的恩爱？’那伙计倒很会做人，一再说不要紧，是阿巧姐自己不肯。”

“那么今天睡在哪里呢？”

“喏，”萧家骥指着置在一旁的一扇门板，两张条凳说：“我已经预备好了，替她搭‘起倒铺’。不过……”，他笑笑没有再说下去。

神情诡秘，令人起疑，胡雪岩当然要追问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我看这张床蛮大，不如让阿巧姐就睡在胡先生脚后头。”萧家骥又说，“她要在这里搭铺，就为了服侍方便，睡得一床上，不更加方便了吗？”

不知他是正经话，还是戏谑？也不知阿巧姐本人的意思究竟如何？胡雪岩只有微笑不答。

到最后，萧家骥还是替阿巧姐搭了“起倒铺”，被褥衾枕自然是她自己铺设。等待候病人服了药，关好房门，胡雪岩开口了。

“你的褥子太薄，又没有帐子，不如睡到我里床来！”他拍拍身边。

正在卸妆的阿巧姐没有说话，抱衾相就，不过为了行动方便，睡的是外床。宁波人讲究床铺，那张黄杨木雕花的床极大，两个人睡还绰绰有余。里床搁板上置一盏洋灯，捻得小小的一点光，照着她那件葱绿缎子的紧身小夹袄，看在胡雪岩眼里，又起了相逢在梦中的感觉。

“阿巧！你该讲讲你的事了吧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阿巧很温柔地说：“你这半夜也累了，刚吃过药，好好睡一觉。明天再谈。”

“我现在精神很好。”

“精神好自然好。你听，”阿巧姐说，“鸡都在叫了。后半夜这一觉最要紧，睡吧！好在我人都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急的？”

这句话的意思根深，足够胡雪岩想好半天。到底病势初转，精神不够，很快地便觉得困倦，一觉睡到天亮。

他醒她也醒了，急急要起床料理，胡雪岩却愿她多睡一会，拖住她说：“天太冷，不要起来。我们好好谈谈。”

“谈什么？”阿巧姐说，“但愿你早早复原，回到上海再说。”

“我昨天晚上想过了，只要这一次能平平安安过去，我再也不做官了，安安分分做生意，能够跟几个好朋友常在一起叙叙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你只晓得朋友！”阿巧姐是微带怨态的神情，“就不替自己打算打算。”

替他自己打算，当然也就要包括她在内。言外之意，相当微妙，胡雪岩很沉着地不作表示，只是问说：“你是怎么从何家出来的？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！”

“当然要告诉你的。不过你处处为朋友，听了只怕心里会难过。”

她的意思是将何桂清当做胡雪岩的朋友，这个朋友现在惨不可言。只为在常州一念之差，落得个“革职拿问”的处分，迁延两年，多靠薛焕替他支吾敷衍，然而“逃犯”的况味也受够了。

“这种日子不是人过的。”阿巧姐喟叹着说：“人嘛是个黑人，哪里都不能去，听说有客人来拜，先要打听清楚，来做什么？最怕上海县的县大老爷来拜，防是来捉人的。‘白天不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心不惊，这句俗语，我算是领教过了，真正一点不错，我都这样子，你想想本人心里的味道？’”

“叫我，就狠一狠心，自己去投案。”

“他也常这样说，不过说说而已，就是狠不下心来。现在现在，连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快不多了。从先帝驾崩，幼主嗣位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，重用恭王，朝中又是一番气象，为了激励士气，凡是丧师辱国的文武官员，都要严办。最不利的是，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，朝命统辖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四省军务，四省官员，文到巡抚，武到提督，悉归节制。何桂清曾经托人关说，希望能给他一个效力赎罪的机会，而得到的答复只有四个字：“爱莫能助”。

“半个月以前，有人来说，曾大人保了个姓李的道台，领兵来守上海。这位李道台，据说一到上海就要接薛抚台的手。他是曾大人的门生，自然听老师的话。薛抚台再想帮忙也帮不上了。为此之故……”

为此，何桂清不能不作一个最后的打算：家事已作了处分，姬妾亦都遣散。阿巧姐就是这样下堂的。

想想他待她不错，在这个时候，分袂而去，未免问心不安。无奈阿桂清执意不回，她也就只好听从而了。

“那么，他也总要为你的后半辈子打算打算。”胡雪岩说：“不过，他剩下几个钱，这两年坐吃山空，恐怕所余已经无几。”

“过日子倒用不了多少，都给人骗走了，这个说，可以替他到京里走门路，那个说某某人那里送笔礼。这种塞狗洞的钱，也不知道花了多少。”阿巧姐说，“临走以前，他跟我说，要凑两千银子给我。我一定不要。”

“你倒也够义气。不过，这种乱世，说老实话：求人不如求己。我也不是毫无打算的，我有一只小箱子托七姑奶奶替我收着，那里面一点东西，总值三五万，到了上海我交给你。”

“交给我做什么？”胡雪岩问道：“我现在还没心思来替你经营。”

阿巧姐先不作声，一面眨眼，一面咬指甲，仿佛有极要紧的事在思索似地。胡雪岩是从钱塘江遥别王有龄的那一刻，便有万念俱灰之感，什么事都不愿、也不能想，因此恹恹成病，如今病势虽已脱险，而且好得很快，但懒散如旧，所以不愿去猜她的心事，只侧着脸，象面对着他所喜爱的古玉似地，恣意鉴赏。

算一算有六年没有这样看过她了。离乱六年，是一段漫长的岁月，多少人生死茫茫，音信杳然，多少人升沉浮降，荣枯异昔，而想到六年前的阿巧姐，只如隔了一夜做了个梦，当时形容清晰地浮现在脑际，两相比较，有变了的，也有不变的。

变得最明显的是体态，此刻丰腴了些，当时本嫌纤瘦，所以这一变是变得更美了，也更深沉老练了。

不变的是她这双眼中的情意，依然那么深，那么纯，似乎她心目中除了一个胡雪岩以外，连她自己都不关心。转念到此，他那颗心就象冷灰发现一粒火星，这是火种复炽的开始，他自己都觉得珍贵得很。

于是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握住她的手，感慨地说：“这趟我真是九死一生，不是怕路上有什么危险，胆子小，是我的心境。从杭州到宁波，一路上我的心冷透了，整天躺在床上在想，一个人为啥要跟另外一个人有感情？如果没有感情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用不着替他牵肠挂肚，所以我自己对自己说，将来等我心境平静了，对什么人都要冷淡些。”

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有些气喘，停了下来，阿巧姐不曾听出他的语气未完，只当他借题发挥，顿时脸色大变。

“你这些话，”她问，“不是特为说给我听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说了这两个字，胡雪岩才发觉她的神情有异，立刻明白她是误会了，赶紧又接了一句：“这话我什么人面前都没说过，只跟你一人说，是有道理的。不晓得你猜得着，猜不着？”

意思仍然令人莫名其妙，但他急于解释误会的态度，她是看得出来的，心先放了一半，另一半要听他下一句话如何？

“你不要让我猜了！你晓得的，赌心思，跟别人我还可以较量较量，在你面前差了一大截。”

胡雪岩笑了，笑容并不好看，人瘦显得口大，两颗虎牙看上去象獠牙。但比竟是高兴的笑容，阿巧姐还是乐意看到的。

“你还是那样会说话。”他正一正脸色说：“我特为谈我的心境，是想告诉你一句话，此刻我的想法变过了。”

“怎么变法？”

“人还是要要有感情的。就为它受罪，为它死……”

一句话未完，一只又软又暖的手掩在他口上：“什么话不好说，说这些没轻重的话！”

“好，不说，不说。你懂我的意思就可以了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你刚才好象在想心事？何妨跟我谈谈。”

“要谈的话很多。现在这样子，你没心思听，我也没心思说，一切都不必急，等你病养好了再说。”

“我的病一时养不好的。好在是……”他想说“好在是死不了的”，只为她忌讳说“死”，所以猛然咽住，停了一下又说：“一两天我就想回上海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不行。在宁波，消息不灵，又没有事好做，好人都要闷出病来，怎么会养得好病？”

“那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你刚刚才有点好，数九寒天冒海风上路，万一病势反复，在汪洋大海里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那就是两条人命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不想想，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除了跳海，还有什么路好走？”是这样生死相共的情分，胡雪岩再也不忍拂她的意了。但是，他自己想想，只要饮食当心，加上阿巧姐细心照料，实在无大碍。不过，若非医生同意，不但不能塞阿巧姐的嘴，只怕萧家骥也未见得答应。

因此，他决定嘱咐萧家骥私下向医生探问。但始终找不到机会，因为阿巧姐自起床以后，几乎就不曾离开过他，天又下雪了，萧家骥劝她就在屋子里“做市面”，就着一只熊熊然的炭盆，煎药煮粥做菜，都在那间屋里。胡雪岩倒觉得热闹有趣，用杭州的谚语笑她是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但也因此，虽萧家骥就在眼前，却无从说两句私话。

不过，也不算白耗工夫。萧家骥一面帮阿巧姐做“下手”，帮她料理饮食，一面将这几天的情形都告诉了胡雪岩。

据说黄呈忠、范汝增经与英国领事夏福礼交涉，商定尽量避免与外侨发生冲突。而且还布告安民，准老百姓在四门以外做生意，宁彼の市面，大致已经恢复了。

“得力的是我们的那批米。民以食为天，粮食不起恐慌，人心就容易安定。”萧家骥劝慰似地说：“胡先生，你也可以稍稍弥补遗憾了。”

“这是阴功积德的好事。”阿巧姐接口说道：“就看这件好事，老太太就一定会有菩萨保佑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”

胡雪岩不作声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悲，没有什么适当的话好表达他的复杂的心情。

“有句要紧话要告诉胡先生，那笔米价，大记的人问我怎么算法？是卖了拆帐，还是作价给他们？我说米先领了去，怎样算法，要问了你才能定规，如果他们不肯答应，我作不了主，米只好原船运回。大记答应照我的办法，现在要问胡先生了。照我看，拆帐比较合算！”

“不！”胡雪岩断然答道：“我不要钱。”

那么要什么呢？胡雪岩要的是米，要的是运粮的船，只等杭州一旦为清军攻下，三天以内就要，因为那时所需要的就是米。

“何必这么做？”萧家骥劝他，“胡先生，在商言商，你的算盘是大家佩服的，这样做法，不等于将本钱‘搁煞’在那里。而况杭州克复，遥遥无期。”

“不见得。气运要转的。”胡雪岩显得有些激动，“我看他们不会太久，三五年的工夫，就要完了。”

“三五年是多少辰光，利上盘利，一担米变成两三担米，你也该盘算盘算。”

“话不错！”胡雪岩又比较平静了，“我有我的想法，第一，我始终没有绝望，也许援兵会到，杭州城可以不破，如果粮道可以打通，我立刻就要运米去接济，那时候万一不凑手，岂不误了大理。第二，倘或杭州真的失守，留着米在那里，等克复以后，随时可以启运。这是一种自己安慰自己的希望，说穿了，是自己骗自己，总算我对杭州也尽到心了。”

“这也有道理，我就跟大记去交涉。”

“这不忙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医生啥时光来？”

“每天都是中饭以后。”

“那就早点吃饭，吃完了她好收拾。”胡雪岩又问阿巧姐，“等医生来了，你要不要回避？”

虽然女眷不见男客，但对医生却是例外，不一定要回避，只是他问这句话，就是让她回避的意思，阿巧姐当然明白，顺着他的心意答道：“我在屏风后面听好了。”

胡雪岩是知道她会回避，有意这样问她，不过她藏在屏风后面听，调虎不能离山，在自己等于不回避，还要另动脑筋。这也简单得很，他先请萧家骥替他写信，占住了他的手，然后说想吃点甜汤，要阿巧姐到厨房里去要洋糖，这样将她调遣了开去，就可以跟萧家骥说私了。“家骥，你信不必写了，我跟你说句话，你过来。”萧家骥走到床前，他说：“我决定马上回上海，你跟医生说一说，我无论如何要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萧家骥诧异，“何必这么急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我就是要走。到了上海，我才好打听消息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本来我的心冷透了。今天一早跟阿巧谈了半天，说实话，我的心境大不相同。我现在有两件事，第一件是救杭州，不管它病入膏肓，我死马要当活马医。第二件，我要做我的生意，做生意一步落不得后，越早到消息灵通的地方越好。你懂了吧？”

“第二点我懂，头一点我不懂。”萧家骥问道：“你怎么救杭州？”

“现在没法子细谈。”胡雪岩有些张皇地望着窗外。

这是因为苗条一影，已从窗外闪过，阿巧姐快进来了。胡雪岩就把握这短短的片刻，告诫萧家骥跟医生私底下“情商”，不可让阿巧姐知道。

是何用意，不易明了，但时机迫促，无从追问，萧家骥只有依言行事。等胡雪岩喝完一碗桂圆洋糖蛋汤，阿巧姐收拾好了一切，医生也就到了。

那医生颇负盛名，医道医德都高人一等，见胡雪岩人虽瘦弱，双目炯炯有光，大为惊异，一夜之隔，病似乎去了一大半，他自承是行医四十年来罕见之事。

“这自然是先生高明。”胡雪岩歉意地问：“先生贵姓？”

“张先生。”萧家骥一旁代答，顺便送上一顶高帽子，“宁波城里第一块牌子，七世祖传的儒医。张先生本人也是有功名的人。”

所谓“功名”，想起来是进过学的秀才，“失敬了！”胡雪岩说：“我是白丁。”

“胡大人太客气了。四海之大，三品顶戴无论如何是万人之上。”

“可惜不是一人之下。”胡雪岩自嘲着纵声大笑。

笑得太急，呛了嗓子，咳得十分厉害，萧家骥赶紧上去替他捶背，却是越咳越凶，张医生亦是束手无策，坐等他咳停，这一下急坏了阿巧姐，她知道胡雪岩的毛病，要抹咽喉，喝蜜水才能将咳嗽止住，萧家骥不得其法，自然无效。

蜜水一时无法张罗，另一点却是办得到，“萧少爷，”她忍不住在屏风后面喊：“拿他的头仰起来，抹抹喉咙。”

是妖滴滴的吴侬软语，张医生不免好奇，转脸张望，而且率直问道，“有女眷在？”

医生是什么话都可以问，不算失礼，但萧家骥却很难回答，一面替胡雪岩抹着喉头，一面含糊地答道：“嗯，嗯，是！”

张医生欲语又止，等胡雪岩咳停了才切脉看舌苔，仔细问了饮食起居的情形，欣慰地表示：“病势已经不碍，只需调养，大概半个月以后可以复原。”

“多谢，多谢！”胡雪岩拱拱手说：“家骥，你陪张先生到你那里开方

子去吧！”

萧家骥会意，等开好方子，便谈到胡雪岩想回上海的话。张医生深为困惑，“病人连移动床铺都是不相宜的。”他问，“大病刚有转机，何可这样子轻率冒失？”

“实在是上海有非他到场不可的大事要办。”家骥说：“路上也只要一两天的工夫，请张先生多开几服调理药带去，格外当心照料，想来不碍。”

“照料？哪个照料？万一病势反复，我又不在船上，你们怎么办。”

“是！”萧家骥说：“那就只好算了。”而问壁的胡雪岩耳朵尖，听了张医生的话，已经有了主意，请他到上海出诊，随船照料。

等张医生开好方子，告辞上轿，阿巧姐自然也不必回避了，胡雪岩便当着萧家骥透露了他的意思。这个想法亦未始不可行，富室巨户，多有这样重金礼聘，专用车船奉迎的，但是眼前时地不同，阿巧姐和萧家骥都觉得不易办到。

“他肯去当然最好，就怕他不肯。”萧家骥说：“第一，宁波的市面还不甚平靖，离家远行，恐怕不放心。第二，快过年了，宁波人的风俗，最重过年团圆，在外头做生意的，都要赶回家来，哪里反倒有出远门的？”

“过年还早，我一定赶年前送他回来。”胡雪岩又说：“说不说在我，肯不肯在他，你何妨去谈一谈。”

“那当然可以。我本来要到他情仪堂去撮药，顺便就看他。”

“原来他也开着药店？”胡雪岩说，“那太好了！就是他不肯到上海，我也想跟他谈谈。”

胡雪岩想开药店是大家知道的，萧家骥心中一动，点点头说：“这倒或许会谈得投机。”

“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家骥，只要他肯去，他怎么说，我们怎么依他。还有，要投其所好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”

“我懂，”萧家骥笑道，“不过，恐怕要请了他来，你自己跟他谈。”

去了一个多时辰，萧家骥回来了，说张医生答应来吃晚饭，又说他喜欢字画。问到邀他同行照料的话，萧家骥表示还不便开口，又说最好由阿巧姐来说，因为这是不情之情，只有女眷相求，容易成功。

“这话也是，男人说话，一句就是一句，碰了钉子或者打了折扣，以后说话就不值钱了。阿巧，”胡雪岩问道：“你肯不肯说？”

“本来是不肯说的，女人的话就不值钱，碰钉子、打折扣都不要紧？真正气数！不过，”她故意做个无可奈何的表情：“唉！不说又不行，只好我来出面了。”

说停当了，要准备肴馔款客。胡雪岩认为不如到馆子里叫菜，比较郑重，阿巧姐也想省事，自然赞成，但萧家骥不甚同意，他肚子里另有一番话，要避着胡雪岩跟阿巧姐说。

“胡先生，这些小事，你不必操心了，我跟阿巧姐去商量。阿巧姐，我陪你到他们厨房里看了再说。”

走到廊下僻处，估量着胡雪岩听不见了，他站住脚，要问她一句话。

“阿巧姐，你是不是真的想帮胡先生办成功这件事？”

“是啊！本来我不赞成的，不过他一定要这样做，我无论如何只有依他。”

“既然无论如何要依他，那么，我有句话说出来，你可不能动气。”

“不会的。你说好了。”

“姓张的很关心你。也不知道他怎么打听到的，晓得你姓何，何姨太长，何姨太短，不停地问。”说到这里，萧家骥停下来看她的脸色。

她的脸色自然不会好看，气的满脸通红：“这种郎中，狼心狗肺，杀千刀！”

“是不是？”萧家骥很冷静地说：“我知道你要动气。”

一句话提醒了阿巧姐，知道他还有未说出来的话，如果自己还是这样子，那些话就听不到了。转念又想，总怪自己的身分尴尬，何姨太出现在姓胡的这里，在人家看，当然也不是什么好女人，既然如此，就不妨动歪脑筋了。

这样转着念头，脸色自然就缓和了，“随他去胡说八道，只要我自己行得正、坐得正好了。”她催促着，“你再说下去。”

“只为胡先生不可不走，要走，就非姓张的一起走不可，所以，我只好耍记花枪。阿巧姐，你是明白人，又看在胡先生分上，一定不会怪我。”

话锋不妙，阿巧姐有些吃惊，不过戒心起在暗中，表面上又是一种态度：“不会，不会。我晓得你是为他。你说出来商量。”

“我在想，如果直言相谈，说请他一起陪到上海，他一定不会答应。这话等他一出口，事情就僵了，所以我灵机一动，说是：‘何姨太特为要我来奉请，晚上她亲手做两样菜，请张先生喝酒，一定要请你赏光。他很高兴的答应了，说是：‘一定来，一定来！’”

这用的是一条美人计，阿巧姐心里当然不是味道，不过一想到是为了胡雪岩，她自然就不会对萧家骥介意，她很平静地问道：“他还有什么话？”

“自然还有话，他问我：‘何姨太为什么要请我？’我说：‘是因为你看好了胡道台，略表谢意。另外还有件事求你。’他一再问我什么事，我不肯说。回头全要看你了。”

阿巧姐点点头，将他前后的话细想了一遍，心里有了主意，只是有一点必须先弄清楚。

“问到我怎么会在这里，你是怎么告诉他的？”

“我说：‘何姨太现在下堂了。她是胡道台的大姨子，苏州现在局势混乱，娘家回不去，只好来投奔至亲。’他说：‘怪不得！人在难中，谈不到避嫌疑，大姨子照料妹夫的病，也是应该的。’”

阿巧姐明白，所谓“大姨子”，是意指她有个妹妹嫁做胡雪岩的偏房，关系如此安排，是疏而亲、亲而疏，不但她穿房入户、照料病人，可以说得过去，而且让色迷迷的张郎中希望不绝，才会上钩。

阿巧姐十分欣赏萧家骥的机智，但也不免好笑，‘要死快哉！耐那哼想得出格介？’她用道道地地苏州话笑着说。

萧家骥自己也笑了，“看起来，他是想跟胡先生做‘连襟’，既然至亲，无话不好谈。”他提醒她说，“这出戏包定唱得圆满，不过，要不要先跟胡先生说好？你自己斟酌。”

阿巧姐考虑结果，认为不可不说，亦不可全说。她是在风尘中打过滚的，男人的心，别样摸不透，只有这一层上，她真是了如指掌。男人的气量大，固然不错，却就是论到夺爱，不能容忍，因为这不但关乎妒意，还有面子在内。

于是略略安排了酒食，找个萧家骥不在眼前的机会，问胡雪岩说：“你是不是一定要姓张的郎中陪到上海？”

“对！”胡雪岩答得斩钉截铁，“他不陪去，你不放心。那就只好想办

法说动他了。”

“办法，我跟萧家骥商量好了。不过有句话说在前面，你要答应了，我们才好做。”

一听就知道话中有话，胡雪岩信得过他们两人，落得放漂亮些，“不必告诉我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觉得怎么好，就怎么做。”

“唷，唷，倒说得大方。”阿巧姐用警告的口吻说：“回头可不要小气。”

这就不能不好好想一想了。胡雪岩自负是最慷慨、最肯吃亏的人，所以对这“小气”的两字之贬，倒有些不甘承受。转念又想，阿巧姐阅历甚深，看男人不会看错，看自己更不会看错，然则说“小气”，一定有道理在内。

他的心思，这时虽不如平时敏捷，但依旧过人一等，很快地想到萧家骥从张家回来那时，说话带些吞吞吐吐，仿佛有难言之隐的神情，终于看出因头了。

于是他故意这样说：“你看得我会小气，一定是拿我什么心爱的东西送他。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，你有什么心爱的东西？”

“只有一样，”胡雪岩笑道：“是个活宝。”

“你才是活宝！”阿巧姐嫣然一笑，不再提这件事了。

* * *

张医生早早就来了，一到自然先看病人，胡雪岩少不得也要客气几句：“多蒙费心，不知道怎么样道谢。请过来吃顿便饭，真正千里鹅毛一点心，不过，我想总有补报的日子。张先生，我们交个朋友。”

“那是我高攀了。”张医生说，“我倒觉得我们有缘。同样的病，同样的药，有的一服见效，有的吃下去如石沉大海，这就是医家跟病家有缘没有缘的道理。”

“是的。”萧家骥接口说道：“张先生跟我们都有缘。”

“人生都是个缘字。”胡雪岩索性发议论，“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到宁波，到了宁波也不曾想到会生病，会承张先生救我的命……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”张医生说，“药医不死人，原是吉人天相，所以药到病除，我不敢贪天之功。”

就这时门帘一掀，连萧家骥都觉得眼前一亮，但见阿巧姐已经着意修饰过了，虽是淡妆，偏令人有浓艳非凡之感。特别那一双剪水双瞳，眼风过处，不由得就吸住了张医生的视线。

萧家骥知道阿巧姐跟胡雪岩的话说得不够清楚详细，深怕言语不符，露了马脚，赶紧借着引见这个因头，将他们的“关系”再“提示”一遍。

“张先生，”他指着阿巧姐说：“这位就是何姨太，胡大人的大姨子。”

胡雪岩几乎笑出声来。萧家骥的花样真多，怎么编派成这样一门亲戚？再看阿巧姐，倒也不以为意，盈盈含笑地衿衽为礼，大大方方招呼一声：“张先生请坐！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张医生急忙还礼，一双眼睛却始终舍不得向别处望一望。

“我们都叫何姨太为阿巧姐。”萧家骥很起劲地作穿针引线的工作，“张先生，你也这样叫好了。”

“是，是！阿巧姐。”张医生问道：“阿巧姐今年青春是……。”

“哪里还有什么青春，人老珠黄不值钱，今年三十二了。”

“看不出，看不出。我略为懂一点相法，让我仔细替阿巧姐看一看。”

也不知是他真的会看相，还是想找个借口恣意品评？不过在阿巧姐自然要当他是真的，端然正坐，微微含笑，让他看相，那副雍容自在的神态，看不出曾居偏房，更看不出来自风尘。

张医生将她从头看到脚，一双脚缩在裙幅之中看不见，但后是可以讨来看的，看相要看手是通例，阿巧姐无法拒绝。本来男左女右，只看一只，她索性大方些，将一双手都伸了出来。

手指象葱管那样，又长、又白、又细，指甲也长，色呈淡红，象用凤仙花染过似地，将张医生看得恨不能伸手去握一握。

“好极了！”他说，“清贵之相。越到晚年，福气越好。”

阿巧姐看了胡雪岩一眼，淡淡一笑，不理他那套话，说一句：“没有什么菜，只怕怠慢了张先生！”随即站起身来走了。

张医生自不免有怅然若失之感。男女不同席，而况又是生客，这一见面，就算表达了做主人的礼貌，而且按常理来说，已嫌过分，此后就再不可能相见了。

“但是，她不是另外还有事要求我吗？”想到这一点，张医生宽心了，打定主意，不论什么事，非要她当面来说，才有商量的余地。

果然，一顿饭只是萧家骥一个人相陪，肴饌相当精致，最后送上火锅，阿巧姐才隔帘相语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从此芳踪杳然。

饭罢闲谈，又过了好些时候，张医生实在忍不住了，开口问道：“不是说阿巧姐有事要我办吗？”

“是的。等我去问一问看。”

于是张医生只注意屏风，侧着耳朵静听，好久，有人出来了，却仍旧是萧家骥，但是屏风后面却有纤纤一影。

“阿巧姐说了，张先生一定不会答应的，不如不说。”

“为什么不问？”张医生脱口答道：“何以见得我不会答应。”

“那我就说吧！”是屏风后面在应声。

人随话到，阿巧姐翩然出现。衣服也换过了，刚才是黑缎灰鼠出锋的皮袄，下系月白绸子百褶裙，此刻换了家常打扮，竹叶青宁绸的丝绵袄，爱俏不肯穿臃肿的棉裤，也不肯象北地胭脂那样扎脚，是一条玄色软缎，镶着极宽的“栏杆”的撒脚裤。为了保暖，衣服腰身裁剪得极紧，越显得体态婀娜，更富风情。

有了五六分酒意的张医生，到底本心还是谨饬一路的人物，因为艳光逼人，竟不敢细看，略略偏着脸问道：“阿巧姐有话就请吩咐。是不是要我格外细心替你拟张膏滋药的方子？”

“这当然也要。”阿巧姐答说：“不过不忙。我是受了我妹妹的重托，不放心我这位至亲一个人在宁波，我又不能常川照应，就是照应总不及我妹妹细心体贴。我在想，舍亲这场大病，幸亏遇着张先生，真正着手成春，医道高明，如今一定不碍了。不过坐船到上海，没有张先生你照应，实在不放心。那就只好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抽出腋下的绣花手绢，抿着嘴笑一下，仿佛下面的话，不好意思出口似地。

在张医生，那啾啾莺啭似的声音，听得他心醉不已，只顾欣赏声音，不免忽略了话中的意思，见她突然停住，不由得诧异。

“怎么不说下去。请说，请说，我在细听。”

其实意思已经很明显，细听而竟听不出来，可见得心不在焉。萧家骥见他有些丧魂落魄的样子，便向阿巧姐使个眼色，示意她实话直说，不必盘马弯弓，宛转透露了。

“好的，我就说。不过，张先生，”阿巧姐一双大眼珠灵活地一闪，做出象娇憨的女孩子那样的神情：“等我把话说出口，你可不能打我的回票！”

这话相当严重，张医生定定神，将她的话回想了一遍，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倒有些答应不下了。

“是不是？”阿巧姐有意轻声对萧家骥说，“我说不开口的好，开了口白白碰钉子……”

“没有这话。”张医生不安地抢着说，“你的意思我懂了。我在想的，不是我该不该陪着去。”

“那么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病人能不能走？这样的天气，跋涉波涛，万一病势反复，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。”

话说得有理，但究竟是真话，还是托词，却不易估量，阿巧姐也很厉害，便有意逼一逼，却又不直接说出来，望着萧家骥问：“张先生不是说，一路有他照应，就不要紧吗？”

“是！有张先生在，还怕什么？”

两人一唱一和，倒象张医生不肯帮忙似地，使得他大为不安，但到底还不敢冒失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我再看看病。”

在隔室的胡雪岩，将他们的对答，只字不遗地听了进去，一半是心愿可望达成，心中喜悦，一半是要隐瞒病情，所以诊察结果，自然又显得大有进境。

这时候张医生才能考虑自己这方面的情形。兵荒马乱，年近岁逼，实在不是出远门的时候，但话说得太慷慨，无法收回或者打折扣，同时也存着满怀绮想，实在舍不得放弃这个与阿巧姐海上同舟的机会，终于毅然答应了下来。

这一下，胡雪岩自然感激不尽，不过张医生所要的是阿巧姐的感激。此中微妙，胡雪岩也看得很清楚，所以用红纸包了一百两银子，让她亲手致赠。

“医家有割股之心。”张医生摇着双手说：“谈钱，反倒埋没我的苦心了。”

话说得很漂亮，不过阿巧姐也深知他的这片“苦心”，越发要送，因为无法也不愿酬答他的“苦心”。当然，这只是深藏在她心里的意思。

“张先生，你的苦心我知道。这是我那位‘妹夫’的一点小意思，他说了，若是张先生不受，于心不安，病好得不快，他就不敢劳动大驾了。”

张医生将她的话，细细咀嚼了一遍，“你的苦心我知道”这几个字，简直就象用烙铁印了在心版上，再也忘不掉了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也只好老脸皮收下。不过……”

张医生没有再说下去，为了要在阿巧姐面前表示他这番交情，完全是卖给她的，他决定要补还胡雪岩的人情，投桃报李，想送两样贵重补药。但话不必先说，说了味道就不够了，因而缩住了口。

“那么，要请问张先生。”萧家骥插进来说，“预备哪天动身？”

“越早越好。我要趁年里赶回来。”

“那是一定赶得回来的。”萧家骥盘算了一下，作了主张：“我尽明天

一天预备，后天就动身怎么样？”

“后天一定是好日子，”阿巧姐识得的字不多，但看皇历还能应付，很有把握的指着十二月初一那一行说：“宜出门。”

四

尽一天的工夫安排妥帖，第三天一早都上了船，略略安顿，鸣锣启碇。张医生捧着个蓝布包到了胡雪岩舱里。

“胡大人，”他说，“红包太丰厚了，受之有愧。有两样药，请胡大人留着用。”

“多谢！多谢！真正不敢当。”

胡雪岩只当是普通药材，等他打开来一看，是两个锦盒，才知道是珍贵补药。长盒子里是全须全尾的一支参，红绿丝线扎住，上贴金纸红签，上写八字：“极品吉林老山人参”。

“这支参是贡品，张尚书府上流出来的，真正大内的货色。”张医生一面说，一面打开方盒子。

方盒子里是鹿茸。一寸多长一段，共是两段，上面长着细细的白毛，看不出是好是坏。

“鹿茸就是鹿角，是大家都晓得的，不过鹿角并不就是鹿茸。老角无用，里面都是筋络，要刚长出来的新角，长满了精血，象这样子的才合格。”张医生又说，“取鹿茸也有诀窍，手段不高，一切会拿鹿头砍掉……”

张医生是亲眼见过的，春夏之交，万物茂盛，驱鹿于空围场中，不断追赶，鹿胆最小，自是尽力奔避，因而血气上腾，贯注于新生的鹿角中。然后开放栅门，正好容一头鹿逃避，栅门外是曲栏，一端有人手持利斧，聚精会神地在等待，等这头鹿将出曲栏里，看准了一斧下去，正好砍断了新生的那一段鹿角。要这样采取的鹿茸，才是上品。

胡雪岩对这段叙述深感兴趣，“虽说‘修合无人见，存心有天知’，货色好坏，日子一久，总会有人知道的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口碑就出去了。张先生，”他问，“听说你也有家药店，想来规模很大。”

“谈不到规模。祖传的产业，守守而已。”张医生又说，“我诊断很忙，也顾不到。”

听得这样说，胡雪岩就不便深谈了。刘不才陷溺于赌，对胡雪岩开药店的打算，不甚关切，胡雪岩本想问问张医生的意见，现在听他的话，对自己的事业都照顾不周，自然没有舍己而耘人之田的可能，那又何必谈它。

不过既是特地延请来的上客，总得尽心招待，找些什么消遣？清谈不如手谈，最后适也差不多是唯一的消遣，就是凑一桌麻将。

宁波麻将跟广东麻将齐名，据说，由马吊变为麻将，就是宁波人由明朝以来，不断研究改进的结果。张医生亦好此道，所以听得胡雪岩这个提议，欣然乐从。

胡雪岩自己当然不能打，眼前的塔子三缺一，拉上船老大一个才能成局。萧家骥亦是此中好手，但不知阿巧姐如何？少不得要问一声。

“阿巧姐，你跟宁波人打过牌没有？”

“当然打过。”

“有没有在这种船上打过？”

“这种船我还是第二次坐。”阿巧姐说：“麻将总是麻将，船上岸上有啥分别？”

“这种麻将要记性好……”

“那自然。”阿巧姐认为萧家骥无需关照，“打麻将记性不好，上下家

出张进张都弄不清楚，这还打什么？”

听这一说，他不便再说下去了。等拉开一张活腿小方桌，分好筹码，只见船老大将一条系在舱顶上的绳子放了下来，拿只竹篮挂在绳端的钩子上，位置恰好悬在方桌正中，高与头齐，伸手可及，却不知有何用处？

阿巧姐也是争强好胜的性格，一物不知，引以为耻，所以不肯开口相问，反正总有用处，看着好了。

扳庄就位，阿巧姐坐在张医生下家，对家船老大起庄，只见他抓齐了十四张牌，从左到右看了一遍，立即将牌扑倒，取出一张亮一亮，是张北风。

他的上家萧家骥叫碰，张医生便向阿巧姐说：“这就是宁波麻将算得精的地方，庄家头一张不打南风打风北，上家一碰，马上又摸一张，也许是张南风，本来该第二家摸成后对的，现在是自己摸成双，这一摸味道就好了。”

摸呀摸的，阿巧姐听来有些刺耳，便不理他，只见萧家骥拿张东风亮一亮，没有人要，便抬起手来将那张东风，往挂着的竹篮中一丢。

原来竹篮是这样的用处，阿巧姐心里有些着慌，脱口说道：“宁波麻将的打法特别。”

是的……”

张医生马上又接口解释，由于海上风浪甚大，船会颠簸，所以宁波麻将讲究过目不忘，阖扑着打，又因为船上地方小，摆不下大方桌，甚至有时候团团围坐四个人，膝盖上支块木板，就当牌桌，这样自然没有富裕的地方来容纳废牌，因而打在竹篮里。

“不过，”张医生看着船老大和萧家骥说，“这张桌子也不算太小，我们照岸上的打法好了。”

船老大当然不会反对，萧家骥却笑了笑，这一笑使得阿巧姐不大舒服，觉得他有轻视之意，大不服气。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”她说，“照规矩打好了。”

这等于不受张医生的好意，然而他丝毫不以为忤。阿巧姐却是有点如俗语说的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，硬记三家出张，颇以为苦。

打到一半，三家都以“听叫”，而她的牌还乱得很，而且越打越为难，生熟张子都有些记不住了。

“这样子不是路道，只伯一副都和不成功。输钱在其次，面子输不起。”她这样在心中自语着，决定改变打法。

新的打法是只顾自己，不顾外面，只要不是三副落地，包人家的辣子，她什么生张都敢打。张医生却替她担心，不断提示，哪张牌出了几张，哪张牌已经绝了，阿巧得其所哉，专心一志管自己做牌，两圈不到，就和了一副清一色，一副三元，一副凑一色，手气大旺。

“张先生，你下家的风头不得了。”船老大说，“要看紧点！”

越是这样说，张医生的手越松，不但不扣她的牌，还会拆搭子给她吃，而且还要关照：“阿巧姐，这张三万是第四张，你再不吃就没有得吃了。”

加上萧家骥牌打得很厉害，扣住了船老大的牌，很难得吃到一张，这样就几乎变成三个对付一个，船老大一个人大输，却又不敢得罪主顾，打完四圈装肚子痛，拆散了场头。

阿巧姐一个人大赢，但牌打得并不有趣，自己觉得赢船家的钱不好意思，将筹码一推，“算了，算了！”接着起身离去。

这个慷慨大方的举动，自然赢得了船老大的感激与尊敬，因此照料得很

周到，一路顺顺利利到上海，胡雪岩也不劳张医生费心，按时服药，毫无异状。话虽如此。对张医生还是很重视的，所以一到上海码头，先遣萧家骥去通知古应春，说有这样一位贵客，请他预备招待。

古应春不在家，好在七姑奶奶一切都能作主。宁波的情形，前半段她已听李得隆谈过，虽替胡雪岩的病担忧，但有阿巧姐在照料，也略略可以放心，估量着总要到年后，病势才会养到能够长途跋涉，不想这么快就已回上海，白觉惊喜交集。

于是匆匆打点，雇了三乘暖轿，带着男女佣人，直奔码头，上船先见阿巧姐，后见胡雪岩，看他瘦得可怕，不免又有点伤心，掉了两滴眼泪。

“张先生不要笑我！”七姑奶奶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“我们这位小爷叔，这一阵子真是多灾多难，说到他的苦楚，眼泪好落一脸盆。不过总算还好，命中有贵人相扶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才会遇着张先生这种医道高明心又热的人。”

张医生也听说过有这样一位姑奶奶，心直口快，大家不但服她，也有些怕她，自己要在阿巧姐身上打主意，还非得此人的助力不可，因而格外客气，连声答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七姑奶奶才是天字第一号的热心人。”

七姑奶奶最喜欢听人说她热心，觉得这个张医生没有名医的架子，人既和气，言语也不讨厌，顿生好感，原来打算请他住客栈的，此时改了主意，“张先生，”她说，“难得来一趟，多玩些日子！就住在舍下好了。只怕房子太小，委屈了张先生。”

话刚说完，阿巧姐拉了她一把，显然是不赞成她的办法，但话已说出口，不能收回，只好看张医生如何答复，再作道理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年内要赶回去。打搅府上，只怕诸多不便。”

他是客气话，七姑奶奶却将计就计，不作决定：“先到了舍下再说。”她这样答道：“现在就上岸吧！”

第一个当然安排胡雪岩，轿子抬到船上，然后将胡雪岩用棉被包裹，象个“蜡烛包”似地，抱入轿内，遮紧轿帘。上岸时，当然要特别小心，船老大亲自指挥，全船上下一起动手，搭了四条跳板，才将轿子抬到岸上。

再一顶轿子是张医生，余下一顶应该是阿巧姐，她却偏要跟七姑奶奶挤在一起，为的是有一番心事，迫不及待地要透露。

七姑奶奶听阿巧姐刚说了个开头，就忍不住笑了，阿巧姐便有些气，“跟你规规矩矩说，你倒笑话我！”她说。

“我不是笑你，是笑张郎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不要紧！你跟我说，我替你想办法。”

“这才象句话！”阿巧姐回嗔作喜，细细说明经过，话完，轿子也到家了。

到家第一件事是安置胡雪岩，第二件事是招待客人，这得男主人回家才行，而且七姑奶奶已有了为阿巧姐解围的策略，也得古应春来照计而行。因此，她趁萧家骥要赶着回家省视老母之便，关照他先去寻到师父，说知其事。

* * *

找了两处都不见，最后才在号子里听说古应春去了一处地方，是浙江海运局。浙江的漕运久停，海运局已成了一个浙江派在上海的驿站，传递各处的文报而已。古应春到那里，想来是去打听杭州的消息。萧家骥正留了话想离去时，他师父回来了，脸色阴郁，如果说是去打听消息，可想而知，消息

一定不好。

然而见了徒弟，却有喜色，他也跟他妻子一样，猜想着萧家骥必得过了年才会回来，因而首先就问：“病人呢？”

“一起回来了。”萧家骥紧接着说，“是郎中陪着来的。年底下还肯走这一趟，很承他的情。师娘请师父马上回家，打算要好好陪他玩两天。”

“这是小事。”古应春问，“我们这位小爷叔的病呢？”

“不碍了。调养几天就可以起床。”

“唉！”古应春长叹一声，“起了床只怕又要病倒。”

萧家骥一听就明白，“是不是杭州失守了？”他问。

“上个月二十八的事。”回答的声音似乎有气无力，“刚才从海运局得来的信息。”

“王抚台呢？”

“听说殉节了。”古应春又说，“详细情形还不晓得。也许逃了出来，亦未可知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萧家骥想到跟王有龄一经识面，便成永诀的凄凉近事，不由得两行热泪汨汨而下。

“唉！”古应春顿着足叹气，“你都如此，何况是他？这个坏消息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？”

“现在说不得，一说，病势马上反复。不但师父不能说，还得想法子瞒住他。”

“我晓得。你回家去看一看，今晚上不必来了。明天上午，再碰头。”

于是师弟二人同车，先送了萧家骥，古应春才回家。跟胡雪岩相见自有一番关切的问讯，然后才跟张医生亲切相叙，这样就快到了晚饭时分了。

七姑奶奶找个机会将她丈夫唤到一边，商量款客，她的意思是，如果在家吃顿，加上一个李得隆，只有三个人，未免清冷，不如请张医生上馆子，“最好是请他吃花酒。”她说。

“花酒总要请他吃的。不过，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吃花酒？”

“不但吃花酒，最好还替他寻个好的，能够讨回去的。其中自有道理，回头我再跟你细谈。”

“我也不管你搞什么鬼！照办就是。”古应春又说，“有句要紧话关照你，千万要当心，不能在小爷叔面前透露，不然不得了……”

“急煞人了！”七姑奶奶不耐烦了，“到底是啥事，你倒是快说呀！”

纵然如此，知妻莫若夫，贸然说出杭州的变化，以七姑奶奶的性情，先就会大惊小怪，瞒不住人，因而又先要关照一句：“你可不要叫！杭州失守了，王雪公不知存亡，十之八九殉了节。”

七姑奶奶倒没有叫，是好半晌作不得声，接着也跟萧家骥那样，热泪滚滚，闭着眼睛说：“我好悔！”

“悔！”古应春大为不解，“悔什么？”

“我们也算干亲。虽说高攀，不敢认真，到底有那样一个名分在。看他困在杭州等死，我们做亲戚的一点不曾尽心，只怕他在地下也在怨我们。”

“这是劫数！小爷叔那样的本事，都用不上力，你我有什么办法？只有拿他的下落打听清楚，果然殉了节，替他打一场水陆，超度超度。”

七姑奶奶不作声，皱紧双眉苦苦思索。遇到这种情形，古应春总是格外留神，因为这是七姑奶奶遇到疑难，要拿出决断来的时候。

“你先陪客人出去。能早回来最好早回来。再打听打听王抚台的下落。”她说一句，他应一句，最后问说：“张先生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住在我们的家。”七姑奶奶毫不迟疑地回答，“这几天着实还有偏劳他的地方。”

古应春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反正对这位郎中要格外巴结，他已能会意的，因此，安排在最好的番菜馆“吃大菜”，在那里就叫了两个局。张医生对一个“红倌人”艳春老四，颇为中意，古应春便在艳春院摆了个“双台”，飞笺召客，奉张医生为首座。客人无不久历花丛，每人起码叫两个局，珠围翠绕，热闹非凡，将个初涉洋场的张医生弄得晕头转向，然而乐在其中了。

席间闲话，当然也有谈时局的，古应春正要打听杭州的情形，少不得要细细追问。

据说杭州城内从十一月二十以后，军心就已瓦解了，最主要的原因，还在“绝粮”二字。二十四那天，在一家海货行，搜到一批木耳，每人分得一两，二十五那天又搜到一批杭州人名“盐青果”的盐橄榄，每人分得五钱。于是外省军队，开始大家小户搜食物，抚标中军都是本省人，在杭日久，熟人甚多，倒还略有羞耻之心，压低帽檐，索粮用福建或者河南口音。当然，除去搜粮，还有别伴违犯军纪的行为，这一下秩序大乱，王有龄带领亲兵小队，亲自抓了十几个人，当街正法。然而无救于军纪，更无补于军心。

这时还有个怪现象，就是“卖钱”，钱重不便携带，要换银子或者银洋，一串一串的铜钱，公然插上草标出卖，当然银贵钱贱。这是预作逃亡之计，军心如此，民心更加恐慌，这时相顾谈论的，只有一个话题：太平军会在哪天破城？

到了十一月二十六，守上城的清军，决定死中求活，第二天黎明冲出良山门，杀开一条血路，接引可能会有的外援。这虽是妄想，但无论如何是自救的作为，可以激励军心士气，有益无害。不想到了夜里，情况起了变化，士兵三三两两，缒城而下，这就变做军心涣散，各奔前程的“开小差”了。

据说，这个变化是有人从中煽动的结果。煽动的人还是浙江的大员，藩司林福祥。

林福祥带领的一支军队，名为“定武军”，军纪最坏，而作战最不力。而林福祥则颇善于做作，专干些毫无用处的花样，又喜欢出奇计，但到头来往往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，因此颇有人怀疑他已与太平军暗通了信息。说他曾与一个姓甘的候补知府，到太平军营盘里议过事。

这些传闻虽莫可究诘，但有件事却实在可疑，王有龄抓到过一个名为徐宗鳌的人，就是林福祥保举在定武军当差的营官。王有龄与张玉良在城内城外互通消息，约期会台的“战书”，都由定武军转送，先后不下十余通之多，都为徐守鳌转送到了太平军那里。后来经人密告，逮捕审问属实，徐宗鳌全家，除了留下三岁的一个小儿子以外，尽数斩决。可是只办了这样一个罪魁祸首，王有龄虽然对幕后的林福祥已大具戒心，却因投鼠忌器，不愿在强敌包围之下，还有自乱阵脚的内证出现，只好隐忍不言。

而林福祥却确实跟太平军已取得了默契，虽不肯公然投降，却答应在暗底下帮着“拆墙脚”。这天晚上煽动民山门守军潜逃，就是要折杭州这座将倒的危墙。

夜里的逃兵，太平军不曾发觉，到了天明，发现纵迹，太平军认为这是

杭州城内守军溃散的迹象，于是发动攻势，凤山、候潮、清波三门，首先被破。报到王有龄那里，知道大势去矣！自道“不负朝廷，只负了杭州城内数十万忠义士民”。

“殉节”之志早决，这是时候了！回到巡抚衙门，穿戴衣冠，望阙谢恩，留下遗书，然后吞金，唯恐不死，又服鸦片烟，而这时衙门内的哭声与衙门外人声相应和，太平军已经迫近，为怕受辱，王有龄上吊而死。

同时死去的有学政员锡庚、处州镇总兵文瑞、仁和知县吴保丰。盐运使庄焕文所带的是骁勇善战的福建泉州籍的“泉勇”，死战突围，结果兵败，庄焕文投水自尽。

林福祥却得到优待，被安置在藩司衙门的西花厅，好酒好肉款待，而且答应听凭林福祥自己决定去向。林福祥选择的是上海，据说此来还有一项任务，是护送王有龄的灵柩及家眷，由上海转回福建原籍。

听到这里，古应春不能不打断话问了。因为王有龄的灵柩到上海，且不说胡雪岩凭棺一恸，绝不可免，就是他在情分上亦不能不吊祭一番，尤其是想到刚听妻子说过，颇以对这位“干亲”生前，未能稍尽心意而引为莫大憾事，那就不但灵前叩拜，还须对遗属有所慰恤，才能稍稍弥补歉疚的心情。

问到王有龄灵柩到上海的日期，谁也不知道。然而也不得，到时候必有迎灵，路祭等等仪式，不管哪个衙门都会知道，不难打听。

* * *

一顿花酒吃到半夜。古应春看张医生对艳春老四有些着迷的模样，有心作个“红娘”，将外号“金大块头”的“本家”唤到一边，探问是否可以让张医生“借干铺”？

“古大少！”金大块头笑道，“你是‘老白相’，想想看可有这种规矩？”

“规矩是人兴出来的。”古应春说，“我跟你讲老实话，这位医生朋友我欠他的情，你算帮我的忙，不要讲规矩好不好？再说，他是外路来的，又住不到多少日子，也不能跟你慢慢讲规矩。”

古应春是花丛阔客，金大块头要拉拢他，听他一开口，心里便已允许，但答应得太爽快，未免自贬身价，也不易让古应春见情，所以说了些什么“小姐名声要紧”、“头一天叫的局，什么‘花头，都没有做过，就借干铺，会叫人笑话”之类的言语，而到头来是“古大少的面子，不肯也要肯”。这面肯了，那面反倒不肯，张医生到了洋场，算“乡下人”，在宁波也是场面上的人物，不肯留个“头一天到上海就住在堂子里”的话柄，所以坚持要回家。

一到家，又替胡雪岩看了一回病，“望闻问切”四个字都做到，很高兴地告诉古应春夫妇，说病人十天一定可以起床。

“那么，张先生，”七姑奶奶说，“我留张先生住十天。肯不肯赏我一个面子？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”张医生面有难色，“再住十天，就到了送灶的日子了。”

古应春也觉得急景凋年，硬留人羁栖异乡，不但强人所难，也不近人情，所以折衷提议：“再住五天吧！”

“好，就住五天。”张医生略有些忸怩地说，“我还有件事，恐怕要重托贤伉俪。”

这话正好为要掀门帘进屋的阿巧姐听见，扭头就走，古应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？想开口相问，七姑奶奶机警，抢着悄悄拉了他一把衣服，才将他的话挡了回去。

“张先生，不要这么说。”七姑奶奶答道：“只要我们办得到的事，你尽管吩咐。今天怕累了，吃了粥，请安置吧！”

“粥是不吃了，累倒真有些累了。”张医生略有些快怏然。

七姑奶奶向来待客殷勤诚恳，煮了一锅极道地的鱼生粥，定要请客人试试她的手段，又说还有话要谈，张医生自然没有坚拒之理，于是一面吃宵夜，一面谈正事。

第一件大事，就是古应春谈杭州的情形。这些话张医生已经在艳春院听过一遍，所以古应春不便再详细复述，顶要紧的是证实王有龄自尽，以及由林福祥护送灵柩到上海的话，要告诉七姑奶奶。

“那就对了！我的想法不错。”她转脸对张医生说：“张先生大概还不十分清楚，我们这位小爷叔，跟王抚台是生死之交，现在听说王抚台死得这么惨，病中当然要受刺激。不过我在想，我这位小爷叔，为人最明道理，最看得开，而且王抚台非死不可，他也早已看到了的，所以这个消息也不算意外。现在王抚台的灵柩到上海，马上要回福建，如果他不能到灵前去哭一场，将来反倒会怪我们。所以我想，不如就在这一两天告诉他。张先生，你看可不可以？”

“这就很难说了。”张医生答道：“病人最怕遇到伤心的事，不过照你所说，似乎又不要紧。”

“应春，”七姑奶奶转脸问道：“你看呢？”

古应春最了解妻子，知道她已经拿定了主意，问这一句，是当着客人的面，表示尊重他做丈夫的身分。自己应该知趣。

知趣就要凑趣：“张先生自然要慎重。以小爷叔的性情来说，索性告诉了他，让他死了心，也是一个办法。”

“对！”张医生觉得这话有见地，“胡道台心心念念记挂杭州，于他养病也是不亘的。不过告诉他这话，要一步一步来，不要说得太急。”

“是的。”七姑奶奶这时便要提出请求了，“我在想，告诉了他，难免有一场伤心，只怕他一时会受震动，要请张先生格外费心。张先生，我虽是女流之辈，但做事不喜欢扭扭捏捏，话先说在前面，万一病势反复，我可要硬留张先生在上海过年了。”

此时此地，张医生还能说什么？只好报以苦笑，含含糊糊地先答应下来。

等吃完粥，古应春亲送张医生到客房，是七姑奶奶亲自料理的，大铜床，全新被褥，还特为张了一顶灰鼠皮帐子，以示待客的隆重，害得张医生倒大为不安。

又说了些闲话，谈谈第二天逛些什么地方？然后道声“明天见”，古应春回到卧室，七姑奶奶已经卸了妆在等他了。

“今天张医生高兴不高兴？”

“有个艳春老四，他看了很中意，我本来想替他拉拢，就住在那里。都已经说好了，张医生一定不肯，只好由他。”古应春又问，“你这样子热心，总有道理在内吧？我一直在想，想不通。”

“说起来有趣。你晓得张医生这趟，怎么来的？”

这一问自然有文章，古应春用右手掩着他妻子的嘴说：“你不要开口，让我想一想。”

聪明人一点就透。古应春只要从女人身上去思索，立刻就想到方才阿巧姐帘前惊鸿一瞥的情景，于是张医生刚到时对阿巧姐处处殷勤的景象，亦都

浮现脑海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！

“是为了这个？”他缩回右手，屈指两指。做了个“七”的手势，暗扣着一个“巧”字。

七姑奶奶似乎有些扫兴，“真无趣！”她说，“怎么会让你猜到？”

“猜到这一点点没有用处。来，来，”他拉着妻子并肩坐下，“你讲这段新闻来听听。”

这段新闻讲得有头有尾，纤细无遗，比身历其境的人还清楚，因为他们都只知道自己在场或者听说过的一部分，萧家骥有些话不便出口，阿巧姐跟胡雪岩的想法，亦颇多保留，唯有在七姑奶奶面前倾囊而出，反能了解全盘真相。

“家骥这个小鬼头！”古应春骂道，有些忧虎，却也有些得意，“本来人就活动，再跟小爷叔在一起，越发学得花样百出。这样下去，只怕他会走火入魔，专动些歪脑筋。”

“他不是那种人。”七姑奶奶答道，“闲话少说，有件事，我还要告诉你，小爷叔的脾气你晓得的，出手本来就大方，又觉得欠了张郎中很重的一个情，所以我的办法……”

“慢来，慢来！”古应春打断她的话问，“你是什么办法，还没有告诉我，是不是李代桃僵？”

“是啊！不然真要弄僵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小爷叔也觉得只有我这个办法，而且他想最好年内办成，让张郎中高高兴兴回家，花个千把银子，都归他出。”

虽说长三的身价高，千金赎身，也算很阔绰了，但这样身价的“红信人”，给张郎中作妾，就有些“齐大非偶”的意味了。

“这样做不妥。你再行，到底外场的事情懂得太少……”

“这我又不服了。”七姑奶奶性急的毛病发作了，“就算我一窍不通，难道小爷叔的话也不对？”

“自然不对，刚刚一场大病，脑筋自然不够用。再说，小爷叔对堂子里的情形，到底也没有我懂得多。象这种‘红信人’一句话，叫做不甘寂寞！平日穿得好，吃得好，且不去说它，光是夜夜笙歌的热闹，已经养成习惯，你想想，跟了张郎中，怎么会称心如意？”

“照你说，那里头就没有一个能从良的？”

“十室之内，必有芳草。要说出淤泥而不染的，自然也有，不过可遇而不可求，一下子哪里打了灯笼去找？就算找到了，也要看彼此有没有缘分，光是一头热，有啥用处？”古应春又说，“看在银子分上，勉强跟回家也会过日子，也会生儿子，就是没有笑脸，要笑也是装出来的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形，哪怕她天仙化人，我也敬谢不敏。”

话是不能说没有道理，只是有些言过其实。但是不这么做，“难道就此罢手不成？”她怔怔地问她丈夫。

“最好罢手，花了钱挨骂，岂不冤枉？”

这句话，七姑奶奶大为不服，“奇了！”她说，“这种事也多得是。你不是自己说过，上个月，什么办厘金的朱老爷，就花三千银子弄了个‘活宝，送上司。”

“献活宝巴结上司，又当别论……”

古应春另有一番议论，官场中巴结上司，物色美人进献，原是自古已然

的事，但取悦一时，不必计及后果。而且名妓为达官贵人作妾，即令家规森严，行动不自由，然而锦衣玉食，排场阔绰，总也有贪图。风尘中爱慕虚荣的多，珠围翠绕，婢仆簇拥，夸耀于旧日小姐妹，听得啧啧称羨之声的那一刻，也还是很“过瘾”的。

“张郎中能够有什么给艳春老四？”古应春说，“就算他殷实，做生意人家总是生意人家的规矩，讲究实惠，不见得经常替她做衣服，打首饰。日常饮食，更不会象做大官的人家，天天鸡鸭鱼肉，内地又不比上海，过惯了繁华日子的，你想想她心里是何滋味？少不得三天两头生闲气，这就叫不安于室。张郎中哪里还有艳福好享？”

七姑奶奶想起了一句话：“爱之适足以害之”，也觉得不妥，然而又何至于挨骂？

她心里这样在想，还未问出口，古应春却已有了解释：“做人情也是一门学问。象这样的情形，懂道理的人，一定批评小爷叔，简直就是以怨报德，这倒还在其次，张郎中家里的人，一定骂死了小爷叔。你想是不是呢？”

设身处地想一想，自己也会如此，不但要骂出钱的人，还会骂出主意的人。七姑奶奶这样想着，深为不安。可是，阿巧姐又如何？

“事情总要有个了结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当然，这件事要两厢情愿，这面不肯，那面也没有话说。不过当初那样做法，显得有点有意用‘美人计，骗人上当，倘或就此记恨，说出去的话一定难听，不要说阿巧姐，就是小爷叔也一定不开心。”

古应春沉吟了一会，从从容容地答道：“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多送银子，作为补偿。”

“也只好如此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到时候再说，此刻不必去伤脑筋了！”

五

住在洋场的人，特别是经常在花天酒地中的，都有迟睡迟起的习惯，古应春因为有生意要照料，起得还算早的，但也要九点钟才下床。这天八点钟就有娘姨来敲房门，说号子里派了人来，有话要说。

“什么话？”古应春隔着窗子问。

“杭州有位刘三爷来。人在号子里。”

“哪个刘三爷？”睡眼惺忪的古应春，一时想不起是谁。

六姑奶奶在后房却想到了，掀开帐子说道：“不是刘不才刘三爷吗？”

“是他？不会是他！”古应春说，“刘三爷也是自己人，一来，当然会到这里来，跑到号子里去干什么？”

“老板娘的话不错。”号子里的伙计在窗外接口，“本来是要请刘三爷到家里来的。他说，他身上破破烂烂不好意思来。”

果然是刘不才！这个意外的消息，反替古应春带来了迷茫，竟忘了说话。还是七姑奶奶的心思快，胡家的情形还不知道，也许有了什么不幸之事，如果让胡雪岩知道了，一定立刻要见他，当面锣，对面鼓，什么话都瞒不住他，大是不妥。

因此，她便替丈夫作主，吩咐伙计先回号子，说古应春马上去看他，同时叮嘱下人，不准在胡雪岩面前透露刘不才已到上海的消息。

“想不到是他来了。”古应春说，“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他。”

“自然要罗！”

夫妇俩一辆马车赶到号子里，相见之下，彼此都有片刻的沉默。在沉默中，古应春夫妇将刘不才从头看到底，衣衫虽然褴褛，精神气色都还不错，不象是快饿死了的样子。

“刘三叔！”终于是七姑奶奶先开口，“你好吧？”

“还好，还好！”刘不才仿佛一下子惊醒过来，眨一眨眼说：“再世做人，又在一起了，自然还好！”

听得这话、古应春夫妇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，“胡家呢？”七姑奶奶问说，“都好吧？”

“出逃苦一点，大大小小轮流生病，现在总算都好了。”

“啊！”七姑奶奶长长舒口气，双手台掌，当胸顶礼：谢天谢地。”然后又说：不过我倒又不懂了，杭州城里饿死的人无其数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咽口唾沫，将最后那句话缩了回去。

那句话是个疑问：饿死的人既然无其数，何以胡家上下一个人都没有饿死？刘不才懂她的意思，但不是一句话所能解答得了的，“真正菩萨保佑！要谈起来三天三夜说不尽。”他急转直下地问道：“听说雪岩运粮到过杭州，不能进城又回上海。人呢？”

“他一场大病，还没有好。不过，不要紧了。”七姑奶奶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刘三叔，你现在还不能跟他见面，等我们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。王抚台是不是真的自尽了？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！”凡事吊儿郎当，从没有什么事可以叫他认真的刘不才，这时却认真了起来，“王抚台的官声，说实在的，没有啥好，这一来则好了。”

刘不才接着说，杭州城破那天，忠王李秀成单骑直奔巡抚衙门，原意是料到王有龄会自尽，想拦阻他，可是晚了一步，王有龄已朝服自缢于大堂右

面的桂花树下。李秀成将尸首停放在东辕门鼓亭左侧，觅来棺木入殓，而王家上下老幼，并未曾受此株连。

“不是说要拿王抚台的灵柩送到上海来吗？”七姑奶奶问道。

“那倒没有听见说起。”

“满城呢？”古应春问：“将军瑞昌，大概也自尽了？”

“满城在三天以后才破……”

在这三天中，李秀成暂停进攻，派人招降，条件相当宽大，准许旗丁自由离去，准带随身细软以外，另发川资，同时将天王特赦杭州旗丁的诏旨送给瑞昌看，目的是想消除他们的疑虑。而效用适得其反，也许是条件太宽大，反令人难以置信，而且，败军之将归旗，亦必定治置，难逃一死，反倒失去了抚恤，甚至还褫夺了旗籍，害得子孙不能抬头，无法生活。所以瑞昌与都将约定，死不投降。

于是三天一过，李秀成下令攻击，驻防旗丁，个个上阵，极力抵抗，满城周围九里，有五道城门，城上有红衣大炮，杀伤了太平军三千多人，到十二月初一午后破城。将军瑞昌投荷花池而死，副都统杰纯、关福亦都自戕，纵火自焚以及投西湖而死的，不计其数。

讲到这里，刘不才现出惊魂未定的颜色，古应春赶紧叫人倒了热茶来，让他缓一缓气，再问他个人的情况。

“杭州吃紧的时候，我正在那里。雪岩跟我商量，湖州亦已被围，总归一时回不去了，托我护送他的家眷到三天竺逃难。从此一别，就没有再见过他，因为后来看三天竺亦不是好地方，一步一步往里逃，真正菩萨保佑，逃到留下。”

“留下”是个地名，在杭州西面，据说当初宋高宗迁都杭州，相度地势，起造宫殿，此处亦曾中意，嘱咐“留下”备选，所以叫做留下。其地多山，峰回路绕，颇多隐秘之处，是出逃的好去处。

出逃的人很多，人多成市，就谈不到隐秘了。我一看情形不妙，跟雪岩夫人说：要逃得远，逃得深，越是荒凉穷苦的地方越好。雪岩夫人很有眼光，说我的话对。我就找到一处深山，真正人迹不到之处，最好的是有一道涧，有涧就有水，什么都不怕了。我雇人搭了一座茅棚，只有三尺高，下面铺上木板，又运上去七、八担米，一缺盐菜，十来条火腿。说起来不相信，那时候杭州城里饿死的人，不知道多少，就我们那里没有一天不吃干饭。”

“怪不得，刘三叔不象没饭吃的样子。”七姑奶奶说：“长毛倒没有寻到你们那里？”

“差一点点。”刘不才说，“有一天我去赌钱……”

“慢点。”六姑奶奶插嘴问道：“逃难还有地方赌钱？”

“不但赌钱，还有卖唱的呢！市面热闹得很。”

市面是由逃难的人带来的。起先是有人搭个茅蓬，卖些常用的什物，没有字号，通称“小店”，然后小店成为茶店，作为聚会打听消息的所在，难中岁月，既愁且闷，少不得想个排遣之道，于是茶店又变成赌场。刘不才先是不愿与世隔绝，每天走七、八里路，到那个应运而生的市集中去听听新闻，到后来就专为去过赌瘾了，牌九、做宝、掷骰子，什么都来，有庄做，就做庄家，没有庄做，就赌下风，成了那家赌场的台柱。

这天午后，刘不才推庄赌小牌九，手气极旺，往往他翻整十，重门也翻整十，算起来还有钱赢。正赌得兴头时，突然有人喊道：“长毛来了！”

刘不才不大肯相信，因为他上过一回当，有一次也是听说“长毛来了”，赌客仓皇走避，结果无事，但等回到赌场，台面上已空空如也。事后方知，是有人故意捣乱，好抢台面，他疑心这一次也是有人想趁火打劫，所以大家逃，他不逃，不慌不忙地收拾起自己的赌注再说。

“刘三爷！”开赌场的过来警告：“真的是长毛来了。”

这一说刘不才方始着慌，匆匆将几十两银子塞入腰际，背起五六串铜钱，拔脚夺门而走。

然而已经晚了，有两名太平军穷迫不舍，刘不才虽急不乱，心里在想，自己衣服比别人穿得整齐，太平军决不肯放过自己。这样一逃一追，到头来岂不是“引鬼进门”？

念头转到此处，对付的办法也就有了，他边跑边将五、六串铜钱扔掉，肩上的重负全释，脚步就轻快了，然而还是不敢走正路，怕太平军发现住处。兜了好大一个圈子，到晚上才绕路到家。

“从那一次以后，胡老太太跟雪岩夫人就不准我再去赌了。其实，市面也就此打散了，那一次是一小队长毛，误打误撞闯到了那里，人数太少，不敢动手。第二天，还是第三天，来了大队人马……”刘不才说到这里，表情极复杂，余悸余哀犹在，却又似乎欣慰得意，“亏得我见机！这一宝总算让我看准了。”

谈这样的生死大事，仍旧不脱赌徒的口吻，七姑奶奶对他又佩服，又觉好笑，但更多的是关切：“以后始终没有遇见长毛？”

“没有！不过好几次听见声音，提心吊胆的味道，只有尝过的人，才晓得真不好受！”

然而，此刻提心吊胆的日子，也并不算完全过去。象胡家这样“跳出劫数外，不在五行中”的，只怕十万人家找不出一家，然而现在却又在危急中了。荒山茅篷，自然不能再住，最主要的原因是，存粮已罄，不能不全家“出山”，城里尸臭不可向迤，如果不是严冬，瘟疫早已流行，当然不能再住，好的是胡老太太本来信佛，自从胡雪岩平地一声雷，发达起来，更认定是菩萨保佑，大小庙宇庵堂，只要和尚尼姑上门化缘，必不会空手而回，三天竺是香火盛地，几座庙宇，无不相熟，找一处安顿下来，倒也容易。苦恼的仍旧是粮食。整个杭州城，全靠李秀成从嘉兴运来两万石米，先军粮，后平糶，已是极吃紧的情势。

“现在全家大小，每天只吃一顿粥。我倒还好，就是上面老的，下面小的，不能不想法子。”

“这个法子总想得出来。”古应春说，“不过，刘三叔，你有句话我不懂，你一向胃口很好，每天吃一顿粥，倒能支持得住？还说‘还好’！”

刘不才笑笑，不好意思地答道：“我会到太平军那里去打野食。”

六姑奶奶也笑了“刘三叔，你真正是老虎嘴里的食，也敢夺来吃。”她问，“你怎么打法？”

“这就不好告诉你了。闲话少说，有句正经话，我要跟你们商量，有个忘八蛋来找雪岩的麻烦，如果不理他会出事。”

刘不才口中的“忘八蛋”叫袁忠清，是钱塘县署理知县。此人原来是袁甲三部下的一个“勇目”，打仗发了笔横财，活动袁甲三的一个幕友，在一次“保案”中将他添上了一个名字，得了“六口蓝翎”的功名。后来犯了军令，袁甲三要杀他，吓得连夜开了小差，逃回江西原籍。

那时的江西巡抚是何桂清的同年、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张芾。袁忠清假报为六品蓝翎的县丞，又走了门路，投效在张芾那里。不久，太平军攻江西省城，袁忠清竭力助守，使得张芾大起好感，便宜了“忘八蛋”，竟被委为制造局帮办军装。这是个极肥的差使，在袁忠清手里更是左右逢源，得其所哉。

不久，由于宁国之战获胜，专案报奖，张芾倒很照顾袁忠清，特意嘱咐幕友，为他加上很好的考语，保升县令，这原是一个大喜讯，在他人当然会高兴得不得了，而袁忠清不但愁眉苦脸，甚至坐卧不宁。

同事不免奇怪，少不得有人问他：“老袁，指日高升！上头格外照应你，不是列个名字的泛泛保举，你是十六个字的考语，京里一定照准。眼看就是‘百里侯’，如何倒象如丧考妣似地。”

“说什么指日高升？不吃官司，只怕都要靠祖宗积德。”接着，又摇摇头：“官司吃定了！祖宗积德也没用。”

他那同事大为惊惑：“为什么？”

袁忠清先还不敢说，禁不起那同事诚恳热心，拍胸脯担保，必定设法为他分忧，袁忠清才吐露了心底的秘密。

“实不相瞒，我这个‘六品蓝翎’，货真价实，县丞是个‘西贝货’。你想这一保上去，怎么得了？”

“什么？你的县丞是假的！”

假的就不能见天日。江西的保密上去，吏部自然要查案，袁忠清因为是县丞才能保知县，然则先要问他这个县丞是什么“班子”？一查无案可稽，就要行文来问。试问袁忠清可拿得出“部照”，或是捐过班的“实收”？

象这种假冒的事，不是没有，吏部的书办十九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积年滑吏，无弊不悉，只怕没有缝钻，一旦拿住了短处，予取予求勒索够了，怕还是要办他个“假冒职官”的罪名，落个充军的下场。

他那同事，倒也言而有信，为他请教高人，想出一条路子，补捐一个县丞。军兴以来，为了筹饷，大开捐倒，各省都向吏部先领到大批空白收据，即名为“实收”，捐班有各种花样，各种折扣，以实际捐纳银数，掣给收据，就叫“实收”，将来据以换领正式部照，所以这倒容易，兑了银子，立时可以办妥。但是，日期不符也不符，缴验“买收”，一看是保案以后所捐，把戏立刻拆穿。

“这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托人情。”

“托人情要钱，我知道。”袁忠清说，“我这个差使虽有点油水，平时都结交了朋友，吃过用过，也就差不多了。如今，都在这里了！”

将枕头箱打开，里面银票倒是不少。但零零碎碎加起来，不过百把两银子，象这种倒填年月的花样，担着极大的干系，少说也得三百两。他那朋友知道袁忠清是有意做作，事到如今，人家半吊子，自己不能做为德不卒的事，只好替他添上五十两银子，跟“前途”好说歹说，将他这件事办了下來。

但是，袁忠清“不够意思”的名声，却已传了出去，江西不能再混，事实上也非走不可，因为保升了知县，不能在本省补缺，托人到部里打点，分发浙江候补。

袁忠清原来是指望分发广东，却以所托的人，不甚实在，改了分发浙江，万般无奈，只有“禀到”候补，那时浙江省城正当初战以后，王有龄全力缮修战备，构筑长壕，增设炮台，城上鳞次栉比的营房，架起极坚固的吊车，安上辘轳，整天不停地储备枪械子药。放眼一望，旗帜鲜明，刀枪雪亮，看

样子是一定守得住了。

于是袁忠清精神复振，走了藩司麟趾的门路，竟得“挂牌”署理钱塘县。杭州城内，钱塘仁和两县，而钱塘是首县。县官身分更自不同。袁忠清工于心计，只具“内才”，首县却是要“外才”的，讲究仪表出众、谈吐有趣、服饰华丽、手段圆滑，最要紧的是出手大方、善于应酬，袁忠清本非其选。但此时军情紧急，大员过境的绝少，送往迎来的差使不繁，正可发挥他的所长。

袁忠清的长处就在搞钱，搞钱要有名目，而在这个万事莫如守城急的时候，又何愁找不到名目？为了军需，摊派捐献，抓差征料，完全是一笔烂帐，只要上面能够交差，下面不激出民变，从中捞多少都没有人会问的。

到了九月里杭州被围，家家绝粮，人人瘦瘠，只有袁忠清似乎精神还很饱满，多疑心他私下藏着米粮，背人“吃独食”，然而事无佐证，莫可究诘。这样的人，一旦破城，自然不会“殉节”。有人说他还是开城门引太平军进城的人，这一点也无实据，不过李秀成进城的第二天，他就转为投效太平军，任了“钱塘监军”职，而于的差使却是“老本行”，替太平军备办军需。

太平军此时最迫切需要的是船，要从外埠赶运粮食到杭州，所以袁忠清摔掉翎领，脱去补挂，换上红绸棉袄，用一块黄绸子裹头，打扮得跟太平军一样，每天在江上封船。

“这个忘八蛋！”刘不才愤愤他说，“居然亲自到胡家，跟留守在那里的人说：胡某人领了几万银子的公款，到上海去买米，怎么不回来？你们带信给他，应该有多少米，赶快运到杭州来。

不然，有他的罪受！你们想想看，这不是有意找麻烦？”

这确是个麻烦。照袁忠清这样卑污的人品，毒辣的手段，如果不早作铺排，说不定他就会打听到胡家眷属存身之处，凌辱老少妇孺，岂不可忧？

“顶叫人担心的是，这个忘八蛋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如果说他拿胡家大小弄了进去，托到人情，照数释放，倒也还不要紧，就怕人是抓进去了，要放，他可作不了主。这一来，要想走条路子，只怕比登天还难。”

刘不才这番话，加上难得出现的沉重的脸色，使得七姑奶奶忧心忡忡，也失去了平时惯有爽朗明快的词色，古应春当然也相当担心，但他一向深沉冷静，一半也是受了胡雪岩的濡染，总觉得凡事只要不怕难，自然就不难。眼前的难题，不止这一端，要说分出缓急，远在杭州的事，如果已生不测，急也无用。倘或根本不会有何危险，则病不急而乱投医，反倒是自速其祸。

然而这番道理说给刘不才听，或许他能接受，在七姑奶奶却是怎么样也听不进去的。因而他只有大包大揽地先一肩担承了下来，作为安慰妻子的手段。

“不要紧！不要紧！”他拍一拍胸说，“我有办法，我有路子，我今天就去办。眼前有件事，先要定个主意。”

这件事就是要将杭州的消息，告诉胡雪岩。家中不安，至交殒命，是他不堪承受的两大伤心之事，可是老母健在，阖家无恙，这个喜讯，也足以抵消得过，所以古应春赞成由刘不才去跟他面谈。

七姑奶奶表示同意，刘不才当然依从，不过，他要求先去洗个澡，这是他多少天来，梦寐以求的一种欲望。

“那容易。”七姑奶奶对古应春说：“你先陪刘三叔到澡塘子去，我回家去收拾间屋子出来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！六姐，”刘不才说，“我还是住客栈，比较自由些。”

刘三叔喜欢自由自在，你就让他去。”古应春附和着，他是另有用意，想到或许有什么不便当着胡雪岩说的话，跟刘不才在客栈里接头，比较方便些。

* * *

在新辟的“石路”上，买好从里到外、从头到脚的全套衣衫鞋帽，照道理说，刘不才脱下来的那身既破且脏的旧衣服，可以丢进垃圾箱里去了，但是，他却要留着。

“从前，我真正是不知稼穡之艰难，虽然也有落魄，混到吃了中饭，不知夜饭在哪里的日子也有过，可是我从来不愁，从没有想过有了钱要省俭些用。经过这一场灾难，我变过了。”刘不才说，“这身衣服我要留起来，当作‘传家之宝’。这不是说笑话，我要子孙晓得，他们的祖宗吃过这样子的苦头！”

古应春相当惊异，“刘三叔，”他说，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，我倒没有想到。”

“我也是受了点刺激，想想一个人真要争气。”刘不才说，“从天竺进城，伤心惨目，自不必说，不过什么东西可怕，都不知人心可怕。雪岩在地方上，总算也很出过一番力的，哪知道现在说他好的，十个之中没有一个。我实在不大服气。如果雪岩真的垮了下来，或者杭州也真的回不去了，那就冤屈一辈子，坏名誉也不能洗刷。到有一天光复，雪岩依旧象从前那样神气，回到杭州，我倒要看看那班人又是怎么个说法？”

这是一番牢骚，古应春颇有异样的感觉。从他认识刘不才以来，就难得听他发牢骚，偶尔那么一两次，也总是出以冷隽嘲弄的口吻，象这样很认真的愤激之词，还是第一次听到。再将他话中的意思，好好咀嚼了一会，终于辨出一点味道来了，“刘三叔，”他试探着问，“你好象还有什么话，藏在肚子里似地。”

刘不才倏然抬眼，怔怔地望着古应春，好半晌才深深点头，“应春兄，你猜对了。我是还有几句话，倒真应该跟你谈才是。雪岩的处境很不利……”

听他谈了下去，才知道胡雪岩竟成众矢之的。有人说他借购米为名，骗走了藩库的一笔公款，为数可观，有人说王有龄的宦囊所积，都由胡雪岩替他营运，如今死无对证，已遭吞没。此外还有人说他如何假公济私，如何虚有善名，将他形容成一个百分之百的奸恶小人。

“这都是平时妒嫉雪岩的人，或者在王雪公手里吃过亏迁怒到他头上。疯狗乱咬，避开就是，本来可以不必理他们，哪知长毛也在找雪岩，这就麻烦了。”

越说越奇，如何太平军又看中胡雪岩？古应春大感不解，不过一说破也就无足为奇了，“雪岩向来喜欢出头做好事，我们凭良习说，一半他热心好热闹，一半也是沽名钓誉。李秀成打听到了，想找雪岩出来替他办善后。这一来就越发遭忌。原来有批人在搞，如果雪岩一露面，就没有得那批人好搞的，所以第一步由袁忠清那样的王八蛋来恐吓，这也还罢了，第二步手段真毒辣了，据说，那批人在筹划鼓动京官要告雪岩，说他骗走浙江购米的公款，贻误军需国食，请朝廷降旨查办。”

听到这里，古应春大惊失色，“这，从何说起？不是要害他家破人亡吗？”他大摇其头，“不过我又不懂，果然降旨查办，逼得小爷叔在上海存身不住，只好投到长毛那里，于他们又有何好处？”

“不要忙，还有话。”刘不才说，“他们又放出风声来了，说是胡雪岩不回杭州便罢，一回杭州，要鸣锣聚众，跟他好好算帐。”

“算什么帐？”

“哪晓得他们算什么帐？这句话毒在‘鸣锣聚众’四个字上头，真的搞成那样的局面，雪岩就变成过街老鼠了，人人喊打！”

古应春敲敲额角，“刘三叔，”他紧皱着眉说：“你的话拿我搞糊涂了，一方面不准他回去，一方面又逼得他在上海不能住，非投长毛不可，那么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呢？莫非真要逼人上吊，只怕没有那样容易吧？”

“当然，雪岩要让他们逼得走投无路，还能成为胡雪岩？他们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，目的是想逼出雪岩一句话：你们饶了我，我决不会来坏你们的事。应春兄，你想雪岩肯不肯说这句话？”

“不肯也得肯，一家老少，关系太重了。”

“话是不错，但是另外又有一层难处。”

这层难处是个不解的结，李秀成的一个得力部下，实际上掌理浙江全省政务的陈炳文，因为善后工作棘手，一定要胡雪岩出头来办事。据说已经找到阜康钱庄的档手，嘱叫他转言。照刘不才判断，也就在这两三天之内，会到上海。

“照这样说，是瞒不住我这位小爷叔的了。”古应春觉得情势棘手，向刘不才说：“你是身历其境的人，这几天总也想过，有什么解救之方？”

“我当然想过。要保全全家老小，只有一条路，不过，”刘不才摇摇头说，“说出来你不会赞成。”

“说说何妨。”

“事情明摆在那里，只有一个字，去！说老实话，雪岩真的回杭州去了，那班人拿他又有什么办法！”

古应春大不以为然。但因刘不才言之在先，料他不会赞成，他倒不便说什么责备的话了。

“刘三叔，”他慢吞吞地说：“眼前的急难要应付，将来的日子也不能不想一想。我看，这件事，只有让小爷叔自己去定主意了。”

* * *

带来了全家无恙的喜讯，也就等于带来了王有龄自缢的噩耗，刘不才不提王有龄，真所谓“尽在不言中”，胡雪岩双泪交流，但哀痛还能承受得住，因为王有龄这样的下场，原在意中。一个多月前，钱塘江中一拜，遥别也就是永诀，最伤心的时刻已经过去。

王有龄的遗嘱呢？他想问，却又怕问出来一片悲惨的情形，有些不敢开口。而七姑奶奶则是有意要谈能叫人宽心的事，特意将胡家从老太太起，一个个挨次问到，这就越发没有机会让胡雪岩开口了。

谈到吃晚饭，正好张医生回来，引见过后，同桌共饮，他们两人算是开药店的同行，彼此都别有亲切之感，所以谈得很投机。饭后，古应春特为又请张医生替胡雪岩去诊察，也许是因为有了喜讯的缘故，神旺气健，比上午诊脉时又有了进境。

“还有件很伤脑筋的事要跟病人谈。”古应春悄悄问张医生，“不知道对他的病势相宜不相宜？”

“伤脑筋的事，没有对病人相宜的。不过，他的为人与众不同，经得起刺激，也就不要紧了。”

既然如此，古应春便不再瞒，要瞒住的倒是他妻子，所以等七姑奶奶回卧房去看孩子时，他才跟刘不才将杭州对胡雪岩种种不利的情形，很委婉地，但也很详细地说了出来。

胡雪岩很沉着，脸色当然也相当沉重。听完，叹口气：“乱世会坏心术。也难怪，这个时候哪个要讲道德，讲义气，只有自己吃亏。不过，还可以讲利害。”

听这口气，胡雪岩似乎已有办法，古应春随即问道，“小爷叔，事不宜迟，不管定的什么主意，要做得快！”

“不要紧，‘尽慢不动气’！”

到这时候，胡雪岩居然还有心思说这样轻松的俏皮话，古应春倒有点不大服气了，“看样子，小爷叔倒真是不在乎！”他微带不满地说，“莫非真的有什么神机妙算？”

“不是啥神机妙算！事情摆明在那里，他们既然叫我钱庄里的人来传话，当然要等有了回信，是好是歹，再作道理。现在人还没有到，急什么？”

听得这一说，古应春实在不能不佩服，原是极浅的道理，只为方寸一乱，看不真切。这一点功夫，说来容易，临事却不易做到，正就是胡雪岩过人的长处。

“那好！”古应春笑道，“听小爷叔一说破，我也放心了。就慢慢商量吧。”

急人之急的义气，都在他这一张一弛的神态中表露无遗。这在胡雪岩是个极大的安慰，也激起了更多的信心，因而语气就越发从容了。

“那个袁忠清，他的五脏六腑，我都看得见，他是‘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’，绝不敢多事。别的人呢，都要仔细想一想，如果真的跟我家眷为难，也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人。”胡雪岩说：“他们不会逼我的！逼急了我，于他们没有好处，第一，我可以回杭州，长毛用我，就会信我的话，他们自己要想想，斗得过我，斗不过我，第二，如果我不回杭州，他们总也有亲人至戚在上海，防我要报复。第三……那就不必去说它了，是将来的话。”

古应春却偏要打听，“将来怎么样？”

“将来，总有见面的日子，要留个余地。为人不可太绝，就拿眼前来说，现在大家都说我如何如何不好，如果他们为难我的家眷，就变成他们不对了。有理变成无理，稍为聪明的人，不肯做这样的事。”

这一点古应春不能同意，留个相见余地的话，也未免太迂，不过仅是前两点的理由也足够了。古应春便催着他说：“小爷叔，你说你的办法！”

“我的办法是做一笔交易。他们不愿意我回杭州，可以，我不但不跟他们去争，而且要放点交情给他们，有朝一日，官军光复杭州，我自有保护他们的办法。不过，眼前他们要替我想办法，拿我的家眷送出杭州。”

这样的一笔交易是不是做得成？古应春颇为怀疑，因而默然不语，只望着刘不才，想听他的意见。

刘不才却对他的话大感兴趣，“这倒是个办法。”他说，“照飞看，那批人又想吃羊肉，又怕羊骚臭，怕将来官军光复了，跟他们算帐。如果真的有保护他们的把握，那批人肯照我们的办法做的。不过，空口说白话可不行。”

“现在当然只有空口说白话，话要动听，能够做得到，他们自然会相信。”胡雪岩停了一下说：“三叔，这件事只有辛苦你再去一趟，因为别人去说，他们不大容易相信。”

“这还用说？自然是我去。你说，跟他们怎么个讲法。”

“当然要吹点牛。”胡雪岩停了下来：“等我好好想一想。”

这一想，想了好多时候，或者是暂且丢开此事，总而言之，不见他再谈

起，尽自问着杭州的情形，琐琐屑屑，无不关怀。雪岩的交游甚广，但问起熟人，不是死了，就是下落不明，存者十不得一。连不相干的古应春，都听得凄怆不止。

到得十点多钟，刘不才一路车船劳顿，又是说话没有停过，再好的精神也支持不住了。古应春便劝他不必再住客棧，先好好睡一觉再说，刘不才依从，由古家的丫头侍候着，上床休息。

胡雪岩的精神却还很好，“老古，”他招招手让古应春坐在床前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对人不用不光明的手段，这回要做它一次一百零一回的买卖，全家大小在那班王八蛋手里，不能不防他们一着。我现在要埋一条药线在那里，好便好，搞得不好，我点上药线轰他娘的，叫他们也不得安逸。话说明了，你心里也有数了，要劳你的神，替我做一件公事。”

他“话说明了”，古应春却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“小爷叔，”他皱着眉头说，“我还莫名其妙，什么药线，什么公事？”

“公事就是药线，药线就是公事。”胡雪岩说：“这件公事，是以我浙江候补道兼团练局委员，奉王抚台委派，筹划浙江军需民食以及地方赈济事宜的名义，报给闽浙总督衙门庆制军。公事上要说明，王雪公生前就顾虑援兵不到，杭州恐怕保不住，特意嘱咐我，他是决定城亡人亡，一死报答朝廷，但是杭州的百姓，不可不顾，因为我不是地方官，并无守土之责，所以，万一杭州失守，必得顾念家乡，想办法救济地方百姓，这是第一段。”

古应春很仔细地听着，已理会得胡雪岩入手的意思，并即说道：“第二段当然是叙你运粮到杭州，不能进城的情形？”

“对！不过转道宁波这一层不必提。”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，“现在要叙顶要紧的第三段，要这样说法：我因为人在上海，不能回杭州，已经派人跟某某人、某某人联络，请他们救济地方百姓，并且暗中布置，以便官军一到，可以相机策应。这批人都是地方公正士绅，秉心忠义，目前身陷城中，不由自主，将来收复杭州，不但不能论他们在长毛那里干过什么职司，而且要大大地奖励他们。”

“啊，啊！”古应春深深点头，“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这就是替他们的将来留个退步。”

“对了。这道公事要等庆制军的批示，他人在福州，一时办不到，所以要来个变通办法，一方面呈报庆制军，一方面请江苏巡抚衙门代咨闽浙总督衙门，同时给我个复文，拿我的原文都叙在里头，我好给他们看。”

“呖，嗯！”古应春想了一下，记起一句话：“那么什么叫‘公事就是药线’呢？”

“这你还不懂？”胡雪岩提醒他说：“你先从相机策应官军这句话上去想，就懂了。”

真所谓“光棍一点就透”，古应春恍然大悟，如果那批人不青就范，甚至真个不利于胡家眷属，胡雪岩就可用这件公事作为报复，向太平军说这批人勾结清军，江苏巡抚衙门的回文，便是铁证。那一来，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

这一着实在狠。但原是为了报复，甚至可以作为防卫，如果那批人了解到这道公事是一根一点便可轰发火药、炸得粉身碎骨的药线，自然不敢轻举妄动。

“小爷叔！”古应春赞叹着说：“真正‘死棋肚子里出仙着’，这一着，亏你怎么想来出的？”

“也不是我发明的。我不过拿人家用过的办法，变通一下子。”

说起来，还要谢谢王雪公，他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，这个故事出在他们家乡，康熙年间有位李中堂，据说在福建名气大得很，他的同年陈翰林跟他有段生死不解的仇……”

王有龄告诉胡雪岩的故事如此：这位李中堂是福建安溪人，他的同年陈翰林是福州人。这年翰林散馆，两个人请假结伴回乡，不久就有三藩之乱，耿精忠响应吴三桂，在福州也叛变了，开府设官，陈翰林被迫受了伪职。

李中堂见猎心喜，也想到福州讨个一官半职。而陈翰林却看出耿精忠恐怕不成气候，便劝李中堂不必如此。而且两个人闭门密谈，定下一计，由李中堂写下一道密疏，指陈方略，请朝廷速派大兵入闽。这道密疏封在蜡丸之中，由李家派人取道江西入京，请同乡代为奏达御前。

“这是‘刀切豆腐两面光’的打算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李中堂与陈翰林约定，如果朝廷大兵到福建，耿精忠垮台，李中堂当然就是大大的功臣，那时候他就可以替陈翰林洗刷，说他投贼完全是为了要打探机密，策应官军。”

“啊，啊，妙！如果耿精忠成了功，李中堂这道密疏，根本没有人知道，陈翰林依旧可以保荐他成为新贵。是不是这样的打算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

“那么后来呢？”古应春很感兴趣地问：“怎么说是成了生死不解的冤家？”

“就为李中堂不是东西，出卖朋友。耿精忠垮台，朝廷收复福建，要办附逆的罪，李中堂自己得意了，竟不替陈翰林洗刷。害得他充军到关外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现在仿照他们的办法，但愿那批人很识相，我替他们留下的这条洗刷的路子，将来一定有用。”

“对！小爷叔的意思，我完全懂了，这道公理我连夜替你预备起来。”

“不忙，明天动笔也不迟。”胡雪岩说，我还有件事要先跟你商量”。

这件事是为王有龄身后打算，自不外名利两名。王有龄的宦囊虽不太丰，却决不能说是一清如水，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，许多收入象征粮的“羨余”，漕粮折实，碎银子熔铸为五十两银子一个的“官宝”，照例要加收的“火耗”，在雍正年间就已“化暗为明”，明定为地方官的“养廉银”。此外“三节两寿”——过年、端午、中秋三节和本人及太太的两个生日，属员必有馈敬，而且数目亦大致有走规，这都是朝廷所许的收入。

王有龄的积蓄，当然是交给胡雪岩营运，他现在要跟古应春商议的，就因为经手的款子，要有个交代。“他们说王雪公有钱在我手里，这是当然的，我跟死者的交情，当然也不会‘起黑心’。不过，”说到这里，他有点烦躁，“这样子的局面，放出去的款子，摆下去的本钱，一时哪里去回笼？真叫我不好交代。”

这确是极为难的事。古应春的想法比胡雪岩还要深，王有龄已经自尽，遗属不少，眼前居家度日，将来男婚女嫁，不但在在要钱，而且有了钱也不能坐吃山空。所以，他说：“你还不能只顾眼前的交代，要替王家筹个久长之计才好。”

“这倒没有什么好筹划的，反正只要胡雪岩一家有饭吃，决不会让王家吃粥，我愁的是眼前！”胡雪岩说：“王雪公跟我的交情，可以说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他在天之灵，一定会谅解我的处境。不过王太太或者不晓得我的心，他家的亲友更加隔膜，只知道有钱在我这里，不知道这笔钱一时收不回

来。现在外头既有这样的闲话，我如果不能拿白花花的现银子捧出来，人家只当我欺侮孤儿寡妇。这个名声，你想想，我怎么吃得消？”

古应春觉得这个看法不错，他也是熟透人情世故的人，心里又有进一步的想法：如果胡雪岩将王有龄名下的款子，如数交付，王家自然信任他，继续托他营运，手里仍可活动。否则，王家反倒有些不大放心，会要求收回。既然如此，就乐得做得漂亮些。

麻烦的是，杭州一陷，上海的生意又一时不能抽本，无法做得“漂亮”。那就要靠大家帮忙了。

“小爷叔，”他问：“王雪公有多少款子在你手里？”

“王太太手里有帐的，大概有十万，另外还有两万在云南，不知道王太太知道不知道。”

“那就奇怪了，怎么在云南会有两万银子？”

“是这样子的，”胡雪岩说，“咸丰六年冬天，何根云交卸浙江巡抚，王雪公在浙江的官，也没有什么做头了，事无安排，调补云南粮道，我替他先汇了两万银子到云南，后来何根云调升两江，王雪公自然跟到江苏，云南的两万银子始终未动，存在昆明钱庄里生息。王雪公始终不忘云南，生前跟我说过，有机会很想做一任云南巡抚，能做到云贵总督，当然更好，这两万银子在云南迟早有用处，不必去动它。现在，当然再也用不着了！”说到这里，胡雪岩又生感触，泫然欲涕。

等他试一试眼睛，醒一醒鼻子。情绪略略平伏，古应春便接着话题问：“款子放在钱庄里，总有折子，折子在谁手里？”

“麻烦就在这里。折子是有一个，我交了给王雪公，大概是他弄丢了，也记不起这回事，反来问我。这原是无所谓的事，跟他们再讨一个就是。后来事多，一直搁着未办，如今人已过世，倒麻烦了，只怕对方不肯承认。”

“你是原经手，”古应春说，“似乎跟王雪公在世还是故世，不生关系。不过，钱庄的规矩，我也不大懂，不知道麻烦何在？”

“钱庄第一讲信用，第二讲关系，第三才讲交情，云南这家同业，信用并不见得好，交情也谈不上，唯一讲得上的，就是关系，王雪公在日，现任的巡抚，云南方面说得上话，我自己呢，阜康在上海的生意不算大，浙江已经坐第一把交椅，云南有协饷之类的公款往来，我可以照应他们，论生意上的关系也够。不过，现在不同了，他们未见得再肯买帐。”

这番分析，极其透彻。古应春听入心头，亦颇有感慨，如今做生意要想发展，似乎不是靠官场的势力关系，就得沾洋人的光。风气如此，夫复何言？看起来王有龄那笔款子，除非大有力者援手，恐怕要“泡汤”了。

“只有这样，托出人來，请云贵总督，或者云南巡抚，派人去关照一声，念在王雪公殉难，遗属理当照应，或者那批大老肯出头管这个闲事。”

“也只好这样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交涉归交涉，眼前我先要赔出来。”

“这一来总数就是十二万。”古应春沉吟了一下，毅然决然地说：“生意在一起，信用也是大家的。我想法子来替小爷叔凑足了就是。”

这就是朋友的可贵了。胡雪岩心情很复杂，既感激，又不安，自觉不能因为古应春一肩承担，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，所以还是要问一问。

“老古，你肯帮我这个忙，我说感激的话，是多余的。不过，不能因为我，拖垮了你。十二万银子，到底也不是个小数目，我自己能凑多少，还不晓得，想来不过三、五万。还有七、八万，要现款，只怕不容易。”

“那就跟小爷叔说实话，七、八万现款；我一下子也拿不出，只有暂时调动一下，希望王太太只是过一过目，仍旧交给你放出去生息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胡雪岩说，“这个打算办得到的。不过，也要防个万一。”

“万一不成，只有硬挺。现在也顾不得那许多了。”

胡雪岩点点头，自己觉得这件事总有八成把握，也就不再去多想，接下来谈到另一件事。

“这件事，关系王雪公的千秋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听大书我也听得不少，忠臣也晓得几个，死得象王雪公这样惨的，实在不多。总要想办法替他表扬表扬，留个长远的纪念，才对得起死者。”

“这又何劳你费心？朝廷表扬忠义，自然有一套恤典的。”

朝廷的恤典，胡雪岩当然知道，象王有龄的这种情形，恤典必然优渥，除了照“巡抚例赐恤”，在赐谥、立传、赐祭以外，照例可以入祀京师昭忠祠，子孙亦可获得云骑尉之类“世袭罔替”的“世职”。至于在本省及“立功省份”建立专祠，只要有人出面奏请，亦必可邀准，不在话下。

胡雪岩的意思，却不是指这些例行的恤典，“我心里一直在想，王雪公死得冤枉！”他说，“想起他‘死不瞑目，那句话，只怕我夜里都会睡不着觉。我要替他伸冤。至少，他生前的冤屈，要叫大家晓得。”

照胡雪岩的看法，王有龄的冤屈，不止一端：第一，王履谦处处掣肘，宁绍可守而失守，以至杭州粮路断绝，陷入无可挽救的困境。第二，李元度做浙江的官，领浙江的饷，却在衢州逗留不进。如果他肯在浙东拼命猛攻，至少可以牵制浙西的太平军，杭州亦不会被重重围困得毫无生路。第三，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援浙而袖手旁观，大有见死不救之意，未免心狠。

由于交情深厚，而且身历其境，同受荼毒，所以胡雪岩提到这些，情绪相当激动。而在古应春，看法却不尽相同，他的看法是就利害着眼，比较不涉感情。

“小爷叔，”古应春很冷静地问道：“你是打算怎么样替王雪公伸冤？”

“我有两个办法，第一是要请人做一篇墓志铭，拿死者的这些冤屈都叙上去，第二是花几吊银子，到京里请一位‘都老爷’出面，狠狠参他一本。”

“参哪个？”

“参王履谦、李元度，还有两江的曾制台。”

“我看难！”古应春说，“曾制台现在正大红大紫的时候，参他不倒，再说句良心话，人家远在安庆，救江苏还没有力量，哪里又分得出兵来救浙江？”

胡雪岩心里不以为然，但不愿跟古应春争执，“那么，王履谦、李元度呢？”他说，“这两个人总是罪有应得吧？”

“王履谦是一定要倒霉的，李元度就说不定了。而且，现在兵荒马乱，路又不通，朝廷要彻查也无从查起。只有等将来局势平定了再说。”

这一下惹得胡雪岩心头火发，咆哮着问：“照你这样说，莫非就让这两个人逍遥法外？”

胡雪岩从未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，古应春受惊发愣，好半天说不出话。那尴尬的脸色，亦是胡雪岩从未见过的，因而象镜子一样，使得他照见了自已的失态。

“对不起，老古！”他低着头说，声音虽轻缓了许多，但仍掩不住他内心的愤慨不平，当然，这愤慨决不是对古应春。

古应春觉得胡雪岩可怜亦可敬，然而却不愿说些胡雪岩受听的话去安慰他。“小爷叔，我知道你跟王雪公的交情。不过，做事不能只讲感情，要讲是非利害。”

这话胡雪岩自然同意，只一时想不出，在这件事上的是非利害是什么？一个人有了冤屈，难道连诉一诉若都不能？然则何以叫“不平则鸣”？

古应春见他无语，也就没有再说下去，其实他亦只是讲利害，未讲是非。这一阵子为了替胡雪岩打听杭州的消息，跟官场中人颇有往来，对王有龄之死，以及各方面对杭州失守的感想批评，亦听了不少。大致说来，是同情王有龄的人多，但亦有人极力为曾国藩不救浙江辩护，其间党同伐异的论调，非常明显。王有龄孤军奋战，最有渊源的人，是何桂清，却是“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”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如果什么人要为王有龄打抱不平，争论是非，当然会触犯时忌，遭致不利，岂不太傻？

古应春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庸俗卑下，但为了对胡雪岩的关切特甚，也就不能不从利害上去打算了。这些话一时说不透彻，而且最好是默喻而不必言传，他相信胡雪岩慢慢就会想明白。眼前最要紧的是筹划那十二万银子。以及替胡雪岩拟公文上闽浙总督。

* * *

从第二天起，古应春就为钱的事，全力奔走，草拟公文则不必自己动笔，他的交游亦很广，找了一个在江苏巡抚衙门当“文案委员”的候补知县雷子翰帮忙，一手包办，两天工夫，连江苏巡抚薛焕批给胡雪岩的回文，都已拿到了。

这时，胡雪岩才跟刘不才说明经过，“三叔，”最后他说，“事情是这样去进行。不过，我亦不打算一定要这样子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件事很难做。”

刘不才的性情，最恨人家看不起他，说他是纨绔，不能正事，因而听了胡雪岩的话，不大服气，“雪岩，”他凛然问道：“要什么人去做才容易。”

“三叔，”胡雪岩知道自己言语不检点，触犯了他的心病，引起误会，急忙答道：“这件事哪个做都难，如果你也做不成功，就没有人能做成功了。”

这无形中的一项高帽子，才将刘不才哄得化怒为喜，“你倒说说看，怎么办？”他的声音缓和了。

“第一，路上要当心……”

“你看，”刘不才抢着说，同时伸手去解扎脚带，三寸宽的一条玄色丝带，其中却有花样，他指给胡雪岩看，那条带子里外两层，一端不缝，象是一个狭长的口袋，“我前两天在大马路定做的。我就晓得这以后，总少不得有啥机密文件要带来带去，早就预备好了。”

“好的，这一点不难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到了杭州，怎么样向那些人开口，三叔，你想过没有？”

“你方始告诉我，我还没有想过。”刘不才略略沉吟了一下又说：“话太软了不好，硬了也不好，软了，当我怕他们，硬了又怕他心里有顾忌，不敢答应，或者索性出首。”

“对了，难就难在这里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有两句话，三叔记住：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”

六

一个多月以后，刘不才重回上海，他的本事很大，为胡雪岩接着，居然成功。可是，全家将到上海，胡雪岩反倒上了心事，就为借了“小房子”住在一起的阿巧，身分不明难以处置，只好求教七姑奶奶。

“七姐，你要替我出个主意，除你以外，我没有别人好商量。”

“那当然！小爷叔的事，我不能不管。不过，先要你自己定个宗旨。”

问到胡雪岩对阿巧姐的态度，正是他的难题所在，唯有报以苦笑，“七姐，全本西厢记，不都在你肚子里？”

七姑奶奶对他们的情形，确是知之甚深，总括一句话：表面看来，恩爱异常，暗地里隔着一道极深的鸿沟。一个虽倾心于胡雪岩，但宁可居于外室，不愿位列小星，因为她畏惧胡家人多，伺候老太太以外，还要执礼于大妇，甚至看芙蓉的辞色，再有一种想法是：出自两江总督行辕，虽非嫡室，等于“置理”过掌印夫从，不管再做什么人的侧室，都觉得是一种委屈。在胡雪岩，最大的顾虑亦正是为此。阿巧姐跟何桂清的姻缘，完全是自己一手促成，如今再接收过来，不管自己身受的感觉，还是想到旁人的批评，总有些不大对劲。在外面借“小房子”做露水夫妻，那是因为她千里相就于患难之中，因感生情，不能自己，无论对本身，对旁人，总还有句譬解的话好话，一旦接回家中，就无词自解了。

除此以外，还有个极大的障碍，胡太太曾经斩钉截铁地表示过：有出息的男人，三妻四妾，不足为奇，但大妇的名分，是他人夺不去的，所以只要胡雪岩看中了，娶回家则可，在外面另立门户则不可。同时她也表示过，凡是娶进门的，她必以姐妹看待。事实上对待芙蓉的态度，已经证明她言行如一，所以更显得她的脚步站得极稳，就连胡老太太亦不能不尊重她的话。

然而这是两回事。七姑奶奶了解胡雪岩的苦衷，却不能替他决定态度，“小爷叔，你要我帮你的忙，先要你自己拿定主意，或留或去，定了宗旨，才好想办法。不过，”她很率直地说：“我话要说在前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我帮着你瞒，那是办不到的。”

有此表示，胡雪岩大失所望。他的希望，正就是想请七姑奶奶设法替他在妻子面前隐瞒，所以听得这句话，作声不得。

这一下，等于心思完全显露，七姑奶奶便劝他：“小爷叔，家和万事兴！婶娘贤慧能干，是你大大的一个帮手。不过我再说一句：婶娘也很厉害，你千万不能惹她恨你。如果说，你想拿阿巧姐接回去，我哪怕跑断腿，说破嘴，也替你去劝她。当然，成功不成功，不敢保险。倘或你下个决断，预备各奔东西，那包在我身上，你跟她好来好散，决不伤你们的和气。”

“那，你倒说给我听听，怎么样才能跟阿巧姐好来好散？”

“现在还说不出，要等我去动脑筋。不过，这一层，我有把握。”

胡雪岩想了好一会，委决不下，叹口气说：“明天再说吧。”

“小爷叔，你最好今天晚上细想一想，把主意拿定了它，如果预备接回家，我要早点替你安排。”七姑奶奶指一指外面说，“我要请刘三叔先在老太太跟婶娘面前，替你下一番功夫。”

胡雪岩一愣，是要下一番什么功夫？转个念头，才能领会，虽说自己妻子表示不禁良人纳妾，但却不能没有妒意。能与芙蓉相处得亲如姐妹，一方面是她本人有意要作个贤慧的榜样，一方面是芙蓉柔顺，甘于做小服低。这

样因缘时会，两下凑成了一双两好的局面，是个异数，不能期望三妻四妾，人人如此。

七姑奶奶要请刘不才去下一番功夫，自然是先作疏通，果然自己有心，而阿巧姐亦不反对正式“进门”，六姑奶奶的做法是必要的。不过胡雪岩也因此被提醒了，阿巧姐亦是极厉害的角色，远非芙蓉可比。就算眼前一切顺利，阿巧姐改变初衷，妻子亦能克践诺言，然而好景决不会长，两“雌”相遇，互持不下，明争暗斗之下，掀起醋海的万丈波澜，那时候可真是“两妇之间难为夫”了。

这样一想，忧愁烦恼，同时共生，因而胃纳越发不佳。不过他一向不肯扫人的兴，见刘不才意兴甚好，也就打点精神相陪，谈到午夜方散。

回到“小房子”，阿巧姐照例茶水点心，早有预备。卧室中重帏深垂，隔绝了料峭春寒，她只穿一件软缎夹袄，剪裁得非常贴身，越显得腰肢一捻，十分苗条。

入手相握，才知她到底穿得太少了些，“若要俏，冻得跳！”他说，“当心冻出病来，”

阿巧姐笑笑不响，倒杯热茶摆在他面前，自己捧着一把灌满热茶的乾隆五彩的小茶壶，当做手炉取暖，双眼灼灼地望着，等他开口。

每天回来，胡雪岩总要谈他在外面的情形，在哪里吃的饭，遇见了什么有趣的人，听到了哪些新闻，可是这天却一反常态，坐下来不作一声。

“你累了是不是？”阿巧姐说，“早点上床吧！”

“嗯，累了。”

口中的答应她的话，眼睛却仍旧望着悬在天花板下，称为“保险灯”的煤油吊灯。这神思不属、无视眼前的态度，在阿巧姐的记忆中只有一次，就是得知王有龄自缢的那天晚上。

“那哼啦？”她不知不觉地用极柔媚的苏白相依，“有啥心事？”

“老太太要来了！”

关于接着的事，胡雪岩很少跟她谈。阿巧姐也只知道，他全家都陷在嘉兴，一时无法团圆，也就不去多想，这时突如其来地听得这一句，心里立刻就乱了。

“这是喜事！”她很勉强地笑着说。

“喜事倒是喜事，心事也是心事。阿巧，你到底怎么说？”

“什么怎么说？”她明知故问。

胡雪岩想了一会，语意暧昧地说：“我们这样子也不是个长阿巧姐颜色一变，将头低了下去，只见她睫毛闪动，却不知她眼中是何神色？于是，胡雪岩的心也乱了，站起来往床上一倒，望着帐顶发愣。

阿巧姐没有说话，但也不是灯下垂泪，放下手中的茶壶，将坐在洋油炉子上的一只瓦罐取了下来，倒出熬得极浓的鸡汤，另外又从洋铁匣子里取出七、八片“盐饼干”，盛在瓷碟子里，一起放在梳妆台上。接着便替胡雪岩脱下靴子，套上一双绣花套鞋。

按部就班服侍到底，她才开口：“起来吃吧！”

坐在梳妆台畔吃临睡之前的一顿消夜，本来是胡雪岩每天最惬意的一刻，一面看阿巧姐卸妆，一面听她用吴依软语有一搭没一搭地，说些有趣而不伤脑筋的闲话，自以为是南面王不易之乐。

然而这天的心情却有些不同。不过转念之间，还是不肯放弃这份乐趣，

从床上一个虎跳似地跳下地来，倒吓了阿巧姐一下。

“你这个人！”她白了他一眼，“今朝真有点邪气，”

“得乐且乐。”胡雪岩忽然觉得肚子饿得厉害，“还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“这个辰光，只有吃干点心。馄饨担、卖湖州粽子茶叶蛋的，都来过了。”

阿巧姐问道：“莫非你在古家没有吃饱？”

“根本就没有吃！”

“为啥？菜不配胃口？”

“七姑奶奶烧的吕宋排翅，又是鱼生，偏偏没口福，吃不下。”

“这又是啥道理？”

“唉！”胡雪岩摇摇头，“不去说它了。再拿些盐饼干来！”他不说，她也不问，依言照办，然后自己坐下来卸妆，将一把头发握在手里，拿黄杨木流不断地梳着。房间里静得很，只听见胡雪岩“嘎吱、嘎吱”咬饼干的声音。

“老太太哪天到？”阿巧姐突如其来地问。

“快了！”胡雪岩说，“不过十天半个月的工夫。”

“住在哪里呢？”

“还不晓得。”

“人都快来了，住的地方还不知道在哪里，不是笑话？”

“这两天事情多，还没有工夫去办这件事。等明天刘三爷走了再说。有钱还怕找不到房子？不过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阿巧姐转脸看着他问：“怎么不说下去？”

“房子该多大多小，可就知道了。”

“这又奇了！多少人住多大的房子，难道你自己算不出来？”

“就是多少人算不出来。”胡雪岩看了她一眼，有意转过脸去，其实是在镜子里看她的表情。

阿巧姐沉默而又沉着，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。然后，站起来铺床叠被，始终不作一声。

“睡吧！”胡雪岩拍拍腰际，肚子里倒饱了，心里空落落地，有点儿上不巴天，下不巴地似地。

“你到底有啥心事？爽爽快快地说。牵丝扳藤，惹得人肚肠根痒。”

有何心事，以她的聪明机警，熟透人情，哪有不知之理？这样子故意装作不解，自然不是好兆头，胡雪岩在女人面前，不大喜欢用深心，但此时此人，却成了例外，因此以深沉对深沉，笑笑答道：“心事要慢慢猜才有味道。何必一下子揭破？”

阿巧姐无奈其何，赌气不作声，叠好了被，伺候他卸衣上床，然后将一盏洋灯移到红木大床里面的搁几上，捻小了灯芯，让一团朦胧的黄光，隐藏了她脸上的不豫之色。

这一静下来，胡雪岩的心思集中了，发觉自己跟阿巧姐之间，只有两条路好走，一条是照现在的样子，再一条就是各奔西东。

“你不必胡思乱想。”他不自觉地说道：“等我好好来想个办法。”

“没头没脑你说的是啥？”

“还不是为了你！”胡雪岩说，“住在外边，我太太不答应，住在一起，你又不愿意。那就只好我来动脑筋了。”

阿巧姐不作声。她是明白事理的人，知道胡雪岩的难处，但如说体谅他

的难处，愿意住在一起，万一相处得不好，下堂求去，不但彼此破了脸，也落个很坏的名声：“跟一个，散一个”。倒不如此刻狠一狠心，让他去伤脑筋，看结果如何，再作道理。然而抚慰之意不可无。她从被底伸过一只手去，紧紧捏住胡雪岩的左臂，表示领情，也表示倚靠。

胡雪岩没有什么人可请教，唯有仍旧跟七姑奶奶商量。

“七姐，住在一起这个念头，不必去提它了。我想，最好还是照现在这个样子。既然你不肯替我隐瞒，好不好请你替我疏通一下？”

“你是说，要我替你去跟婶娘说好话，让你们仍旧在外面住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难！”七姑奶奶大摇其头，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婶娘现在当家，她定的规矩又在道理上，连老太太也不便去坏她的规矩，何况我们做晚辈的？”

“什么晚辈不晚辈。她比较买你的帐，你替我去求一次情，只此一回，下不为例！”

“小爷叔，你还想下不为例？这句话千万不能说，说了她反而生气，幄，已经有两个了，还不够，倒又在想第三个了！”

“你的话不错，随你怎么说，只要事情办成功就是了。”

“事情怕不成功！”七姑奶奶沉吟了好半晌说：“为小爷叔，我这个钉子也只好硬碰了！不成功，可不能怪我。”

“这句话，七姐你多交代的。”胡雪岩说：“一切拜托。千不念，万不念，我在宁波的那场病，实在亏她。”

这是提醒七姑奶奶，进言之际，特别要着重这一点：阿巧姐有此功劳，应该网开一面，格外优容。其实，他这句话也是多交代的，七姑奶奶当然也考虑过，虽说预备去碰钉子，到底调也要有些凭借，庶几成事有万一之望。这个凭借，就是阿巧姐冒险赶到宁波，衣不解带地伺奉汤药之劳。而且，她也决定了入手之处，是从说服刘不才开始。

“去年冬天小爷叔运米到杭州，不能进城，转到宁波，生了一场伤寒重症，消息传到上海，我急得六神无主。刘三叔，你想想，那种辰光，宁波又在长毛手里，而且人地生疏，生这一场伤寒病，如何得了？这种病全靠有个体贴的人照应，一点疏忽不得。我跟老古商量，我说只有我去，老古说我去会耽误大事。为啥呢？第一，我的性子急，伺候病人不相宜，第二，虽说大家的交情已经跟亲人一样，但是我不在乎，怕小爷叔倒反而有顾忌。要茶要水还有些邈邈遑遑的事，不好意思叫我做。病人差不得一点，这样子没有个知心春意，切身体己的人服侍，病是好不了的。”

“这话倒也是。”刘不才问道：“后来是阿巧姐自告奋勇？”

“不是！是我央求她的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她跟小爷叔虽有过去那一段，不过早已结了。一切都是重起炉灶，只是那把火是我饶起来的。刘三叔，你倒替我想想，我今朝不是也有责任？”

“我懂了！没有你当初央求她，就不会有今朝的麻烦。而你央求她，完全是为了救雪岩的命，实际上雪岩那条命，也等于是阿巧姐救下来的。是不是这话？”

“对！”六姑奶奶高兴他说，“刘三叔你真是‘光棍玲珑心，一点就透’！”

“七姐！”刘不才正色说道：“拿这两个理由去说，雪岩夫人是极明白事理的人，一定没话好说。不过，她心里是不会舒服的。七姐，你这样‘硬

吃一注，，犯不犯得着，你倒再想想看！”

“多谢你，刘三叔！”七姑奶奶答道：“为了小爷叔，我没有法子。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大家的交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不必再顾忌对方会不高兴什么的。做这件事，六姐，你要想想，是不是对胡家全家有好处？不是能叫雪岩一个人一时的称心如意，就算有了交代！”

刘不才的看法根深，七姑奶奶细想一想，憬然有悟。然而她到底跟刘不才不同，一个是胡家的至亲，而且住在一起，这家人家有本什么“难念的经”，当然他比她了解得多。因此，七姑奶奶觉得此事要重新谈了。

“刘三叔，你这句话我要听，我总要为胡家全家好才好。再说，将来大家住在上海，总是内眷往来的时候多，如果胡家婶娘跟我心里有过节，弄得面和心不和，还有啥趣味？只有一层，我还想不明白，这件事要做成功了，难道会害他们一定上下不和睦？”

“这很难说！照我晓得，雪岩夫人治家另有一套，坏了她的规矩，破一个例，以后她说的话就要打折扣了。”

“小爷叔说过的：‘只此一遭，下不为例。’将来如果再有这样子的情形。不用胡家娘娘开口发稻我先替她打抱不平！”

听到这里，刘不才“噗味”一声笑了，叹口气不响。

这大右笑人不懂事的意味，七姑奶奶倒有些光火，立即追一句：“刘三叔，我话说错了？”

“话不错，你的心也热。不过，唯其如此，你就是自寻烦恼。俗语道得好：‘清官难断家务事’，七姐，就算你是包公，断得明明白白，依旧是个烦恼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这话我就听不懂了。”

“七姐，你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，打到官司，不是原告赢，就是被告赢，治一经，损一经，何苦来哉！”

七姑奶奶恍然大悟，将来如果帮胡太太，就一定得罪了胡雪岩，岂不是治一经，损一经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刘三叔，你也是，有道理不直截了当说出来，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！亏得我不比从前，有耐心盘问，不然不是害我走错了路？”

这番埋怨的话，真有点蛮不讲理，但不讲理得有趣，刘不才只好笑了。

“我也不要做啥‘女包公’，！还是做我的‘女张飞，来得好。”

话外有话，刘不才一下子就听了出来，不能不问：“七姐！你是怎么个打算？做女张飞还则罢了，做莽张飞就没意思了。”

“张飞也有粗中有细的时候，我自然有分寸。你放心好了，决不会有啥风波。”

刘不才想了一下问道：“那么，是不是还要我在雪岩夫人面前去做功夫？”

“要！不过话不是原来的说法了。”

这下搞得刘不才发愣。是一非二的事，要么一笔勾销不谈此事，要谈，还有另一个说法吗？

“前半段的话，还是可以用，阿巧姐怎么跟小爷叔又生了感情，总有个来龙去脉，要让胡家婶娘知道，才不会先对阿巧姐有成见。”七姑奶奶停了一下说：“后半段的话改成这个样子她的做法是先安抚胡太太，也就是先安抚胡雪岩。因为胡家眷属一到上海，胡雪岩有外室这件事，是瞒不住的，而

且胡雪岩本人也会向七姑奶奶探问结果，所以她需要胡大太跟她配搭，先把局面安定下来。

“我要一段辰光，好在阿巧姐面前下水磨功夫。就怕事情还没有眉目，他们夫妇已经吵了起来，凡事一破了脸，往往就会弄成僵局。所以胡家婶娘最好装作不知道这回事，如果小爷叔‘夜不归营’，也不必去查问。”

“我懂你的意思，看看大人也一定做得到。不过，雪岩做事，常常会出奇兵，倘或一个装糊涂，一个倒当面锣、对面鼓，自己跟她老实去谈了呢？”

“我想这种情形不大会有的，如果是这样，胡家婶娘不承认，也不反对，一味敷衍他就是了。”

“我想也只好这样子应付。”刘不才点点头，“一句话：以柔克刚。”

“以柔克刚就是圆滑。请你跟胡家婶娘说，总在三个月当中，包在我身上，将这件事办妥当，什么叫妥当呢？就是不坏她的规矩，如果阿巧姐不肯进门姓胡，那就一定性了别人的姓了。”

“原来你是想用条移花接木之计。”刘不才兴致盎然地问：“七姐，你是不是替阿巧姐物色好了什么人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！要慢慢去觅。”七姑奶奶突然笑道：“其实，刘三叔，你倒蛮配！”

“开玩笑！我怎么好跟雪岩‘同科’？”

* * *

回家已经午夜过后的丑时了。但是胡雪岩的精神却还很好，坐在梳妆台畔看阿巧姐卸妆，同时间起她们这一夜出游的情形。

“先去吃大菜。实在没有什么好吃，炸鹤鹑还不如京馆里的炸八块。又是我们这么两个人，倒象……”阿巧姐摇摇头，苦笑着不肯再说下去。

象什么？胡雪岩闭起眼睛，把自己作为是在场执役的“西崽”去体会，这样两位堂客，没有“官客”陪伴，抛头露面敢到那里“动刀动枪”去吃大菜，是啥路道？照他们的年纪和打扮来说，就象长三堂子里的两个极出色的“本家”

阿巧姐的想法必是如此，所以才不愿说下去。了解到这一点，自然而然地意会到她的心境，即令不是向往朱邪，确已鄙弃青楼，真有从良的诚意。

由于这样的看法，便越觉得阿巧姐难舍，因而脱口问道：“七姐怎么跟你说？”

“什么怎么跟你说？”阿巧姐将正在解髻的手停了下来，“她会有什么话跟我说？你是先就晓得的是不是？你倒说说看，她今天拿五爷丢在家里，忽然要请我看戏吃大菜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

这一连串的疑问，将胡雪岩搞得枪法大乱，无法招架。不过他有一样本事，善于用笑容来遮盖任何窘态，而那种窘态亦决不会保持得大久，很快地便沉着下来。

“我不懂你说的啥？”他说，“我是问你，六姐有没有告诉你，她何以心血来潮约你出去玩？看样子你也不知道，那我就更加知道了。”

“连你这样聪明的人都不知道？”阿巧姐微微冷笑，“那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”

“夫妇闲谈，说说何妨？”

阿巧姐倏然抬头，炯炯清眸，逼着胡雪岩：“夫妇！我有那么好的福气？”无意间一句话，倒似乎成了把柄，不过也难不倒胡雪岩，“在这里我们

就是夫妇。”他从容自在地回答。

“所以，”她点点头，自语似地，“我就更不能听七姑奶奶的话了。”

“她说了什么话？”

“她劝我回去。”

这“回去”二字可有两个解释，一是回娘家，一是进胡家的大门做偏房。她的娘家在苏州木读，而苏州此刻在太平军手里，自然没有劝她回娘家的道理。

弄清楚了她的话，该问她的意向，但不问可知，就无需多此一举。停了好一会，他口中爆出一句话来：“明天真的要去找房子了。”

他的态度有些莫测高深。她记起前几天谈到找房子的事，曾经暗示要让她跟大妇往在一起，而此刻还是那样的心思？必得问一问。

于是她试探他说：“如果真的一时找不到，不如先住到这里来。”

“住不下。”

这住不下是说本来就住不下呢，还是连她在一起住不下？阿巧姐依然不明白！就只好再试探了。

“暂时挤一挤。”她说，“逃难辰光也讲究不来那么多。”

“那么，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阿巧姐毅然决然他说，“另外搬。”

“那又何必？一动不如一静。”胡雪岩想了一会，觉得还是把话说明了好，“我跟你心思一样，就照这个样子最好。我已经托了七姑奶奶了，等我太太一来，请她去疏通，多说两句好话，特别通融一次。”

“那就奇怪了！”阿巧姐有些气愤，“七姑奶奶反而劝我回去，跟你托她的意思，完全相反，这是为啥？”

胡雪岩深为失悔，自己太疏忽了！明知道七姑奶奶劝她的话是什么，不该再说实话，显得七姑奶奶为人谋而不忠。同时也被提醒了，真的，七姑奶奶这样做是什么意思，倒费人猜疑。

然而，不论如阿，眼前却必须为七姑奶奶辩白，“也许她是先探探你的口气。”他问：“她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，‘妇道人家总要有个归宿，还是正式姓了胡，进门磕了头的好。不然，就不如拿个决断出来！’”

“何谓‘拿个决断出来，？’”

“你去问她。”

阿巧姐这懒得说的语气，可知所谓“决断”，是一种她绝不能同意的办法。胡雪岩将前后语言，合起来作一个推敲，懂了七姑奶奶的心思，只不懂她为何有那样的心思？

“七姑奶奶做事，常有叫人猜想不到的手段。你先不必气急，静下心来看一看再说。”

“要看到什么时候？”阿巧姐突然咆哮，声音又尖又高：“你晓不晓得七姑奶奶怎么说你？说你滑头，说你没有常性，见一个爱一个！这种人的良心让狗吃掉了，劝我早早分子，不然将来有苦头吃。我看啊，她的话一点不错。享！骗死人不偿命。”

这样夹枪带棒一顿乱骂，拿胡雪岩搞得晕头转向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心里当然也很生气，气的不是阿巧姐，而是七姑奶奶，不但为人谋而不忠，简直是出卖朋友。彼此这样的交情，而竟出此阴险的鬼蜮伎俩！这口气

实在叫人咽不下。

胡雪岩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，气得脸青唇白，刚要发作、突然警觉，六姑奶奶号称“女中丈夫”，胸中不是有丘壑的人，更不是不懂朋友义气的人，她这样说法，当然有她的道理在内，这层道理一定极深，深得连自己都猜不透。

这样一转念问，脸色立刻缓和了，先问一句：“七姑奶奶还说点啥？”

“说点啥？”阿巧姐岂仅余怒不息，竟是越想越恨，“不是你有口风给她，打算不要我了，她会说这样的话！死没良心的……”苏州女人爱骂“杀千刀”，而阿巧姐毕竟余情犹在，把这三个字硬咽了回去。

胡雪岩不作辩白，因为不知道六姑奶奶是何道理，怕一辩就会破坏了她的用意。然而不辩白又不行，只好含含混混他说：

“你何必听她的？”

“那么，我听谁？听你的？”阿巧姐索性逼迫：“你说，你倒扎扎实实说一句我听。”

何谓“扎扎实实说一句”？胡雪岩倒有些困惑了，“你说！”

他问，“你要我怎么说一句？”

“你看你！我就晓得你变心了。”阿巧姐踩着脚恨声说道：

“你难道不晓得怎么说？不过不肯说而已！好了，好了，我总算认识你了。”

静夜娇叱，惊起了丫头娘姨，窗外人影幢幢，是想进来解劝而不敢的模样，胡雪岩自觉无趣，靖起身来劝道：“夜深了。

睡吧！”

说完，他悄悄举步，走向套间，那里也有张床，是偶尔歇午觉用的，此时正好用来逃避狮吼，一个人捻亮了灯，枯坐沉思。

“丫头娘姨看看无事，各自退去，阿巧姐赌气不理胡雪岩一个人上床睡下。胡雪岩见此光景，也不敢去招惹她，将就睡了一夜。第二天起身，走出套间，阿巧姐倒已经坐在梳妆台前了，不言不语，脸儿黄黄，益显得纤瘦，仔细看去，似有泪痕，只怕夜来将枕头都哭湿了。

“何苦！”他说：“自己糟蹋身子。”

“我想过了。”阿巧姐木然他说：“总归不是一个了局。你呢，我也弄不过你。算了，算了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摆手，而且将头扭到一边，大有一切撒手之意。胡雪岩心里自不免难过，但却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去安慰她。

“今天中午要请郁老大吃饭。”他说，意思是要早点出门。

“你去好了。”陈巧姐说，声音中带着些冷漠的意味。

胡雪岩有些踌躇，很想再说一两句什么安抚的话，但实在没有适当的意思可以表白，也就只好算了。

* * *

到古家才十点钟，七姑奶奶已经起身，精神抖擞地在指挥男佣女仆，准备款客。大厅上的一堂花梨木几椅，全部铺上了大红缎子平金绣花的椅披，花瓶中新换了花，八个擦得雪亮的高脚银盘，摆好了干湿果子。这天的天气很好，阳光满院，又没有风，所以屏门窗子全部打开，格外显得开阔爽朗。

“小爷叔倒来得早！点心吃了没有？”七姑奶奶忽然发觉：“小爷叔，你的气色很不好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”

“不是！”胡雪岩说：“昨晚上一夜没有睡好。”

“为啥？”七姑奶奶又补了一句：“就一夜不睡，也不至于弄成这个样子，总有道理吧？”

“对。其中有个缘故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老古呢？”

“到号子里去了。十一点半回来。”

“客来还早。七姐有没有事？没有事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”

七姑奶奶的眼睛眨了几下，很沉着地回答说：“没有事。我们到应春书房里去谈。”

到得书房，胡雪岩却又不开口，捧着一碗茶，只是出神。七姑奶奶已经有点猜到他的心事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发作得未免大快，自己该说些什么，需要好好想一想。所以他不说话，她也乐得沉默。

终于开口了：“七姐，昨天晚上，阿巧跟我大吵一架。”他问：“你到底跟她说了些啥？”

七姑奶奶不即回答，反问一句：“她怎么跟你吵？”

“她说：我有口风给你，打算不要她了。七姐，这不是无影无踪的事？”

七姑奶奶笑一笑，“还有呢？”她再问。

“还有，”胡雪岩很吃力他说：“说你骂我滑头，良心让狗吃掉了。又说我是见一个爱一个。”

七姑奶奶又笑了，这一笑似乎有点不好意思，“小爷叔，”她带点逗弄的意味，“你气不气？”

“先是有点气，后来转念想一想，不气了，我想，你也不是没有丘壑的人，这样子说法，总有道理吧？”

听得这话，七姑奶奶脸上顿时浮起欣慰而感激的神色，“小爷叔，就因为你晓得我的本心，我才敢那样子冒失，其实也不是冒失，事先我跟人商量过，也好好想过，觉得只有这样子做最好。不过，不能先跟你说，说了就做不成了。”她撇开这一段，又问到阿巧姐：“她怎么个说法？为啥跟你吵？是不是因为信了我的话？”

“她是相信我给了你口风，打算不要她了，所以你才会跟她说这些话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换了我，也会这样子想，不然，我们这样的交情，你怎么会在地面前，骂得我一文不值？”

“不错！完全不错。”七姑奶奶很在意地问：“小爷叔，那么你呢？你有没有辩白？”

“没有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看这光景，辩亦无用。”

由于胡雪岩是这样无形中俘鼓相应的态度，使得七姑奶奶的决心无可改变了。她是接受了刘不才的劝告，以胡家的和睦着眼，来考虑阿巧姐跟胡雪岩之间的尴尬局面，认为只有快刀斩乱麻，才是上策。但话虽如此，到底不能一个人操纵局面，同时也不能先向胡雪岩说破，那就只有见机行事，到什么地步说什么话了。

第一步实在是试探。如果阿巧姐不信她只信胡雪岩，拿她批评胡雪岩用情不专，迹近薄幸的种种“背后之言”，付之一笑，听过丢开，这出戏就很难唱得下去了。或者，胡雪岩对阿巧姐迷恋已深，极力辩白，决无其事，取得阿巧姐的谅解，这出戏就更难唱得下去了。谁知阿巧姐疑心她的话是出于胡雪岩的授意，而胡雪岩居然是默认的模样，这个机会若是轻轻放过，岂不大负本心？

于是，她正一正脸色，显得极郑重地相劝：“小爷叔！阿巧姐你不能要了。旁马者清，我替你想过，如果你一定不肯撒手，受累无穷……”

照七姑奶奶的说法，胡雪岩对阿巧姐有“四不可要”：第一，阿巧姐如果一定要在外面“立门户”，坏了胡太大的家法，会搞得夫妇反目。第二，即令阿巧姐肯“回去”，亦是很勉强的事，心中有了芥蒂，妻妾之间会失和。第三，阿巧姐既由何家下堂，而且当初是由胡雪岩撮台，如今应该避嫌疑，不然，保不定会有人说他当初不过“献美求荣”，这是个极丑的名声。第四，阿巧姐出身青楼，又在总督衙门见过大世面，这样的人，是不是能够跟着胡雪岩从良到底实在大成疑问。

“小爷叔！”最后七姑奶奶又很恳切地劝说，“杭州一失守，王雪公一殉难，你的老根断掉了，靠山倒掉了。以后等于要重起炉灶，着实得下一番功夫，才能恢复从前那种场面。如果说，你是象张胖子那样肯守的，只要一家吃饱穿暖就心满意足，那我没有话说，想要再创一番事业，小爷叔，你这个时候千万闹不得家务。不但闹不得家务，还要婶娘切切实实助你一臂之力才行。这当中的利害关系，你倒仔细想一想！”

前面的“四不可要”，胡雪岩觉得也不过“想当然耳”的危言耸听，最后一句“这个时候千万闹不得家务”，却真的让他惊，然心惊了。“七姐，你晓得的，我不是张胖子那种人，我不但要重起炉灶创一番事业，而且要大大创它一番事业。你提醒了我，这个时候心无二用，哪里有功夫来闹家务……”

“是啊！”七姑奶奶抢着说：“你不想闹家务，家务会闹到你头上来！推不开，甩不掉，那才叫苦恼。”

“我就是怕这个！看样子，非听你的不可了。”

“这才是！谢天谢地，小爷叔，你总算想通了，”七姑奶奶高兴他说，“阿巧姐自然是好的，不过也不是天下独一无二就是她！将来有的是，”

“将来！”胡雪岩顿一顿足：“就看在将来上面。七姐，我们好好来谈一谈。”

要谈的是如何处置阿巧姐。提到这一层，六姑奶奶不免踌躇：“说实话，”她说，“我还要动脑筋！”

“六姐，”胡雪岩似乎很不放心，“我现在有句话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你动出啥脑筋来，要先跟我说明白。”

这话使得七姑奶奶微觉不安，也微有反感：“哟！哟！你这样子说法，倒象我会瞒着你，拿她推到火坑里去似地。”她很费劲地分辨，“我跟阿巧姐一向处得很好，现在为了你小爷叔，抹煞良心做事，你好象反倒埋怨我独断独行……”

“六姐，七姐！”胡雪岩不容她再往下说，兜头长揖，“我不能‘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’，无非我自己觉得对不起她，要想好好补报她一番而已。”

“我还不是这样？你放心好了，我决不会动她的坏脑筋。”说到这里，七姑奶奶的眼睛突然发亮，同时绽开笑靥，望空出神。

这是动到了极好的脑筋。胡雪岩不敢打搅她，但心里却急得很！渴望她揭开谜底。

七姑奶奶却似有意报复：“我想得差不多了。不过，小爷叔对不起，我现在还没有动手，到开始做的时候，一定跟你说明白，你也一定会赞成。”

“七姐！”胡雪岩赔笑说道：“你何妨先跟我说说？”

“不行，起码要等我想妥当，才能告诉你。”七姑奶奶又说，“不是我故意卖关子，实在是还没有把握，不如暂且不说的好的。”

听她言词闪烁，究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以她的性情，再问亦无用，胡雪岩只好叹口气算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胡雪岩又去看七姑奶奶，恰好古应春也在，谈起家眷将到，另外要找房子，置家具，备办日用物品，本来可以关照阿巧姐动手的，此刻似乎不便麻烦她了。

“不要紧！”六姑奶奶在这些事上最热心，也最有兴趣，慨然应承：“都交给我好了。”

在一旁静听的古应春，不免困惑，“为啥不能请阿巧姐帮忙？”他问。

“其中自然有道理。”六姑奶奶抢着说：“回头告诉你。”

“又是什么花样？”古应春跟他妻子提忠告：“你可不要替小爷叔乱出主意。现在这个辰光，顶要紧的就是安静二字。”

“正是为了安静两个字。”七姑奶奶不愿丈夫打搅，催着他说：“不是说，有人请你吃花酒，可以走了。”

“吃花酒要等人来催请，哪有这么早自己赶了去的？”古应春看出妻子的意思，觉得还是顺从为妙，所以又自己搭仙着说：“也好！我先去看个朋友。”

“慢点！”七姑奶奶说，“我想起来了，有次秦先生说起，他的亲戚有幢房子在三马路，或卖或典都可以，你不妨替小爷叔去问一问。”

秦先生是她家号子里的帐房，古应春恪遵阁令，答应立刻去看秦先生细问，请胡雪岩第二天来听消息。

“这样吧，”六姑奶奶说，“你索性请秦先生明天一早来一趟。”

“大概又是请他写信。”古应春说，“如果今天晚上有空，我就叫他来。”

于是七姑奶奶等丈夫一走，便又跟胡雪岩谈阿巧姐，“小爷叔，”她问：“你的主意打定了？将来不会懊悔，背后埋怨我捧打鸳鸯两离分？”

“哪有这样的事？七姐在现在还不明白我的脾气？”

“我晓得，小爷叔是说到做到、做了不悔的脾气。不过，我还是问一声的好。既然小爷叔主意打定，明天我就要动手了。你只装不知道，看出什么异样，放在肚子里就是。”

“我懂！”胡雪岩问：“她如果要逼着我问，我怎么样？”

“不会逼着你问的，一切照旧，毫无变动，她问什么？”

“好的！那就是我们杭州人说的那句话：‘城隍山上看火烧，！我只等着看热闹了。’

如果不是极深的交情，这句话就有讽刺意味的语病了。不过七姑奶奶还是提醒他，不可自以为已经置身事外，一旦火烧了起来，也许会惊心动魄，身不由主，那时一定要有定力，视如不见，切忌临时沉不住气，仗身插入，那一来，她说：“就会引人烧身，我也要受连累，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不管阿巧姐说什么，你不要理她！”

原来七姑奶奶由胡雪岩要买房子，想到一个主意，决定借这个机会刺激阿巧姐。能把她气走了，一了百了。但也可能会发生极大的风波，所以特意提出警告。

* * *

购屋之事，相当顺利，秦先生所介绍的那幢房子，在三马路靠近有名的昼锦里，虽是闹市，但屋宇宏深，关紧大门，就可以隔绝市嚣，等于闹中取静。胡雪岩深为中意，问价钱也不贵，只有鹰洋两千五百元，所以当天就成交了。

七姑奶奶非常热心，“小爷叔，”她说，“你再拿一千块钱给我，一切都归我包办。这三天你去干你的事，到第四天你来看，是啥样子？”

“这还有啥好说的？不过，七姐，太费你的心了！”

胡雪岩知道她的脾气，这样说句客气话就行了。如果觉得她过于劳累，于心不安，要派人去为她分劳，反使得她不高兴，所以交了一千银洋给她，不闻不问。趁这三天工夫，在自己钱庄里盘一盘帐，间一问业务，倒是切切实实做了些事。

第三天从集贤里阜康钱庄回家，只见阿巧姐头光面滑，点唇涂脂，是打扮过了，但身上却穿的是家常衣衫，不知是正要出门，还是从外面回来？

“我刚回来。去看七姑奶奶了。”阿巧姐说，“三马路的房子，弄得很漂亮啊！”

语气很平静，但在胡雪岩听来，似有怨责他瞒着她的味道，因而讷讷地有些无从接口。

“七姑奶奶问我：房子好不好？我自然说好。她又问我愿不愿意去住，你道我怎么回答她？我说：我没有这份福气。”

胡雪岩本来想答一句：只怕是我没有这份福气。话到口边，忽又缩住，用漫不经心的口吻答道：“住这种夷场上的所谓‘弄堂房子，算啥福气。将来杭州光复，在西湖上好好造一座庄子，住那种洞天福地，可真就要前世修一修了。”

阿巧姐不作声，坐到梳妆台前去卸头面首饰，胡雪岩便由丫头伺候着，脱掉马褂，换上便鞋，坐在窗前喝茶。

“我看，”阿巧姐突然说道：“我修修来世吧！”

“来世我们做夫妻。”胡雪岩脱口相答。

阿巧姐颜色大变。在胡雪岩的意思，既然她今生不肯做胡家的偏房，那就只好期望来世，一夫一妻，白头到老。而阿巧姐误会了！

“我原在奇怪，七姑奶奶为啥说那些话？果不其然，你是变心了！有话你很可以自己说，何必转弯抹角去托人？”

胡雪岩知道自己失言了。然而也实在不能怪自己，那天原就问过七姑奶奶，如果阿巧姐逼着要问她的归宿，如何作答？六姑奶奶认为“一切照旧，毫无变动”，她不会问。照现在看，情形不同了！新居既已为她所见，“变动”便已开始，以后她不断会问，总不能每次一问，便象此刻一样，惹得她怨气冲天。

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动脑筋应付！他这样对自己说，而且马上很用心地去体察她的态度。为什么她不自己想一想，她这样不肯与大妇同住，悻乎常情，强人所难，而偏偏一再要指责他变心，莫非她自己有下堂求去之意。只是说不出口，有意这样倭过，这样逼迫，想把决裂的责任，加在他头上？

这是个看来近乎荒诞的想法。胡雪岩自问：果真自己是小人之心？不见得！阿巧姐当初对何桂清亦曾倾心过，到后来不管怎么说，总是负心，而且是在何桂清倒霉的时候负心。这样看起来，将她看成一个“君子”，似乎也

太天真了些。

就这一念之间，他自己觉得心肠硬了，用不大带感情的、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声音说：“我没有什么话好说。你愿意修修来世，我当然也只好希望来世再做夫妻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今生今世不要我了？”阿巧姐转过脸来，逼视着他问。

他将视线避了开会，“我没有说这样。不过……”他没有再说下去。

“说啊！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不要吞吞吐吐！”

遇到他这种口吻语气，如果她是愿意委屈息事的，至多流泪，不会追问，既然追问，便有不惜破脸的打算。胡雪岩觉得了解她的态度就够了，此时犯不着跟她破脸，最好永不破脸，好来好散！

于是他笑笑说道：“我们都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，这个样子叫底下人笑话，何必呢？”

“哼！”阿巧姐冷笑了一下，依然回过脸去，对镜卸妆。

胡雪岩觉得无聊得很。这种感觉是以前所从不曾有过的，他在家的时候不多，所以一回到家，只要看见阿巧姐的影子，便觉得世界上只有这个家最舒服，非万不得已，不肯再出门。”而此刻，却想到哪里去走走，哪怕就在街上逛逛也好。

此念一动，不可抑制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我还要出去一趟。”说了这话，又觉歉然，因而问道：“你想吃点啥？我替你带回来。”

阿巧姐只摇摇头，似乎连话也懒得说。胡雪岩觉得背上一阵一阵发冷，拔步就走，就穿着那双便鞋，也不着马褂，径自下楼而去。

走出大门，不免茫然，“轿班”阿福赶来问道：“老爷要到哪里去？我去叫人。”

轿班一共四个人，因为胡雪岩回家时曾经说过，这夜不再出门，所以那三个住在阜康钱庄的都已走了，只剩下阿福在家。

“不必！”胡雪岩摆一摆手，径自出弄堂而去。

茫然闲步，意兴阑珊，心里要想些有趣的事，偏偏抛不开的是阿巧姐。美目盼兮，巧笑倩兮，那些影子都在眼前，其美如驾的吴浓软语亦清清楚楚地响在耳际。突然间，胡雪岩有着浓重的悔意，掉头就走，而且脚步极快。

到家只见石库墙门已经关上了，叩了几下铜环，来开门的仍是阿福，胡雪岩踏进门便上楼，一眼望去，心先凉了！

“奶奶呢？”他指着漆黑的卧室，向从另一间屋里迎出来的丫头素香问说。

“奶奶出去了。”

“到哪里？”

“没有说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老爷一走，奶奶就说要出去。”素香答说：“我问了一声，奶奶骂我：少管闲事。”

“那，怎么走的呢？”胡雪岩问：“为什么没有要你跟去？”

“奶奶不要我跟去，说是等一息就回来。我说：要不要雇顶轿子？她说，她自己到弄堂口会雇的。”

胡雪岩大为失望，而且疑虑重重，原来想跟阿巧姐来说“一切照旧，毫无变动”，不管胡太太怎么淤，他决意维持这个外室。除非阿巧姐愿意另外

择人而事，他是决不会变心的。这一番热念，此刻全部沉入深渊。而且觉得阿巧姐的行踪，深为可疑，素香是她贴身的丫头，出门总是伴随的，而竟撇下不带，可知所去的这个地方，是素香去不得的，或者说，是她连素香都要瞒住的。

意会到此，心中泛起难以言宣的酸苦抑郁，站在客堂中，久久无语。这使得素香有些害怕，怯怯地问道：“老爷！是不是在家吃饭？我去关照厨房。”

“我不饿！”胡雪岩问：“阿祥呢？”

“阿祥，出去了。”

“出去了！到哪里？”

“要……”素香吞吞吐吐他说：“要问阿福。”

这神态亦颇为可疑，胡雪岩忍不住要发怒，但一转念间冷静了，“你叫阿福来！”他说。

等把阿福喊来一问，才知究竟，阿祥是在附近的一家小杂货店“白相”。那家杂货店老夫妇两个，只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儿，胡雪岩也见过，生得象“无锡大阿福”，圆圆胖胖的一张脸，笑口常开。阿祥情有所钟，只等胡雪岩一出门，便到那家杂货店去盘桓。是他家不支薪工饭食的伙计兼跑街。

“老爷要喊他，我去把他叫回来。”

“不必！”胡雪岩听得这段“新闻”，心里舒服了些，索性丢下阿巧姐来管阿祥的闲事，“照这样说，蛮有意思了！那家的女儿，叫啥名字？”

“跟……”阿福很吃力他说：“跟奶奶的小名一样。”

原来也叫阿巧，“那倒真是巧了！”胡雪岩兴味盎然地笑着。

“我跟阿祥说，你叫人家的时候，不要直呼直令地叫人家的名字，那样子犯了奶奶的讳。做下人的不好这样子没规矩。”

这是知书识礼的人才会有有的见解人不想出现在“两条烂泥腿”的轿班身上，胡雪岩既惊异又高兴，但口中间的还是阿祥。

“他不叫人家小名叫啥？”胡雪岩问：“莫非叫姐姐，妹妹？那不是太肉麻了。”

“中阿！那也大肉麻。阿祥告诉我说，他跟人家根本彼此都不叫名字，两个人都是‘喂’呀‘喂’的。在她父母面前提起来，阿祥是说‘你们家大小姐’。”

“这倒妙！”胡雪岩心想男女之间，彼此都用“喂”字称呼，辨声知人，就决不是泛泛的情分子，只知道：“她父母对阿祥怎么样？”

“她家父母对阿祥蛮中意的。”

“怎么叫蛮中意？”胡雪岩问：“莫非当他‘毛脚女婿，看待？”

“也差不多有那么点意思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们应该出来管管闲事，吃他一杯喜酒啊！”

“阿祥是老爷买来的，凡事要听老爷作主，我们怎么敢管这桩闲事，再说，这桩闲事也管不了，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办喜事要……”

原雪岩会意，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了。你把阿祥替我去叫回来。”

用不到一盏茶的工夫，阿祥被找了回来。脸上汕汕地，有些不大好意思，显然的，他在路上就已听阿福说过，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“你今年十几？”

“十七。”

“十六！”胡雪岩略有些踌躇似地，“是早了些。”他停了一下又问：“她们家大小姐，几岁？”

这句对阿巧的称呼，是学着阿样说的，自是玩笑，听来却有讥嘲之意，阿祥大窘。豪儒着说：“比我大两月，我是五月里生的，她的生日是三月三。”

“连人家的生辰八字都晓得了！”胡雪岩有些忍俊不禁，但为了维持尊严，不得不忍笑问道：“那家人家姓啥？”

“姓魏。”

“魏老板对你怎么样？”胡雪岩说，“不是顶备拿女儿给你？你不要难为情，跟我说实话。”

“我跟老爷当然说实话。”阿祥答道：“魏老板倒没有说什么，老板娘有口风透露了，她说：他们老夫妇只有一个女儿，舍不得分开。要娶她女儿就要入赘。”

“你怎么说呢？”

“我装糊涂。”

“为啥？”胡雪岩问：“是不肯人赘到魏家？”

“我肯也没有用。我改姓了主人家的姓，怎么再去姓魏？”

“你倒也算是有良心的。”胡雪岩满意地点点头，“我自有道理。”

这当然是好事可谐了！阿祥满心欢喜，但脸皮倒底还薄，明知是个极好的机会，却不敢开口相求，就此“敲钉转脚”拿好事弄定了它。

不说话却又感到僵手僵脚，一身不自在，于是搭汕着问道。“老爷恐怕还没有吃饭？我来关照他们！”接着便喊：“素香，素香！”

素香从下房里闪了出来，正眼都不看阿祥，走过他面前，低低咕咬了一句：“叫魂一样叫！”然后到胡雪岩面前问道：“老爷叫我？”

做主人的看在眼里，恍然大悟，怪不得问她阿祥在哪里，她有点懒得答理的模样！原来阿祥跟魏阿巧好，她在吃醋。照此说来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阿祥倒辜负她了。

这样想着，便有些替素香委屈。不过事到如今，没有胡乱干预、扰乱已成之局的道理，唯有装作不解，找件事差遣素香去做。

“我不在家吃饭了。”他嘱咐阿祥：“你马上到张老板那里去，说我请他吃酒。弄堂口那家酒店叫啥字号？”

“叫王宝和。”

“我在王宝和等他。你去快点，请他马上来。”

“是！”阿祥如奉了将军令一般，高声答应，急步下楼。

等他一走，胡雪岩喝完一杯素香倒来的茶，也就出门了。走到王宝和，朝里一望，王老板眼尖，急忙迎了出来，哈腰曲背地连连招呼：“胡大人怎么有空来？是不是寻啥人？”

“不是！到你这里来吃酒。”

王老板顿时有受宠若惊之感：“请！请！正好雅座有空，胡大人来得巧了。”

所谓雅座是凸出的一块方丈之地，一张条案配着一张八仙桌，条案上还供着一座神龛，内中一方“王氏昭穆宗亲之位”的神牌。胡雪岩看这陈设，越发勾起乡思，仿佛置身在杭州盐桥附近的小酒店中，记起与张胖子闲来买醉的那些日子了。

“胡大人，我开一·坛如假包换的绍兴花雕，您老人家尝尝看。”

“随你。”胡雪岩问：“有啥下酒菜？”

“蛙子刚上市，还有鞭笋，嫩得很，再就是酱鸭、糟鸡。”

“都拿来好了。另外要两样东西，‘独脚蟹’，油炸臭豆腐干。”

“独脚蟹”就是发芽豆，大小酒店必备，油炸臭豆腐干就难了。“这时候，担子都过去了。”王老板说，“还不知有没有？”

“一定要！”胡雪岩固执他说，“你叫个人，多走两步路去找，一定要买来！”

“是，是！一定买来，一定买来！”王老板一叠连声地答应，叫个小徒弟遍处去找，还特地关照一句：“快去快回。”

于是，胡雪岩先独酌。一桌子的酒菜，他单取一样发芽豆，咀嚼的不是豆子，而是寒微辰光那份苦中作乐的滋味。心里是说不出那种既辛酸、又安慰的隽永向往的感觉。

一抬眼突然发觉，张胖子笑嘻嘻地站在面前；才知道自己是想得出了神了。定定神问道，“吃了饭没有？”

“正在吃酒，阿祥来到。”张胖子坐下来问道：“今天倒清闲，居然想到这里来吃酒？”

“不是清闲，是无聊。”

张胖子从未听他说过这种泄气的话，不由得张大了眼想问，但烫来的酒，糟香扑鼻，就顾不得说话先要喝酒了。

“好酒！”他喝了一口说，啧啧地顺着嘴唇，“嫡路绍兴花雕。”

“酒再好，也比不上我们在盐桥吃饶酒的味道好。”

“呕！”张胖子抬头回顾，“倒（一）象我们常常去光顾的那家‘纯号’酒店。”

“现在也不晓得怎么样了？”胡雪岩微微叹息着，一仰脸，干了一碗。

“你这个酒，不能这样子喝！要吃醉的。”张胖子停杯不饮，愁眉苦脸他说：“啥事情不开心？”

“没有啥！有点想杭州，有点想从前的日子。老张，‘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’，来，我敬你！”

张胖子不知他是何感触？惴惴然看着他说：“少吃点，少吃点！慢慢来。”

还好，胡雪岩是心胸开阔的人，酒德甚好，两碗酒下肚，只想高兴的事。想到阿祥，便即问道：“老张，前面有家杂货店，老板姓魏，你认不认识？”

“我们是同行，怎么不认识？你问起他，总有缘故吧？”

“他有个女儿，也叫阿巧，长得圆圆的脸，倒是宜男之相。你总也很熟？”

听这一说，张胖子的兴致来了，精神抖擞地坐直了身子，睁大眼睛看着胡雪岩，一面点头，一面慢吞吞地答道：“我很熟，十天、八天总要到我店里来一趟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她老子进货，到我这里来拆头寸，总是她来。”

“这样说，他这个杂货店也可怜巴巴的。”

“是啊，本来是小本经营。”张胖子说，“就要他这样才好。如果是殷实的话，铜钢银子上不在乎，做父母的就未必肯了。”

“肯什么？”胡雪岩不懂他的话。

“问你啊！不是说她宜男之相？”

胡雪岩愣了一下，突然意会，一口酒直喷了出来，赶紧转过脸去，一面呛，一面笑。将个张胖子搞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。

“啊老张，你一辈子就是喜欢自作聪明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你，”张胖子噤着说，“你不是想讨个会养儿子的小？”

“所以说，你是自作聪明。哪有这回事？不过，谈的倒也是喜事，媒人也还是要请你去做。”接着，胡雪岩便将阿祥与阿巧的那一段情，都说给了张胖子听。

“好啊！”张胖子很高兴地，“这个媒做起来包定不会‘春梅浆’！”

“春梅浆”是杭州的俗语，做媒做成一对怨偶，男女两家都填怨媒人，有了纠纷，责成媒人去办交涉，搞得受累无穷，就叫“春梅浆”。老张说这话，就表示他对这头姻缘，亦很满意，使得胡雪岩越发感到此事做得惬意称心。一高兴之下，又将条件放宽了。

“你跟魏老板去说，入赘可以，改姓不可以，既然他女儿是宜男之相，不怕儿子不多，将来他自己挑一个顶他们魂家的香烟好了。至于阿祥，我叫他也做杂货生意，我惜一千银洋给他做本钱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也就不必谈聘金不聘金了，嫁妆、酒席，一切都是男家包办，拜了堂，两家并作一家。魏老板不费分文，有个女婿养他们的老，有这样便宜的好事，他也该心满意足了。你看我，明天一说就成功，马上挑日子办喜事。”

“那就重重拜托，我封好谢媒的红包，等你来拿。”

“谢什么媒！你帮我的忙还帮得少了不成？”

谈到这里，小徒弟捧来一大盘油炸臭豆腐干，胡雪岩不暇多说，一连吃了三块，有些狼吞虎咽的模样，便又惹得爱说话的张胖子要开口了。

“看你别的菜不吃，发芽豆跟臭豆腐干倒吃得起劲！”

胡雪岩点点头，停著答道：“我那位老把兄拈鹤龄，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：从前有个穷书生，去庙里住，跟一个者和尚做了朋友，老和尚常常掘些芋头，偎在热灰里，穷书生吃得津津有味，到后来穷书生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，飞黄腾达，做了大官，衣锦还乡，想到偎芋头的滋味，特地去拜访老和尚，要尝一尝，一尝之下，说不好吃，老和尚答他一句：芋头没有变，你入变了！我今天要吃发芽豆跟臭豆腐干，他就仿佛是这样一种意思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你倒还记得，当初我们在纯号‘摆一碗’，总是这两样东西下酒。”张胖子接着又问：“现在你尝过了，是不是从前的滋味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倒难得！”张胖子有点笑他言不由衷的意味，“鱼翅海参没有拿你那张嘴吃刁？”

“你弄错了，我不是说它们好吃！从前不好吃，现在还是不好吃。”

“这话我就不懂了！不好吃何必去吃它？”张胖子说，“从前也不晓得吃过多少回，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发芽豆、臭豆腐干不好吃。”

“不好吃，不必说，想法子去弄好吃的来吃。空口说白话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反而害得人家都不肯吃昔了！”

这几句话说得张胖子愣住了，怔怔地看了他好半天，方始开口：老胡，我们相交不是三年、五年，到今天我才晓得你的本性。这就难怪了！你由学生意爬到今天大老板的地位，我从钱庄大伙计弄到开小杂货店，都是有道理

的。”

一向笑嘻嘻的张胖子，忽然大生感触，面有抑郁之色。胡雪岩从他的牢骚话中，了解他不得意的心情，多年的患难贫贱之交，心里自然也很难过。

他真想安慰他，因而想到跟刘不才与古应春所商量的计划。

不久前联络好了杭州的小张和嘉兴的孙祥大，预备大举贩卖洋广杂货，不正好让张胖子也凑一股？股本当然是自己替他垫，只要他下手帮忙，无论如何比株守一片小杂货店来得有出息。

话已经要说出口了，想想不妥，张胖子嘴不紧，而这个贩卖洋广杂货的计划，是有作用的，不宜让他与闻，要帮他的忙，不如另打主意。

想了一下，倒是有个主意，“老张，”他说，“我也晓得你现在委屈。不过时世不对，暂时要守一守。我的钱庄，你晓得的，杭州的老根一断，就没有源头活水了！现在也是苦撑在那里的局面。希望是一定有的，要摆功夫下去。你肯不肯来帮帮我的忙？”

“你我的交情，谈不到肯不肯。不过，老胡，实在对不起，钱庄饭我吃得寒心了，你想想，我从前那个东家，我那样子替他卖力，弄到临了，翻脸不认人。如果不是你帮我一个大忙，吃官司都有份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罚过咒，再不吃钱庄饭！自己小本经营，不管怎么样，也是个老板。”说到这里，张胖子自觉失言，赶紧又作补充：“至于对你，情形当然不同。不过我罚过咒，不帮人家做钱庄，这个咒是跪在关帝菩萨面前罚的，不好当耍。老胡，千言万语并一句：对不起你！”说完，举杯表示道歉。

“这杯酒，我不能吃。我有两句话请问你，你罚咒，是不帮人家做钱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就是说，不给人家做伙什？”

“是的！”张胖子重重地回答。

“那么，老张，你先要弄清楚，我不是请你做阜康的伙计。”

“做啥？”张胖子愕然相同。

“做股东。等于你自己做老板！这样子，随便你罚多少重的咒，都下会应了。”

“做股东！”张胖子心动了，“不过，我没有本钱。”

“本钱我借你。我划一万银子，算你的股份，你来管事，另外开一份薪水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你那家小杂货店，我也替你想好了出路，盘给阿祥，他自然并到他丈人那里。你看，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？”

这样的条件，这样的交情，照常理说；张胖子应该一诺无辞，但他仍在踌躇，因为，第一，钱庄这一行，他受过打击，确实有些寒心，第二，交朋友将心换心，唯其胡雪岩如此厚爱，自己就更得忖量一下，倘或接手以后，没有把握打开局面，整顿内部，让好朋友失望，倒不如此刻辞谢，还可以保全交情。

当然，他说不出辞绝的话，而且也舍不得辞绝，考虑了又考虑，说了句，“让我先看一看再说。”

“看？你用不着看了！”胡雪岩说：“阜康的情形，比起从前王雪公在世的时候那样热闹，自然显得差了。跟上海的同行比一比，老实说一句，比上不足，比下着实有余。阜康决没有亏空，放款出去的户头，都是靠得住的，几个大存户亦都殷实得很，不至于一下子都来提款。毛病是我不能拿全副精神摆在上头，原来请那个大伙，人既老实，身子又不好，所以弄得死气沉

沉，没有起色。你去了，当然会不同，等我来出两个主意，请你一手去做，同心协力拿阜康这块招牌再刷得它金光闪亮。”

照这样说，大可一千，不过，“我到底是啥身分到阜康呢？”张胖子说，“钱庄的规矩，你是晓得的。”

钱庄的规矩，大权都在大伙手里，股东不得过问。胡雪岩原就订打算的，毫不迟疑地答道：“对我来说，你是股东，对阜康来说，你是大伙。你不是替人家做伙计，是替自己做。”

这个解释很圆满，张胖子表示满意，毅然决然地答道：“那就一言为定。主意你来出，事情我来做，对外是你出面，在内归我负责。”

“好极！我正就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“慢来。”张胖子突然想到，迫不及待地问，“原来的那位老兄呢？”

“这你不必担心。他身体不好，而且儿子已经出道，在美国人的洋行里做‘康白度’，者早就劝他回家享福。他因为我待他不错，虽然辞过几次，我不放他，也就不好意思走。现在有你去接手，在他真正求之不得。”

张胖子释然了，“我就怕敲了人家饭碗！”他又生感慨，“我的东家不好，不能让他也在背后骂东家不好。”

你想想我是不是那种人？”胡雪岩问道：“老张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从此刻起，我们就算台伙了！倒谈谈生意经，你看，我们应该怎么个做法？”

这一下，将张胖子问住了。他是钱庄学徒出身，按部就班做到大伙，讲内部管理，要看实际情形而定，谈到外面的发展，也要先了解了解市面。如要他凭空想个主意出来，可就抓瞎了。

想了好一会，他说：“现在的银价上落很大，如果消息灵通，兑进兑出一转手之间，利息不小。”

“这当然，归你自己去办，用不着商量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我们要商量的是，长线放远鹞，看到三、五年以后，大局一定，怎么样能够飞黄腾达，一下子蹿了起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张胖子笑道，“我就没有这份本事了。”

谈生意经，胡雪岩一向最起劲，又正当微醺之时，兴致更佳，“今天难得有空，我们索性好好儿筹划一番。”他问：“老张，山西票号的规矩，你总熟悉的吧？”

“隔行如隔山，钱庄、票号看来是同行，做法不同。”张胖子在胡雪岩面前不敢不说老实话，“而且，票号的势力不过长江以南，他们的内幕，实在没有机会见识。”

“我们做钱庄，唯一的劲敌就是山西票号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所以这方面，我平时很肯留心。现在，不妨先说点给你听。”

照胡雪岩的了解，山西票号原以经营汇兑为主，而以京师为中心。这几年干戈扰攘，道路艰难，公款解京，诸多不便，因而票号无形中代理了一部分部库与省库的职司，公款并不计息，汇水尤为可观，自然大获其利。还有各省的巨商显宦，认为天下最安稳的地方，莫如京师，所以多将现款，汇到京里，实际上就是存款。这些存款的目的不是生利，而是保本，所以利息极轻。

“有了存款要找出路。头寸烂在那里，大元宝不会生小元宝的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山西票号近年来通行放款给做京官的，名为‘放京债’，听说一万两的借据，实付七千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张胖子大声打断，“这是什么债，比印子钱还要凶！”

“你说比印子钱还要凶，借的人倒是心甘情愿，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老百姓倒霉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想，做官借债，拿什么来还？自然是老百姓替他还。譬如某人放了我们浙江藩司，京里打点，上任盘费，到任以后置公馆、买轿马、用底下人，哪一样不要钱？于是乎先借一笔京债，到了任想法子先挪一笔款子还掉，随后慢慢儿弥补，不在老百姓头上动脑筋，岂不是就要闹亏空了？”

“这样子做法难道没有风险！譬如说，到了任不认帐？”

“不会的。第一，有保人，保人一定也是京官。第二，有借据，如果赖债，到都察院递呈子，御史一参，赖债的人要丢官。

第三，自有人帮票号的忙，不准人赖债。为啥呢，一班穷翰林平时都靠借债度日，就盼望放出去当考官，当学政，收了门生的‘贽敬’来还债，还了再借，日子依；日可以过得下去。倘若有人赖了债，票号联合起来，说做官的没有信用，从此不借，穷翰林当然大起恐慌，会帮票号讨债。”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：“要论风险，只有一样，新官上任，中途出了事，或者死掉，或者是丢官。不过也要看情形而定，保人硬气的，照样会一肩担承。”

“怪不得！”张胖子说：“这几年祁、太、平三帮票号，在各省大设分号。原来有这样的好处！”他跃跃欲试地，“我们何不学人家一学？”

“着啊！”胡雪岩干了一杯佰，“我正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胡雪岩的意思是，仿照票号的办法，办两项放款。第一是放给做官的。由于南北道路艰难，时世不同，这几年官员调补升迁，多不按常规，所谓“送部引见”的制度，虽未废除，却多交通办理，尤其是军功上保升的文武官员，尽有当到藩司、臬司，主持一省钱谷、司法的大员，而未曾进过京的。由京里补缺放出来，自然可以借京债，如果在江南升调，譬如江苏的知县，调升湖北的知府，没有一笔盘缠与安家银子就“行不得也”！胡雪岩打算仿照京债的办法，帮帮这些人的忙。

“这当然是有风险的。但要通盘扯算，以有余补不足。自从开办厘金以来，不晓得多少人发了财，象这种得了税差的，早一天到差，多一天好处，再高的利息，他也要借，而且不会吃倒帐。我们的做法是要在这些户头上多兼他些，来弥补倒帐。话不妨先说明白，我们是‘劫富济贫’的做法。”

“劫富济贫！”张胖子念了两遍，点点头说：“这个道理我懂了，第二项呢？”

“第二项放款是放给逃难到上海来的内地乡绅人家。这些人家在原籍，多是靠收租过日子的，一早拎只鸟笼泡茶店，下午到澡塘子睡一觉，晚上‘摆一碗’，吃得醉醺醺回家，一年三百六十天。起码三百天是这样子。这种人，恭维他，说他是做大少爷，讲得难听点，就是无业游民。如果不是祖宗积德，留下大把家私，一定做‘伸手大将军’了。当初逃难来的时候，总有些现款细软在手里，一时还不会‘落难’，日久天长，坐吃山空，又是在这个花天酒地的夷场上，所以这几年下来，很些赫赫有名的大少爷。快要讨饭了！”

这话不是过甚其词，张胖子就遭遇到几个，境况最凄惨的，甚至倚妻女卖笑为生。因此，胡雪岩的话，在他深具同感，只是放款给这些人，他不以为然，“救急容易救穷难！”他说，“非吃倒帐不可！”

“不会的。”胡雪岩说，“这就要放开眼光来看，长毛的气数快到了！”

浙江两省一光复，逃难的回家乡，大片田地长毛抢不走，他们苦一两年，仍旧是大少爷。怎么会吃倒帐？”

“啊！”张胖子深深吸了口气，“这一层我倒还没有想到。照你的说法，我倒有个做法。”

“你说！”

“叫他们拿地契来抵押。没有地契的，写借据、言明如果欠款不还，甘愿以某处某处田地作价抵还。”

“对！这样做法，就更加牢靠了。”

“还有！”张胖子跟胡雪岩一席长谈。启发良多，也变得聪明了，他说：“既然是救穷，就要看远一点。那班大少爷出身的，有一万用一万，不顾死活的，所以第一次来抵押，不可以押足，预备他不得过门的时候来加押。”

这就完全谈得对路了，越谈越多，也越谈越深，然而仅谈放款，又哪里来的款子可放？张胖子心里一直有着这样一个疑问，却不肯问出来，因为在他意料中，心思细密的胡雪岩，一定会自己先提到，无需动问。

而胡雪岩却始终不提这一层，这就逼得他不能不问了：“者胡，这两项放款，期限都是长的，尤其是放给有田地的人家，要等光复了，才有收回的确期，只怕不是三两年的事。这笔头寸不在少数，你打算过没有？”

“当然打算过。只有效款，没有存款的生意，怎么做法？我倒有个吸收存款的办法，只怕你不赞成。”

“何以见得我不赞成？做生意嘛，有存款进来，难道还推出去不要？”

胡雪岩不即回答，笑一笑，喝口酒，神态显得很诡秘，这让张胖子又无法捉摸了。他心里的感觉很复杂，又佩服，又有些戒心，觉得胡雪岩花样多得莫测高深，与这样的人相处，实在不能掉以轻心。

终于开口了，胡雪岩问出来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：“老张，譬如说：我是长毛，有笔款子化名存到你这里，你敢不敢收？”

“这……”张胖子答：“这有啥不敢？”

“如果有条件的呢？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他不要利息，也不是活期，三年或者五年，到期来提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不管怎么样，要如数照付。”

“当然如数照付，还能怎么样？”

“老张，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，也还不明白其中的利害。抄家你总晓得的，被抄的人，们或有私财寄顿在别处，照例是要追的。现在就是说，这笔存款，即使将来让官府追了去，你也要照付。请问你敢不敢担这个风险？”

这一说，张胖子方始恍然，“我不敢！”他大摇其头，“如果有这样的情形，官府来追，不敢报，不然就是隐匿逆产，不得了的罪名。等一追了去，人家到年限来提款，你怎么应付？”

“我晓得你不敢！”胡雪岩说：“我敢！为啥呢？我料定将来不会追。”

“喔，何以见得？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。”

“何用说道理？打仗也打了好几年了，活捉的长毛头子也不少，几时看官府追过。”胡雪岩放低了声音又说：“你再看看，官军捉着长毛，自然搜括一空，根本就不报的，”如果要追，先从搜括的官军追起，那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烦？我说过，长毛的气数快尽了！好些人都在暗底下盘算，他们还有一场劫，只要逃过这场劫，后半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了。”

“是怎么样一场？”

“这场劫就是太平天国垮台。一垮台，长毛自然在那一阵乱的时候最危险，只要局面一定，朝廷自然降旨，首恶必惩，胁从不问，更不用说追他们的私产。所以说，只要逃过这场劫，后半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。”

谈到这里，张胖子恍然大悟。保命容易保产难，所以要早作安排。

想通了，不由得连连称“妙！”但张胖子不是点头，而是摇头，“老胡，”他带着些杞人忧天的味道：“你这种脑筋动出来，要遭天忌的！”

“这也不足为奇！我并没有害人的心思，为啥遭天之忌？”

“那么，犯不犯法呢？”张胖子自觉这话说得太率直，赶紧又解释：“老兄，我实在因为这个法子太好了。俗语说的是：好事多磨！深怕其中有办不通的地方，有点不大放心。”

“你这话问得不错的。犯法的事，我们不能做，不过，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，他怎么说，我们怎么做，这就是守法。他没有说，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。隐匿罪犯的财产，固然犯法，但要论法，我们也有句话说：人家来存款的时候，额头上没有写着字：我是长毛。化名来存，哪个晓得他的身分？”

“其实我们晓得的。良心上总说不过去！”

“老张，老张！”胡雪岩喝口酒，又感叹，又欢喜他说：“我没有看错人，你本性厚道，实在不错，然而要讲到良心，生意人的良心，就只有对主顾来讲，公平交易，老少无欺，就是我们的良心。至于对朝廷，要做官的讲良心。这实在也跟做生意跟主顾讲良心是一样的道理，‘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’，朝廷是文武官儿的主顾，是他们的衣食父母，不能不讲良心。在我们就可以不讲了。”

“不讲良心讲啥？”

“讲法，对朝廷守法，就是对朝廷讲良心。”

张胖子点点头，喝着酒沉思，好一会才欣然开口：“老胡，我算是想通了。多少年来我就弄不懂，士农工商，为啥没有汗士、好农、好工，只有好商？可见得做生意的人的良心，别有讲究，不过要怎么个讲究，我想不明白。现在明白了！对朝廷守法、对主顾讲公平，就是讲良心，就不是好商！”

“一点不错！老实说一句，做生意的守朝廷的法，做官的对朝廷有良心，一定天下太平。再说一句：只要做官的对朝廷讲良心，做生意的就不敢不守法。如果做官的对朝廷没有良心，要我们来对朝廷讲良心，未免迂腐。”

“嗯，嗯，你这句话，再让我来想一想。”张胖子一面想，一面说：“譬如，有长毛被抓住了，抄家，做官的抹煞良心，侵吞这个人的财产，那就是不讲良心。如果我们讲良心呢？长毛化名来存款，说是应该充公的款子，我们不能收。结果呢？白白便宜赃官，仍旧让他侵吞了。对！”他一拍桌子，大声说道：“光是做生意的对朝廷讲良心，没有用处。我们只要守法就够了！”

“老张啊！”胡雪岩也欣然引杯，“这样才算是真正想通。”

这一顿酒吃得非常痛快，最后是张胖子抢着做的东。分手之时，胡雪岩特别关照，他要趁着属未到上海来的这两天，将钱庄和阿洋的事安排好，因为全家重聚，他打算好好陪一陪老母，那时什么紧要的大事都得搁下来。

张胖子诺诺连声。一回到家先跟妻子商议，那片小杂货店如何收束？他妻子倒也是有些见识的，听了丈夫的话，又高兴，又伤感，走进卧房，开箱子取出一个棉纸包，打开来给张胖子看，是一只不甚值钱的银镶风藤锡子。

做丈夫的莫名其妙，这只镯子与所谈的事有何相干？而张大太却是要从这上头谈一件往事，“这只镯子是雪岩的！就在这只锅子上，我看出他要发达。”她说，“这还是他没有遇到王抚台的时候的话。那时他钱庄里的饭碗敲破了，日子很难过，有一天来跟我说，他有个好朋友从金华到杭州来谋事，病在客栈里，房饭钱已经欠了半个月，还要请医生看病，没有五两银子不能过门，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？我看雪岩虽然落魄，那副神气不象倒霉的样子，一件竹布长衫，虽然退了色，也打过补钉，照洋浆洗得蛮挺括，见得他家小也是贤慧能帮男人的。就为了这一点，我‘嗯顿’都不打一个，借了五两银子给他。”

“噢！”张胖子大感兴趣，“还有这么一段故事，倒没听你说过的，钱，后来还你没有？”

“你不要打岔，听我说！”张太太说：“当时雪岩对我说：

‘现在我境况不好。这五两银子不知道啥时候能还，不过我一定会还。’说老实话，我肯借给他，自然也不打算他一时会还，所以我说：‘不要紧！等你有了还我。’他就从膀子上持下这只风藤镯子，交到我手里：‘镯子连一两银子都不值，不能算押头，不过这只锡子是我娘的东西，我看得很贵重。这样子做，是提醒我自己，不要忘记掉还人家的钱，我不肯要，他一定不肯收回，就摆了下來。’

“这不象雪岩的为人，他说了话一定算数的。”

“你以为镯子摆在我这里，就是他没有还我那五两银子？不是的！老早就还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就在他脱运交运，王抚台放到浙江来做官，没有多少时候的事。”

“那么镯子怎么还在你手里呢？”

“这就是雪岩做人，本能不服他的道理。当时他送来一个红封套，里头五两银子银票，另外送了四色水礼。我拿镯子还他，他不肯收，他说：“现在的五两银子决不是当时的五两银子，他欠我的情，还没有报。这只镯子留在我这里，要我有啥为难的时候去找他，等帮过我一个忙，镯子才肯收回。我想，他娘现在带金带翠，也不在乎一只风藤镯子，无所谓的享了，所以我就留了下来。那次他帮你一个大忙，我带了四样礼去看他，特为去送镯子。他又不肯收。”

“这是啥道理？”张胖子越感兴味，“我倒要听听他又是怎么一套说法？”

“他说，他帮你的忙，是为了同行的义气，再说男人在外头的生意，不关太大的事，所以他欠我的情，不能‘划帐’，镯子叫我仍旧收着，他将来总要替我做件称心满意的事，才算补报了我的情。”

“话倒也有道理。雪岩这个人够味道就在这种地方，明明帮你的忙，还要叫你心里舒坦。闲话少说，我们倒商量商量看，这杂店怎么样交出去？”张胖子皱着眉说：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人欠欠人的帐目，鸡零狗碎的，清理起来，着实好有几天头痛。”

“头痛，为啥要头痛？人欠欠人都有帐目的，连店址带货色‘一脚踢’，我们‘推位让国’都交了给人家，拍拍身子走路，还不轻松？”

张胖子大喜，“对！还是你有决断。”他说，“明天雪岩问我盘这店要多少钱？我就说，我是一千六百块洋钱下本，仍旧算一千六百块好了。”

这套说法完全符合张太大的想法。三、四年的经营，就这片刻间决定割舍，夫妇俩都无留恋之意。因为对“老本行”毕竟有根深蒂固的感情在，而且又是跟胡雪岩在一起。相形之下，这小杂货店就不是“鸡肋”，而是“敝展”了。

七

一早起身，张胖子还保持着多年的习惯，提着乌笼上茶店，有时候经过魏老板那里，因为同行的缘故，也打个招呼。魏老板克勤克俭，从来不上茶店，但张胖子这天非邀他去吃茶不可，因为做媒的事，当着阿巧不便谈。

踏进店堂，开门见山道明来意，魏老板颇有突然之感，因而便有辞谢之意，就在这时候，阿巧替她父亲来送早点，一碗豆腐浆，一团渠米饭，看到张老板甜甜地招呼：“张伯伯早！点心吃过没有？”

张胖子不即回答，将她从头看到脚，真有点相亲的味道，看得阿巧有些发窘。但客人还未答话，不便掉身而去，只有将头扭了开去，避开张胖子那双盯住了看的眼睛。

“阿巧！”张胖子问道，“你今年几岁？”

“十七。”

“生日当然是三月初三。时辰呢？”

这下惊了阿巧！一早上门，来问生辰八字，不是替自己做媒是做啥？这样转着念头，立刻想到阿洋，也立刻就着慌了！”哪个要你来做啥断命的媒？”她在心中自语，急急地奔到后面，寻着她母亲问道：“张胖子一早跑来为啥？”

“哪个张胖子？”

“还有哪个？不就是同行冤家的张胖子？”

“他来了？我不晓得啊！”

“‘娘！”阿巧扯着她的衣服说：“张胖子不晓得啥心思，又问生日，又问时辰。我……”她顿一顿足说：“我是不嫁的！用不着啥人来罗嗦。”

这一说，做母亲的倒是精神上振，不晓得张胖子替女儿做的媒，是个何等样人？当时便说：“你先不要乱；等我来问问看。”

发觉母亲是颇感兴趣的神气，阿巧非常失望，也很着急。她心里在想，此身已有所属，母亲是知道的，平时对阿祥的言语态度，隐隐然视之为“半子”，那就不但知道自己属意于什么人，而且这个人也是她所中意的。既然如此，何必又去“问问看？”岂不是不明事理的老糊涂了！

苦的是心里这番话说不出口，也无法用任何暗示提醒她。情急之下，只有撒娇，拉住她母亲的衣服下放。

“不要去问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没有啥好问的。”

“问问也不要紧。你这样子做啥？”

母女俩拉拉扯扯，僵持着，也因循着，而魏老板却因为情面难却，接受了张胖子的邀请，在外面提高了声音喊：“阿巧娘！你出来看店，我跟张老板吃茶去了。”

这一下阿巧更为着急。原意是想母亲拿父亲叫进来，关照一句：如果张胖子来做媒，不要理他。不想要紧话未曾说清楚白白耽误了工夫。如今一起去吃茶，当然是说媒，婚事虽说父母之命，而父亲可以做七分主，如果在茶店里糊里糊涂听信了张胖子的花言巧语，那就是一辈子不甘心的恨事。

念头风驰电掣般快，转到此处，阿巧脱口喊道：“爹！你请进来，娘有要紧话说。”

魏老板听这一说，便回了进来，他妻子问他：“张胖于是不是来替阿巧做媒？”

魏老板还未答话，阿巧接口：“哪个要他来做啥媒？我是不嫁的。”

“噢！”魏老板看看妻子，又看看女儿，真有些莫名其妙了，“你们怎么想到这上头去了？”

阿巧耳朵灵，心思快，立刻喜滋滋地问道：“那么，他来做啥呢？”

“他说要跟我谈一笔生意。”

“谈生意？”他妻子问道：“店里不好谈？”

“我也是这么说。他说他一早起来一定要吃茶，不然没有精神。我就陪他去吃一回也不要紧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阿巧推一推她父亲，“你老人家请！不过，只好谈生意，不好谈别的。”

这一去去了两个钟头还不回来，阿巧心里有些嘀咕，叫小徒弟到张胖子每天必到的那家茶店里去悄悄探望。须臾回转，张胖子跟魏老板都不在那里。

这就显得可疑了。等到日中，依然不见魏老板的影子，母女俩等了好半天等不回来，只有先吃午饭。刚扶起筷子，魏老板回来了，满脸红光，也满脸的笑容。

阿巧又是欣慰又是怨，“到哪里去了？”她埋怨着：“吃饭也不回来！”

“张胖子请我吃酒，这顿酒吃得开心。”

“啥开心？生意谈成功了？”阿巧问：“是啥生意？”

“不但谈生意，还谈了别样。是件大事！”魏老板坐下来笑道：“你们猜得不错，张胖子是来替我们女儿做媒的。”

听到这里，阿巧手足发冷，一下扑到她母亲肩上，浑身抖个不停。

魏老板夫妇俩无不既惊且诧！问她是怎么回事，却又似不肯明说，只勉强坐了下来，怔怔地望着她父亲。

到底知女莫若母，毕竟猜中了她的心事，急急向丈夫说：

“张胖子做媒，你不要乱答应人家。”

“为啥不答应？”

“你答应人家了！是怎么样的人家，新郎官什么样子？”

“新郎官什么样子，何用我说？你们天天看见的。”

提到每天看到的人，第一个想起的是间壁水果店的小伙计润生，做事巴结，生得也还体面，他有一手“绝技”，客人上门买只生梨要削皮，润生手舞那把平头薄背的水果刀，旋转如飞，眼睛一霎的工夫，削得干干净净，梨皮成一长条。阿巧最爱看他这手功夫，他也最爱看阿巧含笑凝视的神情，有一次看得出神失了手，自己削掉一小节指头，一条街上传为笑谈。以此话柄为嫌，阿巧从此总是避着他，但彼此紧邻，无法不天天见面，润生颇得东家的器重，当然是可能来求婚的。

第二个想起的是对面香蜡店的小开。生得倒是一表人才、而且门当户对，可惜终年揭不得帽子，因为是个痢痢。阿巧想起来就腻味，赶紧抛开再想。

这一想就想到阿祥了，顿时面红心跳。要问问不出口，好在有她母亲，“是哪个？”她问她丈夫。

“还有哪个，自然是阿祥！”

“祥”字刚刚出口，阿巧便霍地起身，躲了进去，脚步轻盈无比。魏老板愣了一会，哈哈大笑。

“笑啥？快说！阿祥怎么会托张胖子来做媒？他怎么说？你怎么答复他？从头讲给我们听。”

这一讲，连“听壁脚”的阿巧在内，无不心满意足，喜极欲涕，心里都

有句话：“阿祥命中有贵人，遇见胡道台这样的东家！”

* * *

然而胡道台此时却还管不到阿祥的事，正为另一个阿巧在伤脑筋。

阿巧姐昨夜通宵不归，一直到这天早晨九点钟才回家。问起她的行踪，她说心中气闷，昨天在一个小姐妹家谈了一夜。

她的“小姐妹”也都三十开外了。不是从良，便是做了本家——老鸨。如是从了良的“人家人”，不会容留她只身一个人过夜，一定在头天夜里就派人送了她回来。这样看来，行踪就很有疑问了。

于是胡雪岩不动声色地派阿祥去打听。阿巧姐昨天出门虽不坐家里轿子，但料想她也不会步行，所以阿祥承命去向弄堂口待雇的轿夫去探问。果然问到了，阿巧姐昨天是去了宝善街北的兆荣里，那轿夫还记得她是在倒数第二家，一座石库门前下的轿。

所谓“有里兆荣并兆富，近接公兴，都是平康路”，那一带的兆荣里、兆富里、公兴里是有名的纸醉金迷之地，阿巧姐摒绝从人，私访平康，其意何居？着实可疑。

要破这个疑团，除却七姑奶奶更无别人。胡雪岩算了一下，这天正是她代为布置新居，约定去看的第四天，因而坐轿不到古家，直往昼锦里而去。

果然，屋子已粉刷得焕然一新，七姑奶奶正亲自指挥下人，在安放簇新的红木家具，三月底的天气，艳阳满院，相当燥热，七姑奶奶一张脸如中了酒似地，而且额上见汗，头发起毛，足见劳累。

胡雪岩大不过意，兜头一揖，深深致谢，七姑奶奶答得漂亮：“小爷叔用不着谢我，老太太、婶娘要来了，我们做小辈的，该当尽点孝心，”

说着，她便带领胡雪岩一间屋子、一间屋子去看，不但上房布置得井井有条，连下房也不疏忽，应有尽有。费心如此，作主人的除了满口夸赞以外，再不能置一词。

一个圈子兜下来，回到客厅喝茶休息，这时候胡雪岩方始开口，细诉阿巧姐一夜的芳踪，向七姑奶奶讨主意。

事出突兀。她一时哪里有主意？将胡雪岩所说的话，前前后后细想了一遍，觉得有几件事先要弄清楚。

“小爷叔，”她问：“阿巧姐回来以后，对你是啥样子？有没有发牢骚？”

“没有，样子很冷淡。”

“有没有收拾啥细软衣服，仿佛要搬出去的样子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胡雪岩答说，“坐在那里剥指甲想心事，好象根本没有看到我在那里似地。”

就问这两句话便够了。七姑奶奶慢慢点着头，自言自语似地说：“这就对了！她一定是那么个主意！”

由于刚才一问一答印证了回忆，胡雪岩亦已有所意会，然而他宁愿自己猜得不对，“七姐，”他很痛苦地问：“莫非她跟她小姐妹商量好了，还要抛头露面，自己去‘铺房间’？贱货！”他脱口骂了一句。

“小爷叔！这，我要替阿巧姐不服。”七姑奶奶的本性露出来了，义形于色地说：“一个人总要寻个归宿。她宁愿做低服小，只为觉得自己出身不是良家，一向自由惯了的，受不得大宅门的拘束，要在外头住，说起来也不算过分。这一层既然办不列，只有另觅出路，哪里来的还到哪里去，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？就算是从良，总亦不能喊个媒婆来说：‘我要嫁人了，你替

我寻个老公来！’她‘铺房间’自己不下水，遇见个知心台意的，自订终身，倒是正办。”

听她一顿排揎，胡雪岩反倒心平气和了，笑笑说道：“其实她要这样子做，倒应该先跟七姐来商量。”

“跟我没商量！我心里不反对她这样子做，口里没有赞成她再落火坑的道理。阿巧姐是聪明人，怎么会露口风？我现在倒担心一件事，怕她心里恨你，将来会有意塌你的台。”

“怎么塌法？”胡雪岩苦笑着，“只要她再落水，我的台就让她坍足了。”

“那还不算坍足。明天她挂上一块‘杭州胡寓’的牌子，那才好看呢！”

一句话说得胡雪岩发愣。他也听人说过，这一两年夷场“花市”，繁盛异常，堂子里兴起一种专宰冤大头的花样，找个初涉花丛，目炫于珠围翠绕、鼻醉于粉腻脂香、耳溺于嗷嘈弦管的土财主，筵前衾底，做足了死转绸缪的柔态痴情，到两情浓时，论及嫁聚，总说孤苦伶仃一个人，早已厌倦风尘，只为“身背浪向”有几多债务，只要替她完了债，她就是他家的人。除此别无要求。于是冤大头替她还债“卸牌子”，自此从良。到一做了良家妇女，渐渐不安于室，百般需索，贪壑难填，稍不如意，就会变脸。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，吵得这家人家的上上下下，六神不安。冤大头这才知道了恶当，然而悔之晚矣！少不得再花一笔钱，才能请她走路。

这个花样名为“湔浴”。如果洗清了一身债务，下堂求去。两不相干，还算是有点良心的，有些积年妖狐，心狠手辣，嫁而复出，还放不过冤大头，顶着他的姓接纳生张熟貌，甚至当筵诉说她的嫁后光阴如何如何，或者这家人家的阴私家丑。少不得又要花钱，才能无事。

不过，阿巧姐总还不至于如此绝情。胡雪岩问道：“她这样子做人于她有什么好处？她是理路汲清楚的人，为啥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？”

“小爷叔这句话说得很实在，阿巧姐应该不是这种人。事情到了这步田地，反倒好办了。小爷叔，你交给我。包你妥当。”七姑奶奶接着又说，“小爷叔，你这两天不要回去！住在我这里，还是住在钱庄里，随你的便，就是不要跟阿巧姐见面。”

胡雪岩实在猜不透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料知问亦无用，为今之计，只有丢开不管，听凭她去料理了。

于是她说：“我住在钱庄里好了。我请了张胖子做档手，趁这两天工夫，陪他在店里谈谈以后的生意。”

“张胖子为了倒靠得住的。就这样好了！你去忙你的生意，有事我会到阜康来接头。”

* * *

当天下午，七姑奶奶就去看一个人，是尤五的旧相知怡情老二。当年因为松江漕帮正在倒霉的时候，弟兄们生计艰难，身为一帮皇家的尤五，岂可金屋藏娇？因而尽管怡情老二说之再三，尤五始终不肯为她“卸牌子”，怡情老二一气之下，择人而事，嫁的是个败落的世家子弟，体弱多病，不到两年呜呼哀哉。怡情老二没有替他守节的必要，事实上也不容于大妇，因而重张艳帜。先是做“先生”，后来做“本家”，跟尤五藕断丝连，至今不绝。

阿巧姐原是怡情老二房间里的人，七姑奶奶去看怡情老二，一则是要打打听阿巧姐预备复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再则也是利用她跟阿巧姐旧日的情分，从中斡旋。不过自己一个良家妇女，为了古应春的名声，不便踏入

妓家，特意到相熟的一家番菜馆落脚，托西崽去请怡情老二来相会。

两个人有大半年不曾见面了。由于彼此的感情一向很好，所以执手殷勤，叙不尽的寒温。怡情者二问讯了七姑奶奶全家与尤五以外，也问起胡雪岩，这恰好给了她一个诉说的机会。

“我今天就是为我们这位小爷叔的事，要来跟你商量。”七姑奶奶说：“阿巧姐跟胡老爷要分手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怡情老二讶然相问：“为啥台不来？”

“其实也没有啥合不来……”七姑奶奶将胡家眷属脱困，将到上海，谈到阿巧姐的本心，语气中一直强调，脱辐已成定局。姻缘无可挽救。

怡情老二凝神听完，面现困惑，“阿巧姐跟我，一两个月总要见一次面，这样的大事，她怎么不来跟我谈？”她问：“她跟胡老爷分手以后怎么办？苏州又回不去，而且乡下她也住不惯的。”

“是啊！”七姑奶奶接口说道：“不管她怎么样，我们大家的情分总在的，就是胡老爷也很关心她。一个女流之辈，孤零零地，总要有个妥当的安顿之处才好。她自己好象打定了主意，不过，这个主意照我看不大高明。二阿姐，你晓不晓得她在兆富里有没有要好的小姐妹？”

怡情老二想了一下答说，“有的。她从前没有到我这里来之前，在心红老六那里帮忙，跟同房间的阿金很谈得来。阿金我也认识的，现在就住在兆富里，养着个小白脸。”

“这个阿金，现在做啥？”

“现在也是铺房间。”

“我猜得恐怕不错。”七姑奶奶将阿巧姐瞒着人私访兆富里的经过，细细说了一遍，推断她是跟阿金在商量，也要走这条路。

“奇怪！她为什么不来跟我商量？”

“二阿姐，你问得对。不过，我倒要请问你，如果阿巧姐要走这条路，你赞成不赞成？”

“我怎么会赞成？这碗饭能不吃最好不吃！”

“那就对了。她晓得你不会热心，何必来跟你商量？”

“这话倒也是。”怡情老二仍然困惑：“我就不懂。她为啥还要回头来‘触祭，这碗断命饭？’”

七姑奶奶认为要商量的正就是这一点。猜测阿巧姐预备重堕风尘的动机，不外三种：第一是为生计所逼，第二是报复胡雪岩，第三是借此为闯人之地，要好好觅个可靠的人，为一世的旧宿。

“我在想，”七姑奶奶分析过后，谈她自己的意见：“第一，她不必愁日子不好过，她自己跟我说过，手里有两三万银子的私房，而况分手的时节，胡老爷总还要送她一笔钱。至于说到报复，到底没有深仇切恨，要出人家的丑，自己先糟蹋名声出了丑，她不是那种糊涂人。想来想去，只有这样子一个理由：想挑个好客人嫁！”

“为了要嫁人，先去落水？这种事从来没有听说过。”怡情老二大为摇头，“除非象阿金那样，挑个小白脸养在小房子里，要挑好客人是挑不到的。”

这话可以分两方面来听，一方面听怡情老二始终是不信阿巧姐会出此下策的语气，另一方面亦可以听出她不以阿巧姐此举为然，而无论从哪方面来听，都能使七姑奶奶感到欣慰的。

“二阿姐，我亦不相信阿巧姐会走上这条路。不过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

我一面是帮我小爷叔的忙，一面也是为阿巧姐的好。二阿姐，这件事上头，你要看我五哥的分上，帮一帮我的忙！”

怡情老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，“七姑奶奶，说到这话，你该罚！你的吩咐，我还有个不听的？”她质问道，“为啥要搬出五少来？”

“是我的话说得不对，你不要动气。我们商量正经，我原有个生意……”

七姑奶奶是打算着一条移花接木之计，特地托号子里的秦先生，写信给宁波的张郎中，想撮合他与阿巧姐成就一头姻缘。这话说来又很长，怡情者二从头听起，得知张郎中如何与阿巧姐结识，以及后来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怅然而返的经过，对此人倒深为同情。

“七姑奶奶，你这个主意，我赞成。不过，是不是能够成功，倒难说得很。男女之间，完全缘分，看样子，阿巧姐好象跟他无缘。”

“不是！当初是因为我小爷叔横在中间，这面一片心都在他身上，张郎中再好也不会中意，那面，看阿巧姐是有主儿的：知难而退。其实，照我看，阿巧姐既然不愿意做人家的偏房，嫁张郎中就再好不过。第一，张郎中的太太最近去世了，以他对阿巧姐那一片痴情来说，讨她回去做填房，也是肯的。第二，张郎中年纪也不大。”七姑奶奶问道：“阿巧姐今年多少？”

“她属羊的。今年……”怡情老二扳指头算了一下，失声惊呼：“今年整四十了！”

“她生得后生，四十倒看不出。不过总是四十了！”七姑奶奶停了一下，歉然地说：“二阿姐，我说一句你不要生气，四十岁的人，又是这样子的出身，只怕要做人家的正室，不大容易！”

“岂止不大容易？打着灯笼去找都难。”怡情老二很郑重地问道：“七姑奶奶，张郎中那里，你有几分把握？”

“总有个六七分。”

“六七分是蛮有把握的了。我今天就去看看阿巧姐，问她到底是啥意思？如果没有这样的打算，自然最好，倘使有的，我一定要拦住她。总而言之，不管她怎么样打算，我一定要做个媒。”

“你是女家的媒人，我是男家的；我们一定拿它做成功也是件好事。”

“当然是好事。不过，好象委屈了张郎中。”

提到这一层，七姑奶奶想起自己嫁古应春以前，由胡雪岩居间安挂，拜王有龄的老太太为义母的往事，顿时又有了灵感。

“二阿姐，既然你这样说，我们倒商量商量看，怎么样把阿巧姐的身分抬一抬？”

七姑奶奶的安排是，请胡老太太收阿巧姐为义女，于是胡雪岩便是以“舅爷”的身分唱一出“嫁妹”了。这原是古人常有之事，在此时此地来说，特别显得情理周至，怡情老二自然赞成，也为阿巧姐高兴，认为这样子做，她倒是“修成正果”了。

七姑奶奶也很得意于自己的这个打算，性子本来急，又正兴头的时候，当时就要邀怡情老二一起去看阿巧姐，当面锣、对面鼓。彻底说个明白。倒还是怡情老二比较持重，认为应该先跟阿金碰个头，打听清楚了邀她一起去谈，更容易使阿巧姐受“那也好！”七姑奶奶问道：“我们就去看阿金。”

“这……”怡情老二知道阿金因为养着小白脸，忌讳生客上门，但这话不便明说，所以掉个枪花：“七姑奶奶，你的身分不便到她那里去。我叫人去喊她来。”

于是她唤带来的小大姐，赶到兆富里去请阿金，特别叮嘱喊一乘“野鸡马车”，坐催阿金一起坐了来。

在这等候的当儿，少不得又聊家常。怡情老二的话中，颇有厌倦风尘之意，但也不曾表示要挑个什么样的人从良，七姑奶奶思路快，口也快，听出她的言外之意，忍不住要提出诤劝。

“二阿姐，你不要一门心思不转弯，那样也太痴了！你始终守着我五哥，守到头发白也不会成功，这里头的原由，五哥想必跟你说过。他领一帮，做事要叫人心服，弟兄穷得没饭吃，他还要多立一个门户，你想，这话怎么说得过去？二阿姐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怡情老二无词以对。黯然泫然，唯有背人拭泪。七姑奶奶也觉得心里酸酸地好不自在，倒有些懊悔，不该拿话说得这么直。

“说真的，”她没活找话，用以掩饰彼此都感到的不自然，那位张郎中倒是好人，家道也过得去，我就怎么没有想到，早应该替你做个媒。”

“多谢你，七姑奶奶！命生得不好，吃了这碗断命饭，连想做小都不能够，还说啥？”

话中依然是怨懟之意。使得一向擅长词令的七姑奶奶也无法往下接口了。

幸好，兆富里离此不远，一辆马车很快地去而复回，载来了阿金。她在路上便已听小大姐说过，所以一见七姑奶奶，不必怡情老二引见，很客气地问道：“是尤家七姑奶奶？生得好体面！”

“不敢当！这位，”七姑奶奶问怡情老二，“想来就是阿金姐了？”

“是啊！”怡情老二做主人，先替阿金要了食物饮料，然后开门见山他说：“七姑奶奶为了关心阿巧姐，特意请你来，想问问你，这两天阿巧姐是不是到你那里去了？”

“她常到我那里来的。”

“阿金姐，”七姑奶奶说，“我们是初会，二阿姐知道我的，心直口快。我说话有不到的地方，请你不要见气。”

这是因为阿金跟怡情老二，谈到阿巧姐时，一上来便有针锋相对之势，七姑奶奶深怕言语碰僵，不但于事无补，反倒伤了和气，所以特为先打招呼。

阿金也是久历风尘，熟透世故的人，自知一句“她常到我那里来”的答语，语气生硬，隐含敌意，成为失言，所以歉然答道：“七姑奶奶你言重了！我的嘴笨，二阿姐又是好姐妹，说话不闲客气。你可千万不能多我的心！”

既然彼此都谦抑为怀，就无需再多作解释，反倒象真的生了意见。不过，有些话，七姑奶奶因为彼此初交，到底不便深问，要由怡情老二来说，比较合适。因而报以一笑之外，向旁边抛了个眼色示意。

怡情老二点点头，接下来使用平静的语气，向阿金说明原委：“阿巧姐跟胡老爷生了意见，‘清官难断家务事’，谁是谁非也不必去说它，总而言之，恐怕是要分手了。七姑奶奶跟阿巧姐的感情一向是好的，当初作成他们的姻缘，又是七姑奶奶出过力的，不管怎么说，阿巧姐的事，她不能不关心。刚刚特地寻了我来问我，我实在不晓得。阿巧姐好久没有碰过头了，听说这两天到你那里去过，想必总跟你谈了，她到底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喔，”阿金听完，不即回答，却转脸问七姑奶奶，“阿巧姐：跟胡老爷的感情，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不坏啊！”

“那就奇怪了！”阿金困惑地，“她每次来，总怨自己命苦。我问她：胡老爷待你好不好？她总是摇头不肯说。看样子下面那句话，她虽不说，亦可以猜想得到。这一下，却是轮到七姑奶奶有所困惑了，“阿巧姐为啥有这样的表示？”她问“好们要分手，也是最近的事，只为胡老爷的家眷要到上海来了，大太太不容老爷在外面另立门户，阿巧姐又不肯进她家的门，以至于弄成僵局。要说以前，看不出来他们有啥不和的地方！”

阿金点点头，“这也不去说它了。”她的脸色阴沉了，“也许要怪我不好。我有个堂房姑婆，现在是法华镇白衣庵的当家师太，一到上海，总要来看我，有时候跟阿巧姐遇见，两个人谈得很起劲。我们那位老师太，说来说去无非‘前世不修今世苦’，劝她修修来世。这也不过出家人的老生常谈，哪知道阿巧姐倒有些入迷的样子。”

一口气说到这里，七姑奶奶才发觉自己的猜想完全错了！照这段话听来，阿巧姐去看阿金，或者与那位师太有关，不是为了想铺房间。因而急急问道：“怎样子的入迷？”

“说起来真叫想下到。她那天来问我白衣庵的地址，我告诉了她，又问她打听地址何用？她先不肯说，后来被返不过，才说实话：要到白衣庵去出家！”

七姑奶奶大惊失色：“做尼姑？”

“哪个晓得呢？”阿金忧郁地答道：“我劝了她一夜，她始终也没有一句确实的话，是不是回心转意了，哪个也猜不透。”

“我想不会的。”怡情老二却有泰然的神情，“阿巧姐这许多年，吃惯用惯从没有过苦日子。尼姑庵里那种清苦，她一天也过来。照我看……”她不肯再说下去，说下去话就刻薄了。

照七姑奶奶想，阿巧姐亦未必会走到这条路上去。自觉自慰之余，却又另外上了心事，地不愿重堕风尘，固然可以令人松一口气，但这种决绝的样子，实在也是抓住胡雪岩不放的表示，看起来麻烦还有的是。

“现在怎么办呢？”七姑奶奶叹口气说，“我都没有招数了。”

怡情老二跟她交往有年，从未见她有这样束手无策的神情。一半是为她，一半也是为阿巧姐，自觉义不容辞地在此时要出一番力。

“阿巧姐落发做尼姑是不会的，无非灰心而已！我们大家为她好，要替她想条路走！”怡情老二向阿金说：“她今年整四十岁了，这把年纪，还有啥世面好混？六姑奶奶预备替她做个媒……”

听她谈完张良中，阿金亦颇为兴奋：“有这样的收缘结果，还做啥尼姑！”她说，“难得七姑奶奶热心，我们跟阿巧姐是小姐妹，更加应该着力，这头煤做成功，实在是你阴功积德的好事。我看我们在这里空谈无用，不如此刻就去看她，我不相信三张嘴说不过她一个。”

由于怡情老二与阿金很起劲，七姑奶奶的信心也恢复了，略想一想问道：“阿金姐，二阿姐，你们是不是决心要帮阿巧姐的忙？”

“自然。”怡情老二说，“只要帮得上。”

“好的！那么两位听我说一句。凡事事缓则圆，又道是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从今天起，索性叫胡老爷不必再跟阿巧姐见面，我们先把她的心思引开来，让她忘记有姓胡的这个人。这当然不是三天两天的事，所以我要先问一问两位，真要帮她的忙，一定要花工夫下去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三个霸住她，看戏听书吃大菜，坐马车兜风，看外国马戏，凡是好玩的地方，都陪

她去，她不肯去，就说我们要玩。人总是重情面的，她决计不好意思推辞，也不好意思哭丧了脸扫大家的兴。到夜里我们分班陪着她住在一起，一面是看住她，一面是跟她谈天解闷。这样有半个月二十天下来，她的心境就不同了，到那时候再跟她提到张郎中，事情就容易成功！至于这些日子在外头玩儿的花费，我说句狂话，我还用得起，通通归我！”

“二阿姐！”阿金深深透口气，“七姑奶奶这样子的血性，话说到头了，我们只有依她，不过，也不好七姑奶奶一个人破费。“当然。”怡情老二向七姑奶奶说：“什么都依你，只有这上头，请你不要争，大家轮着做东，今天是我。我们走吧，邀她出来看‘杨猴子’。”

于是由怡情老二结了帐，侍者将帐单送了来，她在上面用笔画了一个只有她自己认得的花押。这样是西洋规矩，名为“签字”，表示承认有这笔帐，本来要写名字。如果不识字的，随意涂一笔也可以，应到规矩就行了。

三个人都带着小大姐，挤上两辆“野鸡马车”，直放阿巧姐寓处，下车一看，便觉有异，大门开了一半，却无人匠门。七姑奶奶便提高了声音喊着：“阿祥，阿福！”

阿祥、阿福都不见，楼梯上匆匆奔下来一个人，晃荡着长辫子，满脸惊惶，是阿巧姐的丫头素香。

三个人面面相觑，都猜到了是怎么回事，七姑奶奶遇到这种情形，却很沉着，反安慰她说，“素香，你不要急！有话慢慢说。”

“奶奶不见了！”素香用带哭的声音说，“不晓得到哪里去了？”

叫她慢慢说，她说得还是没头没脑，七姑奶奶只好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你奶奶不见了？她什么时候出的门？”

“老爷一走，没有多少时候，她叫我到香粉弄去买丝线，又差阿祥却叫米叫柴。等到我跟阿祥回来，她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门了，连门上都不知道，再看后门，是半开在那里。一直到下半天三点钟都不见回来。我进房去一看，一只小首饰箱不见了，替换衣服也少了好些。这……这……”素香着急地，不知如何表达她的想法。

这不用说，自然是到老师大那里去了。七姑奶奶倒吸一口冷气，怔怔地望着同伴，怡情老二便问：“素香，你们老爷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素香答说：“阿祥跟轿班去寻老爷去了。”

“你们老爷在钱庄里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你看，轿班还有哪个在？赶快去通知，请你们老爷到这里来，我有要紧话说。”

就在这时候、雪岩已经赶到，同来的还有萧家骥。胡雪岩跟怡情老二熟识，与阿金却是初见，不过此时亦无暇细问，同时因为有生客在，要格外镇静，免得“家丑”外扬，所以只点点头，平静地问：“你们两位怎么也来了？”

“我们是碰上的。”七姑奶奶答说，“有话到里面去说。”

进入客厅，她方为胡雪岩引见阿金。话要说到紧要地方了，却不宜让素香与阿祥听到，所以她要求跟胡雪岩单独谈话。

“阿巧姐去的地方，我知道，在法华镇，一座尼姑庵里；事不宜迟，现在就要去寻她。我看，”七姑奶奶踌躇着说，“只好我跟阿金两个人去，你不宜跟她见面。”

胡雪岩大惑不解，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他问：“何以你又知道她的行踪？那位阿金姐，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时候没有办法细说。小爷叔，你只安排我们到法华好了。”

“法华一带都是安庆来的淮军。还不知道好走不好走呢！”

“不要紧！”萧家骥说，“我去一趟好了。”

“好极了！你去最好。”七姑奶奶很高兴地说，因为萧家骥跟淮军将领很熟，此去必定有许多方便。

“七姐，我想我还是应该去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不见面不要紧，至少让她知道我不是不关心她。你看呢！”

“我是怕你们见了面吵起来，弄得局面很不好收场。既然小爷叔这么说，去了也不要紧。”

* * *

到得法华镇，已经黄昏。萧家骥去找淮军大将程学启部下的一个营官，姓朱，人很爽朗热心，问明来意，请他们吃了一顿饭，然后将地保老胡找了来，说知究竟。

“好的。好的！我来领路。”老胡说道：“请两位跟我来。”

于是迎着月色，往东而去，走不多远，折进一条巷子，巷底有处人家，一带粉墙，墙内花木繁盛，新月微光，影影绰绰，熏风过处，传来一阵浓郁的“夜来香”的香味，每个人都觉得精神一振，而一颗心却无缘无故地飘荡不定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胀满的感觉。

这份感觉以萧家骥为尤其，不由得便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里？”地保答说：“就是白衣庵。晚上来，要走边门。”

边门是一道厚实的木板门，举手可及的上方，有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扁圆形铁环，地保一伸手拉了两下，只听“克啷、克啷”的响声。不久，听得脚步声，然后门开一线，有人问道：“哪位？”

“小音，是我！”

“噢！”门内小音问道，“老胡，这辰光来做啥？”

“你有没有看见客人？”地保指着后面的人说，“你跟了坐师父去说，是我带来的人。”

门“呀”地一声开了，灯光照处，小音是个俗家打扮的垂发女郎，等客人都进了门，将门关上，然后一言不发地往前走，穿过一条花径，越过两条走廊，到了一处禅房，看样子是待客之处，她停了下来，看着地保老胡。

老胡略有些踌躇，“总爷！”他哈腰问：“是不是我陪着你老在这里坐一坐？”

这何消说得？萧把总自然照办。于是老胡跟小音悄悄说了几句，然后示意胡雪岩跟着小音走。

穿过禅房，便是一个大院子，绕向西边的回廊，但见人影、花影一齐映在雪白的粉墙上，还有一头猫的影子，弓起了背，正在东面屋脊上“叫春”。萧家骥用手肘轻轻将胡雪岩撞了一下，同时口中在念：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！”

胡雪岩也看出这白衣庵大有蹊跷。但萧家骥的行径，近乎佻，不是礼佛之道，便咳嗽一声，示意他捡点。

于是默默地随着小音进入另一座院落，一庭树木，三楹精舍，值香花香，交杂飘送，萧家骥不由得失声赞道：“好雅致的地方！”

“请里面坐。”小音揭开门帘肃客，“我去请了坐师父来。”说完，她又管自己走了。

两个人进屋一看，屋中上首供着一座白瓷观音，东面是一排本色的桧木

几椅，西面一张极大的木榻，上铺蜀锦棉垫。瓶花吐艳，炉香袅袅，配着一张古琴，布置得精雅非凡，但这一切，都不及悬在木榻上方的一张横披，更使得萧家骥注目。

“胡先生！”萧家骥显得有些兴奋，“你看！”

横披上是三首诗，胡雪岩总算念得断句：

闲叩禅关访素娥，醮坛药院覆松萝，
一庭桂子迎人落，满壁图书献佛多。
作赋我应惭宋玉，拈花卿合伴维摩。
尘心到此都消尽，细味前缘总是魔！

旧传奔月数嫦娥，今叩云房锁丝萝，
才调玄机应不让，风怀孙绰觉偏多，
谁参半分优婆塞？待悟三乘阿笈摩。
何日伊萍同设馔，清凉世界遣诗魔。

群花榜上笑痕多，梓里云房此日过。
君自怜才留好句，我曾击节听高歌。
清阴远托伽山竹，冶艳低牵茅屋萝。
点缀秋光篱下菊，尽将游思付禅魔。

胡雪岩在文墨这方面，还不及萧家骥，不知道宋玉、孙绰是何许人？也不知道玄机是指的床朗女道士鱼玄机。佛经上的那些出典更是莫名其妙。但诗句中的语气不似对戒律森严的女僧，却是看得出来的。因而愕然相问：“这是啥名堂？”

“你看着好了。”萧家骥轻声答道：“这位了尘师太，不是嘉兴人就是昆山人，不然就是震泽，盛泽人。”

昆山的尼站有何异处，胡雪岩不知道，但嘉兴的尼庵是亲自领教过的。震泽和盛泽的风俗，他在吴江同里的时候，也听人说过、这两处地方，盛产丝绸，地方富庶，风俗奢靡。盛泽讲究在尼姑庵宴客，一桌素筵，比燕菜席还要贵，据说用肥鸡与上好的火腿熬法调味，所以鲜美绝伦。震泽尼姑庵的烹调。

亦是有名的，荤素并行，不逊于无锡的船菜。当然，佳肴以外，还有可餐的秀色。

这样回忆着，再又从初见老胡，说夜访白衣庵“没有啥不便”想起，一直到眼前的情景，觉得无一处不是证实了萧家骥的看法，因而好奇大起，渴望着看一看了尘是什么样子的。

萧家骥反显得比他沉着，“胡先生，”他说，“只怕弄错了！阿巧姐不会在这里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‘这里，哪是祝发修行的地方？’”

胡雪岩正待答话，一眼瞥见玻璃窗外，一盏白纱灯光冉冉而来，便住口不言，同时起身等候。门帘启处，先见小音，次见了尘，若非预知，不会相信所见的是个出家人。

她当然也不是纯俗家打扮，不曾“三络梳头，两截穿衣”，发长齐肩，穿的是一件圆领长袍，说它是僧袍固然可以，但潜袍不会用那种闪闪生光的

玄色软缎来做，更不会窄腰小袖，裁剪得那么称体。

看到脸上，更不象出家人，虽未敷粉，却曾施朱，她的皮肤本来就白，亦无需敷粉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，初看是剪水双瞳，再看才知别蕴春情。

是这样的人物，便不宜过于持重拘谨，胡雪岩笑嘻嘻地双掌台十，打个问讯：“可是了法师太？”

“我是了尘。施主尊姓？”

“我姓胡。这位姓萧。”

于是了尘一一行礼，请“施主”落坐，她自己盘腿坐在木榻上相陪，动问来意。

“原是用来见当家老师大的，听地保老胡说，宝庵其实是由了，尘师大当家，有点小事打听，请我这位萧老弟说吧！”

萧家骥点点头，不谈来意却先问道：“听了尘师大的口音是震泽？”

了尘脸上一红：“是的。”

“这三首诗，”萧家骥向她上方一指，“好得很！”

“也是三位施主，一时雅兴，疯言疯语的，无奈他何！”说着，了尘微笑了，“萧施主在震泽住过？”

“是的。住过一年多，那时还是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。”

“意思是现在都懂了？”

这样率直反问，有些咄咄逼人的意味，萧家骥自非弱者，不会艰于应付，从容自若地答道，“也还不十分懂，改日再来领教。今天有件事，要清了尘师太务必帮个忙。”

“言重！请吩咐，只怕帮不了什么忙。”

“只要肯帮忙，只是一句话的事。”萧家骥问道：“白衣庵今天可有一位堂客，是来求当家老师太收容的。这位堂客是闹家务一时想不开，或许她跟当家师太说过，为她瞒一瞒行迹。倘或如此，她就害了白衣庵了！”

了尘颜色一变，是受惊的神气，望望这个，又望望那个，终于点点头说：“有的。可就是这位胡施主的宝眷？”

果然在这里，一旦证实了全力所追求的消息，反倒不知所措。萧家骥与胡雪岩对望着，沉默着，交换的眼色中，提出了同样的疑问：阿巧姐投身在这白衣庵中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
若说为了修行，诚如萧家骥所说：“这里，哪是祝发修行的地方？”倘使不是为了修行，那么非杨即墨，阿巧姐便是另一个了尘。这一层不先弄明白，不能有所决定，这一层要弄明白，却又不知如何着手。

终于是胡雪岩作了一个决定：“了尘师大，我请这位萧老弟先跟敝眷见一面。不知道行不行？”

“有什么不行？这样最好，不过，我得先同一问她。”

由于了尘赞成萧家骥跟阿巧姐见面，因而可以猜想得到，所谓“问一问她”，其实是劝一劝她。反正只要了尘肯帮忙，一定能够见得着面，胡雪岩和萧家骥就都无话说，愿意静等。

等了尘一走，萧家骥问道：“胡先生，见了阿巧姐，我怎么说？”

“我只奇怪，”胡雪岩答非所问：“这里是怎样一处地方，莫非那个什么阿金一点都不晓得？”

“现在没有工夫去追究这个疑问。胡先生，你只说我见了阿巧姐该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都不必说，只问问她，到底作何打算？问清楚了，回去跟你师娘商量。”

* * *

跟阿巧姐见面的地方，是当家老师大养静的那座院子，陈设比不上了尘的屋子，但亦比其他的尼姑庵来得精致，见得白衣庵相当富庶，如果不是有大笔不动产，可以按期坐收租息，便是有丰富的香金收入。

阿巧姐容颜憔悴，见了萧家骥眼圈都红了。招呼过后，萧家骥开门见山地问：“阿巧姐，你怎么想了想，跑到这地方来了？”

“我老早想来了。做人无味，修修来世。”

这是说，她的本意是要出家。萧家骥便问，“这里你以前来过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怕隔墙有耳，萧家骥话不能明说，想了一下，记起胡雪岩的疑问，随即问道：“阿金呢？她来过没有？”这意思是问，阿金如果来过，当然知道这里的情形，莫非不曾跟你说过？

阿巧姐摇摇头：“也没有。”

“那就难怪了！”

话只能说这一句，而阿巧姐似乎是了解的，幽幽地叹了口气，仿佛也是有好些话无法畅所欲言似地。

“现在怎么样呢？”萧家骥问道：“你总有个打算。”

“我……”阿巧姐说，“我先住在这里。慢慢打算。”

“也好。”萧家骥说，“明天，我师娘会来看你。”

“不要！”阿巧姐断然决然他说，“请她不要来。”

这很奇怪！能见一个象自己这样渊源不深的男客，倒不愿见一向交好的七姑奶奶，而且语气决绝，其中必有缘故。

他的思路很快，想得既宽且深，所以在这些地方，格外谨慎，想了一下说：“阿巧姐，我晓得你跟我师娘，感情一向很好，你这话，我回去是不是照实说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照实说？”

“那么，我师娘问我：为啥她不要我去？我怎么答复她”问到这话，阿巧姐脸上出现了一种怨恨的表情，“我俗家的亲戚朋友都断了！”她说，“所以不要她来看我，来了我也不见。”

语气越发决绝，加上她那种脸色，竟似跟七姑奶奶有不解之仇。萧家骥大为惊骇，可是说话却更谨慎了。

“阿巧姐，”他旁敲侧击地探索真相，“我不也是俗家人吗？”

这一问算是捉住她话中一个无法辩解的漏洞。她脸上阴暗不定地好半天，终于有了答复：“萧少爷，说实话，我是怕你师娘。她手段厉害，我弄不过她，再说句实话，做人无味，叫人灰心，也就是为了这一点，自以为是心换心的好朋友，哪知道两面三刀，帮着别人来算计我。真正心都凉透了！萧少爷，这话你一定奇怪，一定不相信，不过，你也要想想，我三十多岁的人，各种各样的世面也见识过，总还不至于连人好人坏都看不出，无缘无故冤枉你师娘。你师娘啊，真正是……”她摇摇头，不肯再说下去。

这番话，在萧家骥简直是震动了！他实在不明白，也不能接受她对七姑奶奶这样严酷的批评。愣了好一会才说：“阿巧姐到底为了啥？我实在想不通！请你说给我听听看。如果是师娘不对，我们做晚辈的，当然不敢说什么，

不过肚子里的是非是有的。”

“如果，萧少爷，你肯当着菩萨起誓，什么话只摆在肚子里，我就说给你听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的话不能告诉我师父、师娘？”

“对了。”

“好！我起誓：如果阿巧姐对我说的话，我告诉了我师父师娘，叫我天打雷劈。”

阿巧姐点头表示满意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师娘真叫‘又做师娘又做鬼’……”

用这句苛刻的批评开头，阿巧姐将七姑奶奶几次劝她的话“夹叙夹议”地从头细诉，照她的看法，完全是七姑奶奶有意要拆散她跟胡雪岩的姻缘，七姑奶奶劝她委屈，入门见礼正正式式做胡家的偏房，看似好意，其实是虚情，因为明知她决不愿这么做，就尽不妨这么说，好逼得不能不下堂求去。对胡雪岩，七姑奶奶在她面前一再说他“滑头”，“没常性，见一个爱一个”，听来是骂胡雪岩，而其实是帮他。

“萧少爷你想，你这位师娘开口‘小爷叔’，闭口‘小爷叔’，敬得他来象菩萨。就算他真的‘滑头’、‘没常性’，又怎好去说他？”阿巧姐说到这里很激动了，“我先倒也当她生来爽直，真的是为我抱不平，所以有啥说啥。后来越想越不对，前前后后，想了又想，才晓得她的意思，无非说胡某人怎么样不是人，犯不着再跟他而已！”

听她对七姑奶奶的指责，实在不无道理。但越觉得她有道理，越觉得心里难过，因为萧家驷对他的这位师娘，有如幼弟之于长姐，既敬且爱。多少年来存在心目中的那个伉爽、正直、热心、慷慨的完美印象，此时似乎发现了裂痕，怎不叫人痛心？

因此，他竟没有一句话说。这一方面是感到对阿巧姐安慰，或为七姑奶奶辩护都不甚合适，另一方面也实在是沮丧得什么话都懒得说了。

* * *

一见萧家驷的脸色，胡雪岩下一大跳，他倒象害了一场病似地。何以跟阿巧姐见了一次面，有这样的似乎受了极大刺激的禅情？令人惊疑莫释，而又苦于不便深问，只问得一句：“见过面了？”

“见过了。我们谢谢了尘师太，告辞吧！”

了尘又变得很沉着了，她也不提阿巧姐，只殷勤地请胡雪岩与萧家驷再来“随喜”。尼姑庵中何以请男施主来随喜？这话听来便令人有异样之感，只是无暇去分辨她的言外之意。不过，胡雪岩对人情应酬上的过节，一向不会忽略，想到有件事该做，随即说了出来：“请问，缘簿在哪里？”

“不必客气了！”

胡雪岩已经发现，黄色封面的缘簿，就挂在墙壁上，便随手一摘，交给萧家驷说：“请你写一写，写一百两银子。”

“太多了！”了尘接口说道：“如果说是为了宝眷住在我们这里，要写这么多，那也用不着！出家人受十方供养，也供养十方，不必胡施主费心。”

“那是两回事。”萧家驷越出他的范围，代为回答：“各人尽各人的心意。”

接着，萧家驷使用现成的笔砚，写了缘簿。胡雪岩取一张一百两的银票，夹在缘簿中一起放在桌上，随即告辞出庵。回营谢过程管带，仍旧由原来护送的人送回上海。

一路奔驰，无暇交谈，到了闹区，萧家骥才勒住马说道：“胡先生，到你府上去细谈。”

于是遣走了那名马弄，一起到胡雪岩与阿巧姐双栖之处。粉查犹香，明镜如昨，但却别有一股凄凉的意味。胡雪岩换了个地方，在他书房中闭门深谈。

听萧家骥转述了阿巧姐的愤慨之词，胡雪岩才知道他为何有那样痛苦的神态。当然，在胡雪岩也很难过，自他认识七姑奶奶以来，从未听见有人对她有这样严苛的批评，如今为了自己，使她在阿巧姐口中落了个阴险小人的名声，想想实在对不起七姑奶奶。

“胡先生，”萧家骥将一路上不断在想的一句话，问了出来：

“我师娘是不是真的象阿巧姐所说的那样，是有意耍手段？”

“是的。”胡雪岩点点头，“这是她过于热心之故。阿巧姐的话，大致都对，只有一点她弄错了。你师娘这样做，实实在在是为了她打算。”

接着胡雪岩便为七姑奶奶解释，她是真正替阿巧姐的终身打算，既然不愿做偏房，不如分子，择人而事。他虽不知道七姑奶奶有意为阿巧姐与张郎中撮合，但他相信，以七姑奶奶的热心待人，一定会替阿巧姐觅个妥当的归宿。

这番解释，萧家骥完全能够接受，甚至可以说，他所希望的，就是这样一番能为七姑奶奶洗刷恶名的解释，因此神态顿时不同，轻快欣慰，仿佛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似地。

“原说呢，我师娘怎么会做这种事？她如果听说阿巧姐是这样深的误会？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子？”

“对了！”胡雪岩里然惊觉：“阿巧姐的话，绝对不能跟她说。”

“不说又怎么交代？”

于是两个人商量如何搪塞七姑奶奶？说没有找到，她会再托阿金去找，说是已经祝发，决不肯再回家，她一定亦不会死心，自己找到白衣庵去碰钉子。想来想去没有妥当的办法。

丢下这层不谈，萧家骥问道：“胡先生，那么你对阿巧姐，究竟作何打算呢？”

这话也使得胡雪岩很难回答，心里转了好半天的念头，付之一叹：“我只有挨骂了！”

“这是说，决定割舍？”

“不割舍又如何？”

“那就这样，索性置之不理。”萧家骥说：“心肠要硬就硬到底！”

“是我自己良心上的事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置之不理，似乎也不是办法。”

“怎么才是办法？”萧家骥说，“要阿巧姐心甘情愿地分手，是办不到的事。”

“不求她心甘情愿，只望她咽得下那口气。”胡雪岩作了决定：“我想这样子办……”

他的办法是一方面用缓兵之计，稳住七姑奶奶，只说阿巧姐由白衣庵的当家师太介绍，已远赴他乡，目前正派人追下去劝驾了，一方面要拜托怡情老二转托阿金：第一，帮着瞒谎，不能在七姑奶奶面前道破真相，第二，请她跟阿巧姐去见一面，转达一句话，不管阿巧姐要干什么，祝发也好，从良也好，乃至步了尘的后尘也好，胡雪岩都不会干预，而且预备送她一大笔

钱。

说完了他的打算，胡雪岩自己亦有如释重负之感，因为牵缠多日，终于有了快刀斩乱麻的处置。而在萧家骥，虽并不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，只是除此之外，别无善策，而况毕竟事不干己，要想使劲出力也用不上，只有点点头表示赞成。

“事不宜迟，你师娘还在等回音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今天晚上还要辛苦你。”

“胡先生的事就等于我师父的事，”萧家骥想了一下说，“我们先去看怡情老二。”

到了怡情老二那里，灯红酒绿，夜正未央。不过她是“本家”，另有自己的“小房子”，好在相去不远，“相帮”领着，片刻就到。入门之时，正听得客厅里的自鸣钟打十二下，怡情老二虽不曾睡，却已上楼回卧室了。

听得小大姐一报，她请客人上楼。端午将近的天气，相当闷热，她穿一件家常绸夹袄对客，袖管很大也很短，露出两弯雪白的膀子，一支手膀上戴一只金镯，一支手腕上戴一只翠镯，丰容盛鬋，一副福相，这使得萧家骥又生感触，相形之下，越觉得阿巧姐憔悴可怜。

由于胡、萧二人的初次光临，怡情老二少不得有一番周旋，倒茶摆果碟子，还要“开灯”请客人“躺一息”。主人殷勤，客人当然也要故作闲豫，先说些不相干的话，然后谈入正题。

萧家骥刚说得一句“阿巧姐果然在白衣庵”，小大姐端着托盘进房，于是小酌消夜，一面细谈此行经过，萧家骥说完，胡雪岩接着开口，拜托怡情老二从中斡旋。

一直静听不语的怡情老二，不即置答，事情太离奇了，她竟一时还摸不清头绪。眨着眼想了好一会才摇摇头说：“胡老爷，我看事情不是这么做法。这件事少不得七姑奶奶！”

接着，她谈到张郎中，认为七姑奶奶的做法是正办。至于阿巧姐有所误会，无论如何是解释得清楚的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设法将阿巧姐劝了回来，化解误会，消除怨恨，归嫁张宅，这一切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花功夫下去，一定可以有圆满的结局。

“阿金不必让她插手了，决绝的话，更不可说。现在阿巧姐的心思想偏了，要耐心拿它慢慢扭过来。七姑奶奶脾气虽毛躁，倒是最肯体恤人，最肯顾大局，阿巧姐的误会，她肯原谅的，也肯委屈的。不过话可以跟她说明白，犯不着让她到白衣庵去碰钉子。我看，胡老爷……”

她有意不再说下去，是希望胡雪岩有所意会，自动作一个表示。而胡雪岩的心思很乱，不耐细想，率直问道：“二阿姐，你要说啥？”

“我说，胡老爷，你委屈一点，明天再亲自到白衣庵去一趟，赔个笑脸，说两句好话，拿阿巧姐先劝了回来再说。”

这个要求，胡雪岩答应不下。三番两次，牵缠不清，以至于搁下好多正事不能办，他心里实在也厌倦了。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个快刀斩乱麻的措施，却又不能实行，反转要跟阿巧姐去赔笑脸，说好话，不但有些于心不甘，也怕她以为自己回心转意，觉得少不得她，越发牵缠得紧，岂不是更招麻烦？

看他面有难色，怡情老二颇为着急，“胡老爷，”她说，“别样见识，我万万不及你们做官的老爷们，只有这件事上，我有把握。为啥呢？女人的心思，只有女人晓得，再说，阿巧姐跟我相处也不止一年，她的性情，我当

然摸得透。胡者爷，我说的是好话，你不听会懊悔！”

胡雪岩本对怡情老二有些成见，觉得她未免有所袒护，再听她这番话，成见自然加深，所以一时并无表示，只作个沉吟的样子，当作不以为然的答复。

萧家骥旁观者清，一方面觉得怡情老二的话虽说得率直了些，而做法是高明的，男——方面又知道胡雪岩的心境，这时不便固劝，越劝越坏。好在阿巧姐的下落有了，在白衣庵多住些日子亦不要紧。为了避免造成僵局，只有照“事缓则圆”这句话去做。

“胡先生也有胡先生的难处，不过你的宗旨是对的！”他加重了语气，同时对怡情者二使个眼色，“慢慢来，迟早要拿事情办通的。”

“也好。请萧少爷劝劝胡老爷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萧家骥连声答应，“明天我给你回话。今天不早了，走吧！”

辞别出门，胡雪岩步履蹒跚，真有心力交瘁之感。萧家骥当然亦不便多说，只问一句：“胡先生，你今天歇在哪里？我送你去。”

“我到钱庄里去睡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你今天还要不要去见你师娘。”

“今天就不必去了。这么晚！”

“好的。”胡雪岩沉吟了一会，皱眉摇头，显得不胜其烦似地，“等一两天再说吧！我真的脑筋都笨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拉拉扯扯，弄不清爽的麻烦！”

“那么，”萧家骥低声下气地，倒象自己惹上了麻烦，向人求教那样：“明天见了你师娘，我应当怎么说？”

这一次胡雪岩答得非常干脆：“只要不伤你师娘的心，怎么说都可以。”

回到钱庄，只为心里懊恼，胡雪岩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直到市声渐起，方始朦胧睡去。

正好梦方酣之时，突然被人推醒，睁开涩重的睡眼，只见萧家骥笑嘻嘻地站在床前，“胡先生，”他说，“宝眷都到了！”

胡雪岩睡意全消，一骨碌地翻身而起，一面掀被，一面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“先到我师娘那里，一翻皇历，恰好是宜于进屋的好日子，决定此刻就回新居。师娘着我来通知胡先生。”

于是胡家母子夫妇父女相聚，恍如隔世，全家大小，呜咽不止，还有七姑奶奶在一旁陪着掉泪。好不容易一个个止住了哭声，细叙别后光景，谈到悲痛之处，少不得又淌眼泪，就这样谈了哭、哭了谈，一直到第三天上，胡老太太与胡雪岩的情绪，才算稳定下来。

这三天之中，最忙的自然七姑奶奶，胡家初到上海，一切陌生，处处要她指点照料。但是只要稍为静了下来，她就会想到阿巧姐，中年弃妇，栖身尼寺，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，不知生趣何在？

因此，她不时会自惊：不要阿巧姐寻了短见了？这种不安，与日俱增，不能不找刘不才去商量了。

“不要紧！”刘不才答说，“我跟萧家骥去一趟，看情形再说。”

于是找到萧家骥，轻车熟路，到了白衣庵，一叩禅关，来应门的仍旧是小音。

“喔，萧施主，”小音还认得她，“阿巧姐到宁波去了！”

这个消息太突兀了，“她到宁波去做什么？”萧家骥问。

“我师父会告诉你。”小音答说，“我师父说过，萧施主一定还会来，果然不错。请进，请进。”

于是两人被延入萧家骥上次到过的那座精舍中，坐不到一盏茶的工夫，了尘飘然出现，刘不才眼睛一亮，不由得含笑起立。

“了尘师太，”萧家骥为刘不才介绍，“这位姓刘，是胡家的长亲。”

“喔，请坐！”了尘开门见山地说，“两位想必是来劝阿巧姐回去的？”

“是的，听小师大说，她列宁波去了？可有这话？”

“前天走的。去觅归宿去了。”

萧家骥大为惊喜，“了尘师太，”他问，“关于阿巧姐的身世，想来完全知道？”

“不错！就因为知道了她的身世，我才劝她到宁波去的。”

“原来是了尘师太的法力无边，劝得她回了头！”刘不才合十在胸，闭着眼喃喃说道：“大功德，大功德！”

模样有点滑稽，了尘不由得抿嘴一笑，对刘不才仿佛很感兴味似地。

“的确是一场大功德！”萧家骥问道：“了尘师太开示她的话，能不能告诉我们听听？”

“无非拿‘因缘’二字来打动她。我劝她，跟胡施主的缘分尽了，不必强求。当初种那个因，如今结这个果，是一定的。至于张郎中那面，种了新因，依旧会结果，此生不结，来生再结。尘世轮回，就是这样一番不断的因果。倒不如今世了掉这番因缘，来世没有宿孽，就不会受苦，才是大彻大悟的大智慧人。”了尘接着又说：“在我养静的地方，对榻而谈，整整劝了她三天，毕竟把她劝醒了！”

“了不起！了不起！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！”刘不才说，“不是大智慧人遇着大智慧人，不会有这场圆满的功德。”

“刘施主倒真是辩才无碍。”了尘微笑着说，眼睛一瞟，低着头无缘无故地微微笑着。

“了尘师太太夸奖我了。不过，佛经我亦稍稍涉猎过，几时得求了生师太好好开示。”

“刘施主果真向善心虐，随时请过来。”

“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！”刘不才张目不顾，不胜欣赏地，“这样的洞天福地，得与师太对榻参禅，这份清福真不知几时修到？”

了尘仍是报以矜持的微笑，萧家骥怕刘不才还要罗嗦，赶紧抢着开口：“请问了尘师太，阿巧姐去了还回不回来？”

“不回来了！”

“那么她的行李呢？也都带到了宁波？”

“不！她一个人先去。张郎中随后会派人来取。”

“张郎中派人的人来了，能不能请了尘师太带句话给他，务必到阜康钱庄来一趟。”

“不必了！”了尘答说：“一了百了，请萧施主回去，也转告胡施主，缘分已尽，不必再自寻烦恼了。”

“善哉！善哉！”刘不才高声念道：“‘欲除烦恼须无我，各有因缘莫羡人’！”

见此光景，萧家骥心里不免来气，刘不才简直是在开搅。一赌气之下，别的话也不问了，起身说道：“多谢了尘师太，我们告辞了。”

刘不才犹有恋恋不舍之意，萧家骥不由分说，拉了他就走。

一回到家，细说经过，古应春夫妇喜出望外，不过七姑奶奶犹有快快不乐之意，“你还应该问详细点！”她略有怨言。

这一下正好触动萧家骥的怨气，“师娘，”他指着刘不才说，“刘三爷跟了尘眉来眼去吊膀子，哪里有我开口的份？”接着将刘不才的语言动作，描述了一遍。

古应春夫妇大笑，七姑奶奶更是连眼泪都笑了出来。刘不才等他们笑停了说，“现在该我说话了吧？”

“说。说！”七姑奶奶笑着答应，“刘三叔你说。”

“家骥沉不住气，这有啥好急的？明天我要跟了尘去‘参禅’，有多少话不好问她？”

“对啊！刘三叔，请你问问她，越详细越好。”

古应春当时不曾开口，过后对刘不才说：“你的话不错，‘欲除烦恼须无我，各有因缘莫羡人’。小爷叔跟阿巧姐这段孽缘，能够有这样一个结果，真正好极！不必再多事了。刘三叔，我还劝你一句话，不要去参什么禅！”

“我原是说说好玩的，”

左宗棠从安徽进入浙江，也是稳扎稳打，先求不败，所以第一步肃清衢州，作为他浙江巡抚在本省境内发号施令之地，这是同治元年六月初的事。

在衢州定了脚跟，左宗棠进一步规取龙游、兰溪、奉昌、淳安等地，将新安江以南、信安江以西地区的太平军，都击溃了，然后在十一月下旬，攻克了新安、信安两江交会的严州。由此越过山高水长的严子陵钓台，沿七里浚溯江北上，第二年二月间进围杭州南面的富阳，距省城不足百里了。

钱塘江南面，洋将德克碑的常捷军、丢乐德克的常安军，在不久以前，攻陷绍兴，接着，太平军又退出萧山。整个浙江的东西南三面，都已在掌握之中，然而膏腴之地的浙西，也就是杭州以北，太湖以南，包括海宁、嘉兴、湖州在内的这一片沃土，仍旧在太平军手里。

这里，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，浙江巡抚由曾国荃补授，他人在金陵城外，无法接事，仍由左宗棠兼署。为了报答朝廷，左宗棠全力反攻，谁部看得出来，夺回杭州是迟早间事。

那时攻富阳、窥杭州的主将是浙江藩司蒋益澧。左宗棠本人仍旧驻节衢州，设厂督造战船。富阳之战，颇得舟师之力。但太平军在富阳的守将，是有名骁勇的汪海洋，因而相持五月，蒋益澧仍无进展。左宗棠迫不得已，只好借重洋将，札调常捷军二千五百人，由德克碑率领，自萧绍渡江，会攻富阳，八月初八终于取胜。其时也正是李鸿章、刘铭传、郭松林合力攻陷江阴，李秀成与李也贤自天京经溧阳到苏州，想设法解围的时候。

浙江方面，蒋益澧与德克碑由富阳北上，进窥杭州，同时分兵攻杭州西面的余杭。太平军由“朝将”汪海洋、“归王”邓光明、“听王”陈炳文，连番抵御，却是连连失利。到十一月初，左宗棠亲临余杭督师，但杭州却仍在太平军苦守之中。

其时李鸿章已下苏州、无锡。按照他预走的步骤，不愿往东去占垂手可得的常州，免得“挤”了曾国荃，却往浙西去“挤”左宗棠，一面派翰林院侍讲而奏调到营的刘秉璋，由金山卫沿海而下，攻下了浙西的平湖、乍浦、海盐，一面派程学启由吴江经平望，南攻嘉兴。夺回了浙西各地，当然可以接收太平军的辎重，征粮收税，而且仿照当年湖北巡抚胡林翼收复安徽边境的先例，以为左宗棠远在杭州以南，道理隔阻，鞭长莫及，应该权宜代行职权，派员署理浙西各县的州县官。

这一下气得左宗棠暴跳如雷。李鸿章不但占地盘，而且江苏巡抚这个官做到浙江来了，未免欺人太甚！但一时无奈其何，只好先全力攻下了杭州再说。

* * *

于是，胡雪岩开始计划，重回杭州，由刘不才打先锋，此去是要收服一个张秀才，化敌为友，做个内应。

这个张秀才本是“破靴党”，自以为衣冠中人，可以走动官府，平日包揽讼事，说合是非，欺软怕硬，十分无赖。王有龄当杭州知府时，深恶其人，久已想行文学官，革他的功名，只是一时不得其便，隐忍在心。

这张秀才与各衙门的差役都有勾结。杭州各衙门的差役，有一项陋规收入，凡是有人开设商铺，照例要向该管地方衙门的差役缴纳规费，看店铺大小，定数目高下，缴清规费，方得开张，其名称叫做“吃盐水”。王有龄锐于

任事，贴出告示，永远禁止。钱塘、仁和两县的差役，心存顾忌，一时敛迹，巡抚、藩司两衙门，自觉靠山很硬，不买知府的帐，照收不误，不过自己不便出面，指使张有才去“吃盐水”，讲明三七分帐。

谁知运气不好，正在盐桥大街向一家刚要开张的估衣店讲斤头，讲不下来的时候，遇到王有龄坐轿路过，发现其事，停轿询问，估衣店的老板，照实陈述，王有龄大怒，决定拿张秀才“开刀”，立个榜样。

当时传到轿前，先申斥了一顿，疾言厉色警告，一定要革他的功名。这下张秀才慌了手脚，一革秀才，便成白丁，不但见了地方官要磕头，而且可以拖翻在地打屁股，锁在衙门照墙边“枷号示众”。

想来想去只有去托王有龄言听计从的胡雪岩。带了老婆儿女到阜豪钱庄，见了胡雪岩便跪倒在地，苦苦哀求。胡雪岩一时大意，只当小事一件，王有龄必肯依从，因而满口答应，包他无事。

哪知王有龄执意不从，说这件事与他的威信有关，他新兼署了督粮道，又奉命办理团练，筹兵筹饷，号令极其重要，倘或这件为民除害的陋习不革，号令不行，何以服众？

说之再三，王有龄算是让了一步。本来预备革掉张秀才的功名，打他两百小板子，枷号三月，现在看胡雪岩的分上，免掉他的皮肉受苦，出乖露丑，秀才却非革不可。

说实在的，胡雪岩已经帮了他的大忙，而他只当胡雪岩不肯尽力，搪塞敷衍，从此怀恨在心，处处为难，到现在还不肯放过胡雪岩。

幸好一物降一物，“恶人自有恶人磨”，张秀才什么人不怕，除了官就怕他儿子。小张是纨绔，嫖赌吃着，一应俱全。张秀才弄来的几个造孽钱，都供养了宝贝儿子。刘不才也是纨绔出身，论资格比小张深得多，所以胡雪岩想了一套办法，用刻不才从小张身上下手。收服了小张，不怕张秀才不就范。

到杭州的第二天，刘不才就进城去访小张。杭州的市面还萧条得很，十室九空，只有上城清和坊、中城荐桥、下城盐桥大街，比较象个样子，但是店家未到黄昏，就都上了排门，人夜一片沉寂，除掉巡逻的太平军，几乎看不见一个百姓。

但是，有几条巷子里，却是别有天地，其中有一条在荐桥，因为中城的香后局设在这里，一班地痞流氓，在张秀才指使之下，假维持地方供应太平军为名，派捐征税，俨然官府，日常聚会之处，少不得有烟有赌有土娼。刘不才心里在想，小张既是那样一个角色，当然倚仗他老子的势力，在这种场合中当“大少爷”，一定可以找到机会跟他接近。

去的时候是天刚断黑，只见门口两盏大灯笼，一群挺胸凸肚的闲汉在大声说笑，刘不才踱了过去朝里一望，大门洞开，直到二厅，院子里是各种卖零食的担子，厅上灯人闪耀照出黑压压的一群人，一望而知是个赌局。

是公开的赌局，就谁都可以进去，刘不才提脚踏上门槛，有个人喝一声：“喂！”

刘不才站住脚，赔个不亢不卑的笑，“老兄叫我？”他问。

“你来做啥？”

“我来看小张。”

“小张！哪个小张？”

“张秀才的大少爷。”刘不才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我跟他是老朋友。”

这下还真冒充得对了，因为张秀才得势的缘故，他儿子大为神气，除非老朋友，没有人敢叫他小张。那个人听他言语合拢，挥挥手放他进门。

进门到二厅，两桌赌摆在那里，一桌牌九一桌宝，牌九大概是霉庄，所以场面比那桌宝热闹得多。刘不才知道赌场中最犯忌在人丛中乱钻，只悄悄站在人背后，踱起脚看。

推庄的是个中年汉子，满脸横肉，油光闪亮，身上穿一件缎面大毛袍子，袖口又宽又大，显然的这件贵重衣服不是他本人所有。人多大概又输得急了，但见他解开大襟衣纽，一大块毛茸茸的白狐皮翻了开来，斜挂在胸前，还不住喊热，扭回头去向身后的人瞪眼，是怪他们不该围得这么密不通风，害他热得透不过气来的神情。

“吴大炮！”上门一个少年说，“我看你可以歇歇了。宁与爷争，莫与牌争！”

输了钱的人，最听不得这种话，然而那吴大炮似乎敢怒而不敢言，紧闭着嘴，将两个腮帮子鼓得老高，那副生闷气的神情，叫人好笑。

“好话不听，没有法子。”那少年问庄家：“你说推长庄，总也有个歇手的时候，莫非一个人推到天亮？”

“是不是你要推庄？”吴大炮有些沉不住气了，从身上摸出一叠银票，“这里二百两只多不少，输光了拉倒。”

“银票！”少年顾左右而言，“这个时候用银票？哪家钱庄开门，好去兑银子？”

“一大半是阜康的票子。”吴大炮说，“阜康上海有分号，为啥不好兑？”

“你倒蛮相信阜康的！不过要问问大家相信不相信？”少年扬脸回顾，“怎么说？”

“银票不用，原是讲明了的。”有人这样说，“不管阜康啥康，通通一样。要赌就是现银子。”

“听见没有？”少年对吴大炮说，“你现银子只有二三十两了，我在上门打一记，赢了你再推下去，输了让位，好不好？”

吴大炮想了一下，咬一咬牙说：“好！”

开门掷骰，是个“五在首”，吴大炮抓起牌来就往桌上一翻，是个天杠，顿时面有得色。那少年却慢条斯理地先翻一张，是张三六，另外一张牌还在摸，吴大炮却沉不住气了，哗啦一声，将所有的牌都翻了开来，一面检视，一面说：“小牌九没有‘天九王’，你拿了天牌也没用。”

刘不才在牌上的眼光最锐利，一目了然，失声说道：“上门赢了，是张红九。”

那少年看了他一眼，拿手一摸，喜滋滋地说：“真叫得着！”

翻开来看，果然是张红九，凑成一对，吴大炮气得连银子带牌往前一推，起身就走。

“吴大炮。”那少年喊道，“我推庄，你怎么走了？”

“没有钱赌什么？”

“你的银票不是钱？别家的我不要，阜康的票子，我不怕胡雪岩少！拿来，我换给你。”

吴大炮听得这一说，却不过意似地，在原位上坐了下来。等那少年洗牌时，便有人问道：“小张大爷，你推大的还是推小的？”

这小张大爷的称呼很特别，刘不才却是一喜，原来他就是张秀才的“宝

贝儿子”。市井中畏惧张秀才，都称他张大爷，如今小张必是子以父贵，所以被称为小张大爷。这样想着，便整顿全神专注在小张身上。

小张倒不愧纨绔，做庄家从容得很，砌好牌才回答那个人的问话：“大牌九‘和气’的时候多，经玩些。”

于是文文静静地赌大牌九。刘不才要找机会搭讪，便也下注，志不在赌，输赢不大，所以只是就近押在上门。

这个庄推得很久，赌下风的去了来，来了去，长江后浪推前浪似地，将刘不才从后面推到前面，由站着变为坐下。这一来，他越发只守着本门下注了。

慢慢地，小张的庄变成霉庄，吴大炮扬眉吐气，大翻其本，下门一直是“活门”，到后来打成“一条边”，唯一的例外，是刘不才的那一注，十两银子孤零零摆在上门，格外显眼。

这有点独唱反调的意味，下风都颇讨厌，而庄家却有亲切之感，小张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眼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感动的神色。

刘不才心里在说，有点意思了！但却更为沉着，静观不语。

“上门那一注归下门看！”吴大炮吼着。

“对不起！”小张答道：“讲明在先的，大家不动注码。”

吴大炮无奈，只好跟刘不才打交道：“喂！喂！上门这位者兄的注码，自己摆过来好不好？配了我再贴你一半，十两赢十五两。”

刘不才冷冷问道：“输了呢？”

“呸！”吴大炮狠狠向地下吐了口唾吴：“活见鬼。”

刘不才不作声，小张却为他不平，“吴大炮！”他沉下脸来说，“赌有赌品，你赌不起不要来，人家高兴赌人家的上门，关你鸟事！你这样子算啥一出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有人打岔解劝，“都离手！庄家要下骰子了。”

骰子一下，吴大炮一把抓住，放在他那毛茸茸的手中，眯着眼撇了几撇，很快地分成两副，一前一后摆得整整齐齐，有人想看一下，手刚伸到牌上，“叭达”一声，挨了吴大炮一下。不问可知是副好牌，翻开来一比，天门最大，其次下门，再次庄家，上门最小。照牌路来说，下门真是“活门”。

配完了下门，庄家才吃刘不才的十两银子，有些不胜歉疚地说：“我倒情愿配你。”

“是啊！”刘不才平静地答道：“我也还望着‘三十年风水轮流转’，上门会转运。现在……”他踌躇了一会，摸出金表来，解下表坠子问道：“拿这个当押头，借五十两银子，可以不可以？”

这表坠子是一块碧绿的翡翠，琢成古钱的式样，市价起码值二百两银子，但小张却不是因为它值钱才肯借：“有啥不可以？我借五十两银子给你，要啥押头？”

“不！庄家手气有关系。”刘不才固执地，“如果不要押头，我就不必借了。”

其实他身上有小张所信任的阜康的银票，有意如此做作，是要铺个进身之阶。等小张揭手，他五十两银子也输得差不多了，站起身来请教住处，说第二天拿银子来赎。

“你贵姓？”小张问。

“敝姓刘。”

“那我就叫你老刘。”小张说，“我倒喜欢你这个朋友，东西你拿回去，好在总有见面的时候，你随便哪一天带钱来还我就是。”说着又将那块翡翠递了过来。

“你这样子说，我更不好收了。府上在哪里？我明天取了银子来赎。”

“说什么赎不赎？”小张有些踌躇，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倒有三百天不在家，姓刘的“上门不见土地”，有何用处？如果为了等他，特意回家，却又怕自己把握不住自己的行踪。

刘不才很机警，虽不知他心里怎么在想，反正他不愿客人上门的意思，却很明显。自己有意将表坠子留在他那里，原是要安排个单独相处的机会，这不必一定到他家，还有更好的地方。

“小张大爷，”他想定了就说：“你如果不嫌弃，我们明天约个地方见面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！你说。”

“花牌楼的阿狗嫂，你总知道？”

小张怎么不知道？阿狗嫂是有名的一个老鸨，主持一家极大的“私门头”，凡是富春江上“江山船”中投怀送抱的船娘，一上了岩都以阿狗嫂为居停。小张跟她，亦很相熟，只是杭州被围，花事阑珊，乱后却还不曾见过。

因而小张又惊又喜地问，“阿狗嫂倒不曾饿杀！”

“她那里又热闹了。不过我住在她后面，很清静。”

“好！明天下午我一定来。”

* * *

刘不才的住处是阿狗嫂特地替他预备的，就在后面，单成院落，有一道腰门，门上了便与前面隔绝，另有出入的门户。

“张兄，”刘不才改了称呼，“阜康的票子你要不要？”

“喔，我倒忘记了。”小张从身上掏出一个棉纸小包，递了过去，“东西在这里，你看一看！”

“不必看。”刘不才交了五十两一张庄票，银货两讫以后，拉开橱门说道：“张兄，我有几样小意思送你。我们交个朋友。”

那些“小意思”长短大小不一，长的是一支“司的克”，小的是一只金表，大的是一盒吕宋烟，还有短不及五寸，方楞折角的一包东西，就看不出来了，样子象书，小张却不相信他会送自己一部书。而且给好赌的人送书，也嫌“触霉头”。

“你看这支‘司的克’，防身的好东西。”刘不才举起来喝一声：“当心！”接着便当头砸了下来。

小张当然拿手一格，捏住了尾端。也不知刘不才怎么一下，那根“司的克”分成两截，握在刘不才手里的，是一支雪亮的短剑。

“怎么搞的？”小张大感兴趣，“我看看，我看看。”

看那短剑，形制与中国的剑完全不同，三角形，尖端如针，，剑身三面血槽，确是可以置人于死的利器。

“你看，这中间有机关。”

原来司的克中间有榫头，做得严丝合缝，极其精细，遇到有人袭击，拿司的克砸过去，对方不抓不过挨一下打，若是想夺它就上当了，正好借热一扭，抽出短剑刺过去，突出不意，必定得手。

了解了妙用，小张越发喜爱，防身固然得力，无事拿来献献宝，夸耀于人，更是一乐。所以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

“这里是几本洋书。”

果然是书！这就送得不对路了，小张拱手说：“老刘！好朋友说实话，中国书我都不大看得懂，洋书更加‘赵大人看榜’莫明其妙。”

“你看得懂的。”刘不才将书交到他手里，“带回去一个人慢慢看。”

这句话中，奥妙无穷，小张就非当时拆开来看不可了。打开一翻，顿觉血脉偾张，是一部“洋春宫”。

这一下就目不旁视了。刘不才悄悄端了张椅子扶他坐下，自己远远坐在一边，冷眼旁观，看他眼珠凸出，不断咽口水的穷形极相，心里越发泰然。

好不容易，小张才看完，“过瘾！”他略带些窘地笑道，“老刘，你哪里觅来的？”

“自然是上海夷场上。”

“去过上海的也很多，从没有看着他们带过这些东西回来。”小张不胜钦服地说：“老刘，你真有办法！”

“我也没办法。这些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去觅？是在一个亲戚那里顺手牵来的。这话回头再说，你先看看这两样东西。”

这就是一人一小两个盒子，小张倒都仔细看了。一面看，一面想，凭空受人家这份礼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不受呢，那支司的克和那部“洋书”真有些舍不得放手。

想了半天，委决不下，只有说老实话，“老刘，我们初交，你这样够朋

友，我也不晓得怎么说才好？不过，我真的不大好意思。”

“这你就见外了。老弟台，朋友不是交一天，要这样分彼此，以后我就不敢高攀了。”

“我不分，我不分。”小张极力辩白，不过，“你总也要让我尽点心意才好。”

看样子是收服了，那就不必多费功夫，打铁趁热，“我也说老实话，这些东西，不是我的，是我一个亲戚托我带来的。”他接着又说：“你家老太爷，对我这个亲戚有点误会，不但误会，简直有点冤枉。”

“喔，”小张问道：“令亲是哪一个？”

“阜康钱庄的胡雪岩。”

小张失声说道，“是他啊！”

“是他，怎么说你家老太爷对他的误会是冤枉的呢？话不说不明，我倒晓得一点。”

小张很注意地在等他说下去，而刘不才却迟疑着不大愿意开口的样子，这就令人奇怪了，“老刘！”小张问道：“你不是说晓得其中的内情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完全晓得。王抚台由湖州府调杭州府的时候，我是从湖州跟了他来的，在他衙门里办庶务，所以十分清楚。不过，这件事谈起来若论是非，你家老太爷也是我长辈，我不便说他。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？自己人讲讲不要紧。我们家‘老的’，名气大得很，不晓得多少人说过他，我也听得多了，又何在乎你批评他？”

“我倒不是批评他老人家，是怪他太大意，太心急了。‘新官上任三把火’，该当避他一避，偏偏‘吃盐水’让他撞见。告示就贴在那里，浆糊都还没有干，就有人拿他的话不当话，好比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人家到底是杭州一府之首，管看好几县上百万的老百姓，这一来他那个印把子怎么捏得牢？老弟，‘前半夜想想人家，后半夜想想自己’。换了你是王抚台，要不要光火？”

小张默默。倒不仅因为刘不才的话说得透彻，主要的还是因为有交情在那里，就什么话都容易听得进去了。

“不错，雪岩当时没有能保得住你家老太爷的秀才。不过，外头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王抚台动公事给学里老师，革掉了秀才还要办人出气。这个上头，雪岩一定不答应，先软后硬，王抚台才算勉强卖了个面子。”

“喔，”小张乱眨着眼说：“这我倒不晓。怎么叫‘先软后硬’？”

“软是下跪，硬是吵架。雪岩为了你家老太爷，要跟王抚台绝交，以后倒反说他不够朋友不帮忙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？”

“照你这么说法，倒真的是冤枉了他？”小张紧接着说：“那么，他又为啥要送我这些东西。好人好到这样子，也就出奇了。”

“一点不奇。他自然有事要拜托你。”

“可以！”小张慨然答道：“胡老板我不熟，不过你够朋友。只要我做得得到，你说了我一定帮忙。”

“说起来，不是我捧自己亲戚，胡雪岩实在是够朋友的，你家老太爷对他虽有误会，他倒替你家老太爷伸好后脚，留好余地在那里了。”

这两句话没头没脑，小张不明所以，但话是好话，却总听得出来，“这倒要谢谢他了。”他问，“不知道伸好一只什么后脚？”

“我先给你看样东西。”

刘不才从床底下拖出皮箱来，开了锁，取出一本“护书”，抽出一通公文，送到小张手里。

小张肚子上的墨水有限，不过江苏巡抚部堂的紫泥大印，是看得懂的，他父亲的名字也是认识的，此外由于公文套子转来转去，一时就弄不明白是说些什么了。

“这件公事，千万不能说出去。一说出去，让长毛知道了不得了。”刘不才故作郑重地嘱咐，然后换了副轻快的神情说：“你带回去，请老太爷密藏，有一天官军克复杭州，拿出公文来看，不但没有助逆反叛之罪，还有维持地方之功。你说，胡雪岩帮你家老太爷这个忙，帮得大不大。”

这一说，小张方始有点明白，不解的是：“那么眼前呢？眼前做点啥？”

“眼前，当然该做啥就做啥。不是维持地方吗，照常维持好了。”

“喔，喔！”小张终于恍然大悟，“这就是脚踏两头船。”

“对！脚踏两头船。不过，现在所踏的这只船，迟早要翻身的，还是那只船要紧。”

“我懂。我懂。”

“你们老太爷呢？”

“我去跟他说，他一定很高兴。”小张答说：“明天就有回话。时候不早，我也要去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小张上门，邀刘不才到家。张秀才早就煮酒在等了。

为了套交情，刘不才不但口称“老伯”，而且行了大礼，将张秀才喜得有些受宠若惊的模样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刘三哥，”他指着小张说，“我这个畜主从来不交正经朋友，想不到交上了你刘三哥。真正我家门之幸。”

“老伯说得我不曾吃酒，脸就要红了。”

“对了，吃酒，吃酒！朋友交情，吃酒越吃越厚，赌钱越赌越薄。”他又骂儿子，“这个畜生，就是喜欢赌，我到赌场里去，十次倒有九次遇见他。”

“你也不要说人家。”小张反唇相讥，“你去十次，几次遇见我，总还比你少一次！”

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！”张秀才气得两撇黄胡子乱动，“这个畜生说的话，强词夺理。”

刘不才看他们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实在好笑，“老伯膝下，大概就是我这位老弟一个。”他说，“从小宠惯了！”

“都是他娘宠的。家门不幸，叫你刘三哥见笑。”

“说哪里话！我倒看我这位老弟，着实能干、漂亮。绝好的外场人物。”

一句话说到张秀才得意的地方，敛容答道：“刘三哥，玉不琢，不成器，我这个畜生，鬼聪明是有的，不过要好好跟人去磨练。回头我们细谈，先吃酒。”

于是宾主三人，围炉小饮，少不得先有些不着边际的闲话。

谈到差不多，张秀才向他儿子怒一怒嘴，小张便起身出常屋，四面看了一下，大声吩咐他家的男仆：“贵生，你去告诉门上，老爷今天身子不舒服，不见客。问到我，说不在家。如果有公事，下午到局子里去说。”

这便是摒绝闲杂，倾心谈秘密的先声，刘不才心里就有了预备，只待张秀才发话。

“刘三哥，你跟雪岩至亲？”

话是泛泛之词，称呼却颇具意味，不叫“胡道台”，而直呼其字，这就是表示：一则很熟，二则是平起平坐的朋友。刘不才再往深处细想一想，是张秀才仿佛在暗示：他不念前嫌，有紧要话，尽说不妨。

如果自己猜得不错，那就是好征兆，不过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又想起胡雪岩的叮嘱：“逢人只说三分话”，所以很谨慎地答道：

“是的，我们是亲戚？”

“怎么称呼？”

“雪岩算是比我晚一辈。”

“啊呀呀，你是雪岩的长亲，我该称你老世叔才是。”张秀才说，“你又跟小儿叙朋友，这样算起来，辈分排不清楚了。刘三哥，我们大家平权最好！”

“不敢！不敢！我叫张大爷吧。”刘不才不愿在礼节上头多费工夫，急转直下地说，“雪岩也跟我提过，说有张大爷这么一位患难之交，嘱咐我这趟回杭州，一定要来看看张大爷，替他说声好。”

“说患难之交，倒是一点不错。当初雪岩不曾得发的时候，我们在茶店里是每天见面的。后来他有跟王抚台这番遇合，平步青云，眼孔就高了。一班穷朋友不大在他眼里，我们也高攀不上。患难之交，变成了‘点头朋友’。”

这是一番牢骚，刘不才静静听他发完，自然要作解释：“雪岩后来忙了，礼节疏漏的地方难免，不过说到待朋友，我不是回护亲戚，雪岩无论如何不在‘不伤道’这三个字上，总还做到了的。”

“是啊！他外场是漂亮的。”张秀才说：“承蒙他不弃，时世又是这个样子，过去有时难过，也该一笔勾销，大家重新做个朋友。”

“是！”刘不才答说，“雪岩也是这个意思。说来说去，大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人，叶落归根，将来总要在了一起。雪岩现在就是处处的留相见的余地。”

这番话说得很动听，是劝张秀才留个相见的余地，却一点不着痕迹，使得内心原为帮太平军做事而惶惑不安的张秀才，越发觉得该跟胡雪岩“重新做个朋友”了。

“我也是这么想，年纪也都差不多了，时世又是如此。说真的，现在大家都是再世做人，想想过去，看看将来，不能再糊涂了。我有几句话！”张秀才毅然说了出来：“要跟刘三哥请教。”

听这一说，刘不才将自己的椅子拉一拉，凑近了张秀才，两眼紧紧望着，是极其郑重、也极其诚恳的倾听之态。

“明人不说暗话，雪岩的靠山是王抚台，如今已不在人世。另外一座靠山是何制军，听说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既然这样子，我倒要请教刘三哥，雪岩还凭啥来混？”

这话问在要害上，刘不才不敢随便，心里第一个念头是：宁慢勿错。所以一面点头，一面细想，如果随意编上一段关系，说胡雪岩跟京里某大老如何如何，跟某省督抚又如何如何？谎话也可以编得很圆，无奈张秀才决不会相信，所以这是个很笨的法子。

刘不才认为话说得超脱些，反而动听，因而这样答道：“靠山都是假的，本事跟朋友才是真的。有本事、有朋友，自然寻得着靠山。”他又补上一句：“张大爷，我这两句话说得很狂。你老不要见气。”

“好！”张秀才倒是颇为倾心，“刘三哥，听你这两句话，也是好角色！”

“不敢，我乱说。”

“刘三哥，我再请教你，”张秀才将声音放得极低：“你看大局怎么样？”这话就不好轻易回答了，刘不才拿眼看一看小张，小张会意，重重点头，表示但说不妨。

“我从前也跟张大爷一样，人好象闷在坛子里，黑漆一团。这趟在上海住了几天，夷场上五方杂处，消息灵通。稍为听到些，大家都在说：‘这个‘不长的！’”

一面说，一面做了个手势，指一指头发，示意“这个”是指太平军，张秀才听罢不响，拿起水烟袋，噗噜噜、噗噜噜，抽了好一会方始开口。

“你倒说说看，为啥不长？”

“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的……”

刘不才的口才很好，何况清军在战场上，又实在是占了些主动，刘不才分析局势，将张秀才说得死心塌地。他也知道他们父子的名声不好，必得做一件惊世骇俗，大有功于乡邦的奇行伟举，才能遮掩得许多劣迹，令人刮目相看。现在有胡雪岩这条路子，岂可轻易放过？

“刘三哥，我想明白了，拜托你回复雪岩，等官军一到，撵走长毛，收复杭州，我做内应。到那时候，雪岩要帮我洗刷。”

“岂止于洗刷！”刘不才答说，“那时朝廷褒奖，授官补缺，这个从军功上得来的官，比捐班还漂亮些！”

* * *

果然，等清军夺回杭州，张秀才父子因为开城迎接藩司蒋益澧之功，使小张获得了一张七品奖札，并被派为善后局委员。张秀才趁机进言，杭州的善后，非把胡雪岩请回来主持不可。

蒋益澧深以为然。于是专程迎接胡雪岩的差使，便落到了小张身上。

到得上海，先在“仕宦行台”的长发客栈安顿下来，随即找出刘不才留给他的地址，请客栈里派个小伙计去把刘不才请来。

“我算到你也该来了，果不其然。”刘不才再无闲话，开口就碰到小张的心坎上，“我先带你去看舍亲，有啥话交代清楚，接下来就任你玩了。”

“老刘，”小张答说，“我现在是浙江善后局的委员，七品官儿。这趟奉蒋藩台委派，特地来请胡大人回杭州，要说的就是这句话。”

“好！我晓得了。我们马上就走。”

于是小张将七品官服取出来，当着客人的面更衣，换好了不免面有窘色，自觉有些沐猴而冠的味道。

刘不才倒没有笑他，只说：“请贵管家把衣包带去，省得再回来换便衣了。”

小张带的一个长随张升，倒是一向“跟官”的，名贴、衣包，早就预备好了，三个人一辆马车，径自来到阜康钱庄。

胡雪岩跟一班米商在谈生意，正到紧要关头，因为小张远道而来，又是穿官服来拜访，只得告个罪，抛下前客，来迎后客。

小张是见过胡雪岩的，所以一等他踏进小客厅，不必刘不才引见，便即喊一声：“胡老伯！”恭恭敬敬地磕下头去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世兄忒多礼了。”胡雪岩赶紧亦跪了下去。

对磕过头，相扶而起，少不得还有几句寒暄，然后转入正题。等小张道明来意，胡雪岩答说：“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，已经在顶备了。世兄在上海玩几天，我们一起走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好了！”刘不才插进来对小张说，“话交代清楚了，你换一换衣服，我们好走了。”

于是刘不才带着小张观光五光十色的夷场，到晚来吃大菜、看京戏。小张大开眼界，夜深入倦，兴犹未尽。刘不才陪他住在长发客栈，临床夜语，直到曙色将动，方始睡去。

这时的胡雪岩却还未睡，因为他要运一万石米到杭州，接头了几个米商，说得好好的，到头来却又变了卦，迫不得已只好去找尤五，半夜里方始寻着，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。

尤五对米生意本是内行，但松江漕帮公设的米行，早已歇业，隔膜已久，而且数量甚巨，并非叱咤可办。他这几年韬光养晦，谨言慎行，做事越发仔细，并没把握的事，一时不敢答应。

“小爷叔，你的吩咐，我当然不敢说个‘不’字，不过，我的情形你也晓得的，现在要办米，我还要现去找人。‘班底’不凑手，日子上就捏不住了。从前你运米到杭州进不了城，改运宁波，不是他们答应过你的，一旦要用，照数补米？”

这是当初杨坊为了接济他家乡，与胡雪岩有过这样的约定。只是杨坊今非昔比，因为白齐文劫饷殴官一案受累，在李鸿章那里栽了大跟斗，现在撤

职查办的处分未消，哪里有实践诺言的心情和力量。胡雪岩不肯乘人之危，决定自己想办法。

听完他所讲的这番缘由，尤五赞叹着说：“小爷叔，你真够朋友，不过人家姓杨的不象你。他靠常胜军，着实发了一笔财，李抚台饶不过他，亦是如此。如今米虽不要他补，米款应当还你，当初二两多银子一石，现在涨到快六两了，还不容易采办。莫非你仍旧照当初的价钱跟他结算？”

“那当然办不到的。要请他照市价结给我。不然我跟他动公事，看他吃得消、吃不消？”

“钱是不愁了，”尤五点点头，“不过，小爷叔，你想办一万石米，实在不容易。这两年江苏本来缺粮，靠湖广、江西贩来，去年李抚台办米运进京，还采办了洋米，三万石办了两个月才凑齐，你此刻一个月当中要办一万石，只怕办不到。”

“不是一个半月。一个月包括运到杭州的日子在内，最多二十天就要办齐。”

“那更难了。只怕官府都办不到。”

“官府办不到，我们办得到，才算本事。”

这句话等于在掂尤五的斤两。说了两次难，不能再说第三次了，尤五不作声，思前想后打算了好久。还是叹口气说：“只好大家来想办法。”

分头奔走，结果是七姑奶奶出马，找到大丰米行的老板娘“粉面虎”，将应交的京米，以及存在怕和洋行的两千石洋米，都凑了给胡雪岩，一共是八千五百石，余数由尤五设法，很快地凑足了万石之数。

米款跟杨坊办交涉，收回五万两银子，不足之数由胡雪岩在要凑还王有龄遗族的十二万两银子中，暂时挪用。一切顺利，只十三天的工夫，沙船已经扬帆出海，照第一次的行程，由海宁经钱塘江到杭州望江门外。

小张打前站，先回杭州，照胡雪岩的主意，只说有几百石米要捐献官府，再用一笔重礼，结交了守望江门的营官张千总，讲好接应的办法，然后坐小船迎了上来复命，细谈杭州的情形，实在不大高明，胡雪岩听完，抑郁地久久不语。

既是至亲，而且也算长辈，刘不才说话比较可以没有顾忌，他很坦率地问道：“雪岩，你是不是在担心有人在暗算你？”

“你是指有人在左制军那里告我？那没有什么，他们暗算不到我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担啥心事呢？”

“怎么不要担心事？来日大难，眼前可忧！”

这八个字说得很雅驯，不象胡雪岩平时的口吻，因而越使得刘不才和小张奇怪。当然，刘不才对胡雪岩，要比小张了解得多，“来日大难”这句话他懂，因为平时听胡雪岩谈过，攻下杭州以后，恤死救生，振兴市面善后之事，头绪万端。可是，眼前又有何可忧呢？

“我没有想到，官军的纪律实在是很差！”胡雪岩说，“刚才听小张说起城里的情形，着实要担一番心事。白天总还好，只怕一到了夜里，放抢放火，奸淫掳掠都来了！”

怪不得他这样子忧心忡忡，不管他是不是过甚其词，总不可不作预防。小张家在城里，格外关切，失声问道：“胡先生！那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办法是有一个。不过要见着‘当家人’才有用处。”

整个杭州城现在是蒋益澧当家。小张想了一下问道：“胡先生，我请你

老人家的示，进了城是先跟家父见见面呢？还是直接去看杭州的‘当家人’？”

“当然先看‘当家人’。”

“好的！”小张也很有决断，“老刘，我们分头办事，等到了岸上，卸米的事，请你帮帮张千总的忙。现在秩序很乱，所谓帮忙，无非指挥指挥工人，别的，请你不必插手。”

刘不才懂得他的言外之意，不需负保管粮食之责，如果有散兵游勇，强索软要，听凭张千总去处理，大可袖手旁观。

“我知道了。我们约定事后见面的地方好了。”

“在我舍间。”小张答说，“回头我会拜托张千总，派人护送你去。”

于是，胡雪岩打开小箱子，里面是一套半新半旧的三品顶戴官服，等他换穿停当，船也就到岸了。

虽说到岸，其实还有一段距离，因为沙船装米，吃水很深，而望江门外的码头失修，近岸淤浅，如果沙船靠得太近，会有搁浅之虞。

好在重赏之下，自有勇夫，张千总颇为尽心，不但已找好一所荒废的大房子，派兵打扫看守，备作仓库之用，而且也扣着小船，预备接驳。此时相度情势，又改了主意，下令士兵在浅河滩上涉水负载，更为简捷。小船只用了一只，将胡雪岩、小张、刘不才和胡雪岩的跟班长贵送到岸上，交代明白，胡、张二人就由挟着拜匣的长贵陪着，先进城了。

望见城头上飘拂的旗帜，胡雪岩感从中来，流涕不止，他是在想王有龄，如果今天凯旋入城的主帅，不是蒋益澧而是王有龄，那有多好？今日之下，自然是以成败论英雄，但打了胜仗的人不知道可会想列，王有龄当年苦守危城，岂仅心力交瘁，真是血与泪俱，所吃的苦，所用的力，远比打胜仗的人要多得多？

这样想着，恨不得一进城先到王有龄自尽之处，放声痛哭一场。无奈大事尚未曾办理，实在没有工夫让他去泄痛愤，只好试试眼泪，挺起胸膛往里走！

守城的已经换了班，是个四品都司，一见胡雪岩的服色，三品文官，与蒋益澧相同，不敢怠慢，亲自迎上来行了礼问道：“大人的官衔是……”

“是胡大人。”小张代为解说：“从上海赶来的，有紧要公事跟蒋藩台接头。”

这时长贵已经从拜匣里取出一张名贴递了过去，那都司不识享，接过名贴，倒着看了一下，装模作样地说道：“原来胡大人要见蒋大人！请问，要不要护送？”

“能护送再好不好！”小张说道，“顶要紧的是，能不能弄两匹马来？”

“马可没有。不过，胡大人可以坐轿子。”

城门旁边，就是一家轿行，居然还有两乘空轿子在，轿伕自然不会有，那都司倒很热心，表示可以抓些百姓来抬轿。可是胡雪岩坚决辞谢，这时候还要坐轿子，简直是毫无心肝了。

没有马，又不肯坐轿，自然还借重自家的一双腿。不过都司派兵护送，一路通行无阻，很顺利又到了三元坊孙宅，蒋益澧的公馆，投贴进去，中门大开，蒋益澧的中军来肃客入内。走近大厅，但见滴水檐前站着一个人穿了黄马褂的将官，料知便是蒋益澧，胡雪岩兜头长揖：“巷喜、恭喜！”

这是贺他得胜，蒋益澧拱手还礼，连声答道：“彼此，彼此！”

于是小张抢上一步，为双方正式引见。进入大厅，宾主东西平坐，少不得先有一番寒暄。

胡雪岩先以浙江士绅的身分，向蒋益澧道谢，然后谈到东南兵燹，杭州受祸最深。接下来便是为蒋益澧打算，而由恭维开始。

蒋益澧字芑泉，所以胡雪岩称之为“芑翁”，他说，“芑翁立这样一场大功，将来更上层楼，巡抚两浙，是指日可待的事。”

“不见得，我亦不敢存这个妄想。”蒋益澧说：“曾九帅有个好哥哥，等金陵一下，走马上任，我还是要拿‘手本’见他。”

浙江巡抚是曾国荃，一进未曾到任，现在是由左宗棠兼署。蒋益澧倒有自知之明，不管从勋名、关系来说，要想取曾国荃而代之，是件不容易的事。

但是胡雪岩另有看法：“曾九帅是大将，金陵攻了下来，朝廷自然另有重用之处。至于浙江巡抚一席，看亦止于目前遥领，将来不会到任的。芑翁，你不要泄气！”

“噢？”蒋益澧不自然地将身子往前俯了一下，“倒要请教，何以见得曾九帅将来不会到任？”

“这道理容易明白，第一，曾九帅跟浙江素元渊源，人地生疏，大不相宜，第二，曾大帅为人谦虚，也最肯替人设想，浙江的局面是左大人定下来的，他决不肯让他老弟来分左大人的地盘。”

“啊，啊！”蒋益澧精神一振，“雪翁见得很透彻。”

“照我看，将来浙江全省，特别是省城里的善后事宜，要靠芑翁一手主持。”胡雪岩停了一下，看蒋益澧是聚精会神在倾听的神态，知道进言的时机已到，使用手势加强了语气，很恳切他说：“杭州的祸福，都在芑翁手里，目前多保存一分元气，将来就省一分气力！”

“说得是，说得是！”蒋益澧搓着手，微显焦灼地，“请雪翁指教，只要能保存元气，我无有不尽力的！”

“芑翁有这样的话，真正是杭州的救星。”胡雪岩站起来就请了个安：“我给芑翁道谢！”

“真不敢当！”蒋益澧急忙回礼，同时拍着胸说：“雪翁，你请说，保存劫后元气，应该从哪里着手？”

“请恕我直言，芑翁只怕未必知道，各营弟兄，还难免有骚扰百姓的情形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胡雪岩知道他有些为难。清军打仗，为求克敌致胜，少不得想到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”这句老古话，预先许下赏赐，但筹饷筹粮，尚且困难，哪里还筹得出一笔巨款可作犒赏之用。这就不免慷他人之慨了，或者暗示，或者默许，只要攻下一座城池，三日之内，可以不守两条军法：禁止抢劫与奸淫。蒋益澧可能亦曾有过这样的许诺，这时候要他出告示禁止，变成主将食言，将来就难带兵了。

因此，胡雪岩抢着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芑翁，我还有下情上禀。”

“言重、言重！”蒋益澧怕他还有不中听的话说出来，搞得彼此尴尬，所以招呼打在先，“雪翁的责备，自是义正辞严。我唯有惭愧而已。”

不说整饬军纪，只道惭愧，这话表面客气，暗中却已表示不受责备。胡雪岩听他的语气，越觉得自己的打算是比较聪明的做法，而且话也不妨说得率直些。

“ 芑翁知道的，我是商人。在商言商，讲究公平交易，俗语说的礼尚往来，也无非讲究一个公平。弟兄们拼性命夺回了杭州城，劳苦功高，朝廷虽有奖赏，地方上没有点意思表示，也就太不公平，太对不起弟兄了。”

蒋益澧听他这段话，颇为困扰，前面的话，说得很俗气，而后面又说得很客气，到底主旨何在？要细想一想，才好答话。他心里在想，此人很漂亮，但也很厉害，应付不得法，朋友变成冤家，其中的出入很大，不可不慎。

于是他细想了一下，终于弄明白了胡雪岩的意思，谦虚地答道：“雪翁太夸奖了。为朝廷征战，分所当为，哪里有什么功劳可言？”

“芑翁这话才真是太客气了。彼此一见如故，我就直言了。”胡雪岩从从容容地说：“敝处是出了名的所谓‘杭铁头’，最知道好歹，官军有功，理当犒劳。不过，这两年几度激战，眼下早已十室九空，实在没有啥好劳军的。好在杭州士绅逃难在外，还有些人，我也大多可以联络得到。如今我斗胆做个，决定凑十万两银子，送到芑翁这里来，请代为谢谢弟兄们。”

这话让蒋益澧很难回答，颇有却之不洪，受之不可之感。因为胡雪岩的意思是很显然的，十万两银子买个“秋毫无犯”，这就是他所说“公平交易”、“礼尚往来”。只是十万两银子听上去是个巨数，几万人一分，所得有限，能不能“摆得平”，大成疑问。

见他踌躇的神气，随雪岩自能猜知他的心事，若问一句：“莫非嫌少？”未免太不客气，如果自动增加，又显得讨价还价地小气相。考虑下来，只有侧面再许他一点好处。

“至于对芑翁的敬意，自然另有筹划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！”蒋益澧打断他的话，“不要把我算在里头。等局势稍为平定了，贵省士绅写京信的时候，能够说一句我蒋某人对得起浙江，就承情不尽了。”

“那何消说得？芑翁，你对得起浙江，浙江也一定对得起你！”

“好，这话痛快！”蒋益澧毅然决然地说：“雪翁的厚爱，我就代弟兄们一并致谢了。”接着便喊一声：“来啊！请刘大老爷！”

“刘大老爷”举人出身，捐的州县班子，蒋益澧倚为智囊，也当他是文案委员。请了他来，是要商议出告示，整饬军纪，严禁骚扰。

这是蒋益澧的事，胡雪岩可以不管，他现在要动脑筋的是，如何实践自己的诺言，将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，解交藩库，供蒋益澧分赏弟兄？

一想到藩库，胡雪岩心中灵光一闪，仿佛暗夜迷路而发现了灯光一样，虽然一闪即灭，但他确信不是自己看花了眼而生的错觉，一定能够找出一条路来。

果然，息心静虑想了一会，大致有了成算，便等蒋益澧与他的智囊谈得告一段落时，开口问道：“芑翁的粮台在哪里？”

“浙江的总粮台，跟着左大帅在余杭，我有个小粮台在瓶窑。喏，”蒋益澧指着小张说，“他也是管粮台的委员。”

“那么，藩库呢？”

“藩库？”蒋益澧笑道：“藩司衙门都还不知道在不在，哪里谈得到藩库？”

“藩库掌一省的收支，顶顶要紧，要尽快恢复起来。藩库的牌子一挂出去，自有解款的人上门。不然，就好象俗语说，‘提着猪头，寻不着庙门’，岂不耽误库收？”

蒋益澧也不知道这时候会有什么人来解款？只觉得胡雪岩的忠告极有道理，藩库应该赶快恢复。可是该如何恢复，应派什么人管库办事？却是茫无所知。

于是胡雪岩为他讲解钱庄代理公库的例规与好处。阜康从前代理浙江藩库，如今仍愿效力，不过以前人欠人犹待清理，为了划清界限起见，他想另立一钱庄，叫做“阜丰”。

“阜丰就是阜康，不过多挂一块招牌。外面有区分，内部是一样的，叫阜丰，叫阜康都可以。芎翁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这样做法，完全是为了公家，阜康收进旧欠，解交阜丰，也就是解交芎翁。至于以前藩库欠人家的，看情形该付的付，该缓的缓，急公缓私，岂非大有伸缩的余地？”

“好，好！准定委托雪翁。”蒋益澧大为欣喜，“阜丰也好，阜康也好，我只认雪翁。”

“既蒙委任，我一定尽心尽力。”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：“应该解缴的十万银子，我去筹划，看目前在杭州能凑多少现银？不足之数归我垫，为了省事，我想划一笔帐，这一来粮台、藩库彼此方便。”

“这，这笔帐怎么划法？”

“是这样，譬如说现在能凑出一半现银，我就先解了上来，另外一半，我打一张票子交到粮台，随时可以在我上海的阜丰兑现。倘或交通不便，一时不能去提现，那也不要紧，阜丰代理藩库，一切代垫，就等于缴了现银，藩库跟粮台划一笔帐就可以了。垫多少扣多少，按月结帐。”

听他说得头头是道，蒋益澧只觉得振振有词，到底这笔帐怎么算，还得要细想一想，才能明白。

想是想明白了，却有疑问：“藩库的收入呢？是不是先还你的垫款？”

“这，怎么可以？”胡雪岩的身子蓦然往后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，不断摇头，似乎觉得他所问的这句话，太出乎常情似地。

光是这一个动作，就使得蒋益澧死心塌地了。他觉得胡雪岩不但诚实，而且心好，真能拿别人的利害当自己的祸福。不过太好了反不易使人相信，他深怕是自己有所误会，还是问清楚的好。

“雪翁，”他很谨慎地措词，“你的意思是，在你开给粮台的银票数目之内，你替藩库代垫，就算是你陆续兑现。至于藩库的收入，你还是照缴。是不是这话？”

“是！就是这话。”胡雪岩紧接着说，“哪怕划帐已经清楚了，阜丰既然代理浙江藩库，当然要顾浙江藩司的面子，还是照垫不误。”

这一下，蒋益澧不但倾倒，简直有些感激了，拱拱手说：“一切仰仗雪翁，就请宝号代理藩库，要不要备公事给老兄？”

“芎翁是朝廷的监司大员，说出一句话，自然算数，有没有公事，在我都是无所谓的。不过，为了取信于人，阜丰代理藩库，要请一张告示。”

“那方便得很！我马上叫他们办。”

“我也马上叫他们连夜预备，明天就拿告示贴出去。不过，”胡雪岩略放低了声音，“什么款该付，什么款不该付，实在不该付，阜丰听命而行。请芎翁给个暗号，以便遵循。”

“给个暗号？”蒋益澧搔搔头，显得很为难似地。

这倒是小张比他内行了，“大人！”他是“做此官，行此礼”，将“大人”二字叫得非常亲切自然，等蒋益澧转脸相看时，他才又往下说：做当家

人很难，有时候要粮与饷，明知道不能给，却又不便驳，只好批示照发，粮台上也当然遵办。但实在无银无饷，就只好婉言情商。胡观察的意思，就是怕大人为难，先约定暗号，知道了大人的意思，就好想办法敷衍了。”

“啊，啊！”蒋益澧恍然大悟，“我懂了。我一直就为这件事伤脑筋。都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，何况是欠了他们的饷，你说，拿了‘印领’来叫我批，我好不批照发吗？批归批，粮台上受得了、受不了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结果呢，往往该给的没有给，不该给的，倒领了去了。粮台不知有多少回跟我诉苦，甚至跳脚。我亦无可奈何。现在有这样一个‘好人’我做，‘坏人’别人去做的办法，那是太好了。该用什么暗号，请雪翁吩咐。”

“不敢当！”胡雪岩答道，“暗号要常常变换，才不会让人识透。现在我先定个简单的办法，芎翁具衔只批一个‘澧’字，阜丰全数照付，写台甫‘益澧’二字，付一半，若是尊姓大名一起写在上头，就是‘不准’的意思，阜丰自会想办法搪塞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蒋益澧拍着手说：“‘听君一席话，胜做十年官’。”

宾主相视大笑，真有莫逆于心之感。交情到此，胡雪岩觉得有些事，大可不必保留了，因而向小张使个眼色，只轻轻说了一个字：“米！”然后微一努嘴。

小张也是玲珑剔透的一颗心，察言辨色，完全领会，斜欠着身子，当即开口向蒋益澧说道：“有件事要跟大人回禀，那几百石米，已经请张千总跟胡观察的令亲在起卸了。暂时存仓，听候支用。这几百石米，我先前未说来源，如今应该说明了，就是胡观察运来的。数目远不止这些。”

“喔，有多少？”蒋益澧异常关切地说。

“总有上万石。”胡雪岩说道：“这批米，我是专为接济官军与杭州百姓的。照道理说，应该解缴芎翁，才是正办。不过，我也有些苦衷，好不好请芎翁赏我一个面子，这批米算是暂时责成我保管；等我见了左制军，横竖还是要交给芎翁来作主分派的。只不过日子晚一两天而已。”

蒋益澧大出意外。军兴以来，特别是浙江，饿死人不足为奇，如今忽有一万石米出现，真如从天而降，怎不令人惊喜交集。

“雪翁你这一万石米，岂止雪中送炭？简直是大旱甘霖！这样，我一面派兵保护，就请张委员从中联络襄助，一面我派妥当的人，送老兄到余杭去见左大帅。不过，我希望老兄速去速回，这里还有多少大事，要请老兄帮忙。”

“是！我尽快赶回来。”

“那么，老兄预备什么时候动身？今天晚上总来不及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！明天一早动身。”

蒋益澧点点头，随即又找中军，又找文案，将该为胡雪岩做的事，一一分派停当。护送他到余杭的军官，派的是一名都司，姓何，是蒋益澧的表侄，也是他的心腹。

于是胡雪岩殷殷向何都司道谢，很敷衍了一番，约定第二天一早在小张家相会，陪同出发。

* * *

到了张家，张秀才对胡雪岩自然有一番尽释前嫌、推心置腹的话说。只是奉如上宾，只有在礼貌上尽心，没有什么酒食款待。而胡雪岩亦根本无心饮食，草草果腹以后，趁这一夜工夫，还有许多大事要交待，苦恨人手不足，只好拿小张也当作心腹了。

胡雪岩没有工夫跟他们从容研商，只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。

“第一件大事，请小张费心跟你老太爷商量，能找到几位地方上提得起的人物，大家谈一谈，想法子凑现银给蒋方伯送了去，作为我阜丰暂借。要请大家明白，这是救地方，也是救自己，十万银子的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将来大家肯分担最好，不然，也就是我一个人认了。不过，此刻没有办法从上海调款子过来，要请大家帮我的忙。”

“好的。”小张连连点头，“这件事交给我们父子好了。胡先生仁至义尽，大家感激得很，只要有现银，一定肯借出来的。”

“其次，阜康马上要复业，阜丰的牌子要挂出去。这件事我想请三爷主内，小张主外。”胡雪岩看看刘不才说，“先说内部，第一看看阜康原来的房子怎么样？如果能用，马上找人收拾，再写两张梅红笺，一张是‘阜康不日复’，一张是‘阜丰代理藩库’，立刻贴了出去。”

“藩司衙门的告示呢？”

“到复业那天再贴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第二，准备一两千现银，顶要紧的是，弄几十袋米摆在哪里。然后贴出一张红纸：‘阜康旧友，即请回店’。来了以后，每人先发十两银子五斗米。我们这台戏，就可以唱起来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小张抢着说道，“胡先生，我有句话声明在先，您老看得起我，汤里来，火里去，唯命是从。不过，我也要估计估计我自己的力量，钱庄我是外行，工夫又怕抽不出来，不要误了胡先生的大事。那时候胡先生不肯责备我，我自己也交代不过去。”

“不要紧。我晓得你很忙，只请你量力而为。”胡雪岩放低了声音说，“我为什么要代理藩库？为的是要做牌子。阜康是金字招牌，固然不错，可是只有老杭州才晓得。现在我要吸收一批新的存户，非要另外想个号召的办法不可。代理藩库，就是最好的号召，浙江全省的公款，都信托得过我，还有啥靠不住的？只要那批新存户有这样一个想法，阜丰的存款就会源源不绝而来，应该解蒋方伯的犒赏银两和代理藩库要垫的款子，就都有了。”

看着事情都交代妥当了，刘不才有句话要跟胡雪岩私下谈，使个眼色，将他拉到一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跟蒋芑泉搞得很好，没有用，我今听到一个消息，颇为可靠，左制军要跟你算帐，已经发话下来了，弄得不好，会指名严参。”

“你不要担心！”胡雪岩夷然不以为意，“我亦没有啥算不清的帐。外面的话听不得。”

刘不才见他是极有把握的样子，也就放心了。小张却还有话问。

“胡先生的算计真好。不过，说了半天，到底是怎么样的新存户呢？”

“长毛！”胡雪岩说，“长毛败了，银子带不走，非要找个地方去存不可！”

胡雪岩所要吸收的新存户，竟是太平军！小张和刘不才都觉得是做梦亦想不到的事，同时亦都觉得他的想法超人，但麻烦亦可能很多。

那种目瞪口呆的带些困惑的表情，是说明了他们内心有些什么疑问，胡

雪岩完全了解，但是，这时候不是从容辩理的时候，所以他只能用比较武断的态度：“事情决不会错！你们两位尽管照我的话去动脑筋。动啥脑筋，就是怎么样让他们死心塌地拿私蓄存到阜丰来？两位明白了吧？”

“我明白。不过……”刘不才没有再说下去。

“我也明白。杭州的情形我比较熟，找几个人去拉这些存户，一定不会空手而回。不过，在拉这些客户以前，人家一定要问，钱存到阜丰会不会泡汤？这话我该怎么说？”小张这样问说。

“你告诉他：决不会泡汤。不过朝廷的王法，也是要紧的，如果他自己觉得这笔存款可能有一天会让官方查扣，那就请他自己考虑。”胡雪岩停一下又说：“总而言之一句话：通融方便可以，违犯法条不可以。户头我们不必强求，我们要做气派，做信用。信用有了，哪怕连存折不给人家，只凭一句话，照样会有人上门。”

刘不才和小张都觉得他的话一时还想不透，好象有点前后不付。不过此刻无法细问，而且也不是很急的事，无须在这时候追根究底去辨清楚。因此，两人对看了一眼，取得默契，决定稍后再谈。

“做事容易做人难！”胡雪岩在片刻沉默以后，突如其来地以这么一句牢骚之语发端，作了很重要的一个提示，也是一个警告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们有许多很辛苦、不过也很划算的事要做，做起来顺利不顺利，全看我们做人怎么样？小张，你倒说说看，现在做人要怎么样做？”

小张想了一会，微微笑道，“做人无非讲个信义。现在既然是帮左制军，就要咬定牙关帮到底。”

“我们现在帮左制军，既然打算帮忙到底，就要堂堂正正站出来。不过这一下得罪的人会很多。”刘不才说。

“面面讨好，面面不讨好！唯有摸摸胸口，如果觉得对得起朝廷，对得起大家，问心无愧，那就什么都不必怕。时候不早了，上床吧！”

这一夜大家都睡不着，因为可想的事太多。除此以外，更多的是情绪上的激动。上海、杭州都已拿下来，金陵之围的收缘结果，也就不远了。那时是怎样的一种局面？散兵游勇该怎么料理？遣散还是留用？在在都是疑问，实在令人因惑之至！

忽然，胡雪岩发觉墙外有人在敲锣打梆子，这是在打更。久困之城，刚刚夺下，一切还都是兵荒马乱的景象，居然而有巡夜的更仗。听着那自远而近“笃、笃、噹，笃、笃、噹”的梆锣之声，胡雪岩有着空谷足音的喜悦和感激，而心境也就变过了，眼前的一切都抛在九霄云外，回忆着少年时候，寒夜拥衾，遥听由西北风中传来的“寒冬腊月，火烛小心”的吆喝，真有无比恬适之感。

那是太平时世的声音。如今又听到了！胡雪岩陡觉精神一振，再也无法留在床上。三个人是睡一房，他怕惊扰了刘不才和小张。悄悄下地，可是小张已经发觉了。

“胡先生，你要作啥？”

“你没有睡着？”

“没有。”小张问道，“胡先生呢？”

“我也没有。”

“彼此一样。”刘不才在帐子中接口，“我一直在听，外面倒还安静，蒋藩司言而有信，约束部下，已经有所效验了。”

“这是胡先生积的阴德。”小张也突然受了鼓舞，一跃下床，“这两天的事情做不完，哪里有睡觉的工夫？”

等他们一起床，张家的厨房里也就有灯光了。洗完脸，先喝茶，小张以为胡雪岩会谈未曾谈完的正事，而他却好整以暇地问道：“刚才你们听到打更的梆子没有？”

“听到了。”小张答道：“杭州城什么都变过了，只有这个更夫老周没有变，每夜打更，从没有断过一天。”

胡雪岩肃然动容，“难得！真难得！”他问，“这老周多大年纪？”

“六十多岁了。身子倒还健旺，不过，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。”

“他没有饿死，而且每天能打更，看来这个人的禀赋，倒是得天独厚。可惜，”刘不才说，“只是打更！”

“三爷，话不是这么说。世界上有许多事，本来是用不着才干的，人人能做，只看你是不是肯做，是不是一本正经去做？能够这样，就是个了不起的人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小张，我托你，问问那老周看，愿意不愿意改行？”

“改行？”小张问道，“胡先生，你是不是要提拔他？”

“是啊！我要提拔他，也可以说是借重他。现在我们人手不够，象这种尽忠职守的人，不可以放过。我打算邀他来帮忙。”

“我想他一定肯的，就怕他做不来啥。”

“我派他管仓库。他做不来，再派人帮他的忙，只要他象打更那样，到时候去巡查就是。”

说到这里，张家的男佣来摆桌子开早饭。只不过拿剩下的饭煮一锅饭泡粥，佐粥的只有一样盐菜，可是“饥者易为食”，尤其是在半夜休息以后，胃口大开，吃得格外香甜。

“我多少天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了！”胡雪岩很满意地说，“刘三爷说得不错，‘用得着就好’！泡饭盐菜，今日之下比山珍海味还要贵重。”

这使得小张又深有领悟，用人之道，不拘一格，能因时因地制宜，就是用人的诀窍。他深深点头，知道从什么地方去为胡雪岩物色人才了。

* * *

何都司是天亮来到张家的，带来两个马弁，另外带了一匹马来，提起此马来头大，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所送，蒋益澧派人细心喂养，专为左宗棠预备的坐骑，瑞在特借给胡雪岩乘用。

何都司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消息，余杭城内的太平军，亦在昨天弃城向湖州一带退去，左宗棠亲自领兵追击，如今是在瓶窑以北的安溪关前驻扎。要去看他，得冒锋镝之危，问胡雪岩的意思如何？

“死生有命，左大帅能去，我当然也能去。用不着怕！”

“不过，路很远，一天赶不到，中途没有住宿的地方，也很麻烦。”

“尽力赶！赶不到也没有办法，好在有你老兄在，我放心得很。”

这本是随口一句对答之词，而在何都司听来，是极其恳切的信任。因而很用心地为他筹划，好一会方始问道：“胡大人，你能不能骑快马？”

“勉强可以。”

“贵管家呢？”

“他恐怕不行。”

“那就不必带贵管家一起走了。现成四个弟兄在这里，有什么差遣，尽管让他们去做。”何都司又说，“我们可以用驿递的办法，换马走，反而来得快。”

紧急驿递的办法是到一站换一匹马，由于一匹马只走一站路，不妨尽全力驰驱，因而比一匹马到底要快得多。僧王的这匹名驹虽好，也只得走一站，换马时如果错失了找不回来，反是个麻烦，因此胡雪岩表示另外找一匹马。

“这容易，我们先到马号去换就是。”

于是胡雪岩辞别张家，临走时交代，第三天早晨一定赶回来。然后与何都司同行，先到藩司行台的马号里换了马，出武林门，疾驰到拱袁桥。何都司找着相熟的军营，换了好马，再往西北方向进行。

一路当然有盘查，有阻碍，也有惊险，但都安然而行。下午三点钟到了瓶窑，方始打尖休息，同时探听左宗棠的行踪，是在往北十八里外的安溪关。

“这是条山路，很不好走。”何都司恳切相劝。“胡大人，我说实话，你老是南边人，‘南人行船，北人骑马’。你的马骑得不怎么好。力求稳当，还是歇一夜再走。你看怎么样？”

胡雪岩心想，人地生疏，勉强不得，就算赶到安溪，当夜也无法谒见左宗棠，因而点头同意，不过提出要求：“明天天一亮就要走。”

“当然。不会耽误你者的工夫。”

既然如此，不妨从容休息，瓶窑由于久无争战，市面相当兴盛，饭摊子更多，胡雪岩向来不摆官架子，亲邀四名马弁，一起喝酒，而那四名弟兄却深感局促，最后还是让他们另桌而坐。他自己便跟何都司对酌，听他谈左宗棠的一切。

“我们这位大帅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不好。不过，他发脾气的时候，你不能怕，越怕越糟糕。”

“这是吃硬不吃软的脾气。”胡雪岩说：“这样的人，反而好相处。”

“是的。可也不能硬过他头！最好是不理他，听他骂完、说完，再讲自己的道理，他就另眼相看了。”

胡雪岩觉得这两句话，受益不浅，便举杯相敬，同时问说：“老兄，你跟蒋方伯多少年了？”

“我们至亲，我一直跟他。”

“我有句冒昧的话要请教，左大帅对蒋方伯怎么样？是不是当他是自己的替手？”

“不见得！”何都司答说，“左大帅是何等样人？当自己诸葛亮，哪个能替代他？”

这两句闲谈，在旁人听来，不关紧要，而在胡雪岩却由此而作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他对于自己今后的出处，以及重整旗鼓，再创事业的倚傍奥援，一直萦回脑际，本来觉得蒋益澧为人倒还憨厚，如果结交得深了，便是第二个王有龄，将来言听计从，亲如手足，那就比伺候脾气大得出名的左宗棠，痛快多了。

现在听何都司一说，憬然有悟，左宗棠之对蒋益澧，不可能象何桂清之对王有龄那样，提携唯恐不力。一省的巡抚毕竟是个非同小可的职位，除非曾国荃另有适当的安排，蒋益澧本身够格，而左宗棠又肯格外力保，看来浙江巡抚的大印，不会落在蒋益澧手里。

既然如此，唯有死心塌地专走左宗棠这条路子了。

半夜起身，黎明上路。十八里山道，走了三个钟头才到。

左宗棠的行辕，设在一座关帝庙里。虽是戎马倥偬之际，他的总督派头，还是不小，庙前摆着一顶绿呢大轿，照墙下有好几块朱红“高脚牌”，泥金仿宋体写着官衔荣典，一块是“钦命督办浙江军务”，一块是“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闽浙总部部堂”，一块是“兼署浙江巡抚”，一块是“赏戴花翎”，再一块就不大光采，也是左宗棠平生的恨事，科名只是“道光十二年壬辰科湖南乡试中式”，不过一名举人。

再往庙里看，两行带刀的亲兵，从大门口一直站到大殿关平、周仓的神像前，蓝顶子的武官亦有好几个。胡雪岩见此光景，不肯冒犯左宗棠的威风，牵马在旁，取出“手本”，拜托何都司代为递了进去。

隔了好久，才看见出来一个“武巡捕”，手里拿着胡雪岩的手本，明明已经看到本人，依然拉起官腔问道：“哪位是杭州来的胡道台？”

胡雪岩点点头，也摆出官派，踱着四方步子，上前答道：“我就是。”

“大帅传见。”

“是的。请引路。”

进门不进殿，由西边角门中进去，有个小小的院落，也是站满了亲兵，另外有个穿灰布袍的听差，倒还客气，揭开门帘，示意胡雪岩入内。

进门一看，一个矮胖老头，左手捏一管旱烟袋，右手提着笔，在窗前一一张方桌上挥毫如飞。听得脚步声，浑似不觉，胡雪岩只好等着，等他放下笔，方捞起衣襟请安，同时报名。

“浙江候补道胡光墉，参见大人。”

“喔，你就是胡光墉！”左宗棠那双眼睛，颇具威严，光芒四射似地，将他从头望到底，“我闻名已久了。”

这不是一句好话，胡雪岩觉得无需谦虚，只说：“大人建了不世之功，特为来给大人道喜！”

“喔，你倒是得风气之先！怪不得王中丞在世之日，你有能员之名。”

话中带着讥讽，胡雪岩自然听得出来，一时也不必细辨，眼前第一件事，是要能坐了下来。左宗棠不会不懂官场规矩，文官见督抚，品秩再低，也得有个座位，此刻故意不说“请坐”，是有意给人难堪。先得想个办法应付。

念头转到，办法便即有了，捞起衣襟，又请一个安，同时说道：“不光是为大人道喜，还要跟大人道谢。两浙生灵倒悬，多亏大人解救。”

都说左宗棠是“湖南骡子”的脾气，而连番多礼，到底将他的骡脾气拧过来了。“不敢当！”他的语声虽还是谈谈的，有那不受奉承的意味，但亦终于以礼相待了，“贵道请坐！”

听差是早捧着茶盘等在那里的，只为客人不曾落座，不好奉，此时便将一碗盖碗茶摆在他身旁的茶几上。胡雪岩欠一欠身，舒一口气，心里在想：只要面子上不难看，话就好说了。

“这两年我在浙江，很听人谈起贵道。”左宗棠面无笑容地说，“听说你很阔啊！”

“不敢！”胡雪岩欠身问道：“请大人明示所谓‘阔’是指什么？”

“说你起居享用，俨如王侯，这也许地是过甚之词。然而也可以想象得知了。”

“是！我不瞒大人，比起清苦的候补人员来，我算是很舒服的。”

他坦然承认，而说不舒服的原因，反倒象塞住了左宗棠的口，停了一下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也接到好些禀贴，说你如何如何！人言未必尽属于虚，我要查办，果真属实，为了整饬吏治，我不能不指名严参！”

“是！如果光墉有什么不法之事，大人指名严参，光墉亦甘愿领罪。不过，自问还不敢为非作歹，亦不敢营私舞弊。只为受王中丞知遇之德，誓共生死，当时处事不避劳怨，得罪了人亦是有的。”

“是不是为非作歹，营私舞弊，犹待考察。至于你说与王中丞誓共生死，这话就令人难信了。王中丞已经殉难，你现在不还是好好的吗？”

“如果大人责光墉不能追随王中丞于地下，我没有话说，倘或以为殉忠、殉节，都有名目，而殉友死得轻如鸿毛，为君子所不取，那么，光墉倒有几句话辩白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大人的意思是，光墉跟王中丞在危城之中共患难，紧要关头，我一个人走了，所谓‘誓共生死’，成了骗人的话？”

“是啊！”左宗棠逼视着问：“足下何词以解？倒要请教！”

“我先请教大人，当时杭州被围，王中丞苦苦撑持，眼睛里所流的不是泪水，而是血，盼的是什么？”

“自然是援军。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用低沉的声音说，“当时有李元度一军在衢州，千方百计想催他来，始终不到。这一来，就不能不作坚守的打算。请问大人，危城坚守靠什么？”

“自然是靠粮食，‘民以食为天’。”

“‘民以食为天，固然不错，如果罗掘俱穷，亦无非易子而食。但是，士兵没有粮食，会出什么乱子？不必我说，大人比我清楚得多。当时王中丞跟我商量，要我到上海去办米。”胡雪岩突然提高了声音说：“王中丞虽是捐班出身，也读过书的，他跟我讲《史记》上赵氏孤儿的故事，他说，守城守不住，不过一死而已，容易，到上海办米就跟‘立孤’一样比较难。要我做保全赵氏孤儿的程婴。这当然是他看得起我的话，不过，大人请想，他是巡抚，守土有责，即使他有办法办得到米，也不能离开杭州。所以，到上海办米这件事，只有我能做，不容我不做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左宗棠问道，“后来呢？你米办到了没有？”

“当然办到。可是……”胡雪岩黯然低语：“无济于事！”

接着，他将如何办米来到了杭州城外的钱塘江中，如何想尽办法，不能打通粮道，如何望城一拜，痛哭而回，如何将那批米接济了宁波。只是不说在宁波生一场大病，几乎送命，因为那近乎表功的味道，说来反成蛇足了。

左宗棠听得很仔细，仰脸想了半天，突然冒出一句话来，却是胡雪岩再也想不到的。

“你也很读了些书啊！”

胡雪岩一愣，随即想到了，这半天与左宗棠对答，话好象显得很文雅，又谈到《史记》上的故事，必是他以为预先请教过高人，想好了一套话来的。

这多少也是实情，见了左宗棠该如何说法，他曾一再打过腹稿。但如说是有意说好听的假话，他却不能承认，所以这样答道：“哪里敢说读过书？光墉只不过还知道敬重读书人而已！”

“这也难得了。”左宗棠说，“人家告你的那些话，我要查一查。果真象你所说的那样子，自然另当别论。”

“不然。领了公款，自然公事上要有交代。公款虽不是从大人手上领的，可是大人现任本省长官，光墉的公事，就只有向大人交代。”

“喔，你来交代公事。是那笔公款吗？”左宗棠问，“当时领了多少？”

“领了两万两银子。如今面缴大人。”说着，从身上掏出一个红封袋来，当面奉上。

左宗棠不肯接红封袋，“这是公款，不便私相授受。”他说，“请你跟粮台打交道。”

当时便唤了粮台上管出纳的委员前来，收取了胡雪岩的银票，开收据，盖上大印，看来是了却了一件公事，却不道胡雪岩还有话说。

“大人，我还要交代。当初奉令采办的是米，不能拿米办到，就不能算交差。”

“这……”左宗棠相当困扰，对他的话，颇有不知所云之感，因而也就无法作何表示。

“说实话，这一批米不能办到，我就是对不起王中丞的在天之灵。现在，总算可以真正有交代了！”胡雪岩平静地说，“我有一万石米，就在杭州城外江面上，请大人派员验收。”

此言一出，左宗棠越发困惑，“你说的什么？”他问：“有一万石米在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就在杭州城外江面上？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答说，“已有几百石，先拨了给蒋方伯，充作军粮了。”

左宗棠听得这话便向左右问道：“护送胡大人来的是谁？”

“是何都司。”

于是找了何都司来，左宗棠第一句话便是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有几百石军粮从钱塘江上运到城里？”

“回大帅的话，有的。”何都司手一指：“是胡大人从上海运来的。”

“好！你先下去吧。”左宗棠向听差吩咐：“请胡大人升炕！”

礼数顿时不同了！由不令落座到升炕对坐，片刻之间，荣枯大不相同，胡雪岩既感慨，又得意，当然对应付左宗棠也更有把握了。

等听差将盖碗茶移到炕几上，胡雪岩道谢坐下，左宗棠徐徐说道：“有

这一万石米，不但杭州得救，肃清浙江全境，我也有把握了。老兄此举，出人意表，功德无量。感激的，不止我左某一个人。”

“大人言重了。”

“这是实话。不过我也要说实话。”左宗棠说，“一万石米，时价要值五、六万银子，粮台上一时还付不起那么多。因为刚打了一个大胜仗，犒赏弟兄是现银子。我想，你先把你缴来的那笔款子领了回去，余数我们倒商量一下，怎么样个付法？”

“大人不必操心了。这一万石米，完全由光墉报效。”

“报效？”左宗棠怕自己是听错了。

“是！光墉报效。”

“这，未免太破费了。”左宗棠问道：“老兄有什么企图，不妨实说。”

“毫无企图。第一，为了王中丞，第二，为了杭州，第三，为了大人。”

“承情之至！”左宗棠拱拱手说，“我马上出奏，请朝廷褒奖。”

“大人栽培，光墉自然感激，不过，有句不识抬举的话，好比骨鲠在喉，吐出来请大人不要动气。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”左宗棠一叠连声地说，“尽管请说。”

“我报效这批米，决不是为朝廷褒奖。光墉是生意人，只会做事，不会做官。”

“好一个只会做事，不会做官！”这一句话碰到左宗棠的心坎上，拍着炕几，大声地说。赞赏之意，真个溢于言表了。

“我在想，大人也是只晓得做事，从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的人。”胡雪岩说，“照我看，跟现在有一位大人物，性情正好相反。”

前半段话，恭维得恰到好处，对于后面一句话，左宗棠自然特感关切，探身说道：“请教！”

“大人跟江苏李中丞正好相反。李中丞会做官，大人会做事。”胡雪岩又说：“大人也不是不会做官，只不过不屑于做官而已。”

“啊，痛快，痛快！”左宗棠仰着脸，摇着头说，是一副遇见了知音的神情。

胡雪岩见好即收，不再奉上高帽子，反而谦虚一句；“我是信口胡说。在大人面前放肆。”

“老兄，”左宗棠正色说道，“你不要妄自菲薄，在我看满朝朱紫贵，及得上老兄识见的，实在不多。你大号是哪两个字？”

“草字雪岩。风雪的雪，岩壑的岩。”

“雪岩兄，”左宗棠说，“你这几年想必一直在上海，李少荃的作为，必然深知，你倒拿我跟他比一比看。”

“这，”胡雪岩问道，“比哪一方面？”

“比比我们的成就。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想了一下答道，“李中丞克复苏州，当然是一大功，不过，因人成事，比不上大人孤军奋战，来得难能可贵。”

“这，总算是一句公道话。”左宗棠说，“我吃亏的有两种，第一是地方不如他好，第二是人材不如他多。”

“是的。”胡雪岩深深点头，“李中丞也算会用人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有句很冒昧的话请教，以你的大才，以你在王中丞那里的业绩，他倒没有起延揽之意？”

“有过的。我不能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第一，李中丞对王公有成见，我还为他所用，也太没有志气了。”

“好！”左宗棠接着问：“第二呢？”

“第二，我是浙江人，我要为浙江出力，何况我还有王中丞委托我未了的公事，就是这笔买米的款子，总要有个交代。”

“难得，难得，雪岩兄，你真有信用。”左宗棠说到这里，喊一声：“来呀！留胡大人吃便饭。”

照官场中的规矩，长官对属下有这样的表示，听差便得做两件事，第一件是请客人更换便衣，第二件是准备将客人移到花厅甚至“上房”中去。

在正常的情况之下，胡雪岩去拜客，自然带着跟班，跟班手中捧着衣包，视需要随时伺候主人更换。但此时只有胡雪岩一个人，当然亦不会有便衣。左宗棠便吩咐听差，取他自己的藩锦袍来为“胡大人”更换。左宗棠矮胖，胡雪岩瘦长，这件棉袍穿上身，大袖郎当，下摆吊起一大截，露出一大截沾满了黄泥的靴帮子，形容不但不雅，而且有些可笑。但这份情意是可感的。所以胡雪岩觉得穿在身上很舒服。

至于移向花厅，当然也办不到了。一座小关帝庙里，哪里来的空闲房屋，闽浙总督的官厅，签押房与卧室，都在那里了。不过，庙后倒有一座土山，山上有座茅亭，亦算可供登临眺望的一景，左宗棠为了避免将领请谒的纷扰，吩咐就在茅亭中置酒。

酒当然是好酒。绍兴早经夺回，供应一省长官的，自然是历经兵燹而无恙的窖藏陈酿，菜是湖南口味，虽只两个人对酌，依然大盘长筷，最后厨子戴着红缨帽，亲自来上菜，打开食盒，只是一小盘湖南腊肉。不知何以郑重如此？

“这是内子亲手调制的，间关万里，从湖南送到这里，已经不中吃了。只不过我自己提醒我，不要忘记内子当年委曲绸缪的一番苦心而已。”

胡雪岩也听说过，左宗棠的周夫人，是富室之女，初嫁左家时，夫婿是个寒士。但是周夫人却深知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”的左宗棠，才气纵横，虽然会试屡屡落第，终有破壁飞去的一日，所以鼓励慰藉，无所不至。以后左宗棠称居岳家，而周家大族，不会看得起这个脾气大的穷姑爷。周夫人一方面怕夫婿一怒而去，一方面又要为夫家做面子，左右调停，心力交瘁，如今到底也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了。

这对胡雪岩又是一种启示。左宗棠如今尊重周夫人，报恩的成分，多于一切，足见得是不会负人，不肯负人而深具性情者，这比起李鸿章以利禄权术驾驭部下来，宁愿倾心结交此人。

因此，当左宗棠有所询问时，他越发不作保留，从杭州的善后谈到筹饷，他都有一套办法拿出来，滔滔不绝，言无不尽。宾主之间，很快地已接近脱略形迹、无所不谈的境地了。

一顿酒喝了两个时辰方罢。左宗棠忽然叹口气说：“雪岩兄，我倒有些发愁了。不知应该借重你在哪方面给我帮忙？当务之急是地方善后，可是每个月二十五六万的饷银，尚无的款，又必得仰仗大力。只恨足下分身无术！雪岩兄，请你自已说一说，愿意做些什么？”

“筹饷是件大事，不过只要有办法，凡是操守靠得住的人，都可以干得。”胡雪岩歉然地说，“光墉稍为存一点私心，想为本乡本土尽几分力。”

“这哪里是私心！正见得你一副侠义心肠。军兴以来，杭州情况最惨，善后事宜，经纬万端，我兼摄抚篆，责无旁贷，有你老兄这样大才槃槃而且肯任劳任怨，又是为桑梓效力的人帮我的忙，实在太好了。”左宗棠说到这里，问道：“跟蒋芑泉想来见过面了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觉得他为人如何？”

“很直爽的人。我们谈得很投机。”

“好极，好极！”左宗棠欣然问道：“地方上的一切善后，总也谈过了？”

“还不曾深谈。不过承蒋方伯看得起，委托我的一个小钱庄，为他代理藩库，眼前急需的支出，我总尽力维持。”

“那更好了。万事莫如赈济急，如今有一万石米在，军需民食，能维持一两个月，后援就接得上了。再有宝号代为支应藩库的一切开销，扶伤恤死，亦不愁无款可垫。然则杭州的赈济事宜，应当马上动手。我想，设一个善后局，雪岩兄，请你当总办，如何？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肃然答说：“于公于私，义不容辞。”

“我向你致谢了。”左宗棠拱拱手说，“公事我马上叫他们预备，交蒋芑泉转送。”

这样处置，正符合胡雪岩的希望。因为他为人处世，一向奉“不招忌”三字为座右铭，自己的身分与蒋益澧差不多，但在左宗棠手下，到底只算一个客卿，如果形迹太密，甚至越过蒋益澧这一关，直接听命于左宗棠，设身处地为人想一想，心里也会不舒服。现在当着本人在此，而委任的札子却要交由蒋益澧转发，便是尊重藩司的职权，也是无形中为他拉拢蒋益澧，只不过公事上小小的一道手续，便有许多讲究，足见得做官用人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这样想着，他对左宗棠又加了几分钦佩之心，因而愿意替他多做一点事，至少也得为他多策划几个好主意。心念刚动，左宗棠正好又谈起筹饷，他决定献上一条妙计。

这一计，他筹之已熟，本来的打算是“货卖识家”，不妨“待价而沽”。这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相当的酬佣，他是不肯轻易吐露的。此刻对左宗棠，多少有知遇之感，因而就倾囊而出了。

“筹饷之道多端，大致不外两途，第一是办厘金，这要靠市面兴旺，无法强求，第二是劝捐，这几年捐得起的都捐过了，‘劝’起来也很吃力。如今我想到有一路人，他们捐得起，而且一定肯捐，不妨在这一路人头上，打个主意。”

“捐得起，又肯捐，那不太妙了吗？”左宗棠急急问道：“是哪一路人？”

“是长毛！”胡雪岩说，“长毛在东南十几年，手头上很不少，现在要他们捐几文，不是天经地义？”

这一说，左宗棠恍然大悟，连连点头：“对，对，请你再说下去。”

于是胡雪岩为他指出，这十几年中，太平军里有些人积了点钱财，而退藏于密，太平军一旦失败，很多人当然要治罪。可是虽罪在不赦，却人数大多，办不胜办。株连过众，拔攘不安，亦非战乱之后的休养生息之道。所以最好的处置办法是，网开一面，予人出路。只是一概既往不究，亦非良策，应该略施薄惩。愿打愿罚，各听其便。

“大人晓得的，人之常情，总是愿罚不愿打，除非罚不起。”胡雪岩说，

“据我知道，罚得起的人很多。他们大都躲在夷场上，倚仗洋人的势力，官府一时无奈其何，可是终究是个出不了头的‘黑人’，如果动以利害，晓以大义，手头上舍了一笔，换个寻出路的机会，何乐不为？”

“说得是。”左宗棠笑道，“此辈不甘寂寞，不但要抓起来做人，只怕还要站出来做官。”

“正是这话。”胡雪岩撮起两指一伸，“象这种人，要捐他两笔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一笔是做人，另外一笔是做官。做官不要捐吗？”

左宗棠失笑，“我倒弄糊涂了！”他说，“照此看来，我得赶快向部里领几千张空白捐照来。”

“是！大人尽管动公事去领。”

“领是领了。雪岩兄。”左宗棠故意问道：“交给谁去用呢？”

胡雪岩不作声，停了一会方说：“容我慢慢物色好了，向大人保荐。”

“我看你也不用物色了，就是你自己勉为其难吧！”

“这怕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！”左宗棠挥手打断了他的话，“你不必推辞了！雪岩兄，你遇见我，就容不得你再作主张。这话好象蛮不讲理，不是的！足下才大如海，我已深知。不要说就这两件事，再多兼几个差使，你也能够应付裕如。我想，你手下总有一班得力的人，你尽管开单子来，我关照蒋芑泉，一律照委。你往来沪杭两地，出出主意就行了。”

如此看重，不由得使胡雪岩想起王有龄在围城中常说的两句话：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便慨然答道：“即然大人认为我干得了，我就试一试看。”

“不用试，包你成功！”左宗棠说，“我希望你两件事兼筹并顾。浙江的军务，正在紧要关头上，千万不能有‘闹饷’的活把戏弄出来。”

“是。我尽力而为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如今要请示的是，这个捐的名目，我想叫‘罚捐’。”

“罚捐倒也名符其实。不过……”他沉吟着，好久未说下去。

这当然是有顾忌，胡雪岩也可以想象得到，开办“罚捐”可能会惹起浮议，指作“包庇逆党”。这是很重的一个罪名。然而是否“包庇”，要看情节而定，与予人出路，是似是而非的两回事。

他心里这样在想，口头却保持沉默，而且很注意左宗棠的表情，要看他是不是有担当？

左宗棠自然是有担当的，而且这正也是他平时自负之处。他所考虑的是改换名目，想了好一会，竟找不出适当的字眼，便决定暂时先用了再说。

接着，又有疑问，“这个罚捐，要不要出奏？”他问，“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“出奏呢，怕有人反对，办不成功，不出奏呢，又怕将来部里打官腔，或者‘都老爷’参上一本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利弊参见，全在大人作主。”

“办是一定要办，不过我虽不怕事，却犯不上无缘无故背个黑锅，你倒再想想，有什么既不怕他人掣肘，又能为自己留下退步的办法？”

“凡事只要秉公办理，就一定会有退步。我想，开办之先，不必出奏，办得有了成效，再奏明收捐的数目，以后直接咨部备案，作为将来报销的根据。”

“好！准定这样办。”左宗棠大为赞赏：“‘凡事只要秉公办理，就一定会有退步。’这话说得太好了。不过，你所说的‘成效’也很要紧，国家

原有上千万的银子，经常封存内库，就为的是供大征伐之用。这笔巨款，为赛尚阿之流的那班旗下大爷挥霍一空，所以‘皇帝不差饿兵’那句俗语，不适用了！如今朝廷不但差的是饿兵，要名省自己筹饷，而且还要协解‘京饷’。如果说，我们办得有成效的税捐，不准再办，那好，请朝廷照数指拨一笔的款好了。”

这番话说到尽头了，胡雪岩对左宗棠的处境、想法、因应之道亦由这番话中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只要不是伤天害理，任何等饷的办法，都可以得到他的同意。

* * *

胡雪岩在左宗棠行辕中盘桓了两天，才回杭州。归来的这番风光，与去时大不相同，左宗棠派亲兵小队护送，自不在话下，最使他惊异的是，到了武林门外，发现有一班很体面的人在迎接，一大半是杭州的绅士，包括张秀才在内，其余的都穿了官服，胡雪岩却一个都不认识。此外，还有一顶绿呢大轿，放在城门洞里，更不知作何用处？

胡雪岩颇为困惑，“是接我的吗？”他问何都司。

不用何都司回答，看到刘不才和小张，胡雪岩知道接自己是不错的了。果然，小张笑容满面地奔了上来。一把拉住马头上的嚼环，高声说道：“这里前天晚上就得消息了！盼望大驾，真如大旱之望云霓！”

是何消息，盼望他回来又为何如此殷切？胡雪岩正待动问，却不待他开口，首先是一名武巡捕在马前打躬，同时说道，“请胡大人下马，换大轿吧！”

“是这样的，”小张赶紧代为解释，“这是蒋方伯派来的差官，绿呢大轿是蒋方怕自己用的，特为来伺候。”

“是！”那名武巡捕打开拜匣，将蒋益澧的一份名贴与一份请柬递了上来，“敝上派我来伺候胡大人，特为交代，本来要亲自来迎接，只为有几件紧要公事，立等结果，分不开身。敝上又说：请胡大人一到就会个面，有好些事等着商量。”

这一说胡雪岩明白了，小张所说的“消息”，是指他奉委为善后局总办一事，大家如此殷切盼望，以及蒋益澧立等会面，当然是因为“万事莫如赈济急”，一切善后事宜，都待他来作了决定，方能动手兴办。

领会及此，他觉得不宜先跟蒋益澧见面。但此刻的蒋益澧等于一省长官，这样殷勤相待，如果不领他的情，是件很失礼的事，必得找一个很好的借口才能敷衍得过去。

他的心思很快，下马之顷，已想好了一套说词，“拜烦回复贵上，”他说：“我也急于要进见，有好些公事请示。不过，这几天来回奔波，身上脏得不成样子，这样子去见长官，太不恭敬。等我稍为抹一抹身子，换一套干净衣服，马上就去。贵上的绿呢大轿，不是我该坐的，不过却之不恭，请你关照轿班，空轿子跟着我去好了。”

于是先到张家暂息，将善后应办的大事，以及要求蒋益澧支持的事项，写了个大概，方始应约赴宴。

相见欢然，蒋益澧当面递了委札，胡雪岩便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，递了过去，上面写的是：“善后急要事项”，一共七条：

第一，掩埋尸体，限半个月完竣。大兵之后大疫，此不仅为安亡魂，亦防疫病。

第二，办理施粥，以半年为期。公家拨给米粮，交给地方公正绅士监督

办理。

第三，凡粮食、衣着、砖瓦、木料等民生必需品类，招商贩运，免除厘税，以广招徕。

第四，访查殉难忠烈，采访事迹，奏请建立昭忠祠。

第五，为战乱所害的妇女，访查其家，派妥人送回。

第六，春耕关乎今年秋冬生计，应尽全力筹办。

第七，恢复书院，优待士子。

“应该，应该！”蒋益澧说，“我无不同意。至于要人，或者要下委札，动公事，请雪翁告诉我，只要力之所及，一定如命。”

“多谢芑翁成全浙江百姓。不过眼前有件事，无论如何要请芑翁格外支持。”胡雪岩率直说道：“弟兄们的纪律一定要维持。”

蒋益澧脸一红，他也知道他部下的纪律不好，不过，他亦有所辩解：“说实话，弟兄们亦是饿得久了……”

“芑翁，”胡雪岩打断他的话说，“饷，我负责，军纪，请芑翁负责。”

蒋益澧心想，胡雪岩现在直接可以见左宗棠，而且据说言听计从，倘或拿此事跟上面一说，再交下来，面子就不好看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自己下决心来办。

于是他决定了两个办法：一是出告示重申军纪，违者就地正法，二是他从第二天开始，整天坐镇杭州城中心的官巷口，亲自执行军法。

这一来，纪律果然好得多了。善后事宜，亦就比较容易着手，只是苦了胡雪岩，一天睡不到三个时辰，身上掉了好几斤的肉，不过始终精神奕奕，毫无倦容。

左宗棠是三月初二到省城的，一下子轿，约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胡雪岩。

“惨得很！”左宗棠脸上很少有那样沮丧的颜色，“军兴以来，我也到过好些地方，从没有见过杭州这样惨的！以前杭州有多少人？”

“八十一万。”胡雪岩答说。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七万多。”

“七万多？”左宗棠嗟叹着，忽然招眼问道：“雪翁，不说八万，不说六万，独说七万多，请问何所据而云然？”

“这是大概的估计。不过，亦不是空口瞎说，”胡雪岩答道：“是从各处施粥厂、平崇处发出的‘筹子’算出来的。”

“好极！”左宗棠甚为嘉许，“雪翁真正才大心细，照你看，现在办善后，当务之急是哪几样？”

“当务之急，自然是振兴市面，市面要兴旺，全靠有人肯来做生意，做生意的人胆子小，如果大人有办法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到杭州来，市面就会兴旺，百姓有了生路，公家的厘金税收，亦会增加。于公于私，都有莫大的好处。”

“这无非在整饬纪律四个字上格外下功夫，你叫商人不要怕，尽管到杭州来做生意。如果吃了亏，准他们直接到我衙门来投诉，我一定严办。”

“有大人这句话，他们就敢来了。”胡雪岩又问，“善后事宜，千头万绪，包罗太广，目前以赈抚为主，善后局是否可以改为赈抚局。”

“不错！这个意见很好。”左宗棠随即下条子照办，一切如旧，只是换了个名字。

赈抚局的公事，麻烦而琐碎，占去了胡雪岩许多的工夫，以至想见一次左宗棠，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时间。

这样迁延了半个月，专折奏报夺回杭州的折差，已由京里回到杭州，为左宗棠个人带来一个好消息，“内阁奉口谕：闽浙总督左宗棠自督办浙江军务以来，连克各府州县城池。兹复将杭州省城、余杭县城攻拔，实属调度有方。着加恩赏太子少保衔，并赏穿黄马褂。”此外，蒋益澧亦赏穿黄马褂，“所有在事出力将士，着左宗棠查明，择优保奉。”

消息一传，全城文武官员，够得上资格见总督的无不肃具衣冠，到总督行辕去叩贺。左宗棠穿上簇新的黄马褂，分班接见，慰勉有加，看到胡雪岩随着候补道员同班磕头，特为嘱咐戈什哈等在二堂门口，将他留了下来。

等宾僚散尽，左宗棠在花厅与胡雪岩以便服相见。一见少不得再次致贺，左宗棠自道受恩深重，对朝廷益难报称，紧接着又向胡雪岩致歉，说夺回杭州有功人员报奖，奏稿已经办好，即将拜发，其中并无胡雪岩的名字，因为第一次保案，只限于破城将士，以后奏保办理地方善后人员，一定将他列为首位。

胡雪岩自然要道谢，同时简单扼要地报告办理善后的进展，奉“以工代赈，振兴市面”八个字为宗旨，这样一方面办了赈济，一方面做了复旧的工作。左宗棠不断点头，表示满意。然后问起胡雪岩有何困难。

“困难当然很多，言不胜言，也不敢麻烦大人，只要力所能及，我自会料理，请大人放心。不过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如今已经三月下旬了，转眼‘五荒六月’，家家要应付眼前。青黄不接的当口，能够过得过去，都因为有个指望，指望秋天的收成，还了债好过年，大人，今年只怕难了！”

一句话提醒了左宗棠，悚然而惊，搓着手说：“是啊！秋收全靠春耕。目前正是插秧的时候，如果耽误了，可是件不得了的事！”

“大人说这话，两浙有救了。”

“你不要看得太容易，这件事着实要好好商量。雪翁，你看，劝农这件事，该怎么样做法？”

“大人古书读得多，列朝列代，都有大乱，大乱之后，怎么帮乡下人下田生产，想来总记得明明白白。”

“啊，啊，言之有理。”左宗棠说，“我看，这方面是汉初办得好，薄太后的黄老之学，清静无为，才真是与民休息。就不知道当个两宫太后，能否象薄太后那样？”

胡雪岩不惜黄老之学，用于政务，便是无为而治，也不知道薄太后就是汉文帝的生母。不过清静无为、与民休息这两句话是听得懂，便紧接着他的话说：“真正再明白不过是大！要荒了的田地有生气，办法也很简单，三个字：不骚扰！大人威望如山，令出必行，只要下一道命令，百姓受惠无穷。”

“当然，这道命令是一定要下的。雪翁，你且说一说，命令中要禁止些什么？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想了一下答说：“第一，军饷的来源是厘金，是殷实大户的捐献，与种田的老百姓无干。今年的钱粮，想来大人总要奏请豁免的，就怕各县的‘户书’假名追征旧欠。那一来，老百姓就吓得不敢下田了！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左宗棠神色凛然地，“若有此事，简直毫无心肝了，杀无赦！”

“第二，怕弟兄们抓差拉伕。”

“这也不会。我早就下令严禁，征差要给价。如今我可以重申前令，农忙季节，一律不准骚扰，而且还要保护。”左宗棠问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就是怕弟兄们杀耕牛！”

“那也不会，谁杀耕牛，我就杀他。”

“大人肯这样卫护百姓，今年秋收有望了。至于种籽、农具，我去备办，将来是由公家贷放，还是平价现卖，请大人定章程。好在不管怎么样，东西早预备在那里，总是不错的！”

“不错，不错。请你去预备，也要请你垫款。”左宗棠说道，“除了钱以外，我这里什么都好商量。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答道：“我是除了钱以外，什么事都要跟大人商量，请大人做我的靠山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，要人要公事，你尽管开口。”

“有件事要跟大人商量。湖州府属的丝，是浙西的命脉，养蚕又是件极麻烦的事，以蚕叫‘蚕宝宝’，娇嫩得很，家家关门闭户、轮流守夜，按时喂食，生客上门都不接待的。如今蒋方伯正带兵攻打湖州，大军到处，可能连茶水饮食都不预备，可是这一来，蚕就不能养了。还有，养蚕全靠桑叶，倘或弟兄们砍了桑树当柴烧，蚕宝宝岂不是要活活饿死？”

“噢！”左宗棠很注意地，“我平日对经济实用之学，亦颇肯留意，倒不知道养蚕有这么多讲究。照你所说，关系极重，我得赶紧通知蒋萝泉，格外保护。除了不准弟兄骚扰以外，最要防备湖州城里的长毛突围。”

“大人这么下令，事情就不要紧了！”胡雪岩欣慰他说，“江南是四月里一个月最吃重，唱山歌的话：‘做天难做四月天’，因为插秧和养蚕都在四月里，一个要雨，一个要晴。托朝廷的鸿福，大人的威望，下个月风调雨顺，军务顺手，让这一个月平平安安过去，浙江就可以苦出头了！”

“我知道了，总想法子如大家的愿就是。”说到这里，左宗棠眉心打了个结，“倒是有件事，雪翁，我要跟你商量，看看你有没有高招，治那一班蠹吏！”

“蠹吏”二字，胡雪岩没有听懂，瞠然不知所答。及至左宗棠作了进一步的解释，才知道指的是京里户部与兵部的书办。

“户部与兵部的书办。盼望肃清长毛之心，比谁都殷切，在他们看，平了洪杨，就是他们发财的机会到了。正月二十一，曾老九克了天保城，金陵合围，洪秀全已如釜底游魂。李少荃的淮军，攻克常州，亦是指顾问事，常州一下，淮军长驱西进，会合苦守镇江的冯子材，经丹阳驰援曾九，看起来可以在江宁吃粽子了。”

“没有那么快！”胡雪岩接口便答。

这一答，使得左宗棠错愕而不悦：“何以见得？”他问。

胡雪岩知道自己答得太率直了。左宗棠有句没有说出来的话：莫非论兵我还不如你？因而很见机地改口：“大人用兵，妙算如神，我何敢瞎议论。不过，我在上海那两年，听到看到，关于李中丞的性情，自以为摸得很透。常州如果攻了下来，他未必肯带兵西进，因为，他不会那么傻，去分曾九帅一心想独得的大功。”

“啊！”左宗棠重重一掌，拍在自己大腿上，“你也是这么想？”

“只怕我想得不对。”

“不会错！”左宗棠叹口气，“我一直也是这么在想，不过不肯承认我自己的想法。我总觉得李少荃总算也是个翰林，肚子里的货色，虽只不过温熟了一部《诗经》，忠君爱国的道理总也懂的，而况受恩深重，又何忍辜负君父灭此大盗，以安四海的至意？如今你跟我的看法不约而同，就见得彼此的想法都不错。”

论少荃的为人，倒还不至巴结曾九，只为他老师节制五省军务，帘眷正隆，不免功名心热，屈己从人。至于他对曾九，虽不便明助，暗底下却要帮忙，助饷助械，尽力而为，所以金陵克复的日子，仍旧不会远。”

“是的。这是明摆在那里的事，江宁合围，外援断绝，城里的存粮一完，长毛也就完了。照我看，总在夏秋之交，一定可以成功。”

“那时候就有麻烦了。你先看看这个……”

说着左宗棠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，厚甸甸地，总有十来张信笺，他检视了一下，抽出其中的两张，递了给胡雪岩。

这两张信笺中，谈的是一件事，也就是报告一个消息，说兵部与户部的书办，眼看太平军失败在即，军务告竣，要办军费报销，无不额手相庆。但以湘淮两军，起自田间，将领不谙规制，必不知军费应如何报销，因而有人出头，邀约户兵两部的书办，商定了包揽的办法，多雇书手，备办笔墨纸张，专程南下，就地为湘淮两军代办报销。一切不用费心，只照例奏送“部费”即可。在他们看，这是利人利己的两全之计，必为湘淮两军乐予接纳，所以不但已有成议，而且已经筹集了两万银子，作为“本钱”，光是办购置造报销的连史纸，就将琉璃厂几家纸店的存货都搜空了。

“这个花样倒不错！”胡雪岩有意出以轻松的姿态，“不过这笔‘部费’可观。我替殉节的王中丞经手过，至少要百分之二。”

“就是这话罗！”左宗棠说，“我要跟你商量的就是这件事。我前后用过上千万的银子，如果照例致送，就得二十万银子。哪里来这笔闲钱，且不去说它，就有这笔闲钱，我也不愿意塞狗洞。你倒想个法子看，怎么样打消了它！”

“打消是容易，放句话出去挡驾就是。可是以后呢？恐怕不胜其烦了！军费报销是最罗嗦的事，一案核销，有几年不结的。大人倒仔细想一想，宝贵的精神，犯得着犯不着花在跟这些人打交道上头？”

“不！”左宗棠大不以为然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根本不要办报销。军费报销，在乾隆年间最认真，部里书办的花样也最多。不过此一时，彼一时，那时是‘在人檐下过，不敢不低头’，如今我又何必低头？户部也没有资格跟我要帐！”

这话说得太霸道了些。诚然，湘军和淮军的军费，都是在地方自筹，户部并没有支付过，但在地方自筹，不管是厘金、捐募，总是公款，何至于户部连要个帐都没有资格？胡雪岩不以左宗棠的话为然，因而沉默未答。

“雪翁，”左宗棠催问着，“有何高见，请指教！”

这就不能不回答了，胡雪岩想了一下答道：“那不是大人一个人的事。”

“是啊！不过事情来了，我可是脱不了麻烦。”

“就是麻烦，也不至于比两江来得大。”

这一说，左宗棠明白了，“你的意思是，策动曾相去顶？”他问。

这是指曾国藩，他以协办大学士兼领两江总督，也算人阁拜相，所以称之为“曾相”。胡雪岩正是此意，点点头答说：“似乎以曾相出面去争，比

较容易见效。”

“我也想到过，没有用。曾相忧谗畏讥，胆小如鼠，最后还有密折，请朝廷另简亲信大臣，分任重责。你想，他怎么肯不避嫌疑，奏请免办报销？何况时机亦还未到可以上折的时候！”

“难处就在这里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军务究竟尚未告竣，贸然奏请免办报销，反会节外生枝，惹起无谓的麻烦。”

“可是消弭隐患，此刻就得着手。倘或部里书办勾结司员，然后说动堂官，再进而由军机奏闻两宫，一经定案，要打消就难了。”

胡雪岩觉得这番顾虑，决不能说是多余，而且由他的“书办勾结司员”这句话，触机而有灵感，不假思索地答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妨在第一关上就拿书办挡了回去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左宗棠一面想，一面说，“你这话很有意味。然而，是如何个挡法呢？”

“这等大事，书办不能做主，就如大人所说的，得要勾结司官。司官给他们来盆冷水，迎头一浇，或者表面上敷衍，到紧要关头，挺身而出讲话，只要有理，户部堂官亦不能不听。”

“话是有理。难在哪里去找这么一位明大体、有胆识的户部司官？”

“不一定要明大体、有胆识。”胡雪岩答说，“只要这位司官觉得这么做于他有利，自然就会挺身而出。”

“着！”左宗棠又是猛拍自己的大腿，“雪翁，你的看法，确是高人一等，足以破惑。”略停一下，他又说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似乎胸有成竹，已经想到有这么一个人了。”

“是的。就是杭州人。”

“杭州人，”左宗棠偏着头想，“在户部当司官的是谁？我倒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这个人是咸丰二年的进士，分发户部，由主事做起，现在是掌印郎中了。他叫王文韶，大人听说过此人没有？”

左宗棠凝神了一会，想起来了：“似乎听人提起过。”他问，“他的字，是叫夔石吗。”

“正是。王夔石。”

“此人怎么样？很能干吧？”

“很能干，也很圆滑，人缘不错。加以户部左侍郎沈桂芬是他乡试的座师，很照应这个门生，所以王夔石在户部很红。”

“既然人很圆滑，只怕不肯出头去争！”左宗棠说，“这种事，只有性情比较耿直的人才肯做。”

“大人说得是。不过，我的意思不是鼓动工夔石出头去力争，是托他暗底下疏通。我想，为了他自己的前程，他是肯效劳的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雪翁，请道其详。”

照胡雪岩的看法，做京官若说不靠关系靠自己，所可凭借者，不是学问，便是才干。当翰林靠学问，当司官就要靠才干。这才干是干济之才，不在乎腹有经纶，而是在政务上遇到难题，能有切切实实的办法拿出来。至少也要能搪塞得过去。王文韶之所长，正是在此。

可是，做京官凭才干，实在不如凭学问。因为凭学问做京官，循资推转，处处碍以显其所长，翰林做到兼日讲起居注官，进而“开坊”升任京堂，都可

以专折言事，更是卖弄学问的时候。也许一道奏疏，上结天知，就此飞黄腾达，三数年间便能戴上红顶子。而凭才干做官，就没有这样便宜了！

“为啥呢？因为英雄要有用武之地。做部里司官，每天公事经手，该准该驳，权柄很大，准有准的道理，驳有驳的缘故，只要说得对，自然显他的才干。可是司官不能做一辈子，象王夔石，郎中做了好多年了，如果升做四品京堂，那些鸿胪寺、通政司，都是‘聋子的耳朵’，没有它不象样子，有了它毫无用处。王夔石就有天大的本事，无奈冷衙门无事可做，也是枉然。”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：“司官推转，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考御史，当御史更是只要做文章的差使，王夔石搞不来。而且他也不是什么铁面无情的人，平时唯恐跟人结怨，哪里好当什么都老爷？”

“我懂了！”左宗棠说，“王夔石是不愿做京官，只想外放？”

“是的，外放做知府，做得好，三两年就可以升道员。”胡雪岩笑笑说道：“做外官，就要靠督抚了！”

这一下，左宗棠心领神会，彻底明了。因为做外官靠督抚，没有比他更清楚的。清朝的督抚权重，京官外转府道，督抚如果不喜此人，从前可以“才不胜任”的理由，奏请“调京任用”，等于推翻朝旨。乾隆初年，虽曾下诏切责，不准再有这样的事例，可是督抚仍旧有办法可以不使此人到任，或者奏请调职。至于未经指明缺分，只分省候补任用的，补缺的迟早，缺分的优瘠，其权更操之督抚。

因此可以想象得到，王文韶如果志在外官，就必得与督抚结缘，而能够设法搞成免办军费报销，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。因为这一来，湘淮将领，无不感戴，而天下督抚，就眼前来说，两江曾国藩、闽浙是左宗棠自己、江苏李鸿章、直隶刘长佑、四川骆秉章、湖广官文、河南张之万、江西沈葆楨、湖北严树森、广东郭嵩焘，哪一个都花过大把银子的军费，能够免办报销，个人要见王文韶的情，等他分发到省，岂有不格外照应之理？”

想到这里，左宗棠心头的一个疙瘩，消减了一半，“王夔石果然是能干的，就是好好抓住这个机会，普结天下督抚之缘。”

他又回想了一下胡雪岩的话，发现有件事令人惊异，便即问道：“雪翁，你到京里去过没有？”

“还不曾去过。”

“那就怪了！你没有上过京，又是半官半商，何以倒对京官的推迁升转，如此熟悉？”

“我本来也不懂。前年跟王夔石在上海见面，长谈了好几夜，都是听他说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不过能说得清源流，也很难得的了。”左宗棠又问：“你跟王夔石很熟？”

“是的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不过并无深交。”

“看你们谈得倒很深。”

“有利害关系，谈得就深了，交情又另是一回事。王夔石没有什么才气，也没有什么大志，做人太圆滑，未免欠诚恳。我不喜欢这个人。”

左宗棠觉得胡雪岩这几句话，颇对自己的胃口，同时对他的本性，也更为了解，确是个可以论大事、共患难的人。因而不断点头，表示心许。

“大人的意思是，”胡雪岩问道：“让我写封信给王夔石，请他从中尽力？”

“是的。我有这个意思。不过，我怕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够，四处去瞎撞木钟，搞得满城风雨，无益有害。”

“他一个人的力量，诚然不够，不过事情的轻重，他是识得的。他的本性也是谨慎小心一路，决不至于飞扬浮躁，到处瞎说。大人这样说，我信上格外关照，叫他秘密就是。”

“能这样最好。”说到这里，左宗棠向左右吩咐：“拿‘缙绅’来！”

缙绅是京师书坊刻的一部职官录，全名叫做《大清缙绅全书》。由“宗人府”开始，一直到各省的佐杂官儿，从亲王到未入流，凡是有职衔的，无不有简历记载。左宗棠索取缙绅，是要查户部的职官。

翻到“户部衙门”这一栏，头一行是‘文渊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倭仁’。左宗棠顿时喜滋滋地说：“行了！此事可望有成。”

“喔，”胡雪岩问道：“大人参透了什么消息？”

“这是倭相国是蒙古人。他家一直驻防开封，所以跟河南人没有什么两样。河南是讲理学的地方，这倭相国规行矩步，虽然有点迂，倒是不折不扣的道学先生。先帝对此人颇为看重，所以两宫太后亦很尊敬他。能得此老出头说话，事无不成之理。”

“那么，”胡雪岩问道：“这话可以不可以跟王夔石说？”

“这些情形，王夔石比我们清楚得多。说亦可，不说亦可。”左宗棠又说，“这倭相国与曾相会试同榜，想来他亦肯帮帮老同年的忙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何不由大人写封信给曾相，结结实实托一托倭中堂？”

“这也是一法。我怕曾相亦有道学气，未见得肯写这样的信。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口里答应着，心中另有盘算。兹事体大，而又不与自己相干。甚至左宗棠亦不必太关切，天塌下来有长人顶，曾氏弟兄所支销的军费，比左宗棠所经手的，多过好几倍，要办军费报销，曾氏弟兄，首当其冲，自然会设法疏通化解。如今自己替左宗棠出主意，不需太起劲，不求有功，先求无过，最为上策。

这样一转念，步子便踏得更稳了，“为求妥当，我看莫如这么办，先写信透露给王夔石，问问他的意思，看看能不能做得到？要做，如何着手，请他写个节略来！”

“这样做再好都没有。可是，”左宗棠怀疑地问，“他肯吗？”

“一定肯！我有交情放给他。”

“你不是说，你们没有深交吗？”

“放交情”是句江湖上的话，与深交有别，左宗棠不懂这句话，胡雪岩便只好解释：“我是说，王夔石欠下我一个情在那里，所以我托他点事，他一定不会怕麻烦。”

“那就是了。此事能办成功，与你也有好处，曾相、李少荃都要见你的情。”说罢，左宗棠哈哈一笑。

这一笑便有些莫测高深了。胡雪岩心想，大家都说此公好作英雄欺人之谈，当然也喜欢用权术。他说这话，又打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哈哈，莫非有什么试探之意在内？

继而转念，不管他是不是试探，自己正不妨借此机会，表明心迹，因而正色说道：“大人！我跟王夔石不同，王夔石是想在做官上头飞黄腾达，我是想做大生意。因为自己照照镜子，不象做官的材料，所以曾相跟李中丞不见我的情，我毫不在乎。他们见我的情，我亦不会去巴结他们的。如今，

我倒是只巴结一个人！”说到这里，他有意停了下来，要看左宗棠是何反应？

左宗棠当然要问，而是很关切地问：“巴结谁？”

“还有谁？自然是大人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巴结大人，不是想做官，是报答。第一，大人是我们浙江的救星，尤其是克复了杭州，饮水思源，想列我今天能回家乡，王雪公地下有知，可以瞑目，不能不感激大人。第二，承蒙大人看得起我，一见就赏识，所谓‘士为知己者死’，不巴结大人巴结谁？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你老哥太捧我了。”左宗棠笑容满面地回答。

“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大人想来看得出来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除此以外，我当然也有我的打算，很想做一番事业，一个人如果要想有所成就，一半靠本事，一半靠机会。遇见大人就是我的一个机会，当然不肯轻易放过。”

“你的话很老实，我就是觉得象你这路性情最投缘。你倒说与我听听，你想做的是什么事？”

这一问，很容易回答，容易得使人会觉得这一问根本多余。但照实而言，质直无味，胡雪岩虽不善于词令，却以交了嵇鹤龄这个朋友，学到了一种迂回的说法，有时便觉谷中带雅。好在他的心思快，敏捷可济腹笥的不足，此时想到了一个掌故，大可借来一用。

“大人总晓得乾隆皇帝南巡，在镇江金山寺的一个故事？”

左宗棠笑了。笑的原因很复杂，笑的意味，自己亦不甚分明。下称“高宗”或者“纯庙”，而说“乾隆皇帝”，是一可笑，乾隆六次南巡，在左宗棠的记忆中，每次都驻驾金山寺，故事不少，却不知指的是哪一个？是二可笑，“铜钱眼里翻跟斗”的胡雪岩，居然要跟他谈南巡故事，那就是三可笑了。

可笑虽可笑，不过左宗棠仍持着宽容的心情，好比听稚龄童子说出一句老气横秋的“大人话”那样；除笑以外，就只有“姑妄听之”了。

“你说！”他用一种鼓励的眼色，表示不妨“姑妄言之”。

胡雪岩当然不会假充内行，老老实实答道：“我也不晓得是哪一年乾隆皇帝南巡的事，我是听我的一个老把兄谈过，觉得很有意思，所以记住了。据说……”

据说：有一次乾隆与金山寺的方丈，在寺前闲眺，遥望长江风帆点点。乾隆问方丈：江中有船几许？方丈答说：只有两艘，一艘为名，一艘为利。

这是扬州的盐商，深知乾隆的性情，特意延聘善于斗机锋的和尚，承应皇差的佳话。只是传说既久，变成既俗且滥的一个故事。胡雪岩引此以喻，左宗棠当然知道他的用意，是说他的事业，只是“做大生意”图利而已。

然而，他没有想到，胡雪岩居然另有新义，“照我说，那位老和尚的话，也不见得对。”胡雪岩很起劲地举手遥指：“长江上的船，实在只有一艘，既为名，亦为利！”

“奥！”左宗棠刮目相看，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名利原是一样东西。”胡雪岩略有些不安地，“大人，我是瞎说。”

这比“既为名，亦为利”，企求兼得的说法，又深一层了。

左宗棠越感兴味，正待往下追问时，但见听差悄悄掩到他身边，低声问道：“是不是留胡老爷便饭？”

“当然。”左宗棠问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“未正！”

未正就是午后两点，左宗棠讶然，“一谈谈得忘了时候了。”他歉然地

问，“雪翁，早饿了吧？”

“大人不提起，倒不觉得饿。”

“是啊！我亦是谈得投机，竟尔忘食。来吧，我们一面吃，一面谈。”

于是午饭就开在花厅里。左宗棠健于饮啖，但肴馔量多而质不精，不半是因为大劫以后，百物皆缺，亦无法讲求口腹之欲，席中盛馔，不过是一大盘红辣椒炒子鸡。再有一小碟腊肉。胡雪岩知道是左宗棠的周夫人，远自湖南寄来的，客人非吃不可，而且非盛赞不可，所以下箸便先挟腊肉。

腊肉进口，左宗棠顾不得听他夸赞周夫人的贤德，急于想重拾中断的话题，“雪翁，”他说，“你说名利原是一样东西，这话倒似乎没有听人说过，你总有一翻言之成理的说法吧？”

“我原是瞎说。”胡雪岩从容答道：“我常在想，人生在世应该先求名，还是先求利？有一天跟朋友谈到这个疑问，他说：别的我不知道，做生意是要先求名，不然怎么叫‘金字招牌’呢？这话大有道理，创出金字招牌，自然生意兴隆通四海，名归实至。岂非名利就是一样东西？”

“你把实至名归这句话，颠倒来说，倒也有趣。！左宗棠又问，“除了做买卖呢？别处地方可也能用得上你这个说法不能？”

“也有用得上的。譬如读书人，名气大了，京里的大老，都想收这个门生，还不曾会试，好象就注定了一定会点翰林似地。”

说到这里，胡雪岩记起左宗棠数上春官，铙羽而归。至今还是一个举人，所以听见人谈中进士、点翰林，心里便酸溜溜地不好受，自己举这个例，实在不合时宜。好在他的机变快，就地风光，恰有一个极好的例可举。

“再譬如大人。”他说，“当年我们远在浙江，就听说湖南有位‘左师爷’，真正了不起！大人名满天下，连皇上都知道，跟贵省的一位翰林说：叫左某人出来给我办事。果不其然，不做官则已，一做便是抚台。从来初入仕途，没有一下子就当巡抚的，大人恩遇，空前绝后。这也就是名归实至的道理。”

这顶高帽子套在左宗棠头上，顿时使他起了与天相接之感，仿佛在云端里似地，飘飘然好不轻快！不自觉地拈着花白短髭，引杯笑道：“虽蒙过奖，倒也是实情。一介举人，而入仕便是封疆大使，这个异数，老夫独叨，足令天下寒儒吐气！雪翁，来，来，我敬你一杯！”

就这杯酒交欢之间，左宗棠与胡雪岩的情谊又加深了，深到几乎可以推心置腹的地步。因而说话亦越发无所隐讳顾忌。谈到咸丰曾向湖南一位翰林表示，“叫左某人出来给我办事”时，胡雪岩问说，这位翰林可是现任广东巡抚郭嵩焘？”

“正是他！”左宗棠的声音不自觉地高了，似乎有些激动似地。

这使得胡雪岩不免困惑。因为他曾听说过，郭嵩焘救过左宗棠，对于已有恩的故交，出之以这种的异样口吻，听来真有些刺耳。

左宗棠也是善于察言观色的人，而且心里也有牢骚要吐，所以很快地接下来问：“他跟我的渊源，想来你总知道？”

“知道得不多。”

“那么，我来说给你听。是咸丰八年的事……”

咸丰八年春天，湖南永城镇总兵樊燮，贪纵不法，又得罪了势焰熏天的“左师爷”，因而为左宗棠主稿上奏，严劾樊燮，拜折之时，照例发炮，骆秉章坐在签押房里听见声音，觉得奇怪。看时候不是午炮，然则所为何来？

听差的告诉他说：“左师爷发军报折。”

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中，一向这样独断独行，因而又有个外号叫“左都御史”。巡抚照例挂两个衔：一个是兵部右侍郎，便于管辖武官，一个是右副都御史，便于整饬吏治，参劾官吏。

而“左师爷”的威权高过骆秉章，称他“左都御史”是表示右副都御史得要听他的。这一次参劾樊燮，骆秉章事前亦无所闻，此时才要了奏折来看，措词极其严厉，但也不是无的放矢，譬如说樊燮“目不识丁”，便是实情，既已拜折，没有追回来的道理，也就算了。

其时朝廷正倚任各省带兵的督抚，凡有参劾，几乎无一不准，樊燮就此革了职。只以左宗棠挟有私怨，大为不服，便向湖广总督衙门告了一状，又派人进京向都察院呈控，告的是左宗棠，也牵连到骆秉章，说湖南巡抚衙门是“一官两印”。

这是大案，当然要查办。查办大员一个是湖广总督官文，另外一个湖北乡试的主考官钱宝青。官文左右已经受了樊燮的贿，形势对左宗棠相当不利。幸亏湖北巡抚胡林翼，与官文结上一层特殊的关系——官文的宠妾是胡老太太的义女，所以连官文都称胡翼为“胡大哥”。这位胡老太太的义女，常对官文说：

“你什么都不懂！只安安分分做你的官，享你的福，什么事都托付给胡大哥，包你不错。”官文亦真听她的话，所以胡林翼得以从中斡旋，极力排解，帮了左宗棠很大的一个忙。

“总而言之，郭筠仙平地青云，两年之间，因缘时会，得任封疆，其兴也暴，应该虚心克己，以期名实相称。不然，必成笑柄，甚至身败名裂！我甚为筠仙危。”说到这里，左宗棠忽然忍俊不禁了，“曾相道貌俨然，出语亦有很冷隽的时候了。前几天有人到营里来谈起，说郭筠仙责备‘曾涤生平生保人甚多，可惜错保了一个毛寄云’。这话传到曾相耳里，你道他如何？”

“以曾相的涵养，自然付之一笑？”

“不然。曾相对人说：‘毛寄云平生保人亦不少，可惜错保一个郭筠仙！’针锋相对，妙不可言。”

左宗棠说完大笑。胡雪岩亦不由得笑了，一面笑一面心里在想，郭嵩焘做这个巡抚，可说四面受敌，亏他还能撑得下去！看起来是一条硬汉，有机会倒要好好结识。

左宗棠却不知怎么，笑容尽敛，忧形于色，“雪翁，”他说，“我有时想想很害怕！因为孤掌难鸣。论天下之富，苏、广并称，都以海关擅华洋之利。如今江苏跟上海有曾、李，广东又为曾氏兄弟饷源。郭筠仙虽然官声不佳，但如金陵一下，曾老九自然要得意，饮水思源，以筹饷之功，极力维持郭筠仙，亦是意中之事。照此形势，我的处境就太局促了！雪翁，你何以教我？”

这番话，左宗棠说得很郑重、很深，胡雪岩亦听得很用心、很细。话外有话、意中有意，是有关左宗棠的前程，也可能有关自己利害的一件大事，不宜也不必遽尔回答，便以同样严肃的神色答道，“大人看得很远，要让我好好想一想，才能奉答。”

“好！请你好好替我想一想。”左宗棠又说，“不足为外人道。”

“当然！”胡雪岩神色凛然，“我不能连这个道理都不懂。”

“是，是，”左宗棠歉疚地，“我失言了。”

“大人言重。”胡雪岩欠一欠身子，“等着见大人的，只怕还很多，我先告辞。”

“也好！”左宗棠说，“以后你来，不必拘定时刻，也不一定要穿公服。还有，刚才我跟你谈的那件事，不必急，且看看局势再说。”

九

局势的发展，在在出人意表。第一，常州在李鸿章部下郭松林、刘铭传、周盛波、张树声等部，及常胜军戈登的合力猛攻之下，于四月初六城破，接着久守镇江的冯子材进克丹阳。大家都以为这两支军队会师以后，一定乘胜西趋，直扑金陵，为曾国荃助攻。哪知李鸿章尽管朝旨催促，却以伤亡过重，亟须整补为名，按兵不动。这是为左宗棠、胡雪岩所预料到的，李鸿章不愿分曾国荃一心想独得的大功，有意作态。第二，天王洪秀全病故天京，其十六岁长子洪天贵福嗣位称幼天王。

消息外传，都知道曾国荃成大功在即，颇有人高吟杜少陵的“青春作伴好还乡”，作乱后重整家园之计，而京里重臣、京外督抚，有良心，肯做事的，亦都在默默打算，曾国荃一下金陵，所得资财，足可用来裁遣将士，恢复地方。固然，金陵所得，必是用于江南及湘军，但应解的协饷，可以不解，就等于增加了本地的收入。

象左宗棠就是打着一把如意算盘，认为曾国荃一克金陵，广东便将夏成浙江的饷源。他曾跟胡雪岩谈过，到那时候，要专折奏派他到广东去会办厘捐。胡雪岩口头一诺无辞，其实不当它一回事，在他看来，此事渺茫得很，只是不便扫左宗棠的兴，所以只是唯唯敷衍而已。

* * *

在李鸿章所拨借的炮队协攻之下，曾国荃所部在五月底攻占了“龙膊子”，其地在江宁城外东北的钟山之巔，居高临下，俯瞰全城。此地一失，忠王李秀成束手无策了。

曾国荃用兵，独得一“韧”字，苦苦围困到这般地步，要韧出头了，更不肯丝毫怠慢，下令各营，由四面收束，直往里逼，逼近城下，昼夜猛攻。而真正的作用是，借无时或已的炮声，遮掩他挖掘地道的声响。

金陵围了两年，曾国荃从朝阳门到钟阜门，挖过三十多处地道，有时是“落磐”，挖地道的士兵随死随埋，丛葬其中，有时是为太平军所发觉，烟熏水浇，死者论百计。有一次快成功了，地道内的士兵，忽然发现一支长矛刺了下来，其实是太平军行军休息，随意将矛一插，而清军轻躁没脑筋，使劲将那支矛往下拉，太平军始而大骇，继而大喜，掘地痛击，功败垂成，死了四百人之多，都是朱洪章的部下。

朱洪章是贵州人，也是曾国荃部下高级将领中唯一的非湖南人。因为孤立其间，不能不格外卖力，免得遭受排挤。曾国荃亦很看重他，一直保到提督衔记名总兵，派他经理营务处。此时再挖地道，由他与记名提督河南归德镇总兵李臣典共同负责。

从六月初八开始，日夜不停。挖了七天才挖成，填塞炸药，可以作最后的攻击了。曾国荃问问下诸将：哪一营“头敌”，哪一营“二敌”？

诸将默无一言。便按官职大小，个别征询。官阶最高的是萧孚泗，已经补上福建陆路提督，他依旧沉默，便只好问李臣典了。

李臣典倒愿打头阵，但要朱洪章拨一两千精兵给他。朱洪章表示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如我来当头。”事情便这样定局，还立了军令状，畏缩不前者斩！

六月十六日正午，由朱洪章下令施放炸药。地道中的炸药有三万斤之多，进口之处用巨石封固，另外以极粗的毛竹伸入地道，内用粗布包炸药填塞，作为引线。引线点燃以后，但闻地底隐隐如雷声，却不爆发。天空中的骄阳，

流火烁金一般，炸药绝无不燃之理，万千清军挥汗屏息，等得焦的不堪。这样过了一个钟头之久，地底连那隐隐雷声都消失了。

过去亦常有不能引发炸药的事情，这一次看起来又是徒劳无功。各营清军，无不失望，正准备先撤退一批部队，分班休息时，突然间，霹雳之声大作，仿佛天崩地裂似地，太平门的一段城墙，约有二十多丈长，随烟直上，耸得者高，成为闻所未闻的奇观。

这有个说法。明太祖建都南京，洪武二年始建都城，征发大量民伕，花了四年工夫，方始完工，周围六十一里，不但比北京城周四十余里、西安城周二十四里都大，而且亦是世界第一大城。

南京城不但大，而且高，平均都在四十尺以上。大与高之外，最大的特色是坚，城以花岗石为基，特为烧制的巨砖为墙，砖与砖之间，用石灰泡糯米浆水砌合。全城告成，再以石灰泡糯米浆水涂敷，所以在城外随便指一处敲击，都会显出白印。五百年来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的城墙，毕竟还敌不过西洋的炸药，只是被炸以后，砖砖相砌，过于坚牢，所以才会造成二十余丈长的整段城墙，飞入空中的奇观。后来知道，这段城墙飞出一里多外，裂成数段落地，打死了数百人之多。

在当时，朱洪章奋身向前，左手执旗，右手操刀，大呼上城，于是九门皆破。有所谓“朱登九将”，除朱洪章、李臣典、萧孚泗以外，还有记名总兵武明良、熊登、伍维寿、提督张诗日、记名按察使刘连捷、记名道员彭毓橘。

* * *

报捷到京，自然要大赏功臣。据说文宗在日，曾有诺言：平洪杨者封王。但清朝三藩之后，异姓不王，甚至封公爵的亦没有。因此，亲贤中颇有人反对实现文宗的诺言，形成难题。最后是慈安太后出了个主意，将一个王爵，析而为四，曾国藩功劳最大，封侯，其次是曾国荃，封伯，接下来是一个子爵、一个男爵，封了李臣典和萧孚泗。

朝旨一下，朱洪章大为不服。论破城当日之功，他实在应该第一，首先登城，生擒勇王洪仁达，占领天王府。而曾国荃奏报叙功时，却以李臣典居首，据说，当朱洪章占领天王府，看守到黄昏时分，李臣典领兵驰到，自道“奉九帅之命接防”。于是天王府归李臣典的控制，看守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天王府无缘无故起火，烧得精光。事后曾国荃奏报，搜索天王府，除了一颗玉玺以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李臣典叙功居首的奥妙是如此！朱洪章在“先登九将”中甚至不如萧孚泗，他还落得一个五等爵未位的“一等男”，而朱洪章所得的恩典，是“无论提督总兵缺出，尽先提奏，并赏穿黄马褂，赏给骑都尉世职”，虽亦不薄，但名列第三，太受委屈。

一口气咽不下，朱洪章去找“九帅”理论。曾国荃大概早有防备，应付之道甚绝，他说：“我亦认为你应居首功。但叙功的奏折，是由我老兄拜发，听说是他的幕友李某捣鬼。”说着，从靴筒子里拔出一把雪亮的刀子，倒持着递向朱洪章，“你去宰了那个姓李的。”

朱洪章为之啼笑皆非。但李臣典亦如黄粱一梦，赐爵之恩，黄马褂、马眼花翎之荣，竟不克亲承宠命，恩旨到时，已经一命呜呼。据曾国荃奏报，说他攻城时，“伤及腰穴，气脉阻滞”，因而于七月初二日不治出缺。却又有人说，李臣典死在“牡丹花下”，破城之日，玉帛女子，任所取携，李臣

典一日夜之间，御十数女子，褥暑不谨，得了“夹阴伤寒”，一命呜呼！当然，这是私下传说，反正死因如出于床第之间，真相是再也不能水落石出的。

萧孚泗的封男爵，亦有一段故事。

当城破无可为计时，李秀成在乱军中带着一个亲信书童，出通济门往东南方向驰去，目的是越过茅山，经溧阳、长兴到湖州，与由杭州撤走的太平军会合。

走到一处叫方山的地方，撞见八个樵夫，其中有人认识他，却确不定，便冒叫一声：“忠王！”

李秀成一看行藏被人识破，便长跪相求：“哪位领路带我到湖州。”

这八个樵夫见此光景，大起贪心，一方面想侵吞李秀成所带的钱物，一方面还想报功领赏。于是这八个人将李秀成主仆骗入山下的“涧西村”，公推一个姓陶的去向清军报信，目的地是驻扎太平门外的李臣典营中，因为姓陶的有个同族兄弟是李臣典的部下，托他转报，比较妥当。

姓陶的经过钟山，又饥又渴，想起这里是萧孚泗的防区，营中有个伙伕，因为供应柴草的关系而熟识，不妨到他那里歇脚求食。

姓陶的得意忘形，休息闲谈之间，透露了擒住李秀成的经过。这个伙伕便转告亲王，亲兵转报萧孚泗，姓陶的便注定要做枉死鬼了。

一番秘密嘱咐，将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，萧孚泗，自携亲兵二十多人，烈日下疾驰到涧西村，将李秀成手到擒来，所带钱财，亦归掌握。姓陶的被一刀斩讫，借以灭口，不过萧孚泗总算还有良心，没有杀那个伙伕，给了他五颗上好的珠子，一匹好马，暗示他连夜“开小差”，走得越远越好。

萧孚泗的得封男爵，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。曾国荃到后来才知道真相，吩咐赏那八家樵夫，每家一百两银子。结果为亲兵吞没大半，只拿出去一个“大元宝”——五十两银子，由八家均分。

如果李秀成真是为萧孚泗凭一己之力所生擒，这份功劳，就真值得一个男爵了。因为天京虽破，幼天王未获，只说已死在乱军之中，对朝廷似难交代。幸好有个李秀成，论实际，其人之重要又过于幼天王，差可弥补幼天王下落下明之失。

其时曾国藩已由安庆专船到江宁，抚循将士以外，另一件大事，就是处置李秀成，委派道员庞际云、知府李鸿裔会审，这李鸿裔，就是曾国荃向朱洪章所说“捣鬼”的“李某”。

从六月二十七到七月初六，十天的工夫，审问的时间少，李秀成在囚笼写“亲供”的时候多，每天约写七千字，总计约七八万言。却为曾国藩大删大改，所存不过三分之一，方始奏报。其中谈到城破以后，洪秀全两个儿子的下落，说是“独带幼主一人，幼主无好马，将我战马交与骑坐。”“三更之后，舍死领头冲锋，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。君臣数百人，舍命冲出关外，所过营寨，叠叠层层，壕满垒固。幼主出到城外，九帅营中，营营炮发，处处喊声不绝，我与幼主两下分离，九帅之兵，马步追赶，此时虽出，生死未知。十六岁幼童，自幼至长，并未骑过马，又未受过惊慌，九帅四方兵进，定然被杀矣，右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，亦未悉其是幼主，一个小童，何人知也？”

这段供词，与曾国藩奏报“幼逆已死于乱军之中”，有桴鼓相应之妙，不道弄巧成拙，反显删改之迹——幼天王未死，逃到湖州了。

在曾国藩封侯的同时，又有恩旨赏赉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：亲王借格林沁，加赏一贝勒，湖广总督官文，赐封一等伯爵，世袭罔替，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，陕甘总督杨岳斌、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，四川总督骆秉章、浙江提督鲍超，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西安将军都兴阿、江宁将军富明阿、广西提督冯子材，均赏给骑都尉世职。

东南大员，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楨，上谕中特为交代：“俟浙赣肃清后再行加恩。”这虽是激励之意，但相形之下，未免难堪，尤其是李鸿章封爵，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气。往深一层去想，曾国藩节制五省军务，江西、浙江亦在其列，这两省既未肃清，就是曾国藩责任未了，何以独蒙上赏？

再有一件事，使左宗棠气恼的是，江宁战败的太平军，只有往东南一路可退，因而湖州一带，本来打得很顺利的，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压力。如果事先密商，曾国荃定干何时破城，进兵围剿的策略如何，都能让左宗棠知道，先期派兵填塞缺口，伏路拦截，又何至于让战败的太平军，如山倒堤崩般涌过来？然则曾军只顾自己争功，竟是“以邻为壑”了！

朝中当国的恭王，以及上获信任，下受尊重，确能公忠体国，为旗人中贤者的军机大臣文祥，却不知东南将帅之间，存着如此深刻的矛盾，紧接着大赏功臣的恩诏之下，又有一道督责极严的上谕，让左宗棠看了，更不舒服。

上谕中说：“江宁克复，群丑就歼，无逸出之贼。”这几句话，便使左宗棠疑心，曾氏弟兄奏报攻陷江宁的战功，不知如何铺张扬厉，夸大其词？因此对于后面“着李鸿章将王永胜等军，调回长兴，协防湖郡。左宗棠当督率各军，会合苏师，迅将湖州、安吉之贼，全行殄灭，克复坚城，勿令一贼上窜”的要求，越起反感。

“你看，”他对胡雪岩说：“曾氏兄弟，不但自己邀功，还断了别人的建功之路。照字里看，大功已经告成，浙江可以指日肃清，湖州长毛如毛，攻起来格外吃力，即使拼命拿下来，也讨不了好。因为有曾氏兄弟先人之言，说江宁的‘群丑就歼，无逸出之贼’，朝廷一定以为我们虚报军功。你想，可恨不可恨？”

胡雪岩当然只有劝慰，但泛泛其词，不能发生作用，而谍报一个接一个，尽是太平军的某王某王，由皖南广德，进入浙江境界，越过天目山，直奔湖州的消息。最后来了一个消息，是难民之中传出来的，飞报到杭州，左宗棠一看，兴奋非凡。

“这个报告中说，幼天王洪天贵福，在江宁城破以后，由于王洪仁玕、养王吉庆元、誉王李瑞生、杨王李明成保驾，六月二十一那天，到达广德，然后由守湖州的堵王黄文金，在五天以后亲迎入湖州城内，并且已得知忠王李秀成为官军所获的消息，所以改封洪仁玕为“正军师”。

这一下，左宗棠认为可以要曾氏弟兄的好看了，当即嘱咐幕友草拟奏稿，打算飞骑人奏，拆穿曾国藩所报“幼逆已死于乱军”的谎言。而正当意气洋洋，解颜大笑之际，胡雪岩正好到达行辕，听得这个消息，不能不扫左宗棠的兴，劝他一劝。

“大人，这个奏折，是不是可以缓一缓？”

“何缓之有？元凶行藏已露，何敢匿而不报？”左宗棠振振有词他说。

胡雪岩知道用将帅互讦，非国家之福的话相劝，是他听不入耳的，因而

劝以利害，“我们杭州人有句俗语，叫做‘自扳石头自压脚’，大人，你这块石头扳不得！”他说，“扳得不好，会打破头。”

“这是怎么说？”

“大人请想，这样一奏，朝廷当然高兴，说是‘很好！你务必拿幼逆抓来，无论如何，不准漏网。抓到了，封你的侯’，大人，抓不到呢？”

“啊，啊！”左宗棠恍然大悟，“抓不到，变成元凶从我手中漏网了！”

胡雪岩是有意不再往下说。象左宗棠这样的聪明人，固然一点就透，无烦词费，最主要的，还是他另有一种看法使然。

他这一次上海之行，听到许多有关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近况，皆由曾、李的幕友或亲信所透露。有许多函札中的话，照常理而论，是不容第三人入耳的，而居然亦外泄了！这当然是曾、李本人毫无顾忌，说与左右，深沉的只为知者道，浅薄的自诩接近大僚，消息灵通，加枝添叶，说得活龙活现，无端生出多少是非，也没来由地伤害了好些人的关系，因为如此，胡雪岩对左宗棠便有了戒心。

他在想，这位“大人”的口没遮拦，也是出了名的，如果自己为他设计，离间曾、李之间的感情，说不定有一天，左宗棠会亲口告诉别人如何如何。这岂非“治一经、损一经”，无缘无故得罪了曾、李，就太犯不着了！

而左宗棠有他这句话，已经足够。当时很高兴地，一叠连声地说：“吾知之矣！吾知之矣！”

这样的回答，在胡雪岩却又不甚满意，他希望左宗棠有个具体的打算说出来，才好秉承宗旨，襄助办事。因而追问一句：“大人是不是觉得愚见还有可采之处？”

“什么愚见！你的见解太高明了！”左宗棠沉吟着说道：“不过，在我到底不是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人，而况李少荃一向为我他也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是知道他平日言论的人，都能猜想得到，李鸿章一向为他所藐视。如今与他修好，仿佛有求于人似地，未免心有不甘。”

胡雪岩认为从正面设词规劝，与在私底下说人短处不同，即令密语外泄，亦是“台面上”摆得出去的话，并无碍于自己的名声，因而决定下一番说词，促成左、李的合作。

“大人，”他有意问道：“如今唯一的急务是什么？”

“你是指公事，还是指我自己的事？”

“公事也是如此，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。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无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？”

“自然是肃清全浙。”

“是，肃清全浙只剩一处障碍，就是湖州。拿湖州攻了下来，就可奏报肃清。那时候，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。”

“拜相还早，封侯亦不足为奇。果然膺此分茅之赏，我是要力辞的。”

胡雪岩不知道他这话是有感而发，还是故作矫情，反正不必与他争辩，唯有顺着他的语气想话来说，才能打动他的心。

“大人这一着高！”他翘着大拇指说，“封侯不希罕，见得富贵于我如浮云，比曾相、李中丞都高一等了。不过，朝廷如无恩命，大人又怎能显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？”

“这话倒也是。”左宗棠深深点头。

左宗棠终于松了口，胡雪岩也就松了口气。至于如何与李鸿章合作，就

不用他费心了，一切形势，左宗棠看得很清楚，而且谈用兵，亦不是他所能置喙的。他只提醒左宗棠一点，会攻江宁，李鸿章忤了朝旨，目前急图补救，所以即使左宗棠不愿与他合作，他自己亦会派兵进窥湖州，表示遵从朝廷所一再提示的“疆臣办贼，决不可有畛域之分”的要求。

左宗棠亦实在需要李鸿章的支援。

第一是兵力。湖州已成为东南太平军的集结地，各部军队集结在一起，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。而且逼得急了，会作拼死决战，决不可轻视。

第二是地形。湖州四周，港汊纵横，处处可以设伏邀击，本是易守难攻之地，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，因势制宜，将地形的利用，发挥到了极致。如今太平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，亦非弱者，且假幼主的名号以行，指挥容易。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，据报可以支持一年，这又比赵景贤当时的处境好得多了。

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，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，而亦唯有李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。论兵力，有苏军的协力，才可以完成对湖州的包围，当然不是象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围，如果采取这样的方略，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，亦是不智之举，自古以来，围城往往网开一面，因为不放对手一条生路，必然作生死的搏斗，就算能够尽歼对手，自己这方面的伤亡，亦一定是惨重无比。反过来看，留下的一个缺口，正可以激起对手的恋生之念，瓦解他的斗志。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对手逃生路上，可以处处设伏，反为得计。

论地形，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，当年赵景贤雪夜失大钱，导致湖州的不守，以今视昔，情势不殊，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，而夺大钱，苏军渡太湖南下，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。同时最大的关键是，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，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，苏军之所长。

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，尽力有所作为，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，亦以无负赐封爵位之恩。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，默默打算，自己这方面地利、人和都不及李鸿章，如果不能大包大揽，放下诺言，限期独力攻克湖州，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，自北面攻湖州。两军不能合作，便成争功的局面，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，自己争不过，让李鸿章喧宾夺主，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。

他想来想去，因人成事，利用李鸿章相助，是为上策。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，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，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，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。只要下了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，铺叙战功，便可以操纵了。

打定了主意，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，左宗棠亲自提笔，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，在商略扫荡东南太平军的策略中，透露出求援之意。李鸿章亦很漂亮，答应将他部下的“郭刘潘杨四军”，全数投入湖州战场。

郭刘潘杨——郭松林、刘铭传、潘鼎新、杨鼎勋四军，是淮军的中坚，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的，还不止这四军，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，与曾国藩的小同乡、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，亦奉委派，分道助攻。李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，有意大张声势，将进攻湖州一役，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，一方面象押宝似地希望能俘获幼天王，掘得“金穴”，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。

在湖州的太平军，号称二十万，至少亦有六折之数。左李两方，正规军

合起来不下八万，加上随军的文员、伏役，总数亦在十万以上。彼此旗鼓相当，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，但胜负已如前定，而且太平军败退的情况，大致亦在估计之中。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，进取的方向，只能顺势而行。左宗棠所部由湖州东南、西南两方面进逼，苏军则由东北、西北分攻，并从正北进扼大钱口，以防太平军转入太湖。湖州的东面，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，有重兵防守，而且东到海滨，并无出路，在湖州的太平军，唯一的出路，只是向西，如能冲过广德，则江西有李世贤、汪海洋，都是太平军中有名的悍将，能会合在一起，或者还有重整旗鼓的可能。

战场如棋局，不但敌我之间，尔虞我诈，就是联手的一方，亦在勾心斗角。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，将刘铭传的二十营，陆续拨队，指向浙皖之交，名为进攻广德，断太平军的归路，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，俘幼主，夺辎重。

湖州终于在七月二十六被攻陷了。

如事先所估计的，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退走。大队太平军分三路西撤，到了广德，又分两路，一路向皖南，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天王，由宁国过西天目山，经开化、玉山进入江西境内。刘铭传穷追不舍，其他各军为了争功，亦无不奋勇当先，连追五日五夜，太平军回击不利，黄文金亦病故于行军作战的途中。

但是洪天贵福却还是下落不明，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，打算与进至广东、福建边境的李世贤、汪海洋会合，然后西趋湖北，与扶王陈德才联结，自荆襄西入陕西，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。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，但即令打不成功，这样杀来杀去，如与安徽、河南的捻军台流，亦可大成气候。因此，朝廷对两次三番、穷追猛打，而竟未能捉住幼天王洪天贵福，深为恼火。

更恼火的是左宗棠。“全浙肃清”的折子已经拜发，而洪天贵福未获，就不能算克竟全功，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。

辩明了“十万”之说，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，言词更为犀利：“至云杭城全数出窜，未闻纠参，尤不可解。金陵早已合围，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，金陵报‘杀贼净尽’，杭州报‘首逆实已窜出’也！”仅是这两句话，便如老吏断狱，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，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。但在结尾上，却又笔锋一转，故弄狡狴：“臣因军事最尚质实，故不得不辩。至此公事，均仍和衷商办，臣断不敢稍存意见，自重愆尤。”这段话是所谓“绵里针”，看来戒慎谦和，其实棱角森然，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。

这通奏折发出，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。由恭王出面的“廷寄”，措词异常婉转，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，却说“左宗棠自入浙以来，克复城隘数十处，肃清全境，厥功甚伟。本欲即加懋赏，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，必将固辞，一俊余孽净尽，即降恩旨。”是很明显地暗示，左宗棠封爵，不过尽早间事。

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，亦有温谕：“朝廷于有功诸臣，不欲苛求细故。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，则据实入告，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，均属正办。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，不敢稍存意见，尤得大臣之体，深堪嘉尚。朝廷所望于该督者，至大且远，该督其益加勉励，为一代名臣，以副厚望。”

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，但是非好恶，已表现得很清楚。而许左宗棠以

“一代名臣”，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。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，左宗棠占尽上风，而与曾国藩的怨，自然也结得更深了。

曾、左结怨，形诸表面的，是口舌之争，暗中拼命抵拒的，是地盘之争。而又象在夹缝中受挤，又象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。

* * *

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。用兵之时，为了鼓励将帅，不按建制任职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，事所常有。但战事告一段落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

照常理而论，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，到底百战功高，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，才是正办。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巡，绝无退让之意。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，虽由于忧谗畏讥，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，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“妾身不分明”的隐衷，估量他决不能到任，不如自己知趣。

在朝廷却又有左右为难之苦。一方面东南军务结穴于攻陷湖州、全浙肃清，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，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，解甲归田，不是待功臣之道。因此，对于曾国荃告病，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，希望曾、左之间，能够消释嫌怨，言归于好，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抚篆，饬令曾国荃到任。

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。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，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，许曾国荃辞职。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，由谁替补？却颇费斟酌。

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，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，而浙江藩司一缺，则由左宗棠保荐。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，并且这样处置，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。朝廷调和将帅，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，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。

要考虑的是：第一，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，因为太平军对诸省的控制，以浙江为最，善后事宜亦最难办，非清廉干练，不足以胜任。第二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，而又能力曾国藩，甚至李鸿章所支持，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，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。第三，战乱已平，偃武修文，浙江巡抚是战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，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，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，如果有过战功，更为理想。

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。此人名叫马新贻，字谷山，先世是回族，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，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，定居曹州府菏泽县，已历四百余年之久，因此，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，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。

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，江西传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了。

* * *

收束与太平军作战的军务，却还有相当艰巨的镇压起义的大任，需要部署。

恭王、文祥的计议，犹有三处起义要平眼，才能臻于太平盛世。这三处是：第一，南撤的太平军余部，第二是中原的捻军，第三是西陲的回民起义。

幸好人才之盛，冠绝前朝，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起义。

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。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，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，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，说“江宁已臻底平，军务业经蒞事，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，前赴皖鄂交界，督兵剿贼，务期迅速前进，勿少延缓”。

这所谓“贼”，便是捻军。

捻军原以皖北为根据地，自经僧王全力攻剿，转战到湖北、河南一带。张乐行虽死，他的侄子张宗禹亦非弱者，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因天京已破，由关中回师，已成孤军，自然而然地与捻军合流，声势大振。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，追奔逐北，与捻军战来战去的打法，并非善策，一旦疲于奔命，为捻军反扑，非大败不可。同时，又因为僧王的身分尊贵，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，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，指授方略，则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”，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，索性独断独行。因此，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，回京享福，才是公私两便之计。

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，只有一个曾国藩。不仅威望足够，而且他那“先求稳当，次求变化”，以静制动，稳扎稳打的作风，亦正可救僧王之失。至于筹饷之责，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。

这个人就是李鸿章。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，暂署两江总督，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，漕运总督吴棠署理。上谕中虽未明言，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，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，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，第一，曾、李师生，“有事弟子服其劳”，天经地义，第二，李鸿章带兵，曾国藩替他筹过饷，如今曾国藩带兵，自然该李鸿章筹饷，第三，两江最富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，所以谁当两江总督，都有筹饷的责任。

这样的安排，就大局而言，不能算错，只是委屈了曾国藩，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，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。

再有一个是杨岳斌。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，本名杨载福，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，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“载”，不免有犯讳的不便，所以改名岳斌。当江宁未下以前，他已升任陕甘总督，打算赋以数平回民起义的重任。回民起义不仅生于陕甘，也生于云南与新疆。云南将次平服，而新疆方兴未艾，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，特降温旨，认为新疆平乱，“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，前往剿办，恐难壁垒一新”，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，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，“即行由川起程，出关剿办回乱”。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，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，与他相提并论，很灌了一番米汤。

上谕中说，“从前回疆用兵，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，立功边域，彪炳常。鲍超务当督率诸军，肃清西陲，威杨万里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。该提督忠勇性成，接奉此旨，必即遵行，以副朝廷委任。”话说得很恳挚，而命曾国藩传旨，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。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、明哲保身，早有定算，鲍超是他的爱将，当然要加意保全，所以只是照例传旨，并不劝驾。

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，便是左宗棠，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，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，而转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、汪海洋两大部队，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攻击。

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，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，义不容辞，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，却使他既气又急，愤愤不平。

首先大夫所望的是，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，蒋益澧落了空，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。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，名位已在己之上，使他很不舒服。复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，奉旨迅即到任，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，并先筹措八万银子，作为杨军的开拨费用。

为此，左宗棠的肝火很旺，每日接见僚属，大骂曾国藩、李鸿章和郭嵩

煮。这样骂了几天，怒火稍减，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，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。军务是有把握的，就是饷源越来越细，得要找几个足智多谋的人，趁马新贻未曾到任以前，好好筹划妥当。

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。“雪翁”，他说，“你看，挤得我无路可走了！你算算看，我该到哪里筹饷？哪里都难！”

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。除开穷瘠的省份，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，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，江苏、安徽是两江辖区，曾、李师弟的势力，根深蒂固；江西沈葆楨，对待曾军的前例，足以令人望而却步；山东、山西供应京恼，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、沈桂芬清刚精明，都不是好相与的人；湖北食用川盐，在沙市设局征盐厘，收入相当可观，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，有理无理，皆受朝廷袒护，不容易打得进去；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，有骆秉章在那里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，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“取成都”。

“福建穷得很，我能筹饷的地方，只有贵省与广东了。广东该给我的饷不给，可恨郭筠仙，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、李少荃。此恨难消！”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，“至于马谷山，听说倒还讲理，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，又是李少荃的同年，不见得肯助我一臂。雪翁，你看我该怎么办？”

胡雪岩默然。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，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，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，为左宗棠设谋划策，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。

胡雪岩一向言词爽利，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，一诺无辞，象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，可说绝无仅有。左宗棠微感诧异，不免追问缘故。

“不瞒大人说，我很为难。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，粮饷当然出在浙江，筹得少了，不够用，筹得多了，苦了地方。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，本乡本上，我不大好做人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，我还可以出出主意，截长补短，见机行事，总还兼顾得到。现在换了马中丞，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，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，大人一离浙江，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，眷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，何况其他？”

他一路说，左宗棠一路点头，等他说完，做个“稍安毋躁”的手势答道：“你刚才所说的情形，我完全清楚，我们要好好谈谈。万变不离的宗旨是：雪翁，你仍旧要帮我的忙。怎么个帮法，我们回头再商量，现在先谈你的难处。诚如所言，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，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，而且要定一个确数，按月一定汇到，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。雪翁，凡事先讲理，后讲情，情理都站得住，还争不过人家，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。”

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，意何所指？只能就事论事，问一声：“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？”

“你看呢？”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：“我们自己人，我告诉你实话：我的兵，实数一万八千，不过筹饷要宽，照两万三千人算。”

胡雪岩的心算极快。士兵每人每月饷银、军粮、器械、弹药、马料，加上营帐、锅碗等等杂支，平均要五两银子，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。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，文案、委员的薪水伙食，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，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。

这笔巨数，由浙江独力负担，未免太重，胡雪岩便很婉转他说道：“闽浙一家。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，前后总计，不下三百万两之多，如今福建有事，当然要帮忙。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，理当由浙江支饷。不过，浙江的情形，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，如果能够量出为人，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成语是量人为出，胡雪岩却反过来说，倒也新鲜，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，含笑问道：“何以谓之量出为人？倒要请教。”

“譬如一碗汤，你也舀，他也舀，到嘴都有限……”

“啊！”左宗棠抢着说道：“我懂了！我亦本有此意，第一，陕甘的协饷，决不能答应，第二，广东解浙江的协饷，有名无实，我要奏请停拨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眼珠打转，慢慢地笑了，笑得极其诡秘。

这一笑，大有文章。胡雪岩觉得非搞明白不可，便有意套问一句：“广东的协饷是个画饼，虽不能充饥，看看也是好的。”

“不然！奏请停拨，就是要让朝廷知道，这是个画饼。雪翁，”左宗棠突然兴奋了，“你看老夫的手段！画饼要把它变成个又大又厚，足供一饱的大面饼。你信不信？”

“怎么不信？”胡雪岩紧接着问：“大人变这套戏法，可要我做下手？”

“当然！少了你，我这套平地抠饼，外带大锯活人的戏法就变不成了。”

“大锯活人”四字，虽是戏言，却也刺耳，胡雪岩使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问道：“大人，你要锯哪一个？”

“哪一个？”左宗棠有种狞笑的神色；“锯我那位亲家。”

胡雪岩骇然。他早知左宗棠跟郭嵩焘有心病，而此心病，不但未能由时光来冲淡，反有与日俱深之势，但何至于说出“大锯活人”这样的话来？因此一时愣在那里作声不得。

左宗棠的脸上，也收起嬉笑之态，变得相当认真，眼睁得好大，嘴闭得好紧，但眼神闪烁，嘴唇自动，竟似湖心中起了极大的波澜似地。这就使得胡雪岩越发贯注全神，要听他如何“大锯活人”了。

“雪岩！”左宗棠第一次改口，以别字相呼，表示对胡雪岩以密友看待，“你的书读得不多，我是知道的，不过‘世事洞明皆学问’，照这一层来说，我佩服你。

“不敢当。”胡雪岩有些局促，但也很率直，“大人有什么话要说，尽管吩咐，拿顶高帽子套在我头上，就有点吃不消了。”

“你我之间，何用耍什么送高帽子的手段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的为人，我的处世，只有你能明白五分，还有五分，你不但不明白，或许还会大不以为然。这就因为你少读书，如果你也多读过一点书，就会明白我那另外五分，而且谅解我不得不然，势所必然！”

原来如此，胡雪岩倒有些受宠若惊了，“大人，”他说，“你老跟我谈‘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’，我是不懂的。”

“我不跟你谈经，我跟你谈史。雪岩，我先请问你两句成语‘大义灭亲’、‘公而忘私’怎么讲？”

胡雪岩无以为答，觉得也不必答，老实回复：“大人不要考我了。就从这两句成语上头，谈你老的打算。”

我不是考你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的行事，照世俗之见，或许会大大地骂我。不过，我的行事，于亲有亏，于义无悖，于私有惭，于公无愧。这都非世俗之见所能谅解，而只有读过书的人，才会在心里说一声：左某人命世之英，不得不然。”

这段话很掉了几句文，不过胡雪岩也大致还能听得懂，而且听出意思，他对郭嵩焘要下辣手了！所想不通的是，他有何辣手可对郭嵩焘？

他的疑问，立刻得到了解答。左宗棠起身坐在书桌前面，伸毫铺纸，很

快地画成一幅地图，在那些曲线。圆点之中，写上地名。胡雪岩看出是一幅闽粤支界的形势图。

“李世贤在漳州。漳州是九月十四失守的，总兵禄魁阵亡，汀漳龙道徐晓峰殉难。李世贤大概有八千多人，不可轻敌。”左宗棠又指着长汀、连城、上杭这三角地带说：“汪海洋在这一带，照我的看法，他比李世贤更凶悍。然而，不足为虑，贼不足平！雪岩，你这几年总也懂得一点兵法了！你看李、汪二人的出路在哪里？”

这一下好象考倒了胡雪岩，他仔细看了半天，方始答说：“他们是由西面江西逃过来的，往东是出海，有好长一段路，再说没有船也出不了海。北面呢，大人带兵压了下来，啊，”胡雪岩恍然大悟，很有把握他说：“这两个长毛的出路，只有南面的广东，嘉应州首当其冲！”

左宗棠深深点头，拈髭微笑，“对，”他说，“嘉应州首当其冲！到了那时候充饥的就不是画饼了！”

语中有深意。左宗棠没有说下去，胡雪岩不便问，怕自己猜错了，冒昧一问，是大大的失言。

谁知左宗棠毫不忌讳，真的拿胡雪岩当可共极端机密的心腹看待，“郭筠仙一直担心曾涤生‘驱寇入粤’，他没有想到‘驱寇入粤’的是他的亲家。”他说：“雪岩，到那时候，又另是一番局面了。”

胡雪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，觉得左宗棠的手段真是太辣了些！虽然，达正是他所猜想到的；但侧度是测度，听别人亲口证实，感觉又自不同。

“雪岩，”左宗棠问道：“你倒说说看，到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番局面？”

“是。”胡雪岩想了想说，“到那时候，朝廷当然借重大人的威望，拜钦差大臣，节制福建、浙江、广东三省的军务。郭中丞……”他没有再说下去，意思是郭嵩焘在左宗棠“大锯活人”的摆布之下，非吃足苦头不可。

“不错，此亦是势所必然之事。到那时候，雪岩，我不会再累浙江了，不怕郭筠仙不乖乖替我筹饷。不过，”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，“也说不定！郭筠仙愚而好自用，怕他仍旧执迷不悟。”

“果然如此，大人又怎么办？”

“那就不能怪我了！可惜！”

前后两句话不接气，胡雪岩再机敏也猜不透他的意思，只以此事于减轻浙江的负担，关系甚大，不能不追问：“大人，可惜些什么？”

“可惜，我夹袋里没有可以当巡抚的人物。”

这是说，如果将来郭嵩焘不能替左宗棠筹得足够的饷，他不惜攻倒他派人取而代之。这样做，却真是“公而忘私”、“大义灭亲”了。

“到时候看吧！言之还早。”左宗棠对着他手绘的地图凝视了好一会，突然拍案而起，“对，就是这么办！”

接着，左宗棠谈了他的突如其来的灵感。他指着地图为胡雪岩解释，自己的兵力还不够，倘或想用三面包抄的办法，将太平军向广东方面挤，相当吃力。万一有个漏洞填塞不住，太平军一出了海，不管在福建或浙江的海面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，岂不是弄巧成拙？

因此，左宗棠想请李鸿章的淮军助以一臂。攻占湖州之役，彼此合作得还满意，如今再申前请，想来李鸿章不至于拒绝。

“不过，这话我不便开口。”左宗棠说，“如果是我出面相邀，就得替客军筹饷，譬如他派一万人，一个月起码就得五、六万银子，再加上开拔的

盘缠，第一笔就非拨十万银子不可，实在力有未逮。倘或朝廷有旨意，让淮军自备粮饷，来闽助剿，我们至多备五万银子作犒赏，面子上也就很好看了。雪岩，你说，我这把如意算盘如何？”

“是好算盘。不过淮军自备粮饷，恐怕李中丞不肯。他出饷，我们出粮，李中丞就没话好说了，因为他的军队闲摆在那里，一样也是要发饷的。至于请朝廷降旨，只有请福建的京官在京里活动。”

“那怕不行。”左宗棠摇摇头，“福建京官，目前没有身居高位的，说话不大有力量。闽浙唇齿相依。浙江在京的大老，雪岩你倒想想看，有什么人可托？”

“浙江在京的大老，自然要数许六大人，不过，他的吏部尚书交卸了。倒是他的大少爷，在南书房很红，还有他一位侄少爷，是小军机，专管军务……”

“对！对！”不等胡雪岩说完，左宗棠便抢着说，“这条路子再好都没有，请你替我进行。许家杭州望族，你总有熟人吧？”

“他家的人很多，我倒认得几位，不过象这样的大事，也不好随便乱托人。”胡雪岩想了一会，说，“大人，我想到上海去一趟，去看许七大人。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，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，出面来办善后。”

左宗棠想了一下，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，所谓“许七大人”是就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剑，如今逃在上海。他的胞兄，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“许六大人”许乃普，以吏部尚书致仕。因为战争不能南归，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“家长”。而且科名前辈，久掌文衡，京中大老，颇加尊礼。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，是李鸿章的同年，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，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，在“辛酉政变”中出过大力，如今是极红的“小军机”——军机章京领班之一，熟谙兵事，精干方略，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。所以走这条路子，路路皆通，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，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，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。

至于将许乃钊请回杭州来主持善后，这也是一着非下不可的好棋。因为马新贻一到任，胡雪岩有不得不走之势，而要找替手，最适当的人选就是许乃钊。第一，他做过封疆大吏，科名是翰林出身，名符其实的“缙绅先生”，第二，马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，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，以“老世叔”的身分去看马新贻，照例应受“硬进硬出”开中门迎送的礼遇，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得多了，第三，许乃钊公正廉洁，德高望重，足以冠冕群伦。

因此，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议，而且自己表示，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，向许乃钊致意。

谈完了公事谈“私事”，而私事也就是公事：胡雪岩的出处。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，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，专驻上海，为他经理一切。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。

从第二天起，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，积极开始部署，除了战报以外，一连拜发了好几道奏折。第一道是，浙江的兵恼军需，十分困难，自顾不暇，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，请饬户部另筹改拨，第二道是，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，从速到任，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，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“护理”，第三道是，奉旨拨解杨岳斌的“行资”八万两，于无可设法之中，勉强调法筹拨半数。

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。每到夏秋之交，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“京饷”，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，举凡王公大臣、文武百官的廉俸，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，宗庙陵寝的祭把费用，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，每年分三节呈上的“交进银”，无不出在京饷之内，所以协饷可欠，京饷不可欠。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，茶税二万两，上谕催解：“务于十二月内，尽数解齐。倘仍饰辞宕延，致误要需，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，指名严参。”

虽奉这样的严旨，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欠，因为非如此，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，必须浙江接济。当然，欠有欠的方法，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，左宗棠的方法是，哭穷之外，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“养廉银”一万两，由票号汇到户部，作为京饷报解。

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。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，广东的协饷，对浙江来说是个“画饼”。所以，停止的理由，不过“现在浙省军务肃清，所有前项协饷，自应停止”这样一句话，而“停止”以前的帐目，却算得很清楚，从同治元年正月到今年八月，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，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，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。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，曾国藩奏道，广东厘金开办起至今年八月底止，共收一百二十万，是则浙军“所得不过十成之二”。

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。奏折的案由是“办理饷需各员，请旨奖励”，附带请求调用。其中当然有胡雪岩，他本来是“盐运使衔”的“江西试用道”，左宗棠奏请“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，并请赏加按察使衔”。这报奖的文字，看来并不如武官的“请赏戴花翎”、“请赏加已图鲁称号”来得热闹起眼，其实是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，因为由“试用道”改为“以道员补用”，只要一准，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，而“赏加按察使衔”，便可以署理桌司，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“监司大员”。在左宗棠来说，这一保，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。

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，胡雪岩并不知道，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。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“许七大人”，谈得十分融洽。将左宗棠所托之事，一一办妥，只不过耽搁了两夜，陪老母谈一谈战后的西湖，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，便即原船回到杭州。

回到杭州，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，而是藩司“护理抚篆”的蒋益澧，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，等胡雪岩一到，立刻通知，以便会面。

* * *

“雪翁，”与胡雪岩见着了面，蒋益澧哭丧着脸说：“你非帮我的忙不可！大帅交代下来了，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，按月十二号汇出，迟一天都不准。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”

听得这话，胡雪岩也吓了一跳。战火已使浙江满目疮痍，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，供养人闽之师？当时估计，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，已经至矣尽矣，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，加了一倍，而且日子都不准拖，这就未免太过分了。

“雪翁，”蒋益澧又说，“于公于私，你都不能不说话，私，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，公，俗语说的‘羊毛出在羊身上’，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，只有让地方受累。雪翁，你也于心不忍吧！再说，我到底不过是藩司。”

最后这句话，才足博益澧真正的昔衷。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，令出

即行，办事还容易，等马新贻一到任，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，他当藩司的，不能不听命。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拨他的恩主，且有承诺在先，不能不维持原数。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？

想了一会，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，便点点头说：“好的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
“这一来有救民！”蒋益澧如释重负，拱拱手问说：“雪翁，谅来胸有成竹了。是何办法，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原要请教。”胡雪岩答说，“第一，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。”

“酌减？”蒋益澧问，“减多少？”

“总得打个七折。”

“打个七折，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。”蒋益澧说：“如今军务肃清，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，要在本分上做点事。你看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，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，便是兴修水利。浙江全境皆是土田，近山者瘠，近水者腴。兼以蚕丝之利，首重栽桑，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，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自古以来，在浙江做官，则遗爱在民，久留去思的，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。

浙江的水利重在浙西，浙西的水利又重在海塘。乾隆六次南巡，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，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。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，须用石塘，自战乱以来，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，日渐坍塌，现在要及时修复，估计费用需上百万银子，迫不得已，只有先办土塘，暂且将就。

“就是办土塘，亦要三十万银子。土塘料不贵，人工贵，战乱之后，壮丁少了，就是人工贵。”蒋益澧说，“雪翁，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，怎么得筹一笔款子，拿海塘修一修？万一海塘溃决，可是件不得了的事，一想起来，我真连觉都睡不着。”

听蒋益澧这样表示，即令是矫饰之词，胡雪岩亦觉得十分可敬。“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”，他的本心不必问。只听他的语气是想做点好事，正不妨与人为善，趁此机会捧他一捧、扶他一扶，让他做些好事，亦对地方有益。

想到这里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：“请放心。我来策划一下，大家量力捐办，不是难事。”

“那就再好没有。”蒋益澧很欣慰地，“还有西湖的疏浚，也不能再拖了。西湖水利，关乎杭州、海宁的水田灌溉，明年春天以前，一定要整理好，这也得好几万银子。雪翁，你倒想，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？有啥开源之道，真要好好问你请教。”

“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。”胡雪岩答说，“倘能照我的办法，可以救得一时之急，一年半载，福建军务，告个段落，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，那时候就轻松了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不过，盐法我不大懂，大帅倒是内行。”

“左大人是内行？”胡雪岩很惊异地问。

“这也无足为怪的。雪翁，你莫非不知道？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。”

“啊！啊！原来如此！”

胡雪岩恍然大悟，左宗棠对盐法内行，渊源有自。在他二十六岁时，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事毕，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原籍扫墓，经过醴陵，县

官照例“办差”，布置公馆时，请主讲醴陵尿江书院的左宗棠，做了一副对联，陶澍一见，激赏不已，问知县官，出自左宗棠的手笔，当时便请来相见。

果然，一谈到浙江的盐务，左宗棠立即表示，在他交卸浙江巡抚兼职以前，有几件必办的事，其中之一就是整顿浙江盐务，改引行票，打算从同治四年正月，先试办一年。

“我的办法，一共四款：第一是缉私，第二是革浮费，第三是减价，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。至于盐课收入，全数提为军晌，除去开销每个月至少有十万银子，够我一半的数目了。”

这就是说，左宗棠援闽之师，每个月要浙江负担二十万两的饷银。与蒋益澧的话，完全相符。胡雪岩很沉着，暂时放在心，先谈盐务。

“大人这四款办法，后面三条是办得到的，就是缉私有些难处。浙盐行銷松江，松江是江苏地面，鞭长莫及。这一层可曾想过？”

“当然想过。”左宗棠答道，“我正要跟你商量，你不是跟我提过，有个松江漕帮的首脑，人很诚朴能干吗？他肯不肯帮帮浙江的忙？”

“此人姓尤。只要大人吩咐，他一定乐予效劳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就不知道这个忙怎么帮法？”

“自然是带队伍缉私。”

胡雪岩是明知故问，等左宗棠有了答复，因话答话，故意摇摇头说：“恐怕办不到。他本人是个‘运子’，不是官儿的身分，说到规矩，见了把总都要尊称一声‘总爷’。大人请想，他怎么带队伍？就算他肯带，分拨过去的官兵，也不服他的指挥。”

“这话倒也是。”左宗棠踌躇了，“不过，若非带队伍缉私，又有什么可以借重他之处？”

“漕帮的底蕴，大人向来深知。尤某的手下，都听他一句话，如果有个名义，对松江一带的缉私，成效是一定有的。”

“喔，我明白了。”左宗棠思了一会，说：“这样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，让尤某自己去招人，当然也不能太多，招个两三百人，保尤某一个官职，让他管带。这件事，我交代盐运使去办，尤某那里，请你去接头。至于饷银公费，一概照我营里的规矩，由盐务经费里面开支。”

胡雪岩很高兴，这不但为尤五找到了一条出路，而且于公事亦有裨益，所以欣然应诺。然后谈到蒋益澧所托之事，也就是浙江按月协解福建饷银的数目。

“从前浙江靠福建协饷，前后用过三百万之多，如今浙师援闽，饷银自然应该由浙江按大人是怎么个主意，请交代下来，好趁早筹划。”

“我已经跟萝泉谈妥当了，浙江每个月接济我二十万。”

“二十万不多，只恨浙江的无气丧得太厉害！”胡雪岩故意沉吟了一会，然后突如其来地问说：“大人是不是打算到了福建，要奏调蒋杨两位去帮忙？”

这话问得左宗棠莫名其妙，立即答说：“我并没有这样的打算。而且蒋杨两位，也巴结到监司大员了，一则福建无可安置，二则，朝廷也未见得会准。再说，我又何苦为马谷山铺路，腾出这么两个紧要缺分，好方便他援引私人？”

这番回答，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，尤其是最后一点，更有关系，蒋益澧留任浙江藩司，并保杨昌浚为浙江桌司，原是左宗棠所下的一着“先手棋”，用来钳制马新贻，保护他在浙江的饷源，岂肯自我退让？而胡雪岩所以明知

故问，亦正是因话答话，好引人正题的一种手法。

“这就是了！但愿蒋杨二公，安于其位，就等于大人仍旧兼摄浙江抚篆一样。不过，大人，我有句话，只怕忠言逆耳。”

“不要紧，你我无话不可谈。而况你必是为我打算的好话。”

“是，我是替大人打算，细水长流，稳扎稳打。”胡雪岩很从容地答道：“浙江的收入不但有限，而且没有确数可以预估。地丁钱粮，已经奉旨豁免，盐课收入，总要明年春末夏初，才有起色，米捐要看邻省肯不肯帮忙？靠得住的，只有厘金，市面越来越兴旺，收数自然越来越多，但也要看经手人的操守。至于支出，第一是善后，第二是海塘，都要大把花银子。大小衙门，文武官员的经费俸禄，更不能不筹，地方上总也还要养些兵。大人倒想一想，倘或每个月先凑二十万银子解粮台，藩库一清如洗，什么事都动不了，蒋芑泉这个藩司，怎么还当得下去？”

“这，”左宗棠呆了半晌，方始说下去：“这也不至于如你所说的那样子艰窘吧？”

“当然。我是说得过分了一点。不过大人，请你也要替马中丞想一想，人家刚刚巴结到方面大员，自然也想做番事业。如果处处捉襟见肘，动弹不得，那时候怎么办？只有逼蒋芑泉，逼蒋芑泉就是逼大人。”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：“从前江西沈中丞是曾中堂一手提拔的，本省的厘金说截留就截留，朝廷也不曾责备他耽误了曾家弟兄的‘东征’。马中丞为人虽不如沈中丞那样子刚烈，然而也不是肯得过且过的人。”

提到沈葆楨与曾国藩交恶的往事，左宗棠不能不起警惕之心。他是最讲究利害关系，冷静思量，马新贻的脚步站得很稳，亦无弱点可攻，果然为此有所争执，自己不见的能占上风。而且一闹开来，蒋益澧首当其冲，他一调离了浙江，每月又何有二十万银子可得？

转念到此，便心平气和地问道：“那么，雪岩，你说呢？我该怎么办？”

胡雪岩率直答道：“只有减个数目。”

“减多少呢？”左宗棠说。

“这我就不敢说了，”胡雪岩答道，“唯有请大人交代下去，官兵弟兄先委屈些，只要局面一好转，必然补报。”

“好！”左宗棠点点头，“我也不忍太累浙江，就照你的意思，让粮台重新核算，减到减无可减为止。不过，雪岩，我的处境你是知道的，一直孤立无援，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才好。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毫无表情地应声。

“你要大大地帮我的忙！”左宗棠问道，“你看，我的出路该怎么打？”

“大人不是已有成算了吗？”

那是指谋取广东而言。左宗棠微微皱着眉说：“驱郭不难，难在孰可取代？芑泉的资望，当方面之任，总嫌不足。万一碰个钉子，我以后就难说话了。这一层关系很大，没有把握以前，我不便贸然动手。然而，这话又不能向芑泉透露。”

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，细细体会，辨出味外之味，蒋益澧如果想当广东巡抚，还得另外去找一份助力。这也就是说，只要朝中有奥援，保证左宗棠将来举荐时不会驳回，他是乐于出奏的。

想到这里，便又自问：是不是该帮帮蒋益澧的忙？这个忙帮得上帮不上？前者无须多作考虑，能让蒋益澧调升广东巡抚，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。至于

帮得上忙、帮不上忙？此时言之过早，反正事在人为，只要尽力，就有希望。

想停当随即说道：“大人是朝廷柱石，圣眷一直优隆。我在上海听京里的人说起，恭王很看重大人，醇王尤其佩服。想当初，曾中堂可以保他督办军务有关省份的巡抚，如今大人又为什么不可以？至于说到芑泉的资望，由浙藩升粤抚，亦不算躐等，马中丞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？当然，广东因为粤海关的收入与内务府很有关系，情形与他省不同，但是，只要京里有人照应，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。”

“就是这话罗，要京里有人照应！芑泉在这一层上头，比较吃亏。”

“就眼前烧起冷灶来，也还不晚。”

左宗棠深深看了他一眼，沉吟又沉吟，终于说了句：“你不妨与芑泉谈谈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他的事要靠你。”左宗棠又说，“我更少你不得。你在我这里，既不带兵，又不管粮台。可是比带兵管粮台更要紧。雪岩，等我一走，你也要赶紧动身，长驻上海，粮台接济不上，要饷要粮要军装，我就只靠你一个人了！”

这份责任太重，胡雪岩顿感双肩吃力，可是说什么也不能有所犹豫，便硬着头皮答一声：“是！大人请放心！”

“有你这句话，我真的可以放心了。”左宗棠舒了口气，然后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要我替你办的？我预备月底动身，还有半个月的工夫。有话你趁早说。”

胡雪岩早就想过了，左宗棠一走，虽是蒋益澧护理巡抚的大印，有事仍旧可以商量得通，然而究竟不如托左宗棠来得简捷有力。这半年的相处，自己从无一事求他，如今却不能再错过机会了。更何况是他先开口相问，倘再不言，反显得矫饰虚伪，未免太不聪明。

有此了解，便决定“畅所欲言”，先使个以退为进的手法，“想求大人的事情很多，”他说，“又怕大人厌烦，不敢多说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左宗棠连连摆手，“一向都是我托你，欠你的情很多，你尽管说。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说：“第一件，从前的王中丞，死得太惨。当时蒙大人主持公道，查明经过，据实参奏。不过这一案还没有了，想请大人始终成全。”

“喔，”左宗棠有些茫然，因为事隔两年有余，记忆不清，只好问说，“这一案怎么没有了？”

“就是同治元年四月里，大人所奏的‘讯明玉履谦贻误情形，那一案……’”

“啊，”左宗棠被提醒了，“你等一下。”

他掀开马褂，从腰带上去取钥匙，钥匙表示权威，大而至于“神机营”、“内务府”，被指定为“掌钥”，即表示赋予首脑之任，小而至于一家大户人家的管家，或者象《红楼梦》中的王熙凤，都以掌管钥匙为实权在握的鲜明表示。只是钥匙甚小。不足以显示其权威的地位，所以多加上些附丽之物，通常都是“以多取胜”，弄些根本无用的钥匙拴在一起，甚至弄个大铁环串连，捻在手里“锵朗锵朗”地响，仿佛“牢头禁子”的用心，只要拎着那串钥匙一抖动，就足以慑服群囚。

可是，真正能见钥匙之重的，却往往只有一枚，左宗棠亦是如此，他只有一枚钥匙，用根丝绳子穿起，挂在腰带上；此时往外一拉，以身相就，凑

近一个书箱，打开来取出一大叠红簿册。胡雪岩遥遥望去，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：“奏稿留底”。

检到同治元年四月的那一本，左宗棠戴上墨晶老花眼镜细看了一遍，方始发问：“雪岩，你说此案未了，未了的是什么？”

“请大人再检当时的批回，就知道了。”

批回一时无从检取，左宗棠答说：“想来你总清楚，说给我听吧！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倒有些为难了。

因为当王有龄苦守杭州时，主要的饷源是在绍兴，而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，却不甚合作。同时绍兴有些擅于刀笔的劣绅，包围王履谦，视王有龄以一省大吏征饷为不恤民困，勒索自肥，无形中竟造成了敌对的局面。

因此，绍兴府知府疹宗元的处境极其困难，当太平军由萧山往绍兴进攻时，清军的炮船与团练竟发生了冲突。兵力悬殊，寡不敌众，廖宗元的亲兵被杀了十二个，廖宗元本人亦被打破了头。这本来是应该由王履谦去弹压排解的，而居然袖手旁观。不外，绍兴失守，廖宗元战死，而王履谦则先其逃到宁波，出海避难在福建。绍兴不该失而失，以及王履谦的处处掣肘，不顾大局，使王有龄深恶痛绝、在危城中寄出来的血书，表示“死不瞑目”。胡雪岩亦就因为如此，耿耿于怀，一直想为王有龄报仇雪恨。

当然，就是胡雪岩不作此想，朝廷亦会追究杭州失守的责任，不容王履谦逍遥法外。第二年，同治元年春天，闽浙总督庆瑞奉旨逮捕王履谦，解送衢州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审问，复奏定拟了充军新疆的罪名。朝旨准如所请，算是为王有龄出了一口气。

可是这一案中，首恶是绍兴的富绅张存浩，诬赖廖宗无所带的炮船通贼，以及杀亲兵、打知府，都是他带的头。左宗棠在夏奏中说：“张存浩等因廖宗元催捐严紧，挟忿怀私，胆敢做出那些不法之事，罪不容赦。应俟收复绍兴府后，严拿到案，尽法惩处。”

如今不但绍兴早已收回，而且全浙亦已肃清。可是严拿张存浩到案一节，却无下文。胡雪岩所说的“这一案未了”，即是指此而言。

而此刻他的为难，却是一念不忍。论到乱世中人与人的关系，谁负了谁，谁怎么亏欠谁？本就是难说的一件事。事隔数年，而彼此又都是大动余生，似乎应该心平气和，看开一步了。

他这临时改变的心意，左宗棠当然不会猜得到，便催问着说：“既然你托我的事很多，就一件一件快说吧！不要耽误工夫。”

这一下他不能不说实话了。口中谈着，心中又涌现了新的主意，所以在谈完原来的想法以后，接着又说：“张存浩虽可以请大人宽恩饶他，可他不能太便宜他。我在想，他也应该将功赎罪，罚他为地方上做些公益。大人看，是不是可行？”

“当然可行。”左宗棠问道：“此人家道如何？”

“从前是富绅，现在的情况，听说也不坏。”

“那好！我来告诉芑泉，转知绍兴府，传他到案，责令他量力捐输，地方上做件功德之事。”

“能这样，于公于私都过得去了。至于两次殉难的忠臣义士，善后局采访事迹，陆续禀报，亦要请大人早日出奏，安慰死者。”

“当然。这件事我在动身以前，亦是要做好的。”左宗棠又说：“你再讲第二件。”

第二件是公私牵连，彼此有关的大事，胡雪岩从马新贻的新命下达、浙江政局开始变动之初，就希望不再代理藩库，无奈蒋益澧不肯放他，略一提到，便连连拱手，要求“继续帮忙”，胡雪岩最重情面，不能不勉为其难。

“如今不同了。”胡雪岩谈过前半段的衷曲，接着又说：“大人命我长驻上海，要粮要饷要军械，缓急之际，唯我是问。这个责任太重，没有余力再为浙江藩库效劳了。”

所谓“效劳”，就是青黄不接之际，得要设法垫款。左宗棠当然明白他的意思，但却有不同的看法，“雪岩，浙江藩库每个月要拨我十四万协饷，由你的钱庄转汇粮台。照这样子，你代理浙江藩库，等于左手交付右手，并不费事，何必坚拒呢？”他停了一下又说，“依我看，你代理浙江藩库，对我有利无害，有款子收入，随时可以拨解。如果前方有急用，你调度也方便。”“不！”胡雪岩说，“第一，我既蒙大人奏调，归福建任用，就不便再代理浙江的藩库，其次，唯其管了大人这方面的供应，我要跟浙江划分得清清楚楚，万一将来有人说闲话，也不至于牵涉到大人的名誉。”

“承情之至！你真是处处为我打算。既然你一定坚持，我关照萝泉就是。”

得此一诺，胡雪岩如释重负。因为整个情况，只有他看得最清楚，援闽之师的协饷虽已减去六万，对浙江来说，仍是极重的负担。新任巡抚莅任后，自必有一番新猷展布，纵不能百废俱举，光是整修海塘，便需一笔极大的经费。眼前霜降已过，河工是“报安澜”的时候，一开了年，可就要立刻动手了！不然从“桃花汛”开始，春夏之交，洪水大涨，可能招致巨祸。那时的藩库，岂是容易代理的？

当然，海塘经费他可以表示无力代垫，但如马新贻说一句“那么福建的协饷，请胡道台的钱庄垫一垫”，不论于公于私，他总是义不容辞的吧？事实确是如此，而且即使不代理浙江藩库，他亦仍得为左宗棠垫款。只是同为一垫，说法不同。

在浙江来说，既是代理藩库，理当设法代垫，在左宗棠来说，胡雪岩是为浙江垫款，他不必见情。这一来落得两头不讨好。倘或浙江解不出协饷，跟他情商代垫，那是私人急公好义，马新贻会感激，左宗棠亦会说他够朋友。而最要紧的是，浙江藩库向他的钱庄借款，有担保、有利息，不会担什么风险。

“还有什么事？你索性此刻都说了吧？”

“不敢再麻烦大人了。”胡雪岩笑嘻嘻地说，“其余都是些小事，我自己料理得下来。”

话虽如此，胡雪岩经管的公事太多，自己的生意，除钱庄以外，还有丝茶，加上受人之托，有许多闲事不能不管。如今政局变动，又受左宗棠的重托，要长驻上海，在浙江的公私事务，必得趁左宗棠离浙，马新贻未到任这段期间内，作个妥善的安排。因而忙得饮食不时，起居失常，恨不得多生一张口，多长一双手，才能应付得下来。

在这百忙里，左宗棠还是时常约见，有一天甚至来封亲笔信，约他第二天上午逛西湖。这下，胡雪岩可真有些啼笑皆非了！但亦不能不践约，只好通宵不睡，将积压已久，不能不力，原来预定在第二天上午必须了结的几件紧要事务，提前处理。到曙色将透之时，和衣打个盹，睡不多久，一惊而醒，但见是个红日满窗的好天气，急急漱洗更衣，坐上轿子飞快地直奔西湖，来赴左宗棠的约会。

轿子抬过残破的“旗营”，西湖在望，胡雪岩忽然发现沿湖滨往北的行人特别多。当时唤跟班去打听，才知道都是去看“西洋火轮船”的。

胡雪岩恍然大悟，并非有逛西湖的闲情逸致，只是约他一齐去看小火轮试航。这件事胡雪岩当然也知道。早在夏天，就听左宗棠告诉过他，已觅妥机匠，试造小火轮。他因为太忙，不暇过问，不想三、四个月的工夫，居然有了一艘自己制造的小火轮。这是一件大事！能造小轮船，就能造大轮船，胡雪岩的思路很宽也很快，立刻便想到了中国有大轮船的许多好处。越想越深，想得出了神，直到停轿才惊觉。

下轿一看，是在西湖四大名刹之一的昭庆寺前。湖滨一座篷帐，帐外翎顶辉煌，刀光如雪，最触目的是夹杂着几名洋人，其中一个穿西装，一个穿着三品武官服色，大帽子后面，还缀着一条假辫子。胡雪岩跟他们很熟，这两个洋将都是法国人，一个叫日意格，已改武就文，被委充为宁波新关的税务司，所以换穿便服，另一个叫德克碑，因军功保到参将，愿易服色，以示“归顺”，颇为左宗棠所器重。

看到湖中，极粗的缆绳系着一条小火轮，已经升火待发。胡雪岩亦随众参观，正在指点讲解时，左宗棠已经出帐，在文武官员肃立站班的行列中，缓缓穿过，直到湖边站定，喊一声：“请胡大人！”

胡雪岩被唤了过去，行完礼，首先道歉：“没有早来伺候。”又笑着说：“曾中堂、李中丞都讲究洋务，讲究坚甲利兵，现在都要落在大人后头了。”

这句话恭维得左宗棠心花大开，“我就是要他们看看！”他摸着花白短髭点头，“所以我特意要请你来看，只有你懂得我的用意。”

胡雪岩不敢再接口，因为随口恭维，无甚关系，一往深处去谈，不知道左宗棠到底有什么主意，而且他自己对此道亦还不甚了解，不如暂且藏拙为妙。

好在此刻亦不是深谈的时候，主要的是要看。一声令下，那条形式简陋的小火轮，发出“卜卜卜”的响声，激起船尾好大一片水花，但机器声时断时续，就象衰迈的老年人咳嗽那样，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。

这时在湖边屏息注视的官员、士兵、百姓，不下上万之多，都为那条只响不动的小火轮捏把汗，唯恐它动不了。四名负责制造的机器匠，更是满头大汗，不断地在舱中钻进钻出，忙了好半天，终于听得机器声音响亮了起来，而且节奏匀净，然后蓦地里往前一冲。胡雪岩情不自禁地说了句：“谢天谢地，动了！、动是动了，却走不快，蹒蹒跚跚，勉强拖动而已。费了有两刻钟的工夫，在湖面上兜了个圈子，驶回原处。承办的一名候补知府，领着戴了红缨帽的机器匠来交差。脸色很深沉的左宗棠，仍旧吩咐，赏机器匠每人二十两银子。

大家看左宗棠不甚满意，都觉得意兴阑珊，胡雪岩也是如此，站班送走了左宗棠，急急赶回城去忙自己的公私事务。哪知到得傍晚，左宗棠又派了戈什哈持着名片来请，说的是：“大帅要等胡大人到了才开饭。”

到了行辕，很意外地发现两位客卿都在，此外就是一个姓蔡的通事。胡雪岩先见左宗棠，然后与德克碑、日意格行礼，彼此一揖，相将入席。左宗棠虽是主人，仍据首座，左右两洋将，胡雪岩下首相陪，蔡通事就跟戈什哈一样，只有站立在左宗棠身后的份儿了。

“办洋务要请教洋人。”左宗棠对胡雪岩说：“我请德参将与日税务司下船看过，说仿制的式样，大致不差，机器能够管用，就很难为他们了。不

过，要走得快，得用西洋的轮机。德参将正好有本制船的图册，你不妨看看。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试探着问：“大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你先听听他们的说法。”左宗棠答非所问，然后略略回头，嘱咐蔡通事：“你问他们，我想造轮船机器，他们能不能代雇洋匠？”

于是蔡通事用法语传译。德克碑与日意格立即作答，一个讲过另一个讲，舌头打卷，既快且急，显得十分起劲。

“回大帅的话，”蔡通事说道：“德参将与日税务司说，不但可以代雇洋匠，而且愿意代办材料，设厂监造。如果大人有意，现在全浙军务告竣，德参将打算退伍回国，专门为大人奔走这件事。”

“喔！”左宗棠点点头，向胡雪岩深深看了一眼。

胡雪岩会意，随即向两位洋客提出一连串的询问，最着重的是经费。德克碑与日意格亦只知大概，并不能有问必答。不过洋人倒是守着中国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的古训，决不模棱两可地敷衍。因此以胡雪岩的头脑，根据已知的确实数字，引伸推比，亦能获知全盘的概算。

这一顿饭吃到起更方散。左宗棠送走洋客，留下胡雪岩，邀到签押房里坐定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雪岩，我想自己造兵轮。”

“胡雪岩吓了一跳，“这谈何容易？”他说，“造一个船厂，没有五十万银子下不来，造一条兵轮总也得二三十万银子，也不能为造一条兵轮设个船厂。不说多，算造十条，就是两三百万。闽浙两省，加上两江，也未见得有这个力量。”

“不错！不过，你不要急，等我说完，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二办得通，而且非如此打算不可。雪岩，”左宗棠顾盼自喜地说，“李少荃的学问，是从阅历中来的，不过这几年的事，他点翰林，不过靠一部《诗经》熟。我做学问的时候，只怕他文章还没有完篇。说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，我从道光十九年起，就下过功夫……”

这年林则徐在广东查毁鸦片，英国军舰犯境，爆发了鸦片战争，也就是这一年，陶澍病歿在两江总督任上，左宗棠迁居陶家，代为照料一切，得能遍读印心石屋的遗书，凡唐宋以来，史传、别录、小说，以及入清以后的志乘、载记、官私文书，盼是有关海国故事的，无不涉猎。所以谈到“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”，他不算全然外行。

“如今洋人的火轮兵船，于古无征，不过举一反三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海船不可行于江河，不然必致搁浅。可笑的是，衮衮诸公，连这点浅近的道理都不懂，以致为洋人玩弄于股掌之上！

说起来，李少荃的洋务，懂得实在也有限。”

这番话在胡雪岩听来，没头没脑，无从捉摸，他跟左宗棠的关系，已到熟不拘礼的程度，当即老实问道：“大人指的是哪件事？”

“不就是咸丰末年跟英国买兵轮那件事吗？”

“喔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那么一回事。当时杭州被围，后来杭州失守，我在宁波生一场大病，一切都隔膜了，只知有这样一件事，对来龙去脉，完全不清楚。”

“我很清楚。这重公案的始末经过，我细看过全部奏折。可以约略跟你说个大概，是英国人李泰国与赫德捣鬼，英国代办中号火轮三只，小号火轮四只，船价讲定六十五万银子，李泰国擅作主张，一加再加，加到一百零七万银子。至于火轮到后，轮上官兵薪饷、煤炭杂用，每个月要用十万银子。

这还不算，火轮上的官兵，都要由英国人管带……”

“我打句岔，”胡雪岩截断了话问：“这为了什么？”

“喏，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。”

左宗棠真是有心人，已将前几年购买英国兵轮的有关上丰谕与奏折，抄辑成册，这时随手翻开一篇，递给胡雪岩，让他自己去细看。

这一篇抄的是同治二年五月间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及文祥等人会衔的奏折，一开头就说：

“窃臣等前以贼氛不靖，力求制胜之方，因拟购买外洋炮船，以为剿贼之资，于咸丰十一年五月间专折奏明，奉上谕：“东南贼势蔓延，果能购买外洋炮船，剿贼必可得力，实于大局有益。”等因，钦此，遵即咨行各该督抚。

旋据两江督臣曾国藩复奏，“购买外洋炮船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。”

读到这里，就不必再往下看了。胡雪岩说道：“如用于剿贼，只需能航行长江的小炮艇，何至于要花到一百万银子？”

“就是这话罗！袞袞诸公聩聩不明，于此可见。你再看这一篇！”

左宗棠指给胡雪岩看的是，同治二年八月下旬曾国荃的一道奏折，说的是：查前年廷旨购办轮船七号，不惜巨资，幸而有成，闻皆将到海口矣！惟近见总理衙门与洋人李泰国商定往复，除轮船实价百万之外，所用西人兵士每月口粮七万余两，每年大率不下百万两，俱于海关支扣。窃计国家帑藏空虚，倏而岁增巨款，度支将益不给。

当始议购买之时，原以用中国人力，可以指挥自如，且其时长江梗塞，正欲借此巨器，以平巨寇。自今夏故克九洲，仰仗皇上威福，江路已通，江边之城，仅金陵省会，尚未恢复，然长江水师，帆樯如林，与陆军通力合作，一经合围，定可克期扫荡。

臣窃见轮船经过长江，每遇沙渚回互，或趋避不及，时有胶浅之虞。盖江路狭窄，非若大海之得以施展如意。譬犹健儿持长矛于短巷之中，左右前后，必多窒碍，其势之使然也，平时一线直行，犹且如此，临阵之际，何能盘旋往复，尽其所长？是大江之用轮船，非特势力少逊，究亦有术穷之时。今会其入江，实有不借彼战攻之力，若顿诸海口，则又安闲无所事事。

看到这里，亦可以掩卷了。购造大轮船，非是为了剿匪，当曾国荃上此奏折时，金陵将次台围，苏州亦正由李鸿章猛攻之中，大功之成，已有把握，曾国荃自然不想有人来分他的功。而况他所作的譬喻，如“健儿持长矛于短巷之中，左右前后，必多窒碍”，衡诸海轮行江的实况亦甚贴切。朝廷正以李泰国狡诈，难以与谋，得此一奏，当然会毅然决然地打消此议。

“然而，今昔异势，”左宗棠说：“福建沿海，非兵轮不足固疆圉、御外敌。雪岩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“是！大人见得远。”胡雪岩答说，“督抚担当方面军务，如今内乱将平，外患不可不防。倘或外人由闽浙海面进犯，守土之责，全在大人。如果不作远图，虽不至于闹出叶大人在广东的那种笑话来，可也伤了大人的英名。”

所谓“叶大人”是指“不战不和不守，不死不降不走”，客死在印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。拿他作比，稍觉不伦，但就事论事，却是前车可鉴。左宗棠很起劲地说：“你说得一点不错！益见得我责无旁贷，雪岩，我决计要办船厂。”

“只要经费有着，当然应该办。”

“经费不必愁。当初购船，是由各海关分摊，如今当然仍照旧章，不过，闽浙两海关，格外要出力。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不过……”胡雪岩沉吟着不再说下去了。

左宗棠知道，遇到这种情形，便是胡雪岩深感为难，不便明说的表示，可是他也知道，到头来，难题在胡雪岩也一定会解消。最要紧的是，让他无所顾忌，畅所欲言。

因此，他出以闲豫的神态，“不必急，我们慢慢谈。事情是势在必行，时间却不可限。”他神秘地一笑，“等我这趟出兵以后，局面就完全掌握在我手里了，要紧要慢，收发由心。”

这最后两句话，颇为费解，就连胡雪岩这样机警的人，也不能不观色察言，细细去咀嚼其中的意味。

看到左宗棠那种成竹在胸，而又诡谲莫测的神态，胡雪岩陡然会意，所谓“要紧要慢，收发由心”，是指入闽作战的军务而言。换句话说，太平军余部，他不但自信，必可肃清，并且肃清的日子，是远是近，亦有充分的把握，要远就远，要近就近。

这远近之间，完全要看他是怎么样一个打算？勤劳王事，急于立功，自是穷追猛打，克日可以肃清，倘或太平军余部有可以利用之处，譬如借口匪势猖獗，要饷要兵，那就必然“养寇自重”了。

想到这里，就得先了解左宗棠的打算；“大人，”他问，“预备在福建做几年？”

“问得好！”左宗棠有莫逆于心之乐，然后反问一句：“你看我应该在福建做几年？”

“如果大人决心办船厂，当然要多做几年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

“做法呢？”胡雪岩问，“总不能一直打长毛吧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釜底游魂，不堪一击，迁延日久，损我的威名。不过，也不必马到成功。”说到这里，左宗棠拈髭沉思，脸上的笑容尽敛，好久才点点头说：“你知道的，广东这个地盘非拿过来不可，兵事久暂，只看我那位亲家是不是见机？他肯急流勇退，我乐得早日克敌致果，不然就得多费些饷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懂！”胡雪岩说，“我就是要明白了大人的意思，才可以为大人打算。”

“那么，如今你是明白了？”

这是提醒胡雪岩该作打算了。他精神抖擞地答说：“只要广东能听大人的话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我在想，将来大人出奏，请办船厂，象这样的大事，朝廷一定寄谕沿海各省督抚，各抒所见。福建、浙江不用说，如果广东奏复，力赞其成。大人的声势就可观了。”

“正是！我必得拿广东拉到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南洋沿海有三省站在我这面，两江何敢跟我为难。”

“两江亦不敢公升为难，必是在分摊经费上头做文章。说到办船厂的经费，由海关洋税项下抽拨，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北洋的律海关，暂且不提，南洋的海关，包括广东在内，一共五大关：上海的江海关、广州的粤海关、福建的闽海关跟厦门关、我们浙江的宁波关。将来分摊经费，闽、厦两关以外，粤海关肯支持，就是五关占其三，浙江归大人管辖，马中丞亦不能不买这个

面子。这一来，两江方面莫非好说江海关一毛不拔？”

“对了！你的打算合情合理，其间举足重轻的关键，就在广乐。雪岩，我想这样，你把我这个抄本带回去，参照当年购船成例，好好斟酌，写个详细略来，至于什么时候出奏，要等时机。照我想，总要广东有了着落，才能出奏。”

“是的。我也是这么想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好在时间从容得很，一方面我先跟德克碑他们商量，一方面大致算一算经费的来源。至于筹备这件大事，先要用些款子，归我想办法来垫。”

“好极！就这么办。不过，雪岩，江海关是精华所在，总不能让李少荃一直把持在那里！你好好想个法子，多挖他一点出来！”

“法子有。不过，”胡雪岩摇摇头，“最好不用那个法子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用那个法子要挨骂。”

“这你先不必管。请说，是何法子？”

“可以跟洋人借债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借债要担保。江海关如说目前无款可拨，那么总有可拨的时候。我们就指着江海关某年某年收入的多少成数，作为还洋债的款，这就是担保。不过，天朝大国。向洋人借债，一定有人不以为然。那批都老爷群起而攻，可是件吃不消的事。”

这番话说得左宗棠发愣，接着站起身来踱了好一会方步，最后拿起已交给胡雪岩手里的“抄本”，翻到一页，指着说道：“你看看这一段！”

指的是恭亲王所上奏折中的一段，据李泰国向恭王面称：“中国如欲用银，伊能代向外国商人借银一千万两，分年带利归还。”可是恭王又下结论：“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，中国亦断无此办法。”

“大人请看，”胡雪岩指着那句话说：“朝中决不准借洋债。”

“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！”说到这里，左宗棠突然将话锋扯了开去，“雪岩，你要记住一件事，办大事最要紧的是拿主意！主意一拿定，要说出个道理来并不难，拿恭王的这个奏折来说，当时因为中国买船，而事事要听洋人的主张，朝中颇有人不以为然，恭王已有打退堂鼓的意思，所以才说中国断无借洋债的办法。倘或当时军务并无把握，非借重洋人的坚甲利炮不可，那时就另有一套话说了，第一，洋人愿意借债给中国，是仰慕天朝，自愿助顺，第二，洋人放债不怕放倒，正表示信赖中国，一定可以肃清洪杨，光复东南财赋之区，将来有力量还债。你想想，那是多好听的话，朝廷岂有不欣然许诺之理？”

这几句话，对胡雪岩来说，就是“学问”，心悦诚服地表示受教。而左宗棠亦就越谈越起劲了。

“我再跟你讲讲办大事的秘诀。有句成语，叫做‘与其待时，不如乘势’，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，居然顺顺利利得地办成了，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。何谓势？雪岩，我倒考考你，你说与我听听，何谓势？”

“这可是考倒我了。”胡雪岩笑道：“还是请大人教导吧！”

“有些事，我要跟你请教，有些事我倒是当仁不让，可以教教你。谈到势，要看人、看事，还要看时。人之势者，势力，也就是小人势利之势。当初我几乎遭不测之祸，就因为湖广总督的官文的势力，比湖南巡抚骆秉章来得大，朝中自然听他的。他要参我，容易得很。”

“是的。同样一件事，原是要看什么人说。”

“也要看说的是什么事？”左宗棠接口，“以当今大事来说，军务重于一切，而军务所急，肃清长毛余孽，又是首要，所以我为别的事说话，不一定有力量，要谈入闽剿匪，就一定会听我的。你信不信？”

“怎么不信？信，信！”

“我想你一定信得过。以我现在的身份，说话是够力量了，论事则还要看是什么事？在什么时候开口？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，言听计从。说迟了自误，说早了无用。”左宗棠笑道：“譬如撵我那位亲家，现在就还不到时候。”

“是的。”胡雪岩脱口说道，“要打到福建、广东交界的地方才是时候。”

左宗棠大笑。笑完了正色答道：“办船厂一事，要等军务告竣，筹议海防，那才是一件大事。但也要看时机。不过，我们必得自己有预备，才不会坐失时机。你懂我的意思了吧？”

胡雪岩不但懂他的意思，而且心领神会，比左宗棠想得更深更远。结合大局，左宗棠的功名前程，和他自己的事业与利益，了解了一件事：左宗棠非漂漂亮亮地打胜仗不可！这是一个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关键。

由于这个了解，他决定了为左宗棠办事的优先顺序，不过。这当然先要征得同意，因而这样说道：“大人的雄心壮志，我都能体会得到，到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，我亦大致有数，事先会得预备。如今我要请问大人的是，这趟带兵剿匪，最着重的是什么？”

这句话将左宗棠问住了，想了一会答道：“自然是饷！”

“饷我可以想法子垫。不过，并不是非我不可，各处协饷，能够源源报解，何必我来垫借，多吃利息？”

“啊，我懂你的话了。”左宗棠说，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兵坚而器不利，则能守而不能攻。我要西洋精良兵器，多多益善。雪岩，这非你不可！”

“是！愚见正是如此。”胡雪岩欣慰地答说：“我替大人办事，第一是采办西洋兵器，不必大人嘱咐，我自会留意。至于炮弹子药，更不在话下，决不让前方短缺。第二是饷，分内该拨的数目，不管浙江藩库迟拨早拨，我总替大人预备好。至于额外用款，数目不大，当然随时都有，如果数目大大，最好请大人预先嘱咐一声，免得措手不及。此外办船厂之类，凡是大人交代过的，我都会一样一样办到，请大人不必费心，不必催，我总不误时机就是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左宗棠愉悦异常，“汉高成功，功在萧何。我们就这样说了，你尽管放手去做，一切有我担待。”

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，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抚的职司，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员鸣炮恭送之下，启程入闽督师。

在此以前，援闽之师分三路出发。西路以帮办福建军务浙江按察使刘典所部新军八千人为主力，会同记名按察使王德榜的两千五百人，由江西建昌入汀州，中路记名提督黄少春，副将刘明灯两部共四千六百人，由浙江衢州，经福建浦城、建宁入延平，东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连升会同候补知府魏光邴，领兵四千五百人，过钱塘江由宁波乘轮船，循海道至福州登陆。

这三路军队的目标，都是闽南李世贤驻厦门之西的漳州，丁大洋在福建、广东、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，而汪海洋则在闽南的东西之间流动。左宗棠的打算是，决不能让他们出海，由北、西、东三面收紧，压迫太平军南撤。

福建之南就是广东。两广总督毛鸿宾与广东巡抚郭嵩焘，见此光景，心知不妙。左宗棠如果迫敌入粤，则援闽之师，随之而至，会形成太平军与“友军”交困的窘境，所以非常着急。

可是由两员副将方耀、卓兴所率领的粤军，不过八千之众，福建延建邵道康国器，虽是广东人，新统一军，亦多粤籍，却不能算粤军，因为是左宗棠的部下，并不听命于广东大吏。毛鸿宾与郭嵩焘迫不得已，一面派方耀、卓兴入闽会剿，明阻太平军，暗挡左宗棠，一面打算奏请起用守镇江的名将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，自求振作。

当援闽之师未到以前，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已与李世贤接过仗。林文察是台湾彰化人，咸丰八年以助饷剿淡水之战，授职游击，做了武官，他所统率的台勇擅用火器，强悍善战，助林文察当到总兵，获得“巴图鲁”的名号。王有龄被困杭州时，曾奉命援浙，而阻于衢州，以后归左宗棠节制，很立了些战功，补实为福建福宁镇总兵，不久招升为福建陆路提督，随即提兵回台，在他家乡镇压起义。

起义军的首领，是原籍漳州龙溪的戴潮春，他是白莲教的人，在彰化名义上办团练，实际上与太平军取得着联系。

咸同之交，浙江失控，在福建的清军，多调闽北浙南，戴潮春认为是起事的好机会，三月间由林慧晟在大墩起事，五天以后，占领彰化，台湾兵备道孔昭慈被杀。戴潮春称“东王”，“南王”是林慧晟，此外还有“西王”与“北王”。下面的官职有“大国师”、“左右丞相”、“六部尚书”等等。

这个场面，由于东南战局正在紧要关头，朝廷只应粮道丁日腔的力请，派了六百人去攻剿，因而局势得以维持一时。及至同治二年秋天，左宗棠控制浙江，已有把握，才派林文察回台，号召旧部，福建巡抚徐宗干，亦派久官台湾的丁日健领兵赴援，并授为台湾兵备道，督办全台军务。

于是到了十一月初，夺回彰化，继攻下斗六。到了年底，戴潮春被俘于张厝庄，林慧晟战死于四块厝，局面可以算是稳定下来了。

不过打垮义军余部，亦很费力，尤其是当李世贤占领漳州以后，戴潮春的余部准备接应会合，图谋再举。左宗棠深恐李世贤、汪海洋等人出海，正是为此。

林文察见此光景，深感为难，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复燃，放不得手，另一方面以福建陆路提督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，对于攻克漳州、汀州等地，责无旁贷。仔细考虑下来，还是应该回福建，因为能够消灭李世贤，彰化的义

军便失去凭借与指望，不战而自溃。

打定主意，仓卒内渡，同船只带了两百亲兵，他与李世贤交过手不止一次，不敢轻敌，原意到了福建，先作部署，然后出击。哪知李世贤早有准备，在万松关设下埋伏，专等他入网。

而林文察则又改变了主意。因为他自感兵力孤单，一路收容了许多散兵游勇，杂凑成军，如果粮饷充裕、时间从容，而又有得力的帮手，当然可以将此辈渐渐练成劲旅，否则就只有利用他们急于追求出路，或者怀忿报仇的心理，淬砺士气，作背城借一之计。林文察老子兵事，默察情势，认为不得不速战速决，拖下去徒耗粮饷，且难部勒，将不战自溃。

本来左宗棠的檄令，是责成他“力保泉厦”，这是很难的任务，因为漳州以东，直到厦门、泉州，地势平衍，易攻难守，而况彼此兵力众寡悬殊。就方略讲，应该以攻为守，就利害关系来看，以少攻多，虽然吃力，但与其守而败，不如攻而败。因此，在十月初便由泉厦而进，在万松关上扎营。

万松关又名万松岭，在漳州以东二十五里的凤凰山上，为由泉厦渡江入漳的孔道，扎营刚定，李世贤派一队人马来攻，用意在试探虚实。哪知副将惠寿不中用，竟让太平军踩了营盘，林文察迫不得已，退扎叫做玉洲的地方，隔了两天出队攻击，小胜而回。

就在这时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，指示他“深沟高垒，勿浪战求胜，俟浙军到后，协力规复漳州”。林文察这时不能不听命了，驻营在万松岭上，静候援军，另由水师总兵曾玉明，在九龙江近海澄县地方的海口镇，结扎水营，以为犄角之势。

这样守到十月底，左宗棠还未进入福建境内，而先行出发的浙军，三路合围之势，将次形成。李世贤原来是在万松关以西设下埋伏，俟林文察入网，见他按兵不动，而浙军又已入闽，不能不急着打开一条出路，因而在十一月初三，发动突袭。

突袭是分水陆两路进行。袭击水营的太平军，皆以烟煤擦脸，有意扮成狰狞可怖的样子，同时亦用作为“自己人”的识别，曾玉明的水师，猝不及防，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轰击以外，其余各营，都垮了下来。

在西面万松关上的林文察所部，本是越拖越坏的散兵游勇，听说后路被袭，未战先乱。副将惠寿，游击许忠标，压不住阵，只有溜之大吉，林文察却不肯逃，结果中枪毙命。溃散下来的乱兵，勉强集结在九龙江东岸，算是保障泉州门户。

三月以后，左宗棠到了浦城，正式进入福建境界，预定就以此为行辕。行辕所收到的第一件战报，便是林文察兵败身亡。

这不是马到成功的征兆。左宗棠大为不悦。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军的锐气，也伤了他的威名，虽非死有余辜，却是决不可原谅的。因而出奏时，便不肯专叙此事，只用一个“督师行抵浦城，现筹剿办情形”的案由，在折子中斥责林文察不听调度，致有此失，幸亏高连升一军已由福州赶到闽南，泉厦可保无虞。至于林文察的恤典，申明另案奏请，但可想而知的，恤典不会优厚。

不过局势很快地稳住了。左宗棠最担心的，就是李世贤向东南横战入海，所以只要高连升一军，能自福州南下，及时拦堵，先挡得一阵，等苏军郭松林、杨鼎勋领兵航海而来，控制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。

为此，左宗棠定下东守北攻西压的策略，最先占领闽南偏北的龙岩，接

着会同粤军方耀所部，攻占闽粤交界的永定。

这两场胜仗才下来，士气大振，指挥更加灵活。左宗棠开始“迫敌入粤”，首先是由毗连江西的汀洲、连城一带，将汪海洋部下的太平军，往南逼向与广东交界的武平、上杭一带。其时援闽苏军已陆续到达，与浙军高连升、黄少春所部，划分防区，而以进取漳州为目标，苏军守漳州之南，浙军守漳州之北。这一来，李世贤出海之路彻底被截断了。

到了四月中旬，浙苏各军由南北同时出击，会攻漳州，到了四月二十一，攻陷漳州。可是李世贤却开西门而走，与汪海洋会师在一起了。

当时的形势是东南方面泉、厦、漳沿海一带，兵力最厚，西北永定有七千余人防守，东北的漏洞，亦已及时防补，唯有西面最弱，左宗棠几乎毫无布置。

西面就是广东的大埔、饶平一带，虽有粤军方耀防守，可是决非李世贤、汪海洋的对手，是谁都看得出来的。然则，左宗棠之意何居？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。

这个明眼人是远在京城里的军机章京领班许庚身，在五月十二那天，看到发下来的一个奏折，大为诧异，这个奏折是李鸿章所上，作用是在表功，所以案由是“援闽苏军，会合浙军分路进逼，于四月二十一日克复漳州府城”，奏报进攻情形中，有一句话说：“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。”这与同时收到的左宗棠的战报，情况不符。

左宗棠的奏折，案由是“进逼漳西大捷，现筹办理情形”。并未提到攻克漳州，更未谈到李世贤由漳州西门而遁，只说：李逆世贤经官军叠次击败，势日穷蹙，图由漳北小路绕犯安溪，以抄官军后路。其计未成，又图勾结同安土匪，内讧滋事，经郭松林抽带所部两营驰赴同安，会同道员曾宪德将西塘、上宅、符井各乡匪巢洗荡。”

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二十六，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。福州离漳州不过两三日路程，二十一攻克漳州，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二十五还不知道。如果已经知道，二十六拜折何以报捷？

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，但稍作参详，不难明白，左宗棠只为李世贤“漏网”，不肯报捷，先说他想“绕犯安溪”，又想“勾结同安土匪”，最后说由郭松林如何如何，是打算将李世贤“漏网”的责任，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。

至于左宗棠想“整”郭松林的缘故，亦可以推想得到。原来从林文察战死以后，福建陆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，虽为署任，总是升官，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援闽，这个武装中最高职衔的提督，未见得轮得到郭松林。照左宗棠的想法，郭松林的升官，既由援闽而来，而所升的官，又是福建的缺分，则不论感恩图报，还是循名责实，都该照建制归隶他的部下。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，始终不肯到任。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，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，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，只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之前，李鸿章特为声明，郭松林不履任，他亦“不劝驾”。左宗棠曾经同意，此时不便出尔反尔！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，因而此时先作一个伏笔，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，追击李世贤是郭松林的责任，另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，果真“同安土匪”一时不易收拾，便可正式奏请将郭松林留在福建，以本省的提督办理本省的军务，天经地义，名正言顺，朝廷不能不准，李鸿章不能不放，郭松林不能不留。

了然于左宗棠暗中的勾心斗角，再来看李鸿章的“援闽获胜，会克漳州

府”一折，才会恍然大悟，除表功邀赏以外，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。因为折中铺叙战况，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，说得特别详细，一则谓：“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，系通漳浦大路，郭松林以八营扼之，又十里为镇门，系东山、海澄、石码适中之地，杨鼎勋以五营扼之。海澄县为两军后路，有山径可通漳浦，复派三营分布县城以外，防贼抄袭。”

再则谓：“总兵刘连捷、臬司王开榜在西北，提督高连升、黄少春等军在东路。自苏军扼扎东山，南路已断。”

三则谓：“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，各营追剿数里，当会同高、黄等军，折回东南，将东关外放子桥、东岳库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。”处处可以看出，郭杨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击，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，东面其次，然而李世贤开西门而遁，责任谁属？不问可知。

这样反复研判下来，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。从军兴以来，各省带兵大员，以驱敌出境为惯技，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，包藏着什么祸心。此非早作纠正不可。

因此，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，指陈利害，奏明两宫太后，拟发“廷寄”，首先指出李鸿章已有奏报，攻克漳州，“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”，接下来便说：“漳州虽经克复，而渠魁仍未授首，必将与汪逆合谋，计因复逞。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，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，而西面之漳浦、云霄、诏安、平和等城，均为贼踞，该逆心思由此路窜走，已无疑义。粤省饶平、大埔一带，虽有方耀等军防守，尚恐兵力不敷分布，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，绕赴西路，会同粤军，迎头拦截，杜其窜越之路。”

到此地步，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。在此以前，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，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，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。这一伏笔，下在九月初，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，而于“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”的奏折中，附带一提：“恐两广兵事，尚无已时，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、蒋益澧其人，祸乱庶有豸乎！”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，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，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，朝廷即令没有明显的反应，但蒋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，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。

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，是用夹片的方式，在“陈明广东兵事饷事”中，攻郭保蒋。首先就说：“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，而饷事亦不可问。军兴既久，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，粤则昔悍而今弩矣！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，粤则昔饶而今竭矣！”光是这两句话，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，当然，郭嵩焘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，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。

接着便专责饷事，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，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，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，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。

左宗棠是这样指责：“臣抵大埔，接晤潮郡官绅士民，询及潮郡厘税，合计杂货之厘、洋药之厘、汕头行厘、船捐，每年所得，共止三万余两，是一年所入，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。潮州为粤东腴郡，而厘税之少如此，外此已可类推。”

这是有意歪曲事实。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，最难办的就是广东，当郭嵩焘莅任之初，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。广东办厘的情形，有异于他省，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。广东的形势，“澳门据其西，香港绕其东，所有省河扼要海口，其地全属之洋人，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。一二

大行店皆移设香港，以图倚附夷人，便其私计，一切劝捐抽厘，从不敢一过问。其有意规避捐输者，亦多寄顿香港，希图幸免。统计出入各货，凡大宗经纪，皆由香港转输，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，而粤东兼有通逃之藪。”

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。广东的士绅，往往包揽税捐，厘金开办之初，亦由劣绅承包，任令侵渔中饱，而公私交受其病。其后收为官办，则原来包厘的劣绅，因为失去特权，心有不甘，从中煽动捣乱，聚众捣毁厘局之事，不足为奇。官府胆怯怕事，不敢惩办祸首，反而撤去委员，或调功府县地方官，以求妥协，而结果是越迁就，越棘手。

从郭嵩焘到任后，以剔除中饱，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，颇有成效，从未设局的琼州府、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，次第开办。至于潮州，就广东而言，偏处东隅，久成化外，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，方由潮嘉惠道张铎，设法开办，数目虽少，但总是一个开端。朝州的民风，因势利导，好话说在前面，无事不可商量，强制硬压，则偏不服从。张铎的意思是，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，以后可以陆续增加，而况局势方急，官府与绅民之间，为此先起争执，是件极危险的事。这个看法。郭嵩焘深以为然，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，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，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，而只要能收此三万，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。

最恶毒的是，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：“闻海关各口所收，每岁不下二百万两，其解京之数，无从稽考。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，于正供固期无误，而于该省筹饷大局，实裨益非浅。特此为二百年旧制，非外臣所敢轻议。”

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。他说：“臣率客军入粤，偶有闻见，自不敢不据实直陈。至兵饷兼筹，任大责重，非明干开济之才，不能胜任。浙江布政使蒋益澧，才气无双，识略高臣数等，若蒙天恩，调令赴粤督办军务，兼筹军饷，于粤东目前时局，必有所济。”

这就是所谓力保。力保之“力”，端在一句话上：“才气无双，识略高臣数等”。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，如此推崇，分量实在太重了。

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，目空一切，竟这样降心推崇，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。因此有人传出来一个内幕，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，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，力主加这“才气无双，识略高臣数等”十个字。如果流言属实，算起来是一字千金。

不过，行贿之说，虽不可知，而就事论事，却非有此十字不可。蒋益澧的才具如何，军机大臣大都了解，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。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，他可代郭而为粤抚，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，来抬高他的身价，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。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，分量之重，如雷灌耳，那就装不得聋，作不得哑了。

不过，装聋不许，却可装傻，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，只如他表面所请，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：“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，驰赴广东办理军务，兼筹粮饷。”

* * *

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，左宗棠对攻克汪海洋所据守的嘉应州，已有把握。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，一仗大捷，汪海洋中乱枪阵亡，十天以后，克竟全功。左宗棠在年底拜折：“收复嘉应州城，贼首歼灭净尽，余孽荡平。”

这一下等于击垮了太平军余部，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，各军遣归本省，然则蒋益澧“驰赴广东”，办何“军务”，筹何“粮饷”？如果有力者作此一问，蒋益澧的新命，就可能撤消。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，于是借题发挥，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。

所惜的题目是“高连升带所部赴任”。高连升的本职是“广东陆路提督”，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，自回本省，则高连升亦应在广东履任。提督到职，除本标亲兵以外，无需另带人马，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。表面上的理由是战乱初平，民心不定，“以资镇压”，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，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，每月至少亦要三万多银子的饷银，当然归广东负担。

可是，广东欢迎高连升，却不欢迎高连升的部队。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，大发牢骚，说是“臣们心自问，所以为广东谋者，不为不至，而广东顾难之。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旋闽。兹则臣所不解也。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，则试为广东筹之，应解协闽之饷，约尚有三十余万两，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、滇平县赈恤平糶米粮及臣均拨饱超一军军米价银，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。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，以闽饷济闽军，约足一年之需，一年之后，诸患渐平，陆续裁撤此军，亦未为晚。”

各省协饷，哪一省亏欠哪一省，是笔永远算不清的帐，反正能打仗就有理，打胜仗更有理。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，所以能够侃侃而言，气壮更显得理直。

左宗棠的折报，常在最后发议论，此折亦不例外，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，殃及广东，亦被恶声：“伏思海疆之患，起于广东，中原盗贼之患，亦起于广东，当此军务甫竣之时，有筹兵筹饷之者，应如何惩前毖后，以图自强？若仍以庸暗为宽厚，以倭卸为能事，明于小计，暗于大谋，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也。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，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，出自圣裁。”

这个奏折，象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。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，密抄折底，寄达浙江，蒋益澧虽是粗材，但毕竟也还有高人，告诉他说：高升之期已不在远，蒋益澧喜不可言，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，准备打点上任了。

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，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，事由瑞麟一咨而起，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，在前面亦都指向瑞麟，这是暗示，如果攻郭无效，便要转而攻瑞了。瑞麟在广东的政绩如何？朝中大臣，尽人皆知，而恭王与文祥，较之道光、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洲权贵，虽不知高明多少，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，因为第一，军兴以来，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，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。眼前亦仅只湖广、两广是旗人，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，逼得朝廷非调不可，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，可以承乏。其次，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奥援，动他不得。第三，瑞麟虽是庸材，但很听话，尤其内务府的经费，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联，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，诸事方便。

因此，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，不但为了保全瑞麟，亦因为由“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”这句话而起了警惕：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，措词相当严厉：“左宗棠凯旋后，粤省安插降卒，搜诛土匪，善后之事方多，正当留扎劲兵，以资镇压。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，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曲檄

饬回闽？倘闽军凯撤，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，重烦兵力，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那？”

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谓：“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，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。即着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，月饷由瑞麟、郭嵩焘按月筹给，不准丝毫短少蒂欠，致有掣肘之患！”

瑞麟受了这顿申斥，当然很失面子，但前程是保住了，保不住前程的是未受申斥的郭嵩焘。

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，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“忠诚”，不过上谕于“用人行政”，动辄申明，“一秉大公”，而广东军务的贻误，督抚同罪，不该一个被黜，一个无事。所以运用“打而不罚”，“罚而不打”这个不成文的“公平”之理，对瑞麟严加申饬是已打不罚，而对郭嵩焘之下“打”，正是将“罚”的先声。

不过七、八天的工夫，有关广东的政局，一日连发两谕，一道是由内阁“明发”，“着郭嵩焘来京，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”，另一道是仅次于“六百里加紧”的紧急军报的“廷寄”，分饬浙江、广东及福建，写的是：马新贻奏：巡视海口情形，酌议改造战船，粤省军事已定，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。官军搜捕洋盗，全赖船械得力，方能奏效。马新贻见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，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，共计四十号，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，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，以为游击搜剿之用，所筹尚属周妥，均着照所请行，仍着马新贻督饬沿海各将并，就见有师船，认真巡缉，搜捕余匪，以靖地方，毋得稍涉松懈。本日已明降谕旨，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。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，前赴新任。蒋益澧经朝廷耀膺疆寄，责任非轻，到任后务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，力加整顿，以期日有起色，毋得稍蹈因循积习，致负委任。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。

* * *

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。这个目的在表面看，算是达到了，其实不然。

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，虽说是要挟之下，不得不然，但到底集众人之力对付独断独行的左宗棠，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。没有多久，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到头来是朝中用事的人，棋高一着。

第一，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，还要重用左宗棠，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，特加词色，以为笼络。第二，广东的富庶，早就有名，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。十年多来的战乱，广东受损极轻。不过早年为了筹饷，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奇的曾国藩的保荐。事平以后，情况不同，收权之时已到，但一则碍着曾国藩，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，如无重大过失，不能随便调动，尤其是有瑞麟在，相形对比，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，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。即令退一步来看，至少亦该瑞、郭同调，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“用人行政，一秉大公”等等冠冕堂皇的话，就变成欺人之谈了。

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，恰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。黜郭不易，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，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，都不适方面之任，将来一纸上谕。轻易调动，决不会有人说闲话。

再有层好处，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，瑞麟当两广总督，便显很够格了。所以八月间降旨，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，由署理变为实授。

同一天——同治五年八月十六，另有两道上谕，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：“才力不及，病势日增，恳请开缺”，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。

另一道说：“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，办理未能有效，眷顾西陲，实深廛系。左宗棠威望素著，熟谙韬略，于军务地方，俱能措置裕如，因特授为陕甘总督，以期迅扫回氛，绥靖边陲。”是特为表明，赋左宗棠以稳定西北的重任。

照历来的规制，封疆大臣的调动，往往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，陛见称旨，方始明发上谕，然后“请训”出京。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，直接降旨调补，那么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，意思是此一调动，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。朝廷的希望如何，必先探询明白，所以应该请训。当然，亦有例外，例如军情紧急，不容耽误，便可在上谕中明示：“即赴新任，毋庸来京请训。”对左宗棠的新命，即是如此。

不过，这是表面的看法，实际上另有文章。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，绕道京师，由山西入秦陇，并不算太费事，而况回民起义势缓，已经历相当时日，与防患将然，深恐一发不可收拾，愈早平息愈好的情况不同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，只为左宗棠的手段，军机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，要饷要人，需索不己，一旦到京，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，岂不麻烦？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。

* * *

调任的上谕到达福州时，已在二十天之后。其时左宗棠正在大办“保案”肃清福建广东太平军余部，出了力的人，固然个个有份，不普出力的，亦千方百计，夤缘请托，希冀在保案上加个名字。一时福州城内“冠盖云集”，热闹非凡，及至传出左宗棠调督陕甘的消息，在福建候补，已搭上了线，可以借军功升官补缺的人，无不大为失望，因为靠山虽然未倒，却已移了地方，无可倚恃了。

胡雪岩这时也在福州。左宗棠为了酬谢他在上海接济军火粮饷的功劳，特地备好一个“附片”，等他到了，方始随折拜发。这个“附片”是专保胡雪岩加官，不列入名单而单独保荐，称为“密保”，效用与开单“明保”，不大相同，措词当然极有分量，说是：“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，自巨入浙，委办诸务，悉臻妥协。杭州克复后，在籍筹办善后，极力得力，其急公好义，实心实力，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。迨臣自浙而闽而粤，叠次委办军人军精，络绎转运，无不期而至，克济军需。”是故恳请“破格优奖，以昭激励，可否赏加布政使衔”。

加官自是胡雪岩所希望的，不过，使他特别兴奋的，还不在布政使这个街头，而是加了布政使衔，便可改换顶戴。原衔按察使，臬司是正三品，戴的是亮蓝顶子，布政使，藩司是从二品，便可以戴红顶子了。

捐班出身的官儿，戴到红顶子，极不容易，买卖人戴红顶子，更是绝无仅有的事，除非象乾隆年间的盐商那样出自特恩，但亦只有一两个人。是故饮水思源，想起将有得戴的红顶子，虽出自左宗棠的保荐，但没有王有龄，何有今日？因而又特地到王有龄的老家去了一趟。瞻恤王氏遗属，是胡雪岩逢年过节的第一件大事，这次登门，完全是感念旧情，哭奠一番。

本来还想亲谒墓门，无奈有件大事在办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说。

* * *

这件大事就是打算自己造轮船。左宗棠的意志强毅，蓄志之事，非见诸实行，不能甘心。当时奉命人闽督师，不能躬亲料理，却并未搁下，委托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，就是胡雪岩。

有关跟洋人打交道的事，胡雪岩必求教千古应春，他的路子很广，认为造轮船不必找日意格、德克碑。方今泰西各国，讲到轮船、铁路、火器的精良，美国有后来居上之势。同时美国人不似英国人的狡猾、法国人的蛮模、德国人的顽固、日本人的阴险，比较易于相处。

可是胡雪岩另有看法，外国在华势力，英国最大、法国其次。要抑制英国的势力，只有利用法国，美国与英国同种，所以与美国合作，等于帮助英国扩张势力。同时，日意格与德克碑是原始创议之人，无故背弃，道义有亏。

其实胡雪岩还有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，古应春与他多年相处，亦能揣摩得到，左宗棠与李鸿章争权夺利，几已成不两立之势，李鸿章办洋务，倚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为重，然则左宗棠如果再请教英国人，将会逃不了仍由赫德经手。而赫德与李鸿章互为表里，说不定会向总洋务的恭王与文祥建议，制造轮船事务以由两江经办为宜。那一来岂不是给李鸿章开了路？

因此，古应春不再有何主张，只实心实力地作胡雪岩跟日意格、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。实际上只跟日意格一个人接头，因为德克碑已经退伍回国了。一切建船厂的计划、图样及预算，都由德克碑在法国托人办理，寄给日意格，再找胡雪岩、古应春洽谈。一年多下来，已经策划得很周详了。

得到左宗棠由广东班师，胡雪岩立即陪着日意格到了福州，左宗棠一看图说详明，非常高兴，亲自去视察日意格所建议的设厂之地。地在福建海口、马尾罗星塔一带，水清土实，宜于开槽建坞，兼以密迩省城，稽察方便，所以一看便即中意。

剩下来的事，就是筹划经费。造厂买机器、雇募师匠，预算开办费要三十多万银子，厂成开工，材料薪水，每月需银五、六万两，一年就是六七十万，预计两年以后造出第一艘船，要花下去一百五十万银子。不过以后就可以省了，五年通计，不过三百多万。

这三百多万银子，从何筹集？当然煞费周章。左宗棠的意思是先办起来再说，只要有一百万银子，能应付得了头一年，此后欲罢不能，不悉朝廷不想办法。如果朝廷拿不出办法，好在有胡雪岩，一定可以想出一条维持得下的路子来。

因而粗粗计算，福建海关及本省厘税，提用之权在自己手里，浙江分属自己管辖，不会袖手，广东蒋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，更当效劳。有此三处财源，尽可放手办事了。

因此，左宗棠在五月中旬，便先奏陈“拟购机器，雇洋匠，试造轮船大概情形”。同时应诏陈言，以为镇压捻军宜用车战，镇压回民起义则千里馈粮，转运艰难，应该采用屯田之策。

夏旨对车战、屯田之议，不见得欣赏，试造轮船则以为“实系当今应办急务”，所需经费，准予在闽海关关税中酌量提用。如果不够，准再提用福建厘金。同时指示：“所陈各条，均着照议办理，一切未尽事宜，仍着详悉议奏。”

有此一旨，左宗棠便密锣紧鼓地干了起来，一面关照胡雪岩通知已调汉口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洛，与在安南的德克碑，商酌一切细节。

日意洛是七月初冒暑到达福州的。第一件事是勘察船厂地址，择定马尾

山下，潮平之时水深亦达十二丈的地方设厂，然后议土木、议工匠、议经费，大致妥协，订立草约，担保人照胡雪岩的建议，由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白来尼担保。当然，这个差使必然又落在胡雪岩肩上。

到了八月下旬德克碑直接由安南到达福州，与左宗棠晤见之下，对于所订草约，并无异同，但对所选定的建厂地点，却有意见，认为马尾山下是淤沙积成一块陆地，基址不够坚固。因而左宗棠决定邀请白来尼、日意洛列福州作客，作一个最后的，也是全面的商议，作成定案，正式出奏。

主意既定，先写信找胡雪岩到福州来谈。正在起劲的时候，忽然奉到调督陕甘的上谕，在左宗棠虽觉突兀，但稍一细想，便知事所必然，势所必至，并非全出意外。同时想起历史上许多平定西域的史实，雄心陡起，跃跃欲试，相当兴奋。

在胡雪岩却是件非常扫兴的事，而且忧心忡忡，颇有手足无措之感。因此，到总督衙门向左宗棠道贺时，虽然表面从容，一切如常，但逃不过相知较深的人的眼光。

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小同乡吴观礼。此人字子俊，号圭庵，本来是一名举人，才气纵横，做得极好的诗。由于胡雪岩的推荐，入左宗棠幕府，深得信任，担任总理营务处的职司，是闽浙总督衙门唯一参赞军务，可说是运筹帷幄的一位幕友。

吴观礼对左宗棠所了解的，是胡雪岩所不能了解的，这就因为是读书多少的缘故。看到胡雪岩的眉宇之间有落寞之色，当然也就猜想得到他内心的想法。

“雪岩，”吴观礼问道，“你是不是怕左公一去西北，你失掉靠山？”

话问得很率直，胡雪岩也就老实答道：“是的！以后无论公私，我都难了！”

“不然！不然！”吴观礼大为摇头。

照吴观礼的看法，出关西征，总得三年五载，才能见功，这当然是一次大征伐，但情势与镇压捻军不同。捻军出击中原，威胁京畿，在朝廷看，纵非心腹之患，但患在时腋，不除不能安心，所以督兵大臣，必得克日收功。事势急迫，不容延误。

西征则在边陲用兵，天高皇帝远，不至于朝夕关怀，其势较缓，公事自然比较好办。至于私事，无非胡雪岩个人的事业，有近在东南的左宗棠，可资荫庇，处处圆通。一旦靠山领兵出关，远在西陲，鞭长莫及，缓急之际呼应为难。吴观礼认为亦是过虑。

“你要晓得，从来经营西北，全靠东南支持，此后你在上海的差使，会更加吃重，地位也就更非昔比。事在人为。”吴观礼拍拍胡雪岩的肩说，“你没有读过《圣武记》，不知道乾隆年间的‘十大武功’。经营边疆，从前都是派亲贵或者满洲重臣挂帅，如今派了我们左公，是件非同小可的事。洪杨以来的元戎勋臣，曾相高高在上，左、李两位其次，从此以后，只怕曾、左要并称了。”

最后一句话，点醒了胡雪岩，满腔忧烦，顿时一扫而空。靠山虽远，却更高大稳固，了解到这一层。就不必发什么愁了。

“多承指点。”胡雪岩很高兴地说：“索性还要费你的心，西北是个情形，请你细细谈一谈。”

“我们先谈造轮船。”左宗棠极紧决断地说：“不管朝廷催得怎么紧，要我赶快出关，这件事非在我手里先定了局。我不会离开福建。”

“是的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定局以后，交给哪位？”

“着！你问在要害上了。我蓄志三年，辛苦数月，才能有此结果，倘或付托非人，半途而废，我是不甘心的。这一层。我还在考虑，眼前还要请你多偏劳。”

“那何消说得。不过，我亦只能管到大人离福建为止。”

“不然。我离开福建，你还是要管。”左宗棠说。“管的是船厂。这件事我决不能半途而废，为李少荃所笑。而且我不知道盘算过多少次，这件事办成，比李少荃所办的洋务，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。”

这就很明白的了，左宗棠是出于争胜之心。他的好胜心是决不因任何人的规劝而稍减的。胡雪岩知道自己难卸仔肩，非“顶石臼做戏”不可了。不过，刚才那句“问在要害”上的话，并无答复，还得追问。

“大人这么说，我当然只有遵命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就不知道将来在福建还要伺候哪位？”

“不要说什么伺候的话。雪岩，你最聪明不过，没有什么人不能相处的。唯其我付托了这个人，更得借重你……”

左宗棠没有再说下去，胡雪岩却完全懂了他的意思，他所付托的，是个很难“伺候”的人。这就更急着要问：“是哪位？”

“沈幼丹。”

原来是丁忧回籍守制的前任江西巡抚沈葆楨。这在胡雪岩却真有意意外之感。细细一想，付托倒也得人，不过以本省人做本省官，而且必是大官，为法例所不许。兼以丁忧，更成窒碍。不知左宗棠是怎么想来的？他只有付之默然了。

“我知道你的想法，我给你看个奏稿。”

奏稿洋洋千言，畅论造船之利，最后谈到主题：

臣维轮船一事，势在必行，岂可以去闽在迩，忽为搁置？且设局制造，一切繁难事宜，均臣与洋员议定，若不趁臣在闽定局，不但头绪纷繁，接办之人无从咨防，且恐要约不明，后多异议，臣尤无可诿咎。臣能不能不稍留三旬，以待此局之定者，此也！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，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，然后一气贯注，众志成城而成功可期，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。再四思维，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葆楨，在官在籍，久负清望，为中外所仰。其虑事详审精密，早在圣明洞鉴之中。现在里居侍养，爱日方长，非若宦辙靡常，时有量移更替之事，又乡评素重，更可坚乐事赴功之心。若令主持此事，必期就绪。商之英桂、徐宗幹亦以为然。臣曾三次造庐商请，沈葆楨始终逊谢不遑。

可否仰恳皇上天恩，俯念事关至要，局在垂成，温谕沈葆楨，勉以大义，特命总理船政，由部颁发关防，凡事涉船政，由其专奏请旨，以防牵制。其经费一切，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取，责成署藩司周开锡，不得稍有延误。一切工料及延洋匠、雇华工、开艺局，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。缘胡光墉才长心细，熟谙洋务，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，且为洋人所素信也。

“好！我就交给你了！”左宗棠站起身，一面走向书案，一面说道：“现在要跟你谈第一件大事了！”

他的第一件大事，便是西征。而凡有大征伐，首先要筹划的是兵、饷二事。左宗棠连日深宵不寐，灯下沉思，已写成了一个筹划的概略，此时从书案抽斗中取了出来，要胡雪岩细看。

这个节略先谈兵，次筹饷。而谈兵又必因地制宜，西北与东南的地势，完全不同，南方的军队，到了西北，第一不惯食麦，第二不耐寒冷。因此，左宗棠在东南转战得力的将领部队，特别是籍贯属于福建、广东两省的，都不能带到西北。

带到西北的，只有三千多人，另外他预备派遣原来帮办福建军务，现已出奏保荐帮办陕甘军务的刘典回湖南，招募三千子弟兵，带到西北。这六千多人，左宗棠用来当作亲兵，至于用来作战的大批部队，他打算在本地招募，要与“关中豪杰”共事业。

看到这里，胡雪岩不由得失声说道：“大人，照你老人家的办法，要什么时候才能平得了回乱？”

“你这话，我不大懂。”

“大人请想，招募成军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练成精锐，更是谈何容易？这一来，要花一两年工夫。”

“岂止一两年？左宗棠说道：“经营西域，非十年不足以收功。”

“十年？”胡雪岩吓了一跳，“那得……”

他虽住口不语，左宗棠也知道，说的是要费多少饷？笑笑说道：“你不要急！我要在西北办屯垦，这是长治久安之计。就象办船厂一样，不能急功图利，可是一旦见效，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错了。”

“是！”胡雪岩将那份节略搁下，低着头沉思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想得很远。”胡雪岩答说：“我也是想到十年八年以后。”

“看！”左宗棠拊掌欣然，“你的意思与我不谋而合，我们要好好打算，筹出十年八年的饷来。”

胡雪岩暂且不答，捡起节略再看，大致了解了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计划。他要练马队，又要造“两轮炮车”，开设“屯田总局”。办屯垦要农具、要种了、要车马、要垫发未收成以前的一切粮食杂物，算起来这笔款子，真正不在少数。

“大人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练马队、造炮车，是致胜所必需，朝廷一定会准。办屯垦，朝廷恐怕会看作不急之务吧？”

“这，你就不懂了。”左宗棠说，“朝中到底不少读书人，他们会懂的。”

胡雪岩脸一红，却很诚恳地说：“是！我确是不大懂，请大人教导。”

于是左宗棠为胡雪岩约略讲述用兵西域的限制，自秦汉以来，西征皆在春初，及秋而还。因为，第一，秋高马肥，敌人先占了优势，其次就是严寒的天气，非关内的士兵所能适应。

“就是为了这些不便，汉武帝元朔初年征匈奴，几乎年年打胜仗，而年年要出师，斩草不能除根，成了个无穷之累。”左宗棠一番引经据典以后，转入正题，“如今平回乱，亦仿佛是这个道理，选拔两三万能打的队伍，春天出关，尽一夏天追奔逐北，交秋班师，如当年卫、霍之所为，我亦办得到。可是，回乱就此算平了吗？”

“自然没有平，”胡雪岩了了，“有道是‘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’。只要花大功夫拿那块地彻底翻一翻，野草自然长不出来了。”

“一点不错！你这个譬喻很恰当。”左宗棠欣慰地说，“只要你懂我的意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一定会把我所要的东西办妥当。”

这项“高帽子”出于左宗棠之口，弥觉珍贵，然而也极沉重。胡雪岩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是要他负筹饷的主要责任。凝神细想了一会，觉得兹事体大，而且情况复杂，非先问个明白不可。

“大人，将来要练多少营的队伍。”

“这很难说，要到了关外看情形再说。”

第一个疑问，便成了难题，人数未定，月饷的数目就算不出来。胡雪岩只能约略估计，以五万人算，每人粮饷、被服、武器，以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，在五两银子以内开支，每月就要二十五万两。

于是他再问第二问：“是带六千人出关？”

“是的。大概六千五百人。”左宗棠答说，“三千五百人由闽浙两省动身，另外三千人在湖南招募成军以后，直接出关。”

“行资呢？每人十两够不够？”

“我想，应该够了。”

“那就是六万五千两，而且眼前就要。”胡雪岩又问第三问：“大人预备练多少马队？”

“马队我还没有带过，营制也不甚了然。只有初步打算，要练三千马队。”

“那就至少要有三千匹马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买马要到张家口，这笔钱倒是现成的，我可以垫出来。”

“怎么？你在张家口有钱？”

“是的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有十五万银子在张家口，原来打算留着办皮货、办药材的，现在只好先挪来买马。”

“这倒好。”左宗棠很高兴地说，“既然如此，我立刻就可以派委员去采办了。”

“是！大人派定了通知我，我再派人陪着一起去。”胡雪岩又问，“两轮炮车呢？要多少？”

“‘韩信将兵，多多益盖’。塞外辽阔，除精骑驰骋以外，炮车轰击，一举而廓清之，最是扫穴犁庭的利器！”

听这一说，胡雪岩觉得心头沉重。因为他也常听说，有那不恤民命的清军，常常拿炮口对准村落，乱轰一气。藏在其中的敌手，固然非死即伤或逃，而遭殃的百姓，亦复不少。

左宗棠所部的洋枪洋炮，多由胡雪岩在上海采办，推原论始，便是自己在无形中造了孽，为了胡雪岩的购办杀人利器，胡老太太不知道劝过他多少次，胡雪岩十分孝顺，家务巨细，母命是从，唯独谈到公事上头，不能不违慈命。好在胡老太太心地亦很明白，知道不是儿子不听话，实在是无可奈何，因此，只有尽力为他弥补“罪过”，平时烧香拜佛，不在话下，夏天施医施药施凉茶，冬天舍棉衣、散米票，其他修桥铺路，恤者怜贫的善举，只要求到她，无不慷慨应诺。

但是，尽管好事做了无其数，买鸟雀放生，总抵偿不了人命，所以胡老太太一提起买军火，便会郁郁不乐。胡雪岩此时听左宗棠说得那么起劲，不由得便想起了老母的愁颜，因而默不作声。

“怎么？”左宗棠当然不解，“你是不是觉得我要造两轮炮车，有困难？”

“不是。我是在想，炮车要多少，每辆要多少银子？这笔预算打不出来。”

“那是以后的事。眼前只好算一个约数，我想最好能抽个二十万银子造炮车。”

“那么办屯田呢？请问大人，要筹多少银子？”

“这更难言了。”左宗棠说：“好在办屯田不是三年五载的事，而且负担总是越来越轻。我想有个五十万银子，前后周转着用，一定够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胡雪岩心里默算了一会，失声说道：“这样就不得了！不得了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算给大人听！”胡雪岩屈指数着：“行资六万，买马连鞍辔之类，算它一百二十两银子一匹，三千匹就是三十六万。造炮车二十万。办屯田先筹一半，二十五万。粮饷以五万人计，每人每月五两，总共就是二十五万，一年三百万。合计三百八十七万，这是头一年要筹的饷。”

这一算，左宗棠也愣住了。要筹三百八十六万两的饷，谈何容易？就算先筹一半，也得一百九十多万，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了。

“而且我想，西北运输不便，凡事都要往宽处去算。这笔饷非先筹好带去不可！大人，这不比福州到上海，坐海轮两天工夫就可以到，遇有缓急之时，我无论如何接济得上。西北万里之处，冰天雪地之中，那时大人乏粮缺食，呼应不灵，岂不是急死了也没用？”

“说得是，说得是！，我正就是这个意思，雪岩，这笔饷，非先筹出来不可，筹不足一年，至少也要半年之内不虞匮乏才好。”

“只要有了确实可靠的‘的饷’，排前补后，我无论如何是要效劳的。”

接着，胡雪岩又分析西征军饷，所以绝不能稍有不继的缘故。在别的省份，一时青黄不接，有厘税可以指拨，有钱粮可以划提，或者有关税可以暂时周转，至不济还有邻省可以通融。西北地瘠民贫，我可腾挪，邻省则只有山西可作缓急之恃，但莎有限，而且交通不便，现银提解，往往亦需个把月的工夫。所以万一青黄不接，饥卒哗变，必成不可收拾之势。

这个看法，亦在左宗棠深思熟虑的预见之中。因而完全同意胡雪岩的主张，应该先筹好分文不短，一天不延的“的饷”，也就是各省应该协解的“甘饷”。

谈到这一层上头，左宗棠便很得意于自己的先见了；如果不是撵走了他的“亲家”郭嵩焘，便顶多只有福建、浙江两个地盘，而如今却有富庶的广东在内，要筹的饷，自然先从这三省算起。

三省之中，又必先从福建开始。福建本来每月协济左宗棠带来的浙军军饷四万两，闽海关每月协济一万两。从入闽作战收功以来，协浙的四万两，改为协济甘肃，现在自是顺理成章归左宗棠了。至于海关的一万两，已改为接济船厂经费，此事是他所首创，不能出尔反尔，这一万两只得放弃。

其次是浙江。当杨岳斌接任陕甘总督，负西征全责时，曾国藩曾经代为出面筹饷，派定浙江每月协解两万。上年十月间左宗棠带兵到广东，“就食于粤”的计划既已实现，在胡雪岩的侧面催促之下，不得不守减除浙江负担的诺言。在浙江等于每月多了十四万银子，马新贻是很顾大局的人，自请增拨甘饷三万两，每月共计五万银子。

“浙江总算对得起我，马谷山为人亦很漂亮，每月五万银子协饷，实在

不能算少了，不过，”左宗棠停了一下说：“有两笔款子，在浙江本来是要支出的，我拿过来并不增加浙江的负担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这要看原来是给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一笔是答应支持船厂的造船经费，每月一万两。现在设厂造船。全由福建关税、厘金提拨，这一万两不妨改为甘饷。”这是变相增加福建负担的办法。胡雪岩心里好笑，左宗棠的算盘，有时比市侩还精，但只要不累浙江，他没有不赞成之理。因而点点头说，“这一层，我想马中丞决不会反对。”

“另一笔协济曾相的马队，也是一万两，照我想，也该归我。雪岩，你想想其中的道理。”

“曾相从前自己定过，江苏协济甘饷，每月三万，听说每月解不足。大人是不是想拿浙江的这一万两，划抵江苏应解的甘饷？”

“是呀！算起米于曾无损，为什么不能划帐？”

就事论事，何得谓之“于曾无损”？胡雪岩本想劝他，犯不上为这一万两银子，惹得曾国藩心中不快。转念又想，若是这样开口一劝。左宗棠又一定大骂曾国藩，正事便无法谈得下去，因而将到口的话又缩了回去。

这下来就要算广东的接济了。广东的甘饷，本来只定一万，造船经费也是一万，仿照浙江的例子协甘，共是两万，左宗棠意思，希望增加一倍，与福建一样，每月四万。

“这一定办得到的。”胡雪岩说，“蒋中丞是大人一手提拔，于公于私，都应该尽心。事不宜迟，大人马上就要写信。”

“这倒无所谓，反正蒋芑泉不能不买我的面子，现在就可以打入预算之内。”

“福建四万、浙江七万、广东四万，另加江海关三万，目前可收的确数是十八万，一年才两百十六万，差得很多。”

“当然还有。户部所议，应该协甘饷的省份，还有七省。江西、湖北、河南三省，等我这次出关路过的时候，当面跟他们接头，江苏，河南、四川、山东四省的甘饷，只有到了陕西再说。我想，通扯计算，一年两百四十万银子，无论如何是有的。”

“那，我就替大人先筹一半。”胡雪岩若无其事地说。

“一半？”左宗棠怕是自己没有听清楚，特意钉一句：“一半就是一百二十万银子。”

“是，一百二十万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我替大人筹好了带走。”

“这，”左宗棠竟不知怎么说才好了，“你哪里去筹这么一笔巨数？”

“我有办法。当然，这个办法，要大人批准。等我筹划好了，再跟大人面禀。”

左宗棠不便再追着问。他虽有些将信将疑，却是信多于疑，再想到胡雪岩所作的承诺，无一不曾实现，也就释然、欣然了。

“大人什么时候动身，什么时候出关？”

“我想十一月初动身，沿途跟各省督抚谈公事，走得慢些，总要年底才能到京。”

“到京？”胡雪岩不解地问，“上谕不是关照，直接出关？”

“这哪里是上头的意思？无非有些人挟天子以令诸侯。他们怕我进京找麻烦，我偏要去讨他们的厌，动身之前，奏请陛见。想来两宫太后决不至于拦我。”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：“至于出关的日期，现在还不能预定，最早

也得在明年春天。”

“那还有三、四个月的工夫。大人出关以前，这一百二十万一定可以筹足，至于眼前要用，二三十万银子，我还调度得动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！雪岩，我希望你早早筹划停当，好让我放心。”

这又何消左宗棠说得？胡雪岩亦希望早早能够定局。无奈自己心里所打的一个主意，虽有八成把握，到底银子不曾到手。俗语说的“煮熟了鸭子飞掉了”，自是言过其实，但凡事一涉银钱，即有成议，到最后一刻变卦，亦是常有之事。一百二十万两不是个小数目，西征大业成败和左宗棠封爵以后能不能入阁拜相的关键都系于此，关系真个不轻。倘或攻败垂成，如何交代？

兴念及此，胡雪岩深深失悔，何以会忘却“满饭好吃，满话难说”之戒？如今既不能打退堂鼓，就得全力以赴加紧进行。

所苦的是眼前还脱不得身，因为日意格、德克碑与中国官场打交道，大至船厂计划，小至个人生活，都要找他接头。在左宗棠，对洋人疑信多半，而有些话怕一讲出来，洋人龇直，当场驳回，未免伤他的身分与威望，因而亦少不得胡雪岩这样一个居间曲曲转达的人。

这就难了！左思右想，一时竟无以为答，坐在那里大大发愣。这是左宗棠从未见过的样子，不免诧异，却又不好问得。主宾二人，默然相对，使得侍立堂下的戈什哈亦惊愕不止，因为平日总见左宗棠与胡雪岩见了面，谈笑风生，滔滔不绝，何以此刻对坐发呆？

于是，有个左宗棠亲信的戈什哈上前问道：“可是留胡大人在这里便饭？”

这下使胡雪岩惊醒了“不，不，多谢！”他首先辞谢，“我还要到码头去送客。”

“送什么人？”左宗棠问。

“福州税务司布浪。”

“喔，他到上海去。”

“是的。”胡雪岩答说，“是驻上海的法国总领事白来尼找他谈公事。”

“谈什么公事？”左宗棠问道：“莫非与船厂有关？”

胡雪岩灵机一动，点点头答说：“也许。”

“那可得当心。”左宗棠说，“洋人花样多。日意格、德克碑办理此事，起先越过他们总领事，直接回国接头，白来尼当然不高兴。而此刻一切合同，又非白来尼画押不可，恐怕他会阻挠。”

“大人深谋远虑，见得很是。我看……”胡雪岩故意踌躇着，“办不到的事。算了！”

“怎么？”左宗棠问：“什么事办不到？”

“我想最好我也走一趟，钉住布浪。只是这里不容我分身。”

左宗棠摸着花白短髭，沉吟了一会，徐徐说道：“速去速回，亦自不碍。”

听得这话，胡雪岩精神一振，“是！”他立即答说，“我遵大人吩咐，速去速回。如果布浪谈的公事与轮船无关，不过三、五天工夫，就可以回福州。”

“好！”左宗棠说，“你就请吧！我还有好些大事，跟你商量，尤其是那一百二十万银子，一天没有着落，我一天心不安。”

胡雪岩这一次不敢再说满话了，只答应尽速赶回。至于在福州，唯一不放心的日意格与德克碑有萌退之意，深恐事生周折，斡旋无人，以致决裂，

而左宗棠却劝他不必过虑，同时拍胸担保，必定好言相劝，善为抚慰。如果有什么意见不能相合之处，自会暂且搁下，等胡雪岩回到福州以后再说。

得此保证，胡雪岩才算放心，回到寓处，匆匆收拾行装，赶到码头，与布浪同船，直航上海。

* * *

到上海第一件事是访古应春密谈。

古应春近年又有新的发展，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买办，照英文译名，俗称“康白度”，在银行中是华籍职员的首脑，名义上只是管理帐目及一切杂务，其实凡与中国人的一切交涉，大至交接官场，小至雇用劳工，无不唯买办是问。而中国人上外国银行有业务接头，更非找买办不可。因此，古应春在汇丰银行权柄很大，他又有干而勤快，极得洋东信任，言听计从，这就是胡雪岩所以首先要找他的缘故。

“我要请几家外国银行的‘档手’吃饭。”他一开口就说：“你倒替我开个单子看！”

“小爷叔，”古应春问道：“是不是为船厂的事？”

“不是！我要跟他们借钱。”

平时向外国银行借钱，十万二十万银了，只凭胡雪岩一句话，就可以借到。如今特为要请洋人吃饭，可见得数目不小。古应春想了一下，拿出一本同治四年的洋商行名簿，翻到“银行”这栏问道：“是不是十家都请？”

胡雪岩看这十家外国银行：

- 一、阿加刺银行
- 二、利中银行
- 三、利商银行
- 四、汇泉银行
- 五、麦加利银行
- 六、汇隆银行
- 七、有利银行
- 八、法兰西银行
- 九、汇丰银行
- 十、丽如银行

这一看，他倒踌躇了。因为通称外国银行，而国籍不同，尤其英法两国，一向勾心斗角，各自扩张势力，如今为了左宗棠设厂造船，更加不和。如果请在一起，彼此猜忌，不肯开诚布公相见，岂不是白费功夫？

于是他问，“分开来请如何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不过，小爷叔，照我看，只请有用的好了。一次弄妥当了，其余的就不必理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说，哪些是有用的呢？”

古应春提笔在手，毫不考虑地在五、七、九三家银行上面一勾。这也是胡雪岩意中，因为汇丰银行在古应春是必不会少的，既有汇丰，便有麦加利与有利两家，因为这两家是英国银行，与汇丰的渊源较深。

但是，汇丰银行却并非纯然英国银行。它原名“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”，同治三年创改总行于香港，资本定为五百万元，由英国的怡和洋行、仁记洋行、美国的旗昌洋行，以及德国、中东的商人投资。华商亦有股份加入，古应春即是其中之一，而且以此渊源，得以充任上海分行的买办。

香港上海银行的上海分行，较总行迟一年成立，派来的总经理名叫麦林，是英国人，与古应春是旧识，久知地土练可靠，且又是本行的投东，因而延览他出任买办。古应春接事后第一个建议是“正名”，香港上海银行的名称，照英文原名直译，固无错误，但照中国的习惯，开店不管大小，总要取个吉利的名字，用地名，而且用两个地名作为银行的名称，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，如果“香港上海银行”之下，再赘以“上海分行”四字，更觉不伦不类，文

理不协，难望成为一块“金字招牌”。

麦林从善如流，接纳了古应春的意见，依照中国“讨口采”的习俗，取名香港上海汇丰银行，简称汇丰银行或汇丰，无论南北口音，喊起来都很响亮。而且南北口音，都无甚区别，不比麦加利银行的麦加二字，在上海人口中便与北方人并不一致。

古应春的第二个建议是，股东的国籍不同，彼此立场不同，就会意见分歧，形成相互掣肘、无可展布的不利情况。所以主张以英国为主体，逐渐收买他国股份，同时联络友行，厚集势力，相互支援。亦为麦林所欣然接纳。

汇丰所联络的两家友行，当然是英国银行，亦就是麦加利与有利两行。有利是上海资格最老的外国银行，创设于咸丰四年。它是英国的海外银行之一。总行设在伦敦，在印度孟买及上海都有分行。

麦加利银行是英皇发布敕令，特许在印度、澳洲、上海设立分行的股份有限公司。总行设在伦敦，咸丰七年在上海开设分行，广东人称它为“渣打银行”，渣打是英文“特许”一词的音译，可是上海人却嫌渣打二字拗口，索性以它第一任总经理麦加利为名，叫它麦加利银行。

麦加利银行完全是为了便利英商在印度、澳洲、上海的贸易而设，所以跟胡雪岩在阜康钱庄的同行关系以外，还有“销洋庄”生意上的往来。

“这三家银行当然有用。”胡雪岩砖磬说，“只怕还不够。”

“还不够？”古应春这时才发觉，谈了半天，是怎么回事，还没有弄明白，只凭彼此相知既久，默契已深，猜测着谈论，毕竟是件可笑的事，因而扼要问道：“小爷叔，你要借多少银子？”

“至少一百二十万。”

“审银行从来没有贷放过的一笔大数目。”古应春又问，“是替谁借？是左大人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造轮船？”

“不是！西征的军饷。”

即令是通晓中外、见多识广的古应春，也不由碍愣住了，“向外国人借了钱来打仗，似乎没有听说过。”他很坦率地说：“小爷叔，这件事恐怕难，”

“我也知道难。不过一定要办成功。”

古应春不再劝阻了，胡雪岩从不畏难，徒劝无效，他知道自己唯一所能采取的态度，便是不问成败利钝，尽力帮胡雪岩去克服困难。

于是他问：“小爷叔，你总想好了一个章程，如何借，如何还，出多少利息，定多少期限？且先说出来，看看行得通行不通？”

“借一百二十万，利息不妨稍为高些。期限一年，前半年只行息，下半年按月拔本，分六期拔还。”

“到时候拿什么来还？”

“各省的西征协饷。”胡雪岩屈指算道：“福建四万、广东四万、浙江七万，这就是十五万，只差五万了。江海关打它三万的主意，还差两万，无论如何好想法子。”

“小爷叔，你打的如意算盘，各省协饷是靠不住的！万一拖欠呢？”

“我阜康钱庄担保。”

“不然！”古应春大摇其头，“犯不着这么做！而且洋人做事，讲究直截了当，如果说到阜康担保的活，洋人一定会说：‘钱借给你阜康钱庄好了。’”

只要你提供担保，我们不管你的用途。’那一来，小爷叔，你不但风险担得太大，而且也大招摇。不妥，不妥！”

想想果然不妥，很能服善的胡雪岩深深点头，“外国银行的规矩，外国人的脾气，你比我精通得多，你看，是怎么个办法？”他说，“只要事情办通，什么条件我都接受。”

“洋人办事跟我们有点不同。我们是讲信义通商，只凭一句话就算数，不大去想后果。洋人呢，虽然也讲信义，不过更讲法理，而且有点‘小人之心理’，不算好，先算坏，拿借钱来说，第一件想到的事是，对方将来还不还得起？如果还不起又怎么办？这两点，小爷叔，你先要盘算妥当，不然还是不开口的好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第一点，一定还得起，因为各省的协饷，规定了数目，自然要奏明朝廷，西征大事，哪一省不解，贻误戎机，罪名不轻。再说，福建、广东、浙江三省，都有左大人的人在那里，一定买帐。这三省就有十五万，四股有其三，不必担心。”

“好，这话我可以跟洋人说。担保呢？”

“阜康既然不便担保，那就只有请左大人自己出面了。”

“左大人只能出面来借，不能做保人。”

“这就难了！”胡雪岩灵机一动，“请协饷的各省督抚做保，先出印票，到期向各省藩司衙门收兑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？”

“不见得！不过总是一个说法。”古应春又说，“照我看，各省督抚亦未见得肯。”

这一层你不必担心，左大人自然做得到。‘挟天子以令诸侯’的花样，他最擅长，”

“好的。只要有把握，就可以谈了。”古应春说：“我想，请吃饭不妨摆在后面，我先拿汇丰的大板约出来跟小爷叔见个面，怎么样？”

“大板”是“大老板”的简称，洋行的华籍职员，都是这样称他们的“洋东”。汇丰的“大板”麦林，胡雪岩也曾会过，人很精明，但如上海人所说的很“上路”，凡事只要在理路上，总可以谈得成功。所以胡雪岩欣然表示同意。不过还有些话要交代明白。

“老古，”他说，“我的情形本来瞒不过你，这年把你兼了汇丰的差使，对我个人的情形有些隔膜了。我如今是个‘空心大老倌’，场面扯得太大，而且有苦难言。福建这面，现银接济跟买军火的垫款，通扯要亏我二三十万，浙江这面，代理藩库的帐，到现在没有结算清楚。有些帐不好报销，也不好争，因为碍着左大人的面子，善后局的垫款，更是只好摆在那里再说。这样扯算下来，又是二三十万，总共有五十万银子的宕帐在那里，你说，怎么吃得消？”

“有这么多宕帐！”古应春大吃一惊，“转眼开春，丝茶两市都要热闹，先得大把银子垫下去。那时候，小爷叔，阜康倘或周转不灵，岂不难看？”

“岂但难看？简直要命！”胡雪岩紧接着又说，“说到难看，年内有件事浦排不好，就要显原形。我是分发福建的道员，本不该管浙西的盐务，不过浙江总算闽浙总督管辖，勉强说得过去。如今我改归陕甘总督差遣了，将来必是长驻上海，办西北军火粮饷的转运，浙西盐务，非交卸不可。要交卸呢，扯了十几万的亏空，怎好不归清？”

“这就是说，年内就要十几万才能过关。”

“还只是这一处，其他还有。一等开了年，阜康总要五十万银子才周转得过来。如果这笔借欵成功，分批汇解，我可以先用一用，一到明年夏天，丝茶两市结束，货款源源而来，我就活络了。”

古应春松了口气。“好！”他毅然决然地说，“我一定想法子，拿这笔借欵弄成功。”

“有你，一定可以成功。老古，我还有点意思，说给你听，第一，这件事要做得秘密，千万漏不得一点风声，不然，京里的‘都老爷’奏上一本，坏事有余。我告诉你吧，这个做法连左大人自己都还不知道。”

此言一出，古应春大为诧异，“那么，”他忧虑地说，“到谈成功了，如果左大人说‘不行’，那不是笑话！”

“你放心！决不会闹笑话，我有十足的把握，他会照我的话做。”

“好！再说第二件。”

“第二件，我想托名洋商，其实，有人愿意放款，也不妨搭些份头，多赚几个利息。”

“这要看情形，如今还言之过早。”

“只要你心里有数就是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左大人的功名，我的事业，都寄托在这笔借欵上了。”

为了保持机密，古应春将麦林约在新成立的“德国总会”与胡雪岩见面，一坐下来便开门见山地谈到正题。麦林相当深沉，听完究竟，未置可否，先发出一连串的询问。

“贵国朝廷对此事的意见如何？”

“平定回乱在中国视为头等大事。”胡雪岩通过古应春的翻译答道：“能够由带兵大臣自己筹措到足够的军费，朝廷当然全力支持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中国的带兵大臣，各有势力范围。左爵爷的势力范围，似乎只有陕西甘肃两省，那是最贫瘠的地方。”

“不然。”胡雪岩不肯承认地盘之说，“朝廷的威信，及于所有行省，只要朝廷同意这笔借欵，以及由各省分摊归还的办法，令出必行，请你不必顾虑。”

“那么，这笔借欵，为什么不请你们的政府出面来借？”

“左爵爷出面，即是代表中国政府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一切交涉，要讲对等的地位，如果由中国政府出面，应该向你们的‘户部’商谈，不应该是我们在这里计议。”

麦林深深点头，但紧接着又问：“左爵爷代表中国政府，而你代表左爵爷，那就等于你代表中国政府。是这样吗？”

这话很难回答。因为此事，正在发动之初，甚至连左宗棠都还不知道有此借欵办法，更谈不到朝廷授权。如果以讹传讹。胡雪岩便是窃冒名义，招摇辱国，罪名不轻。但如不敢承认，便就失去凭借，根本谈不下去了。

想了一会，含含糊糊地答道：“谈得成功，我是代表中国政府，谈不成功，我只代表我自己。”

“胡先生的词令很精采，也很玄妙，可是也很实在。好的，我就当你中国政府的代表看待。这笔借欵，原则是我可以同意，不过，我必须声明，在我们的谈判未曾有结论以前，你们不可以跟任何另一家银行去谈，”

“可以，我愿意信任你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不过我们应该规定一个谈判的限期，同时我也有一个要求，在谈判没有结果以前，你必须保守秘密。”

“那是彼此都应该接受的约束。至于限期，很难规定，因为细节的商谈，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磋商。”

“好！我们现在就谈细节。”

这等于已确定麦林是作了借款的承诺，连古应春都笑了。“小爷叔，”他说，“我看交涉是你自己办的好，我只管传译。麦林很精明，也只有精明的人才能让他佩服。”

于是即时展开了秘密而冗长的谈判，前后三天，反复商议，几于废寝忘食。麦林原来就佩服精明的人，此时更为胡雪岩的旺盛企图心所感动。更为胡雪岩的过人的精力所压倒，终于达成了协议。

这一协议并未订成草约、亦未写下笔录，但彼此保证，口头协定，亦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量，决无翻悔。商定的办法与条件是：

第一、借款总数，关平一百二十万两，由汇丰银行组成财团承贷。

第二、月息八厘，付款先扣。

第三、由胡雪岩、古应春介绍华商向汇丰银行存款，月息明盘四厘、暗盘六厘。

第四、各海关每月有常数收入，各税务司多为洋人，因此，借款笔据，应由各海关出印票，并由各省督抚加印，到期向各海关兑取。

第五、自同治六年七月起，每月拨本二十万两，半年清偿。

这五条办法中，第三条是洋商与胡雪岩、古应春合得的好处，明盘四厘、暗盘六厘，即是中间人得二厘的佣金，这也就是说，洋商向中国人借了钱，转借与中国官场，四厘入、八厘出，所得四厘好处，各半均分。

至于印票必出自海关，是麦林坚决的主张。因为他虽相信胡雪岩与左宗棠，却不相信有关各省的督抚，到时候印票如废纸，无可奈何，而海关由洋人担任税务司，一经承诺，没有理由不守信用。

这在胡雪岩却是个难题，因为除江海关每月协解三万两，可以情商上海道选出印票以外，其余各海关并无协饷之责，就不见得肯出印票。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奏明朝廷，每月由各省藩司负责将应解甘饷，解交本省海关归垫。

幸好协饷各省都有海关，每月闽粤两海关各代借二十四万，浙海关代借四十二万两，加上江海关本身应解的十八万两，共计一百零八万两，所缺只有十二万。胡雪岩建议左宗棠要求湖北每月协饷两万，由江汉关出十二万两的印票，合成一百二十万整数。

这些办法，左宗棠完全同意，但等奏准，已在开春、丝茶两市方兴，正需放款，因而利息提高到一分三厘。这是从未有过的高利贷，于是流言四起，说胡雪岩从中渔利，尤其是李鸿章一派的人，不但展开口头的攻击，而且亦有实际的破坏行动。

这个行动很简单，却很有效，就是策动江海关税务司拒绝出具印票。一关如此，他关皆然，几于功败垂成。

经过胡雪岩的巧妙斡旋，这笔大借款还是做成功了，是为中国借外债的开始。而左宗棠的勋业，以及胡雪岩个人的事业，亦因此而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但福者祸所倚，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的结局，相当凄惨，种因亦在于此！

编后小语

胡雪岩自杭州城破，王有龄自缢之后，又转倚左宗棠为靠山，前后周旋，煞费苦心，为其镇压太平军效力。其后，他向洋商借得巨资，助左宗棠办洋务和镇压捻、回起义，一时成为中外瞩目之人。因而胡雪岩得左宗棠的出奏保荐，终将成为一名亦官亦商的“红顶商人”。至此，作者已为胡雪岩由“传奇性”地飞黄腾达，直至“戏剧性”地中落破产，打下一绝妙的伏笔。

欲知雪岩在其商事达于巅峰并临近衰落之际的骄横奢侈、荒淫无度的生活情景，以及激烈的官场倾轧和权贵间的复杂争斗，请见高阳先生继《胡雪岩》（上、中、下）、《红顶商人》之后的又一力作：《灯火楼台》（亦为本公司出版）。

